上海京剧院

新时期创作剧本选（上册）

上海京剧院艺术创作部编

这20个剧目从总体上说，反映了上海京剧院近20多年来的跋涉历程，发扬了改革开放、革新创造的精神，体现了优秀的海派风格，也谨守着古典京剧的规范和严肃态度。它是一个剧院20多年的辛劳成果，也称得上是整个京剧的收获。

上海文化出版社


ISBN 7-80646-792-0
9 787806 467923 >
定价：60.00 元
（上下两册）

新时期上海京剧院创作剧本选（上册）

上海京剧院艺术创作部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序　言

刘厚生

人，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今天可以理解为自然和社会的规律。一个剧院，五十年可说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成熟，就是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上海京剧院今年五十整寿，是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剧院。

这个剧院五十年前宣告成立时，不是先在一块空地上挂牌树标，招兵买马，招生考试，组合成从无到有的单位。它是由三支各有特色的京剧力量汇聚成为一体。一是华东京剧实验剧团，一是上海人民京剧团，一是社会上一些已成名的京剧优秀演员，俗称“散仙”。华东团原是解放区的剧团，随解放军进入上海，具有革命的战斗传统；上海团是由原人民大舞台以演连台本戏为主的艺人们组成，富有优良的海派风格；散仙们则大都有较高的表演艺术水平和社会声望，其中不少人来自北京，是“京派”人物。这三支力量结合到一起，更得到周信芳大师同意出任院长，他虽属海派，实际艺兼海京，胸怀全国，是一面旗帜。上海京剧院在这样的基础上成立，当然从一开始就成为全国重镇之一。

我这里不可能也不必要描述上海京剧院五十年来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但我可以说，上海京剧院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摧残的几年之外，几十年中坚持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取得了可以列入京剧史的许多重大成就的。我曾参与过上海京剧院的组建过程，更在院内做过很短时期的工作，我为我曾是京剧院的老兵而自豪。但我现在为这部剧本选集写序，我应当多谈谈本书，这恰恰也正是我近来常常考虑并有些想法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关于京剧文学问题。

读者手中现在拿着的《新时期上海京剧院创作剧本选》是上海京剧院自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以来所演出的新编剧目的选集，收有20个剧目23本京剧文学剧本（其中连台本戏《乾隆下江南》有两本，《狸猫换太子》有三本）。人们都知道，为一个地区、一个剧种、一个时期、一届比赛乃至一个剧作家编剧本选集，是常见的事；而一个剧院编选自己一个时期的剧本，似乎尚无前例。也许我孤陋寡闻，但即使有也肯定极少。这是一项首创之举。这项创举看起来不过是五十年华诞纪念的一项内容，但我以为这样一部选集比一两场纪念演出更有意义。首先一条，十分重要的一条，是表示了剧院对京剧文学的重视。

古往今来，戏曲家族中不少剧种甚至剧团，由于不重视文学而受到惩罚。京剧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京剧长期以折子戏为主体，曾经创造过辉煌的舞台艺术，但多数折子戏在文学上的粗糙浅陋，一到新社会，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客观环境有了重大改变，经不住风霜考验，很快出现了越演越少越丢越多的局面。不少老折子戏当初是靠名演员演唱流传的，如今戏随人走，人亡戏亡。许多戏连完整的剧本都难找，能有几段因唱片而留下的唱词就是幸运的了。还可以看看上世纪20至40年代以上海为主要根据地的连台本戏，真是热闹红火，一部《狸猫换太子》就有三种版本，都可连演一二十本，却大都是幕表，即使有底本的也谈不上什么文学性，而今安在？作为对比，昆曲衰落了两百年，却因文学底本的深厚至今衰而不亡，亡了还可能再生。这是历史教训。

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重视了京剧的文学因素，指出一方面要对传统剧目继承、甄别、整理、加工，一方面应积极新编有头有尾，有主题有情节有人物的整本戏。就是说要"两条腿走路"。这是我们对京剧认识的一次重大提高，也是京剧命运的一次关键性转折。其意义就在于高度重视京剧的文学价值。半个世纪以来，新编本戏不仅与折子戏平起平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已成为主流。京剧从青少年时期向父兄剧种引进、借用和从小说、民间故事改编出大量折子戏，到直接为京剧编写本戏，这样的现象其实在20世纪初京

剧改良运动中已经出现，上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流派创始人请文人为自己写私房戏，同样是企求改进剧作文学性的表现。这个过程体现了京剧艺术对文学基础的提高的朦胧追求。但因缺少自觉，缺少先进思想指导，未能撼动折子戏的主流地位。这个历史任务只能到新社会来完成。

遗憾的是，我们虽然认识到新编本戏对京剧发展的必要性，并且取得重大成就，却在工作中因过于强调为政治服务而走了弯路，写了许多演得快也丢得快的公式化作品；同时又因此而放松了对传统剧目的继承甄别整理加工工作，未能使两条腿都健壮地行走。

这些遗憾，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渐渐被人们所认识，渐渐克服。现在可以说是还处于克服的过程之中。上海京剧院的这部创作剧本选虽只是一个剧院的范围，却可说是这一克服过程的反映，也是克服的成果。

这部选集收的20个剧目，是从20多年来上海京剧院上演过的创作剧目中经过多次筛选确定的。20个剧目中，我看过剧本和演出的约有四分之三。我把这些戏同过去的折子戏和"文革"前的许多新编剧目对比，很明显，首先是题材上宽广得多了，像《乾隆下江南》、《盘丝洞》这类的戏在过去怕是提不上日程的，且在思想解放的深度上更是此类题材的旧作品不可同日而语的。《曹操与杨修》在新时期的1988年上演都有人怒目而视，何况过去。《汉武哭宫》、《歧王梦》等也是难以想象的。许多戏都尽力避免标语口号公式概念简单化的倾向，都在塑造人物性格上下工夫，都十分注意文学语言的锤炼，尤其是唱词的诗化。还有可喜的是不少戏都敢于在剧情允许的框架内着力加强其观赏功能。最使我感动的，是从《曹操与杨修》以来的一些剧目对人文精神的张扬。对人的尊重和对不尊重人的批判，对生命的关爱，对普通老百姓利益的维护等等，都是通过京剧的形象而有相当生动的显示。很明显，许多戏都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比如最新的戏《廉吏于成龙》，从题材上说，与当前反腐倡廉斗争可以相呼应，但作者没有图解政治，而是着力刻画一个性格的命运，写当时的历史环境，塑造出一个远比旧时清官更丰满的形象，从而折射出今天的时代气息。这是京剧文学的正途。

从这部剧本选集还可以看到上海京剧院在剧目工作上，是在向两条腿走

路的方向努力。20个剧目中，像《青丝恨》、《狸猫换太子》、《宝莲灯》等都是由改编或改写传统剧目而成。还有几个戏是从古典名著改编的，如《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盘丝洞》、《扈三娘与王英》、《歧王梦》等。（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做得还不够。）整个戏曲史说明，不停顿地从传统剧目进行整理改编和从中外经典名作取材改编，是丰富剧目的极为重要的途径。我们重视原创，同样重视改编。原创新剧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精神，也就是应该吸收融化民族文化，必须向传统剧目学习；而传统剧目要适应当代观众，同样应有新的面貌，发掘新的内涵，弘扬新的精神（《狸猫换太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两者不可偏废。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一个身体上的两条腿。

前面提到，这里的20个剧目是经过多次筛选确定的，但还是显得有些参差不齐。有的戏受到高度评价，有的戏已流传很广，而有的戏虽是好戏，却一度上演后未能保留，这是正常状态。但是可以考虑将来对某些有潜力的剧目再做进一步的加工改造。无论如何，这20个剧目从总体上说，反映了上海京剧院20多年的跋涉历程，发扬了改革开放、革新创造的精神，体现了优秀的海派风格，也谨守着古典京剧的规范和严肃态度。它是一个剧院20多年的辛劳成果，也称得上是整个京剧的收获。因此，在上海京剧院成立50周年之际，出版这一部选集，值得庆贺，应当庆贺。

2005年3月

目录



京　　剧



汉宫春秋

(根据陈白尘话剧《大风歌》改编)

赵莱静　黎中城
王祖鸿　王涌石

1979年



剧中人物

陈　平　刘邦旧僚，封曲逆侯，任郎中令，后迁丞相。

周　勃　刘邦旧僚，封绛侯，任太尉

戚夫人　刘邦爱姬，赵王如意之母。

月　痕　戚夫人近身侍女。

刘　盈　刘邦与吕雉之子，皇太子，继位即孝惠帝。

鲁　元　刘邦与吕雉之女，刘盈的姐姐，公主。

刘　章　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次子，封朱虚侯。

陆　贾　刘邦旧僚，任太中大夫，后辞官。

闳　孺　刘盈亲信之宦官。

曹　窋　御史大夫。

云　影　戚夫人近身侍女。

吕　雉　刘邦妻，即吕后。

审食其　吕雉宠臣，封辟阳侯。

张　释　吕雉所宠宦官，任中大谒者。

吕　须　吕雉之妹，樊哙之妻。

吕　产　吕雉之侄，封汶侯。

吕　禄　吕雉之侄，封汉阳侯。

吕　种　吕雉之侄，封不其侯。

吕　通　吕雉侄孙，封东平侯。

吕　封　吕雉侄孙，任长乐卫尉。

宦官、宫女、侍卫、军士、舞伎等。

第　一　场

〔汉高祖十二年春末某日。

〔长安城内，长乐宫便殿。

〔幕后唱《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幕启：帷幕低垂，殿堂肃穆。

〔宦官们搬运冰块，急步穿行。张释指令卫士四处巡逻、布岗。气氛紧张。

〔吕封自殿外匆匆上，与张释耳语。张释大惊，示意吕封稍待，返身急入里宫。

〔少顷，张释引吕雉急上；吕产、吕种随上。

吕　封　启奏皇后：今有太中大夫陆贾与一班文武大臣，聚集宫门，喧哗不休，执意要进宫探望龙体！

〔诸吕吃惊。

吕　产　难道他们未曾听见宫内高唱皇上亲自所作的《大风歌》吗？皇上正在饮酒作乐，谁敢惊动？

吕　封　侄儿也曾再三解说，他们就是不肯散去。还有，未央宫戚夫人也多次派人前来探询皇上病情。

〔吕雉蹙额。

吕　产　戚夫人？（冷笑）哼！若不杀尽这些奸妃、佞臣，天下终难太平！（向吕雉）望姑母快下决断，及早动手，莫再迟疑不决！

吕　种　产兄言之有理。姑母不必犹豫，吕氏各府兵将早已作好准备！

吕　封　长乐宫卫队已然枕戈待命！

张　释　廷尉所部也在掌握之中！

吕　产　（叫嚷）如今万事俱备，只待姑母一声令下！

吕　雉　（心绪焦灼，来回踱步，突然挥手）群臣聚集宫门，情势非同寻常，只怕其中有变！

诸　吕　（愕然）有变？！

吕　雉　（疑虑地）莫非皇帝驾崩三天的消息已经走漏？

〔众惶然。

张　释　宫禁森严，万无一失。

〔宦官们搬运冰块过场，吕雉盯视宦官。

吕　雉　吕封，（指搬冰的宦官）搬运冰块保护皇上遗体之事，大臣们可会知晓？

吕　封　冰块皆从侧门运入，外人全然不知。

吕　雉　这就怪了……

〔审食其急上。

审食其　（喘息未定）启禀皇后，大事不好！

吕　雉　（故作镇静）审卿，为何这等慌张？

审食其　皇后啊！

（唱）朝房内外乱纷纷，

风传皇上已驾崩，

吕皇后秘不发丧把丧定，

要杀尽朝廷中开国元勋。

吕　产　何人走漏机密？

审食其　（唱）令弟吕禄言不慎，

酒醉之后泄真情。

吕　雉　（怒容满面）吕禄该死！

〔诸吕胆慑。

吕　产　姑母啊！

（唱）情势骤变风云紧，

时不我待快用兵！

吕　种　事到这一步，只有提前下手！

吕　封　将文武老臣斩尽杀绝，永除后患！

吕　产　千载一时，机不可失，姑母快作决断！

诸　吕　快作决断！

吕　雉　住口！

（唱）胸无城府空嗓嚷，

利害何曾细思量，

周勃边塞为上将，

陈平奇计尤须防，

刘氏诸王皆帝党，

灌婴重兵驻荥阳。

倘若是进兵关中谁能挡？

〔众面面相觑

吕　雉　吕种，你率兵决战？

吕　种　（忙答）呃……手无兵将，侄儿无力决战！

吕　雉　吕产，你带队抵挡？

吕　产　（连连摆手）长安城池未筑，侄儿无力抵挡！

吕　雉　你等无力抵挡，难道教我亲自披挂上阵不成？

吕　产
吕　种　这个……

吕　雉　哼！陈平、周勃等人还没有除掉，光杀几个无足轻重的朝臣又有何用？

审食其　（献媚地）皇后啊！

（唱）倒不如遵遗诏——

吕　雉　（点头）唔。

审食其　（接唱）

——徐图之。

吕　雉　（点头）唔！

审食其　（接唱）

——来日方长。

吕　雉　（微笑）审卿深知我意。我要让天下人都看到，吕皇后一心按照皇帝遗诏办事。

〔众俯首。

吕　雉　审卿，诏告天下：大行皇帝驾崩长乐宫，即日发丧，全宫举哀！

审食其　遵令！

〔吕雉挥手，吕产、吕种、吕封、审食其、张释等退下。

〔吕雉独自沉思，闻《大风歌》，露出憎恨的神色。

〔张释捧参汤上。

张　释　（跪而献汤）皇后劳累，请饮参汤！

〔吕雉满意地一笑，饮汤。

张　释　（接空碗，低声地）皇后，今夜是否要宣审食其进宫？

吕　雉　（摇头）不必了，今晚我要好生休息。

张　释　是！（欲下）

吕　雉　小张释！

张　释　奴婢在！

吕　雉　未央宫那边可知皇上驾崩的消息？

张　释　戚夫人对长乐宫之事全然不晓。

吕　雉　（奸险地）戚夫人乃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她的儿子赵王如意，又是皇上几次想要立为太子的掌上明珠，岂能把她蒙在鼓里？你和吕封，立刻前往未央宫，去传皇帝口诏！

张　释　（会意，作钳颈状）是不是要……

〔吕雉狞笑甩袖。张释欲去。《大风歌》声随风传来。

吕　雉　回来！

张　释　（急回身）奴婢在！

吕　雉　从此不准再唱《大风歌》！

张　释　是！

〔灯暗。一束追光照在吕雉脸上。

〔幕闭。

第　二　场

〔时间同前场。

〔未央宫寝殿楼台。

〔幕启:画栋雕梁,珠帘绣幕。远远传来《大风歌》声。

〔帘内,戚夫人荷袂羽裳与宫女月痕、云影合拍起舞。一曲未终,歌声戛然而止。三人惊愕相顾。

戚夫人　(唱)歌声蓦断意缭乱…

〔月痕、云影卷帘,戚夫人缓缓步行,惊恐地向长乐宫遥望。

戚夫人　(接唱)

愁绪如云凝眉端。

吾皇啊!

莫非你久病神易倦,

不堪劳累撤华筵?

莫非你又欲上金殿,

思虑朝政止管弦?

莫非啊,莫非吕后暗作祟,

你……你沉疴愈沉倒榻前?

〔戚夫人悲痛欲倒,月痕,云影连忙扶住。

月　痕　(劝慰)夫人,你要自己珍重,不要胡思乱想!

戚夫人　皇上为何不让我朝见?

云　影　(愤愤地)不是皇上,是吕皇后!

戚夫人　(落泪)……我与赵王如意母子性命……

月　痕　夫人请勿悲伤,樊哙欲害赵王,皇上不是派陈平斩他去了?谁人还敢再害赵王?

戚夫人　(抚月痕之手)孩子,你焉能懂得,樊哙是吕后妹夫,他若被斩,

结怨更深！

云　影　唉！皇上既然喜欢赵王，为何就不敢立赵王为太子？

戚夫人　（悲叹）自古帝王都立嫡子、长子，没有立庶出幼子为太子的先例。皇上虽有立如意为太子之意，然吕后结党，羽翼已成，皇上也说无可奈何！……（潸然泪下）如意啊，我儿！皇上生前既不能立你为太子，百年之后，又安能保护你我母子性命？

月　痕　夫人放心，皇太子秉性仁慈，对赵王甚是友爱！

戚夫人　这是令人宽心之处，只是……

月　痕　夫人还忧愁什么？

戚夫人　（沉思）皇太子仁慈而又懦弱，不敢违抗吕皇后。皇上健在，可以无忧，只怕——（突然住口，徐徐站起，仰视上苍，缓缓下拜）苍天！保佑皇上龙体健康，万寿无疆！

月　痕
云　影　（同拜）保佑皇上龙体健康，万寿无疆！

〔哀乐陡起。讣告声由远而近："皇帝驾崩，全宫举哀！皇帝驾崩，全宫举哀！……"

戚夫人　（闻声跃起，木然良久，大叫）皇上！（昏厥）

月　痕
云　影　（抱住哭叫）夫人！夫人！

戚夫人　（悠悠醒来，唱）

昏沉沉天地旋转，

黑漆漆如坠深渊；

是梦是真不能辨，

〔讣告声更近："皇帝驾崩，全宫举哀！……"

戚夫人　（惨呼）苍天！……皇帝！……

（接唱）

怎忍心将妾妃抛撇人间！（扑倒在地）

月　痕
云　影　夫人！夫人！……

〔张释、吕封率二宦官昂然直入。

张　释　（面南而立）戚夫人接诏！诏曰：依髡钳为奴之刑律，着戚夫人废为奴隶！

戚夫人　……皇帝遗诏何在？（伸手去讨）

张　释　皇上口传遗诏，休得追问！

戚夫人　（纵身跃起）遗诏是假，是吕后伪造！

吕　封　（杀气腾腾）胡说！（向宦官）来！拔去头发，钳上铁钳，穿上赭衣，拖进永巷！

戚夫人　（猛地转向吕封，啐他一口）狗！

〔二宦官扑了过来。

戚夫人　（威严地喝退宦官）休要碰我！（转对月痕）取素服来，让我为先皇帝服丧！

〔月痕含泪取素衣披戚夫人之身。戚夫人拔去头饰，摔之于地，昂然下。

〔张释、吕封、二宦官随下。

月　痕
云　影　（追去，同声呼唤）夫人！夫人！

〔幕闭。

第　三　场

〔数日后，上午。

〔未央宫正殿侧厢。

〔幕启：室内帷幔均加素装，丧乐声不绝如缕。

〔张释、闳孺分别扶持吕雉、刘盈上。鲁元公主及审食其、吕产随上，宦官、宫女分侍左右。

刘　盈　（哀哭不已）……父皇。父皇啊！

吕　雉　（抚慰）盈儿，休要过于悲伤！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母后我，你要多多珍重啊！

刘　盈　（益伤心）……父皇啊……

吕　雉　（皱眉）盈儿，你是皇太子，整天哭哭啼啼，怎能治理天下？

刘　盈　（抽泣）父皇归天，孩儿年少，今后朝内之事，还赖母后操心。

吕　雉　（面露喜色，点头）真是个仁孝双全的好孩子！

刘　盈　启禀母后：父皇晏驾多日，刘氏诸王尚未奉诏前来奔丧，怎慰父皇在天之灵？

吕　雉　诸王守土有责，焉能随意入都？

刘　盈　弟弟赵王如意是父皇钟爱之人，理应先期入朝，孩儿恳请母后恩准。

吕　雉　（一怔）赵王如意？……你对他真有一片友爱之心么？

刘　盈　孩儿应爱父皇之所爱。

吕　雉　（向鲁元公主）女儿，你看呢？

鲁　元　启禀母后，弟弟所言甚是。

吕　雉　（变色）……（旋又转念，阴沉地）既然如此，那就先宣赵王入朝奔丧就是。

刘　盈　多谢母后……

吕　雉　闳孺，侍候太子回宫安歇！

闳　孺　遵旨。

吕　雉　（向鲁元公主）你也去吧。

刘　盈　（拜辞）母后也请多多保重。

〔闳孺扶刘盈下。鲁元与二宫女亦下。

吕　产　（低声）姑母，真个宣赵王入朝？

吕　雉　（向审食其，阴狠地）你给他安排个好地方！

审食其　（心领神会）臣遵旨！

〔吕雉拂袖入内，吕产及宦官随下。

〔审食其欲下。一宦官从另一侧匆匆上,见审食其俯首施礼。

审食其　慌慌张张所为何事?

宦　官　启禀审侯,外官报告:曲逆侯陈平回朝奔丧!

审食其　(一惊)怎么讲?

宦　官　曲逆侯陈平回朝奔丧!

审食其　(思索)陈平回朝?(紧张地)快去禀报皇后!

宦　官　是!(下)

〔内声:"走!"吕禄、吕种、吕封簇拥吕须急上。审食其迎上前去。

吕　须　审侯,我姐姐在哪儿?

审食其　皇后现在后宫。夫人到此何事?

吕　禄　难道你还不知,咱吕家的对头人陈平,已经回到了长安?

吕　种　陈平夺去我姑父樊哙的兵权,罪在不赦!

吕　封　陈平蓄意谋害我姑爷爷樊哙,仇恨不共戴天!

吕　须　审侯,快随我同见皇后,请求懿旨,杀死陈平,为我丈夫报仇哇!

审食其　(阻拦)夫人,此时此地,这样唠叨,恐怕于皇后不便吧?

吕　须　什么?我丈夫之事,难道与皇后无关?若非皇后指使,樊哙怎敢去碰赵王如意?哼,此仇不报,我决不罢休!(向诸吕招手)咱们进去!

〔吕须率诸吕欲向内闯,一宦官迎面急上。

宦　官　(高声)皇后有旨:宣曲逆侯陈平进宫见驾!(下)

〔幕后传唤声:"宣曲逆侯陈平进宫见驾!"

〔诸吕惶然相顾。

吕　须　(狠狠地)好!既然皇后宣他,我们就在此等候!

诸　吕　(复又嚣张,手按剑柄)对!

审食其　(急阻)你等须听皇后调度,不可莽撞生事!不可莽撞生事!不可……

吕　须　(推开审食其)不要你管!不要你管!不要你管!

〔内喊声:“曲逆侯陈平进宫!”

〔诸吕手抚剑柄,气势汹汹,怒目以待。审食其见势不妙,急入内。

陈　平　(内唱)

奔丧回朝心悲怆,

〔陈平上。

陈　平　(接唱)

哀歌盈耳痛断肠。

龙驭宾天国无主,

安得贤君治万方?

〔吕须等挡住陈平去路。

陈　平　(一怔,随即镇静地拱手)原来是午阳侯夫人,陈平有礼!

吕　须　大胆陈平,你可知罪?

陈　平　陈平奔丧来迟,罪该万死!

吕　须　哼,真不愧为先帝谋臣,巧舌如簧!你——身犯三条大罪,难道还想狡赖?

陈　平　陈平罪犯哪条,请夫人赐教。

吕　种　听着!你居功自傲,目无皇亲,其罪一也!

吕　封　你公报私仇,陷害吕家,其罪二也!

吕　禄　你借刀杀人,害死我姑父樊哙,其罪三也!

吕　须　事实昭昭,还不服罪?给我拿下!

〔诸吕欲动手。

陈　平　且慢!(向吕须)陈平此番去往边塞,将樊哙治罪,奉的是皇帝诏书,难道夫人全然不知?

吕　须　这……

陈　平　(向吕禄)皇帝也曾说道,樊哙意欲谋害赵王如意,罪在不赦,莫非你等全然不晓?

吕　禄　这……

吕　须　陈平！谁来听你巧言舌辩！今天你还我丈夫命来便罢，不然的话……嘿嘿！休怪我吕家刀下无情！

〔诸吕拔剑相对。相持片刻。

陈　平　（镇静地）请问夫人，陈平今日进宫，是奉皇后懿旨，还是受夫人之命？

吕　须　是皇后宣你进宫，又怎么样？

陈　平　既是皇后宣我进宫，纵有天大事情，自有皇后明断，何用夫人舞刀弄剑，再三阻拦？你欲将皇后置于何地？

吕　须　这——（狞笑）好！那咱们同见皇后，辩个水落石出！

〔内张释高喊："皇后驾到！"

〔张释及宦官、宫女引吕雉上。后随吕产、审食其。

陈　平　臣陈平见驾，皇后千岁！（跪）

〔吕雉以手示意。

张　释　平身！

陈　平　谢皇后！（起立）

吕　须　（哭）皇后啊，陈平借刀杀人，樊哙死的冤枉，请皇后为我作主！

吕　禄　请皇后替我姑父报仇！

吕　种
吕　封　请皇后为我吕家伸冤！

〔吕雉不动声色，转过脸，冷冷地盯视陈平。

陈　平　（自袖中取出一卷诏书）启奏皇后：臣奉皇帝诏书行事，未敢擅自作主。请皇后过目。

〔张释接诏书，展开。吕雉阅。

吕　须　（叫嚷）什么皇帝诏书，全是凭空捏造！（哭闹）姐姐，你心里可比谁都清楚啊……

〔审食其、吕产尴尬相视，不知所措。

吕　雉　（难堪）住口！你等今日进宫，究竟是为先皇奔丧，还是向先皇算账？

吕　须　（意外）这……妹子不敢。

吕　雉　（转向陈平，和缓地）陈卿星夜驰走，回朝奔丧。足见一片忠心。不知陈卿可是从荥阳归来？

陈　平　臣在边塞将樊哙之事安排妥帖之后，才接到皇帝命我转赴荥阳的诏书。臣正欲启程，忽闻皇帝驾崩，便迳自边塞奔丧回朝。

吕　雉　怎么，你未去荥阳？（思索）

陈　平　正是。

吕　雉　（脸上露出一丝阴笑）你可知皇上为何命你转赴荥阳？

陈　平　与灌婴将军同掌大军，拱卫京城。

吕　雉　（瞟审食其一眼）陈卿肩上责任不轻啊。

审食其　（会意，奸笑）足见先皇对陈侯宠信。

吕　雉　（语词一转）可是陈侯却辜负了皇帝的信任，拒不遵从皇帝诏旨，擅离职守，私回长安……（杀机毕露）该当何罪？

审食其　论律……当斩！

吕　产　（大喝）来人！拿下了！

〔诸吕欲绑陈平。

陈　平　（下跪）臣有下情告禀！

吕　产　哼，讲！

陈　平　容奏。臣追随先皇，南征北战，岂不知军令如山，不得违反之理？臣斗胆冒死回朝，实有两件大事，急如燃眉，不敢贻误！

吕　雉　哪两件大事？

陈　平　这一，先皇乃一国之君，万民之主，一旦驾崩，举世伤悲，臣受先皇知遇之恩，若不奔丧，岂非知恩不报，情理难容？

吕　雉　哼，这二呢？

陈　平　这二，臣既奉诏命，处决樊哙，事毕之后，理应亟早回朝交旨，而今皇帝驾崩，皇后犹在，臣自当飞马赶回，向皇后复命。

吕　雉　哦？你来向我复命？

陈　平　正是。

吕　雉　(怒问)那,樊哙首级何在?

〔诸吕进逼。

陈　平　(从容地)樊将军有罪,应由朝廷明正典刑。臣不敢擅自处斩,特将他押回京城,交与皇后发落。

吕　雉　(惊起)什么,樊哙没有死?!

陈　平　樊将军未死。

吕　雉　现在何处?

陈　平　现在宫外候旨。

〔诸吕惊喜。

吕　须　(大喜)这可好啦!

吕　禄　一场虚惊!

吕　雉　(佯怒)嘟!大胆陈平,竟敢如此违抗先皇诏旨,我岂能饶恕于你?

陈　平　唉,皇后啊!

(唱)陈平半生沐龙恩,

常思报国竭鄙诚。

尽忠不顾违圣命,

唯天可表臣子心。

谁料灾祸自招引,

飞蛾投火难脱腾。

看起来市井流言实可信……

吕　雉　陈平!你说的市井流言,是什么意思?

陈　平　(接唱)

都说是宫中早有计谋定,要杀尽满朝文武臣。

我死到临头梦方醒,

罢罢罢,挣得个黄泉碧落、暮暮朝朝伴先君。

吕　雉　(掩饰)啊,哪里来的流言蜚语?可气可恼!

审食其　陈侯,想是你听错了?

陈　平　审侯，下官不单听到流言，且知是何人散布流言。

吕　雉　（故作姿态）谁有这般胆量，竟敢中伤于我？

陈　平　这……（扫视吕禄）

吕　禄　（惊惶不已，跪倒在地）侄儿该死！侄儿该死！

吕　雉　（尴尬）大胆吕禄，竟敢造谣惑众！来，推出斩了！

吕　禄　（连连叩头）皇后饶命！皇后饶命！

吕　产　（跪）皇后开恩，是侄儿教弟无方！

审食其　（跪）皇后息怒，恕吕禄年轻无知！

诸　吕　（跪求）皇后开恩！皇后开恩！

〔吕雉不语。审食其示意陈平求情。

陈　平　启奏皇后，据臣所知，吕禄乃是酒后戏言，还请从宽发落！

吕　雉　（向吕禄）看在陈卿面上，姑且饶你这遭，下次若再胡言乱语，定斩不赦！

吕　禄　多谢皇后！

〔诸吕站起。

吕　雉　（向陈平）陈卿忠心可嘉，朕倒是错怪你了！

陈　平　启奏皇后：皇帝晏驾多日，太子尚未即位，朝内朝外，惶惶不安，猜忌颇多，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主，眼下局势，于皇后甚是不利！

吕　雉　依卿之见呢？

陈　平　须及早举行先皇葬仪，选定吉日，扶太子登位！

吕　雉　（沉吟）……贤卿所见甚是。先皇晏驾之前，曾谆谆嘱咐于我，说萧何、曹参、周勃，还有贤卿你，都有安邦定国之才，应予重用！

陈　平　臣驽钝之才，不堪重用。只求皇后委臣以宿卫皇宫之职，得以全力扶保太子，臣意足矣！

吕　雉　（向张释）立即草诏：拜曲逆侯陈平为郎中令，辅助太子学文习武。

陈　平　（拜）臣谢恩！

吕　雉　贤卿拜见太子去吧。

陈　平　遵旨。(退出,念)狂澜欲倒终须挽,长策待筹费苦心。(以手拭汗,下)

吕　须　托皇后洪福,樊哙未死。不过,他到底有罪无罪,还请皇后说明!

吕　雉　宣告无罪,爵还原位!你们出宫去吧。

诸　吕　谢皇后。(退出)

吕　禄　想不到陈平倒是心向我们!哈哈哈……

〔诸吕下。

吕　雉　审卿,你看陈平真是心向我们吗?

审食其　皇后之意……?

吕　雉　陈平乃先帝心腹之臣,足智多谋,若能掌握在我的手里,就可拉住一批文武老臣,为我所用。

审食其　但此人老奸巨猾,必须小心对付!

吕　雉　(点头,踱步沉思,突然转身下位)审卿,就命你暗中监视陈平,若有动静,速报我知!

审食其　是!

〔幕闭。

第　四　场

〔一年后,夜。

〔曲逆侯陈平府邸,庭院。

〔幕启:疏星朗月,庭院寂静,夜风轻拂,花木摇曳。

〔陈平心情抑郁,徘徊月下。

陈　平　(唱)一年来诸吕专权乱朝政,

刘氏王噤若寒蝉难抗衡。

文武臣空怀满腹忧国忿……

〔侍卫上。

侍　卫　辟阳侯审食其来访。

陈　平　审食其？莫非又来窥探？

（唱）传舞伎，设酒筵——

〔侍卫会意下。

陈　平　（接唱）

——我佯醉相迎。

〔二侍女捧酒肴上，后随众舞伎。侍女注酒，陈平一饮而尽，抚琴，众舞伎翩翩起舞。

〔审食其上，远立注视。陈平一曲既终。

审食其　啊，美人起舞，醇酒细酌，陈侯倒自得其乐！

陈　平　（佯醉）审侯驾到，失迎！失迎！来来来，你我共饮三杯！

〔审食其坐下。歌舞片刻，舞伎斟酒。

审食其　陈侯，不想足下亮节高风，竟也贪恋酒色。

陈　平　酒乃人间一宝，不可不饮！审侯可知酒乃何人所造？

审食其　世人都说周人杜康所造。

陈　平　不然，夏禹之时，就有仪狄造酒之说。仪狄是个女人，所以酒与女色实难分开！

审食其　（大笑）哈哈哈……陈侯莫非在著《酒经》？

陈　平　正是。杯中酒，吾所求；能祛烦，可解愁。来来来，共饮三杯！共饮三杯！

审食其　（饮酒，试探地）陈侯，高皇生前誉你有安邦定国之才，似今日这等沉湎酒色，则何以安邦定国？

陈　平　君不闻皇太后有云：人生世上，如白驹过隙，有酒不醉，有欢不寻，岂不蠢哉！

审食其　也是。也是。（挨近陈平）陈侯，今夜来访，我有数语相告：昔日，你六出奇计，辅佐高皇平定天下，誉满海内；今日，皇太后十分器重你的才干，还望你能为她运筹于帷幄之中！

陈　平　（笑）哈哈哈……剑老无芒，人老无刚，有这杯中酒，房中乐，我

愿已足！（玩世不恭地）审侯，此酒名黄米酒，系齐国名产，你要多饮些。来，喝！一醉方休！

审食其　下官量窄，不敢多饮。告辞！告辞！

陈　平　平已醉，恕不远送！

〔审食其下。

〔陈平恢复常态，挥退众舞伎。

陈　平　（指审食其去处）奸佞小人！（走到几前，激忿地奏《大风歌》）

〔侍卫领陆贾暗上。侍卫欲启报，陆贾止住，令去，侍卫下。

陈　平　（曲终，喟然长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国家危急，猛士何在？

陆　贾　（突然地）皇太后明令禁唱《大风歌》，陈侯何其大胆！

陈　平　（惊起）陆大夫?! 适才酒后失态，大夫恕罪！

陆　贾　下官来得鲁莽，陈侯海涵！

陈　平　（不安地）陆大夫深夜来访，有何见教？

陆　贾　为足下解闷祛烦耳！

陈　平　（向内）看酒！

陆　贾　下官早已戒饮！

陈　平　（向内）传舞伎！

陆　贾　陆某不喜伎艺！

陈　平　（为难地）陆大夫酒不饮，色不近……

陆　贾　我好下棋，你我对弈一局如何？

陈　平　请！

〔陈平、陆贾对坐而弈。

陈　平　（下一子）请。

陆　贾　（亦下一子）

（唱）新皇即位一年整，

风调雨顺四海宁。

陈　平　嗯。

陆　贾　（接唱）

　　　　足下右迁郎中令，

　　　　官至九卿真尊荣！

陈　平　（随手应子，随口应答）是，是。

　　　　（突然警觉）陆大夫！

陆　贾　（接唱）

　　　　皇太后待汝甚恩宠，

陈　平　（一怔）足下何出此言？

陆　贾　（故意不理）（接唱）

　　　　你忧虑重重为何情？

陈　平　下官何曾忧虑？

陆　贾　（笑）足下今日棋局，毫无章法，正说明方寸已乱。

陈　平　不！不！

陆　贾　下官进来，足下全然不知，又是为何？

陈　平　这……（直率地）陆大夫眼力果然不差。不过，我看陆大夫心中并非无有忧虑！

陆　贾　何以见得？

陈　平　足下心境宁静，岂会深夜过府来访？

陆　贾　（笑）陈侯可谓目光锐利，能言善辩！（郑重地）如信陆贾，请一吐衷肠！

陈　平　（叹息）陆大夫啊！

　　　　（唱）先帝仗剑取暴秦，

　　　　功成垓下壮图新；

　　　　如今基业已垂尽

　　　　俱因“野鸡”在司晨！

陆　贾　（接唱）

　　　　“野鸡”司晨天地昏，

　　　　苦不堪言众老臣；

眼望吕氏张血口，

矢志安刘有几人？

陈　平　（激忿地）有你！有我！你我高皇老臣，眼见吕后专权，岂能坐视不理？

陆　贾　对！陈侯，现有一事，急如燃眉，须与足下相商！

陈　平　何事？

陆　贾　赵王如意奉召入朝，明日就要到京了！

陈　平　（惊）赵王危险！

陆　贾　是啊！吕后早将戚夫人打入冷宫，而今又四召赵王，加害之意显而易见！

陈　平　赵王乃高皇最宠爱之子，我等为臣者如不能尽力保护，有何面目见高皇于地下？

陆　贾　所言极是！但如今能救赵王者，唯有一人！

陈　平　何人？

陆　贾　皇上！

陈　平　皇上？

陆　贾　皇上忠厚仁慈，笃念兄弟情谊，若知同胞临难，定会设法卫护，只是……

陈　平　（急切地）只是什么？快讲！

陆　贾　只是吕后狡诈诡谲，赵王入朝，皇上尚不知晓；还需一人冒险说动皇上，赵王方能得救！

陈　平　足下之意……

陆　贾　陈侯现为郎中令、每日辅佐皇上读书，倘借明晨教读之机，点醒皇上……

陈　平　事虽涉险，平万死不辞！

陆　贾　（激动地抓住陈平衣袖）足下真乃国家栋梁也！

陈　平　陆大夫，事关重大，对皇上尚难直言，又怕宫内隔墙有耳，我意还需近侍宦官闳孺从旁相助，……

陆　贾　闳孺与我略有瓜葛之谊，我立刻就去找他！（欲走）

陈　平　慢！（沉思地）皇上仁弱，能保赵王一时，难保赵王一世！而朝中大臣多受吕氏钳制，欲抑吕安刘而不能。为将来计，必须联络刘姓诸王，同心同德，共同扶保汉室基业！只是此事关系重大，须有一能言善辩之人亲往各地游说才好。陆大夫，你看谁可担此重任？

陆　贾　（笑）某有一人，未知足下信任否？

陈　平　何人？

陆　贾　在下陆贾！ 如何？

陈　平　（喜）……足下现任太中大夫，焉能出朝远行？

陆　贾　（坚决地）陆某辞官引退！

陈　平　（高兴地抓住陆贾衣袖）好，何日启程？

陆　贾　今夜去访闳孺，明日定然启程！

陈　平　大夫真乃社稷之臣！

陆　贾　除吕安刘，你我同心！

陈　平　（唱）大夫一言重九鼎。

陆　贾　（接唱）陈侯韬略举世钦。

陈　平　（接唱）风尘万里须谨慎。

陆　贾　（接唱）周旋虎口望自珍。

陈　平　（接唱）醇酒一觞壮行色。

陆　贾　（接唱）海角天涯共一心。

〔二人同饮酒。

〔幕闭。

第　五　场

〔翌日早晨。

〔未央宫书斋。

〔幕启：玉柱，金阶；御案，简册。

〔陈平、闳孺筹谋方定。

闳　孺　陈侯忠心为国，闳孺岂敢袖手？

陈　平　谏君大计，全仗足下相助了。

〔内声："鲁元公主进宫！"

〔二宫女引鲁元公主上。陈平、闳孺相迎。陈平、鲁元公主相互致礼。

鲁　元　（问闳孺）皇上何在？

闳　孺　皇上与朱虚侯刘章同去林苑打猎，尚未回宫。

鲁　元　这……（心事重重，不知所措）

闳　孺　公主如有急事，奴婢前去催驾？

鲁　元　（掩饰愁绪）不用了。我到园中散步一会。皇上回宫，禀报我知。

〔陈平与鲁元公主相互躬身致礼。

鲁　元　（转身向耳门走去，不禁一声长叹）唉……

〔二宫女引鲁元公主下。

陈　平　看公主满面愁容，莫非又有不祥之事？

闳　孺　唉！陈侯有所不知，昨日午宴之时，太后陛下忽传懿旨，竟将鲁元公主的女儿燕燕立为皇后。长幼悬殊，姑且不说，这外甥女儿嫁给亲舅舅……

陈　平　此事可曾奏明皇上？

闳　孺　事关太后，我怎敢擅自启奏啊！

陈　平　哦……（忿忿不平）唉！

〔辔铃震响，健马轻嘶。

闳　孺　皇上回宫了！

〔陈平、闳孺交换眼色，肃立接驾。

〔刘盈、刘章猎装上，将雕弓、箭囊交予闳孺。

刘　盈　（唱）驰马深山方逐鹿，

　　　　回宫又读百家书。

〔陈平叩拜。

刘　盈　贤卿平身。(向闳孺)吩咐宫人,将打来的飞禽走兽送往长乐宫,孝敬太后。

闳　孺　遵旨。(下)

刘　盈　(向刘章)贤侄,陈卿讲授经史,贤侄一同听讲?

刘　章　(冷笑地)陈侯受太后宠信,为皇上讲授经史,我小小刘章……岂敢领教!(说罢,拜辞刘盈,冷扫陈平一眼,扬长而去)

〔陈平苦笑摇头。

〔闳孺暗上,伺候刘盈入座。刘盈示意陈平坐下。陈平恭然陪坐。闳孺侍立一边。

刘　盈　贤卿今日教授哪段经史?

陈　平　(翻开简册,呈递刘盈)微臣今日讲述一段晋国夫人骊姬谋害世子申生之事,以渎圣听。

刘　盈　哦,谋害世子?贤卿讲来。

陈　平　容奏。春秋时候,晋国国君生有数个孩儿。长子重耳、次子夷吾、三子申生,虽非一母所生,而相与敬重,互友互爱。那三公子申生长成之后,更是聪颖仁厚,忠孝无双。国君喜爱,立为世子,重耳、夷吾竭诚辅佐。四海景仰,江山牢固。

刘　盈　(赞许地)贤卿,三位公子虽不同母,却能至诚相待,真乃贤人也!

陈　平　唉!可惜呀可惜!

刘　盈　可惜什么?

陈　平　可惜好景不长。晋国夫人骊姬,身为三位公子庶母,却是生性奸险,胸怀褊狭。她见申生得承大业,便忌恨在心,外通奸党,内惑国君,欲置申生于死地!

刘　盈　哦!但不知那骊姬怎样陷害世子?

陈　平　且听微臣奏来!

(唱)那骊姬暗施展离间伎俩,

枕席间进谗言巧舌如簧，

将重耳并夷吾无端发放，

诬申生丧天伦调笑庶娘、谋害君王。

贤世子蒙奇冤有口难讲，

可怜他身为储君，忠孝无双，倒落得孤身只影，

被赶出朝堂，含悲自尽，忍辱悬梁！

刘　盈　（悚然）呀！

（唱）人世间竟有这凄情惨状。

闳　孺　（接唱）天底下各样人各样心肠。

刘　盈　（接唱）

恨不能挟长弓神游晋壤，

替申生雪沉冤把正义伸张。

闳　孺　皇上何必为古人担忧？陈侯之意，无非请皇上为刘氏宗庙操心。

刘　盈　（点头。忽有所悟，疑惑地）……啊?！听你之言，莫非如今宫廷之内，也有这等祸患不成？

陈　平　啊呀，陛下呀！赵王如意身临险境，危在旦夕，难道全然不晓？

刘　盈　（惊）如意?！（转念一想，不信地）欸！想那如意贤良，乃是高帝爱子，与寡人手足情深，况且敕封赵王，有忠直老臣相辅，何人能加害于他？

陈　平　陛下可还记得樊哙？

刘　盈　樊哙曾有陷害赵王之意，早被高帝问罪。

陈　平　樊哙当年要害赵王，难道无人主谋？主谋之人尚未查获，赵王又岂得安宁？

刘　盈　这——（紧张起来）如此说来，真有人要谋害如意？

陈　平　陛下明鉴。

刘　盈　（焦灼，一把抓住陈平衣袖）我来问你，到底何人谋害如意？

陈　平　这……

刘　盈　（追问）主谋者现在何处？

陈　平　这……

刘　盈　（紧逼地）你为何吞吞吐吐？

陈　平　（俯首不语）……

刘　盈　你与我说！你与我讲啊！

陈　平　（仆然跪地）臣罪该万死！

刘　盈　（惊呆）啊？！

闳　孺　（顿足）皇上，皇上，还被蒙在鼓里！刚才所讲的故事，意思还不清楚么？

刘　盈　（倒吸一口冷气）……你等……说的是……（颤抖的手远指长乐宫）

〔闳孺默然匍伏在地，静场。

刘　盈　……（突然高声叫喊）尔等大胆！（急促地）太后陛下亲口答应让如意贤弟回朝探母，这是何等仁慈！何等温厚……

闳　孺　皇上哪里知道，戚夫人已被太后囚禁永巷，赵王回朝之后，叫他投奔何人哪？

刘　盈　（惊骇）有这等事？！

陈　平　赵王如意今日就到京城，太后已命审食其去坝上接迎。如此大事，陛下却全然不知。此中原由，微臣不讲自明矣！

刘　盈　（大悟）啊呀！（扶起陈平）

（唱）一番言语似雷震，

惊醒混沌梦里人，

如意遭害我心怎忍？

没齿难忘手足情。

速备车辇莫稍等，

闳　孺　皇上摆驾何往？

刘　盈　轻车简从，去至坝上，截住如意，迎回宫中！快去准备！

闳　孺　遵旨！（奔下）

陈　平　好啊！

（接唱）含泪谢拜贤明君。

臣告辞。

〔陈平拜别，刘盈双手扶起。陈平徐徐退出，复侧身再拜，对刘盈寄托无限希望。刘盈激动不已，目送陈平出门，然后紧张思索，决然击桌，欲下。

〔鲁元公主复回，与刘盈正好照面。

刘　盈　（止步）姐姐？

鲁　元　（欲行大礼）参见陛下……

刘　盈　（急扶住）何必行此大礼？姐姐进宫，有何要事？

鲁　元　这……（难以启齿，闪烁地）哦，愚姐近日忙于侍奉母后，何曾有暇与贤弟相见畅谈？今日到此……

刘　盈　（急切地）如何？

鲁　元　……无非看望贤弟……

刘　盈　（苦笑一下）哦，多承姐姐顾念。家中诸人可好？

鲁　元　都好。

刘　盈　甥女燕燕可好？

鲁　元　（心被刺痛）她么……好……好。

〔闳孺奔上，见鲁元公主，止步。

闳　孺　（目视刘盈）皇上……

刘　盈　（点头。向鲁元）姐姐，多有不巧。小弟有一件要事，必须即刻办理。请姐姐就在宫中稍事等候，我片刻就回。（转身急步欲下）

鲁　元　贤弟！

〔刘盈止步，奇怪地回头。

鲁　元　我有一事，要对贤弟言讲。

刘　盈　不知何事？

鲁　元　……（实在开不出口，矛盾万分）只怕一言难以尽述……

刘　盈　（为难）这……

闳　孺　（向刘盈）皇上，时辰不早了！

刘　盈　（对鲁元）姐姐，等我回宫，再作详谈。那时小弟也有一事要让姐姐知道。小弟去去就回，去去就回！

〔鲁元躬身相送，刘盈急随闳孺奔下。

鲁　元　（望着刘盈远去的背影，泪如泉涌，苦痛而轻声地）兄弟，兄弟！你哪里知道为姐心中的苦处啊！

（唱）欲说无言空垂泪，

更添心头无限悲。

森森母命难违背，

人情天伦俱成灰。

弱弟幼女竟何罪，

诡诈百出严相摧？

莫如投身田家子，

强似栖身在宫闱。

〔鲁元公主伏案饮泣。

〔内声："太后陛下驾到！"

〔鲁元公主惊惶地擦去泪痕，俯首迎驾。

〔吕雉上，吕须随上。

鲁　元　（拜）儿臣接驾。

吕　雉　盈儿为何不在宫内？

鲁　元　方才离去，片时就回。

吕　雉　册立燕燕为皇后之事，可曾告诉盈儿？

鲁　元　这……儿臣实难开口。

吕　须　咳，公主，这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吕家十个女儿不都配给刘氏诸王做王妃了吗？淮阳王刘庆、梁王刘恢、淮南厉王刘长、燕王刘健，娶的都是吕家的女儿，连吕禄的八岁女儿也要配给朱虚侯刘章了……你能当上皇帝的岳母，还不满意吗？

吕　雉　是啊。从今往后刘吕两姓同坐江山，共掌天下，就是你夫家也得益匪浅。

鲁　元　（无可奈何）是……

吕　雉　嗯？盈儿怎么还不回来？（踱到案几前，随手翻看桌上简册，蓦然一惊）"……晋国夫人骊姬谋害世子申生……"嗯？

〔审食其气喘吁吁，急上，直奔吕雉，拜倒在地。

审食其　臣审食其死罪死罪！

吕　雉　（惊问）如意何在？

审食其　臣迎至坝上，正遇赵王驾到。刚想接往长乐宫，不料皇上轻车赶到……

吕　须　他？！

审食其　皇上不准小臣过问，将赵王强行接走，同乘一车，径往未央宫而来！臣快马赶回，禀报太后。

吕　雉　（脸色陡变，嘴唇哆嗦，半晌，盛怒地狂叫）刘盈不是我儿子！不是我儿子！！（猛力踢翻案几）

鲁　元　（跪下，颤抖地）母后开恩……

〔幕闭。

第　六　场

〔两个月后。

〔未央宫永巷。

〔幕启：凄凄冷宫，壁挂蛛网，昏暗，阴森。

〔戚夫人身着赭衣，头裹素巾，颈钳铁钳，手捧舂杵，痛苦地舂米不止。

戚夫人　（唱）曾遭髡钳入牢窟，

总念如意昼夜哭；

子为王啊母为虏，

终日舂米受荼毒，

饥饿相伴死为伍，

精疲力竭身亦枯；
此去赵国千里路，
欲报音信谁传书？
苍天苍天开开眼，
会儿一面死也足！

〔月痕捧壶浆与云影悄悄推门入。

月　痕　（跪献）夫人，请用饭吧！

戚夫人　这？

云　影　这是我们悄悄留给您的米团；快快用吧！

戚夫人　（感激地）多谢你们！

（接唱）

纵是佳肴难下肚，

月　痕　夫人宽心用饭，奴婢还有喜事禀告！

戚夫人　（不信）喜事？

（接唱）

喜事岂会降此屋？

月　痕　夫人，真的有喜事，听说赵王已到长安两个月了。

戚夫人　（惊喜）如意已到长安？

月　痕　有人亲眼看见，皇上把他接入未央宫，同桌用饭，同榻安眠，关怀备至！

戚夫人　（大喜）……皇上仁慈！（泪下）……苍天有眼，高皇有灵，如意得救了！

云　影　夫人保重身体，快请用饭！

戚夫人　（接饭，忽又狐疑）既然如意来到京城，为何至今不来见我？

云　影　这……

戚夫人　既然皇上接纳如意，为何还拘我于永巷之中？

云　影　这……

戚夫人　你等诳我！你等诳我！

月　痕　夫人哪！赵王进宫，千真万确！两月来，夫人未见赵王，定是太后作祟！夫人放心，我月痕一定设法托人捎信给赵王，使夫人母子团聚，昭雪沉冤！

戚夫人　（哀叹）吕后刁悍，赵王年幼，皇上终系吕后嫡子……唉，昭雪沉冤，怕不容易！

月　痕　（双膝跪地。泪如雨下）夫人，倘若此冤，不能昭雪，奴婢愿拼一死，为夫人报仇！

戚夫人　（感动地搀起月痕）……

〔守门宦官急上。

宦　官　太后驾临，快快回避！（率月痕、云影急下）

〔门大开，张释、吕封引吕雉上。

张　释　太后驾到！

〔戚夫人昂然不动。

吕　封　戚夫人大胆！见了太后，为何不行跪拜之礼？

〔戚夫人仍然不动。

吕　雉　免了。（温和地）戚夫人大喜！

戚夫人　（冷冷地）身在永巷，何喜之有？

吕　雉　你日思夜想的爱子赵王如意，已经回到了长安！

戚夫人　（眼睛一亮，克制地，不语）……

吕　雉　你们母子分别多年，身隔两地，终日悬望，梦寐难见。如今，赵王入宫，近在咫尺，夫人不会不想见他吧？

戚夫人　（心意缭乱，以手扪胸，仍不语）……

吕　雉　夫人难道毫无母子之情？

戚夫人　（含恨）人非木石，岂能无情！

吕　雉　那么说，你很想见赵王？

戚夫人　当然想见！

吕　雉　好，可以让你母子一见。不过，有个条件？

戚夫人　条件？

吕　雉　把你赶出宫闱，永离京城！

戚夫人　……好！

吕　雉　还有，将你发配海疆，永世为奴！

戚夫人　……（咬牙）我走！（起身欲走）

吕　雉　还有！

戚夫人　（止步）还有？

吕　雉　（步步逼近戚夫人，凶狠地）要见赵王，必须挖去你的双眼！

戚夫人　（一震，愤然）挖去双眼，还有两耳，可以听到他的言语！

吕　雉　再熏聋你的两耳！

戚夫人　我还有嘴，可以呼唤他！

吕　雉　再药哑你的喉咙！

戚夫人　我还有手，可以抚摩他！

吕　雉　再砍断你的双手、双脚！

戚夫人　（凛然不屈）我还有一颗母亲的心，可以疼爱他！

吕　雉　（奸笑）疼爱他？你的心也许能跳两天，可你的儿子，他却休想活过今天？

戚夫人　（一惊，切齿）……我早料到，你会加害如意，幸而你的儿子并不像你，他会保护自己的兄弟！

吕　雉　哼……皇上可以保护如意一时，不能保护他一世！（得意地）不妨告诉你，他兄弟俩已被我用计隔开，皇上马上来这里看你，而刘如意……此刻一壶毒酒已放在他膳桌之上！

戚夫人　（大惊）啊？！……（怒不可遏）吕雉，你……你这衣冠禽兽！

（唱）先皇晏驾骨未寒，

你雌威大发竟欺天！

元臣宿将遭屠戮，

刘氏子弟受摧残；

挟持少帝乱朝政，

勾结诸吕谋篡权；

食汝之肉难解恨，

你你你……必遭天谴人伐，遗臭万万年！

吕　雉　（怒极）拖下去动刑！

吕　封　是！（扑向戚夫人）

戚夫人　（高声地）天地神灵，诸王列侯，海内黎民，高皇帝曾有遗诏与我：吕雉要篡夺江山，吕雉要篡夺江山！

〔吕封欲拖戚夫人，戚夫人挣开，转身大步下。吕封跟下。

〔吕雉忽感左肋疼痛，以手捂之，张释急扶，被吕雉推开。

〔一宦官上。

宦　官　禀太后：皇上驾临！

吕　雉　知道了。

〔刘盈急上。

刘　盈　（唱）幸蒙母后赐洪恩，

急切探望戚夫人。

吕　雉　（冷冷地）盈儿！

刘　盈　（一怔）太后！（趋前）谢母后恩准！

吕　雉　盈儿，你为何非要见她不可？

刘　盈　戚夫人乃是父皇之爱妃，儿皇自当曲尽人子之道。

吕　雉　（恨得咬牙）你……你可真仁厚啊！

〔吕封速上。

吕　封　太后，诸事俱已办妥！

刘　盈　很好。皇上正要去见戚夫人，你就引他去吧！

吕　封　是！

刘　盈　儿皇还有一事，请求母后开恩！

吕　雉　你还有何求？

刘　盈　伏请母后恩准如意贤弟与生母团聚！

吕　雉　放心，他们会……会相见的。

刘　盈　（喜）多谢母后！多谢母后！

〔吕封引刘盈下。

张　释　（担心地）太后，皇上此去，必然受惊！

吕　雉　受些惊吓，又有何妨？（阴冷地）我正要让他知道：谁敢与我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突然，刘盈内喊："啊呀！"惊恐万状，踉跄奔上，颤栗不已。吕封随上。

刘　盈　（向吕封）嘟！大胆吕封！太后命你带我去见戚夫人，你却让我看此怪物，该当何罪！

吕　封　……

吕　雉　（笑吟吟地）盈儿，你看见了什么？

刘　盈　（惊魂未定）……无手无足，血肉模糊，似人非人，似猪非猪，吓……吓煞人也！

吕　雉　傻孩子，你知道这叫什么？

刘　盈　叫……叫什么？

吕　雉　这叫"人彘"！

刘　盈　（一惊）人彘?！……可怕呀！可怕！

吕　雉　你知道她是谁吗？

刘　盈　是……是哪个？

吕　雉　她就是你执意要见的戚夫人！

刘　盈　（如雷轰顶，大叫一声）天！……（跌倒在地）

张　释　（急扶）皇上！皇上……

刘　盈　啊呀！（被扶起）

（唱）当头一击，如雷轰顶，

惨状历历，触目惊心！

脚步踉跄我、我、我难自禁，——（向内冲去）

（狂呼）戚夫人！戚夫人！……

〔张释、吕封急拽刘盈，卸下皇衣。刘盈仍往里冲。

吕　雉　（厉声）盈儿！

〔刘盈怔住。

吕　雉　你疯了?!那贱人狐媚邀宠，惑主争权，她是罪有应得！她和如意在世一日，就是我们的心腹之患！

刘　盈　(大骇)啊呀母后哇！如意贤弟乃是高帝爱子，儿皇手足，刘家骨肉，也是母后至亲，况且年纪幼小，从无过犯，望母后开恩，饶恕了他吧！

吕　雉　饶恕他?

刘　盈　母后若能将爱儿之心，分赐如意一半，——母后哇！

(接唱)

儿万事不违，母命永遵。(哭泣)

吕　雉　既然如此，册立燕燕为皇后之事，你也答应了?

刘　盈　这……她是我的亲外甥女……

吕　雉　嗯?

刘　盈　(痛苦万分地)……孩儿……遵……命。

吕　雉　好，三天后，就是你和燕燕成亲的喜期！

〔闳孺疾呼:"皇上！皇上！"奔上。

闳　孺　(眼泪纵横，叩拜刘盈)启奏皇上:适才赵王饮了毒酒，七孔流血，惨死寝宫！

刘　盈　(惊呆)怎……怎么讲?

闳　孺　赵王饮了毒酒，七孔流血，惨死寝宫！

刘　盈　(脸色陡变，转脸直视吕雉)?!

吕　雉　(正襟危坐，毫无反应)……

刘　盈　(一跃而起，仰天狂呼)……惨无人道！千古未有！我……我系太后所生，有何面目以治天下?有何面目见高帝在天之灵?

吕　雉　盈儿，三天后是你成亲之期，你要自重了！

张　释
吕　封　请皇上自重！

刘　盈　(刺激更深，痴笑不已)嘿嘿嘿……亲舅舅要娶外甥女了！嘻

……(突然爆发地)天伦丧尽,禽兽不如!(声泪俱下)高皇!如意贤弟!……(一口鲜血喷出,訇然倒地)

闳　孺　(急扶,呼唤)皇上!皇上!……

〔吕雉一动不动,如木雕石刻。

陈　平　(内唱)

未央惊变,满腔悲愤,——

(上。猛见刘盈倒地,更惊,跑步趋前)

(接唱)

见皇伏地,痛煞为臣!

(对刘盈)啊呀皇上啊,臣身为郎中令,未能保全先皇血脉,有何面目见高皇于泉下?皇上,皇上啊!(痛哭)

吕　雉　郎中令!

陈　平　(面对吕雉而跪)臣在。

吕　雉　你身负何责?

陈　平　宿卫皇宫。

吕　雉　谋害如意之人何在?

陈　平　事发之后,臣赶到宫中,将凶手拿获了!

吕　封　(意外地,同暗惊)啊!

吕　雉　(意外地,同暗惊)喔!

陈　平　臣请旨定夺。

吕　封　快将凶犯斩首示众!(拔剑欲行)

吕　雉　慢!凶犯既已拿获,理应追查元凶!

〔吕封意外地惊退,剑入鞘。

吕　雉　把凶犯押上来,我要亲自审问!

张　释　(呼)带凶犯!

〔陈平起立。

〔一卫兵急上。

一卫兵　启禀太后:那一凶犯,突然昏倒在地,呕血身亡!

陈　平　（意外，惊）怎……怎么讲？

一卫兵　凶犯呕血身亡！

〔吕封额手称庆，吕雉如释重负，陈平痛愤难言。

〔张释示意卫兵下。

吕　雉　曲逆侯！

陈　平　臣在。

吕　雉　你看，此事……

陈　平　臣谨遵皇命！

吕　雉　凶犯既已猝然身亡，此事只好从长计议。

陈　平　臣遵旨。（欲退）

吕　雉　陈卿！

陈　平　（返身）臣在。

吕　雉　一年多来，你陪王伴驾，宿卫皇宫，显已操劳过度；今日出宫，理应在家闭门静养。这朝中之事么，你就不必过问了。

陈　平　这……

吕　雉　吕封！

吕　封　在。

吕　雉　速派卫队，保护曲逆侯官邸，以利陈侯安度暮年。

吕　封　是。

陈　平　（悲痛地躬身）臣——遵——旨。

〔幕闭。

第　七　场

〔数月后

〔平叛大军回京途中。

〔金鼓喧天，画角齐鸣。

〔幕启：众军士、诸将校一路行进。马佚引须发皓然、精神矍铄的

周勃策马驰上。“周”字大纛迎风招展。

众　（齐唱）

旌旗飘飘，

戈矛闪耀。

班雄师，

凯歌声声——

周　勃　（接唱）

心如捣。

空怀吕氏窃国恨，

堪叹炎刘势日削。

愤朝臣噤若寒蝉，

怨陈平忘却高皇遗教。

此一番周勃回朝，

拼得个肝脑涂地，

我也要力挽狂潮！

众将官！速奔长安去者！

众　（应）啊！

〔马伕引周勃策马先行，众将士急行随下。

〔幕闭。

第　八　场

〔若干天后。夜晚。

〔陈平府邸。花园一角。

〔幕启：薄云掩月，轻风拂竹，古柏苍郁，假山影幢；远处未央宫楼台檐牙透雾可见，一座高脚案几，兀立园中。

〔老仆捧金鼎，持炷香上，置之于案几。

〔侍卫甲、乙佩刀巡视上。

侍卫甲　（向老仆、轻声地）侯爷今夜又到花园拈香？

老　仆　（点头）是啊，祭奠孝惠皇帝在天之灵。

侍卫甲　（愤愤地）唉！咱们侯爷犯了什么罪，一连数月被幽禁府内？

侍卫甲　如今，太后临朝称制，恐怕更没有出头之日了。

老　仆　唉！你们好生巡视去吧。可得提防有人想要暗害侯爷呀！

侍卫甲乙　（同）嘘！（警惕地相顾示意）

〔老仆下。侍卫甲、乙巡视下。

〔一黑衣人从墙上探头，四顾；越墙而入，潜行，探视；欲向前堂闯去，突发现动静，急藏身于假山后。

〔陈平穿素服，郁闷踱上。

陈　平　（念）幽禁府邸隔尘世，

满腹忧怨有谁知！

〔陈平行至几旁，上香于鼎，虔心下拜。

陈　平　（哭）高皇！惠帝！唉，陛下呀！

（唱）望苍穹拜金阙悲泪盈眶，

忆高祖思惠帝倍感凄惶。

原指望继汉业《大风》永唱，

实可叹吕氏窃国，满门封王，只落得汉祚颓唐，百姓遭殃！

我曾想弃官隐忍归故壤，

却深忧诸吕得志愈猖狂；

也曾想暗蓄戈甲除奸党，

无奈何如禁囹圄愿难偿；

虽曾与陆大夫披肝沥胆共商量，

无奈他游说诸王信渺茫；

曾寄望周太尉泰山可傍，

无奈他平叛在外、千里迢遥、莫及鞭长。

我满腹苦衷对谁讲？对谁讲？

思虑重重、一夜何止百回肠！

空辜负四海内安刘厚望，

有何颜赴泉下叩见高皇？高皇啊！

〔黑衣人从假山后出，接近陈平，纳头便拜。

黑衣人　侯爷！

〔陈平惊视。内喊："拿奸细！"侍卫甲、乙速上，踢倒黑衣人。

侍卫甲　看刀！（抽刀欲砍）

〔黑衣人斗篷脱落，露出宫娥装束。

陈　平　（喝住侍卫）住手！（对黑衣人）你是何人？到此作甚？

侍卫甲　乔装改扮，定是刺客！（逼近一步）

黑衣人　（跌坐于地，仰面陈诉）手无寸铁，怎能行刺？望侯爷明鉴。（跪行至陈平膝下）

〔侍卫甲、乙再次欲拿黑衣人。

陈　平　嗯！

〔侍卫恭退。

陈　平　你……你到底是甚等样人？

黑衣人　（目睨侍卫甲、乙，欲言又止）这……

陈　平　（会意，对侍卫）你等退下。

侍卫甲乙　（同）遵命。（无奈退下）

黑衣人　侯爷，我乃未央宫戚夫人近侍宫女月痕！

陈　平　（意外）喔！宫女月痕？因何到此？

月　痕　奉闳孺公公之命，向侯爷禀报机密大事！

陈　平　机密大事，快快讲来！

月　痕　侯爷容禀：今有太尉周勃平定叛乱，率领大军，班师回朝；明日便可到达长安！

陈　平　（喜）哦！周太尉他……他回朝来了？好啊！

（唱）欣闻月痕传喜讯，

漫漫长夜见光明。

汉室振兴诚可望，

擎天定属老将军。

月　痕　啊呀侯爷呀！

（接唱）

吕姓人又忌又怕惊魂难定，

暗地里施毒谋要杀——

陈　平　（惊）啊？

月　痕　（接唱）

老将军！

陈　平　（大惊）哦！

（接唱）

闻言如堕噩梦境……

问月痕：吕氏奸计你可知情？

月　痕　（接唱）

但知晓赐宴林苑把功庆，

却不明席上如何动刀兵！

陈　平　自古以来，宴无好宴。（沉重地）周太尉性命危矣！

月　痕　为此，阎公公命我不避艰险，冒死前来，务求侯爷营救太尉，以保汉室江山，炎刘社稷！（声泪俱下）

陈　平　……我陈平被禁府邸，身不由己，又有何能，营救太尉？（心如刀绞）

月　痕　侯爷呀！想那四海之内，黎民百姓，心向刘汉，不言自明；而胸怀正义，腹藏经纶，能率领群臣力挽狂澜者，唯有侯爷！唯有侯爷！（双膝跪下）

陈　平　（深受震动，扶起月痕）月痕哪！

（接唱）

小月痕怀忠义心似明镜，

为大臣我岂能有负黎民！

〔老仆急上。

老　仆　启禀侯爷：辟阳侯审食其来访。

陈　平　（诧异）此时此刻，他来作甚？

月　痕　（拾起斗篷）月痕拜辞！

陈　平　（向老仆）小心护送。

老　仆　是。

〔老仆引月痕下。

〔审食其从另一方闯上。

审食其　陈侯。

陈　平　审侯！少见哪，少见！

审食其　陈侯养病多时，想已康复。太后甚为关切，特派下官前来探望。

陈　平　久病在身，何劳动问？审侯此来，必有公干。

审食其　嗯……下官奉太后之命，特请陈侯进宫议事！

陈　平　（意外）这……

审食其　（笑容可掬）请！

〔收光。

〔幕闭。

第　九　场

〔翌日。

〔林苑高台。

〔幕启：筵席按品级排列，首席旁剑架上插上方宝剑。太监、宫女传杯摆盏，穿梭忙碌。

〔审食其、吕封上，审视。太监、宫女下。

吕　封　（不满地）嗨！我吕封身为长乐卫尉，难道就不能执掌上方宝剑？为何偏让刘章当这监酒令官？

审食其　（低声地）将军！此乃太后钦定之计！少时御宴之上，设计激怒周勃，叫他违反酒令，然后，借陈平之口，假刘章之手，当堂处死周勃。天下谁能不服？此乃太后一箭三雕之计也！

吕　封　（不信地）陈平老儿，岂肯就范？

审食其　太后早有安排，陈平已在我等掌握之中。

〔张释宣诏声："太后有旨：林苑开宴哪！"审食其急拉吕封退下。

〔香烟缭绕，钟磬齐鸣，陈平、刘章、曹窋、吕产、吕须、吕禄、吕种以及各文武大臣鱼贯而上。审食其、吕封亦上。

〔内声："周太尉到！"众朝臣恭让陈平领首迎接。周勃气宇轩昂地上。

群　臣　（施礼）周太尉！我等迎接太尉得胜还朝！

周　勃　（答礼）周勃有何德能，敢劳列位相迎！

陈　平　太尉边关平叛，劳苦功高！

审食其　是啊，劳苦功高！

周　勃　（怒视陈平、审食其）怎及二位宫廷受宠，尊贵荣耀。哼！（甩袖不顾）

〔众朝臣颇感惊愕，诸吕殊为得意。

〔内张释喊声："太后驾到！"

〔众太监、宫女引吕雉上，坐于首席正位。

群　臣　（齐）臣等叩见太后！（跪拜）

吕　雉　众卿平身，赐座！

群　臣　谢太后！（起立，分坐两侧席间）

吕　雉　周太尉此番平叛功成，威震八方，待朕亲自与太尉庆功把盏！（斟酒，交由张释递与周勃）

周　勃　（跪接）谢太后隆恩！（站起）臣此番平定叛贼，全仗高皇在天之灵！（虔诚地将酒洒向天地，复入座）

吕　雉　朕体念太尉一生戎马，三朝老臣，如今四海升平，四泰民安，太尉当世绶封赏，颐养天年，这军务琐事，今后自可不必多操心了！

周　勃　（一惊）这……

吕　雉　为此，朕意欲迁升梁王吕产为太傅，掌管城内禁军；迁升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帅回朝大军。陈侯！审侯！

陈　平
审食其　（同）臣！

吕　雉　你等之意如何？

〔审食其请陈平答话，陈平捋髯不语。

吕　雉　陈侯？

〔众臣、诸吕皆谛视陈平。

陈　平　臣以为：太尉乃国家栋梁、社稷重臣，自然绝无坐享清福之意……而太后体恤重臣鞍马之苦，足见爱臣之心。

〔周勃欲插身争辩。

审食其　（抢先地）陈侯所言甚是，伏请太后圣决。

吕　雉　（得意）嘿……就依二卿所奏。

吕　产
吕　禄　（起立，躬身，同）谢太后隆恩。

吕　雉　陈、审二卿听封！

陈　平
审食其　（同）臣！

吕　雉　年来，朕体衰多病，而朝政日繁。为此，特迁升陈平为右丞相，审食其为左丞相，为朕辅佐，共治天下！

陈　平
审食其　（同）谢太后隆恩！

周　勃　（按捺不住）臣启太后！

吕　雉　（故意打断）太尉！今日欢庆升平，普天同乐，朕愿袭先朝旧制，设监酒令官一名，尊意如何？

周　勃　（无可奈何）原无不可。（坐）

吕　雉　众卿！何人可当监酒令官？

吕　须　臣启太后：这监酒令官么，自当以高皇子孙为宜。

吕　禄　朱虚侯刘章，可任监酒令官。

吕　雉　（故意轻松地）嘿……你就向着你那女婿！陈卿，你看……？

陈　平　朱虚侯么？当得，当得的。

吕　雉　朱虚侯！

刘　章　臣。

吕　雉　赐你上方宝剑，即席监酒。有违反酒令者，先斩后奏！

刘　章　谢恩！（从张释手接过宝剑，归座）

周　勃　臣启太后！……

吕　雉　（脸色一沉，再次打断）众卿！

众　　臣！

吕　雉　今日御宴，席间只准歌舞助兴，倘若有人妄议朝政，不论功高爵显，位列三公，当按军令，立斩不赦！

〔周勃愤然，群臣悚然，诸吕悠然。

吕　雉　朱虚侯！你这监酒令官，若不能执法如山，也要按军令制裁！

刘　章　（担忧地）……遵旨。（不知所措）

吕　产　（得意之极）列位大人，为感荷太后圣恩，一同举杯为太后祝寿！

诸　吕　（起立，举觞，齐呼）太后圣寿无疆！

群　臣　（无奈，起立，举觞）圣寿无疆！

张　释　（高喊）狩猎舞起！

〔所扮男女猎人和各种野兽，依次上场，舞蹈。

诸　吕　（旁唱）

频频举杯观舞蹈，
好戏一场锣已敲。

群　臣　（接旁唱）

刀枪隐伏寓谈笑，
杯箸之间杀气高！

刘　章　（接旁唱）

分明宴前设圈套……

吕　雉　（接旁唱）

看我一箭射三雕！

周　勃　（接旁唱）

越思越想心越恼！

陈　平　（接旁唱）

稳坐林苑细观瞧。

〔狩猎舞毕。众欢笑。

吕　产　啊，太后！今日盛筵，既为太尉庆功，更为太后祝寿，呃，依臣看来，也是为太后亲妹、儿臣姑母敕封为临光侯而庆贺！

诸　吕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向吕须拱手道贺）

吕　禄　依我看来，今日也是为太后之亲侄吕产兄敕封为梁王而庆贺！

诸　吕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向吕产拱手道贺）

吕　种　依我看来，也是为太后之亲侄吕禄贤弟敕封为赵王而庆贺！

诸　吕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向吕禄拱手道贺）啊哈哈哈……

〔周勃、群臣尽皆变色。

吕　禄　啊，周太尉！（揶揄地）听说你原是吹鼓手出身……

周　勃　啊？！

〔诸吕哄笑。

吕　禄　当年在沛县之时，每逢喜庆佳日，少不了要您吹箫助兴……

周　勃　（气得发抖）哞……

吕　须　（抢过话头）对呀！今日盛会，君臣同乐，太尉何不故技重演，一献身手？

周　勃　这……

审食其　太尉绝然不会推辞！

周　勃　这……

吕　封　太尉定愿为吕门封王而庆贺！

周　勃　这……

诸　吕　（齐）待我等洗耳恭听！哈哈哈……

周　勃　这、这、这……住口！想我周勃，自跟随高皇拔剑斩蛇，砀起义，鞍前马后，赤胆忠心。当年高皇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如今吕氏门中，一个一个俱都封王，这高皇遗训，荡然无存，刘氏宗庙，日渐衰颓……我周勃为国家日夜担扰，痛心疾首！何来此兴，与你等黄口孺子、无名小辈举杯作乐，歌舞同庆！（泼酒于地）

〔吕雉倾身怒视；诸吕拭目以待；刘章顾盼惶然；群臣暗暗担忧，一时气氛紧张，杀机四伏。

〔静场片刻，吕雉移目逼视刘章。刘章与吕雉接目，惊，环顾一周，最后驻目陈平。陈平神色如常，自酌自饮。

吕　雉　（厉声）监酒令官！

刘　章　在！

吕　雉　军令何在！

刘　章　这……

吕　雉　（驻目陈平）右丞相！

陈　平　（沉着地放下酒杯）臣。

吕　雉　你不要饮酒过度啊！

陈　平　欢庆盛筵，自当尽兴。

吕　雉　今日席上，军令如何执行？

陈　平　（不慌不忙）太后赐宴监酒，令出如山！

〔诸吕悦，群臣惊。

陈　平　适才钦定军令："席间只准歌舞助兴，倘若有人妄议朝政，不论功高爵显，位列三公，当按军令，立斩不赦。"不知为臣可曾记错否？

吕　禄　对对对、一点不错！

吕　须　完整无缺！

审食其　毫无疏漏！

陈　平　（微笑）既然如此，臣以为：不准妄议朝政，并非不可议论朝政。妄议者，胡言乱语是也。若是胡言乱语，自当立斩不赦；若非胡

言乱语，怎能无端治罪？左丞相，可是么？

审食其　（语塞）呃，这、这……

吕　雉　（色变）陈平！你……

陈　平　太后，为臣还有下情回禀！

（唱）白马盟誓诚不谬，

高皇遗教垂千秋。

非刘而王自取咎，

普天共讨命难留。

太尉忠言非妄议，

实与太后共忧愁。

可惜是太尉知一不知二，

空怀满腹杞人忧。

吕氏封王不为过，——

周　勃　（怒）你待怎讲？

陈　平　太尉息怒喔！

（接唱）

细听陈平说原由，

虽然是盟誓会上三公九卿齐聚首，

那时节吕皇后住深宫，居清幽，未临盛会共参谋。

盟誓者当把信誓守，

局外人进退可自由。

要判明对盟誓遵奉与否，

当留与后来人评写春秋。

周　勃　（怒不可遏，一把揪陈平下位）陈平！

陈　平　太尉！

周　勃　是你当初参与盟誓，今日却口出此言，分明是背叛高皇，反复乱臣！

陈　平　（心平气和）太尉此言差矣！

周　勃　何差！

陈　平　请问太尉！你可曾被晋封为王？

周　勃　不曾。

陈　平　陈平呢？

周　勃　也不曾。

陈　平　着哇！你我二人都不曾受封为王，你当你的太尉，我做我的丞相。何言“背叛”二字？

周　勃　这……（松手）唉！（跺脚）

〔诸吕哄笑，曹窋扶周勃归座。

陈　平　朱虚侯！你乃监酒令官，太后付与你生杀之权。下官微言，仅供参酌耳！（归座）

刘　章　（悟）丞相言之有理，太尉忠心报国，有感而发，一席言语，非属妄议。（不由分说）众位大臣！请斟酒满杯，饮酒务尽！违令者，斩！

〔吕雉无言以对，痛抑于胸。

吕　封　（半醉，继续挑衅）我看，还是请太尉吹箫一曲如何？

刘　章　（迅速地）太尉年迈，吹奏不便，臣愿为太后击缶而歌。

陈　平　呃，好好好。臣久闻朱虚侯歌喉天生，珠圆玉润。太后与列位么，定然愿闻佳音，朱虚侯，快请引吭高歌！

刘　章　（击缶而唱《耕田歌》）

深耕溉种，
立苗欲疏。
非其种者，
锄而去之！

〔吕雉惊愕，诸吕相顾失色。

吕　封　（轰然起立）朱虚侯！歌词之中，“非其种者”，所指何人？“锄而去之”，所喻何义？

刘　章　（正欲答话）……

陈　平　（抢过来，对吕封）呃呃呃，将军，你说话么，要留神一二才对哇！

吕　封　什么留神不留神！听他歌词，"非其种者"分明是指"非刘氏而王者"……

陈　平　呃呃呃，这是说不得的呀！

吕　封　什么说得说不得！"锄而去之"，分明是喻"天下共诛之"……

陈　平　啊呀呀，越说越离题了！

吕　封　什么离奇不离奇！分明是看我吕门封王，心怀不满，冷嘲热讽，借题发挥！刘章！休要忘怀今日之天下乃吕家的天下，怎容你刘门子孙恶言谗谤！

陈　平　吕封！（神色严峻地）朱虚侯所唱，乃流行于农家之《耕田歌》也。所言无非耕种稼穑之事。"非其种者"乃指稻田中稗草也；"锄而去之"，乃指去其杂草，稻谷始得生长茂盛。农家三岁儿郎，也明此理。怎好牵强穿凿，附会朝政！何况今日之天下乃高皇的天下，刘门子孙乃帝王之苗裔，怎容你胡言乱语谩骂中伤？难道将军有意违抗律令，不避妄议朝政之嫌么？

周　勃　（勃然跃起：高呼）监酒令官何在？

刘　章　（会意，拔剑奔向吕封，一把揪住）尔好大胆！

〔吕封颤抖不已，诸吕目瞪口呆，欲阻不能。

刘　章　（唱）藐视军令胆如斗，

穿凿附会语不休。

太后降诏我监酒，

执法岂顾恩与仇。

妄议朝政你开首，

罪在不赦当断头！

〔抓住吕封，甩发，拖下。

〔幕内吕封一声惨叫。

〔刘章提头复上，掷头于地。

〔举座除陈平、周勃外，均震惊万分。

吕　雉　（拍案而起，声嘶力竭）刘章！你……（突感左胁疼痛，以手抚之）

〔诸吕起立，按剑欲动；周勃起立，怒睁双目；群臣均按剑而起；审食其惊慌失措。独陈平稳坐不动。

〔僵持片刻。

陈　平　（淡淡地）左丞相！左丞相！

审食其　（从惊慌中醒来）呃，右丞相！

陈　平　如此剑拔弩张，若伤了太后，你我吃罪不起啊！

审食其　（心惊胆战地）……太后息怒，朱虚侯奉圣命监酒，执法如山，不徇私情，非但无罪，实……实乃有功！

陈　平　今日之事，足见太后德威齐天，四海无敌。臣请举杯祝太后陛下洪福齐天，圣寿无疆！（举觞）

〔众纷纷举觞饮酒。

〔周勃突然从怀中取出玉箫。

周　勃　周勃愿吹奏一曲，以慰高皇在天之灵！（吹奏《大风歌》）

〔刘章领唱，群臣除诸吕等外均击节和之，声遍林苑。

群　臣　（唱）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吕　雉　（左胁剧痛，直不起身）哎哟！罢……罢宴！

张　释　（急扶吕雉，高喊）罢宴！

〔吕雉在张释扶持下，迅速退席。诸吕、审食其随下。

〔周勃、陈平相互把臂，激动不已，放声大笑。

众　　哈哈哈……

〔幕闭。

第　十　场

〔数月后,夜晚。

〔长乐宫寝殿内间。

〔幕启:宫灯惨淡,帏幔紧闭。吕须、张释在帐前侧耳窃听,神色恐惧。

〔帐内吕雉呓语:"鬼!鬼!……啊?"

吕　须　莫非真是鬼神作祟?

张　释　我已吩咐闳孺,去找女巫前来捉鬼。

〔帐内吕雉虚弱地叫喊:"……张释……张释……"

〔张释拉开帐幔。

〔帐幔内,凤榻上,吕雉半卧半坐,羸弱衰老,双目怔怔。

吕　雉　(唱)昏旋旋只觉得星驰云奔,

阴惨惨见无数怨鬼游魂,

张獠牙舞利爪前来索命……

打鬼!打鬼!(挣扎下地,忽感左胁剧痛,踉跄欲倒)

吕　须　(急扶)姐姐!姐姐!

吕　雉　(接唱)

冤有头债有主我大限将临。

张　释　太后保重!(为吕雉捶背)

吕　雉　(缓缓清醒)哦……(接唱)

恨只恨兴吕大业功未竟,

恨只恨周勃陈平祸犹存。

恨无三尺青锋剑,

斩尽世间对头人!

张　释　(与吕须交换眼色)启奏太后,吕家各位王侯宫门候旨。

吕　雉　他们候的什么旨?

吕　须　为吕家万代子孙着想,伏请太后颁诏书一道,以备不时之用。

（跪下）

吕　雉　（怒）什么?！颁……颁遗诏……（却又无奈，痛苦地）也罢，就叫他们和审食其进宫。

张　释　遵旨。（下）

〔吕须扶吕雉端坐榻上。

〔张释引审食其、吕产、吕禄上。

审食其
吕　产　臣等叩见太后，伏请太后颁诏。
吕　禄

〔张释端文房四宝。审食其跪而执笔。

吕　雉　尔等五人，乃朕心腹之臣。我升天之后，尔等各守要职，戮力同心，共建吕氏江山！封侯拜相，为皇为帝，子子孙孙，永不衰竭！

众　（拜）太后洪恩。

吕　雉　只是陈平周勃等后患未除，刘氏诸王，必然不服。尔等要紧握兵权，护卫宫门，抓住时机，将他们杀绝斩尽！

〔吕种持羽书匆匆上。

吕　种　启奏太后，大事不好！

吕　雉　何事惊惶？

吕　种　齐王刘襄，兵发十万，杀奔长安而来！

吕　雉　（大惊）啊！

〔一宦官持羽书急奔上，跪呈。

宦　官　淮南急报！

吕　产　（接阅）淮南厉王刘长举兵造反！

众　（大惊）啊！

〔另一宦官持羽书急奔上，跪呈。

宦　官　中都急报！

吕　产　（夺书拆阅）代王刘恒兴兵伐吕！

众　（大惊）啊！

〔吕雉昏厥。诸吕急扶救。

宦　官　（低声向张释）启禀中大谒者，闳孺奉命请来女巫，现在殿外候旨。

张　释　（目询吕须）这……？

吕　须　传！（向诸吕、审食其）你等暂且退下。

〔审食其、诸吕快快退出。宦官下。

〔闳孺引女巫上。女巫头披青纱，手摇法铃，双目下垂，张释迎上前，仔细审视，见无疑点，遂示意她近前，闳孺退下。

〔女巫双目睁开，摇动法铃，作请神舞蹈。吕须、张释守卫榻旁，紧张注视。女巫舞至酣处，陡然停住，戟指榻下。吕须不禁颤栗。

女　巫　厉鬼在此！（复作舞，自袖内抽黄绢两幅，提笔画符，交予吕须、张释）请二位速速把守前后宫门，莫叫厉鬼逃走！

〔张释犹豫，吕须骇然点头，二人分下。

女　巫　（回首怒视吕雉）吕雉呀吕雉，你也有今天！

吕　雉　（苏醒，见状惊诧）啊？！你、你……你是何人？

女　巫　（一阵冷笑）嘿嘿嘿……（学戚夫人之声，念）

我本戚氏女，

伴驾为王妃；

永巷含恨死，

魂魄无所依。

吕　雉　（大惊）啊！戚姬！你……到此何事？

女　巫　（接念）

飘然到此地，

追寻贼野鸡，

讨还杀人债，

誓将沉冤洗！

吕　雉　（骇极）救命——

女　巫　（喝止）住口！，你还我命来呀！

〔吕雉颤抖不已，向后退缩。女巫扑上前去，将其拉下榻，痛殴。

女　巫　（唱）满腔仇火冲天起！

〔女巫脚踩吕雉之背，亮相。

女　巫　（接唱）

痛骂吕雉怒不息。
高皇几曾亏待你？
背叛遗诏何太急！
毒酒害死小如意，
断我身躯情惨凄；
生生逼杀孝惠帝，
刘氏亲王受僭逼。
残暴凶险谁能比？
天地人神共为敌。
今日落到我手里……

我要挖你的心肝剥你的皮！（一脚踢翻吕雉，复又抓住其衣领，提起）

将你万剐千刀剁成泥！

〔吕雉挣扎。女巫伸手拉下面具“变脸”，呈厉鬼相。吕雉惨叫昏绝。

〔女巫拉去面具，扯去青纱，露出宫女月痕胜利的笑容。

〔吕须、吕产、吕禄、审食其、张释、吕种冲上。

张　释　宫女月痕?！

吕　产　杀死她！

〔张释欲上前擒拿，被月痕扔来的石砚击倒。众人略一迟疑。月痕飞身跳上凤榻，挺然屹立。

月　痕　（向天悲呼）夫人，夫人！大仇已报，月痕随你来了！（纵身一跃，撞死于帏幔后殿柱上）

〔众目瞪口呆。

吕　须　(突然想起)闳孺捣蛋!

吕　产　快将闳孺斩首!

〔吕种奔下。众人这才乱哄哄抬吕雉上榻,呼救。

众　太后! 太后……

吕　雉　(睁眼,极端恐惧地)……我命……休矣……

〔吕种急上。

吕　种　启奏太后,家将来报:陆贾、曹窋一班大臣突然聚集在陈平府中;周勃、刘章身披铠甲,快马出城,直奔坝上军营!

吕　雉　啊! 你们……快……快去聚集禁军与吕氏家兵,先下手为强,杀尽刘氏宗亲,高帝旧臣!

吕　种　遵旨!(急下)

吕　雉　(挣扎地)吕……吕禄! 快……快取……小路……赶回军营,定……定要……提周勃的人头……前来……见……(痛极身亡)

众　(哭喊)太后! ……

〔切光。

〔幕闭。

第十一场

〔当夜至次日晨。

〔长安城郊驰道——坝上军营——未央宫正殿丹墀上下。

〔幕启:月黑风紧,夜色正浓,驰道沉寂,树影幢幢。

周　勃　(内唱)

催龙驹急驰上三秦古道。

〔马伕引身着戎装的周勃和手执火炬的刘章急上。

周　勃　(接唱)

金风入怀银髯飘。

适才间陈侯府中共商讨，

扶刘灭吕在今宵。

更喜兵符已取到，

且看我老周勃赴坝上、闯军营、振臂呼、众望归、再统貔貅、重整戈矛。

叫刘章擎炬火前路朗照，——

〔圆场。

〔一角灯亮，现出军营。栅门旁卫士甲、乙持戈挺立。

刘　章　来到大军营门！

周　勃　嗯！

（接唱）

奋长缨抖雄威缚虎擒蛟！

〔周勃、刘章下马。

〔吕通、吕平上，闻声出栅门。

吕　通　何人下马？

刘　章　太尉奉命前来，接管大军？

吕　通　（惊）接管大军？

吕　平　可有兵符？

刘　章　兵符在此！（出示兵符）

吕　平　这……

〔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内喊声："上将军到！"

〔吕禄率家将等急上。

吕　禄　何人乱闯军营？

周　勃　（挺身上前，凛然不可犯地）呣！

〔众震慑。

刘　章　太尉奉诏接管大军！

吕　禄　（惊）啊！（命家将）速速召集全军将士！

〔家将吹号。大军将士奔上。

吕　禄　（环顾将士，顿觉胆壮）哈哈，什么“太尉奉诏接管大军”？看！（取出上将军印）只要太后恩赐的上将军印在我手中，谁也休想调动一兵一卒！众将听令！

众将士　在。

吕　禄　谁敢违抗我上将军的军令，格杀勿论！

周　勃　住口！想这朝廷乃刘氏之朝廷，这大军乃高帝之大军。你能窃据一方印信，却难撼动全军将士对高皇的一片忠心！

吕　禄　这……

周　勃　（振臂高呼，正气凛然）众位将士！

众将士　（齐呼）太尉！

周　勃　吕氏专权，祸乱神州。周勃奉高皇遗命，诛灭诸吕。军中，愿跟随吕氏者，可袒露右臂（举右臂）；愿扶助刘氏者，可袒露左臂！（拉开战袍，袒露左臂）

一将校　（高呼）末将愿随太尉左袒！（袒左臂）

众将士　我等左袒！我等左袒！（尽皆左袒）

〔吕禄等大惊失色。

周　勃　（兴奋不已）好哇！

（唱）振臂一呼满营晓，

人心向背示昭昭。

逆党势去冰山倒，

九州春回残雪消。

腐鼠粪土当尽扫，（指吕禄）

借尔的人头祭舜尧！

看剑！（剑劈吕禄，夺下印信）

〔刘章、马伕等杀死家将。吕通、吕平夺路逃下。

〔陆贾、曹窋急上。

陆　贾　太尉！那吕产带领兵丁去至未央宫作乱，陈丞相特命下官等前来告急！

周　勃　将士们！

众　有！

周　勃　杀奔未央宫，剿灭诸吕！

众　杀！

〔暗转。

〔黎明。未央宫正殿丹墀上下。

〔吕产、吕种率兵丁上。

〔吕通、吕平狼狈奔上，与吕产会兵一处。

〔周勃、刘章率将士杀上。开打。诸吕及兵丁被歼。

〔陈平、曹窋、陆贾及众大臣拥上。

〔将士押吕须上。

周　勃　（大喝）推出宫门，乱棍打死！

〔将士拖吕须下。

陈　平　太尉！诸吕已灭，你我祭告天地皇灵！

〔丹墀上摆出供案。

〔陈平、周勃居中，文臣武将分列左右跪拜。

〔《大风歌》起。

〔幕闭，剧终。



京　　剧





(根据魏峨、双戈同名越剧本移植改编)

沈凤西　洪　石　静　城

1979年



剧 中 人 物

吴南岱　东昌府新任知府。

施愚山　老学台，吴南岱之恩师。

胭　脂　牛医卞三之女。

鄂秋隼　聊城县秀才。

宿　介　聊城县秀才，王春兰之表兄。

王春兰　胭脂的闺友，年轻寡妇。

毛　大　破落公子哥儿，无赖。

张　宏　聊城知县，吴南岱的同科进士。

卞　三　牛医。

僮　儿　吴南岱的书僮。

老　妇　胭脂的邻居。

地保、忤作、衙役、差役、刽子手等

第一场　请　医

〔清晨。

〔卞三家前门。

〔幕启：幽池古柳。间杂一树桃花。

〔卞三背药箱出门。

卞　三　（唱）祖传牛医有本领，

　　　　争相邀请忙煞人。

　　　　不幸老妻早丧命，

　　　　留下一女常挂心。

想我卞三，全凭祖传牛医度日，粗茶淡饭，倒也衣食无忧。只是女儿胭脂爱如掌上明珠，求亲之人虽然不少，无奈高不成低不就，一十八岁尚未婚配，叫人常挂心中。今日老汉又要出门，不免嘱咐一番。啊，女儿！

胭　脂　（内）爹爹！

卞　三　来啊！

胭　脂　来了，来了！（上，唱）

　　　　老爹爹每日里奔波劳顿，

　　　　为生计走遍了前村后村。

　　　　爹爹！

卞　三　为父又要出门医牛去了，你快快挂好招牌，看好门户。

胭　脂　晓得了。爹爹你要早些回来呀。

〔卞三看胭脂。

胭　脂　爹爹你看些什么？

卞　三　儿啊！（唱）

　　　　但愿我儿有福分，

　　　　得配佳婿莫受贫。

胭　脂　爹爹，你讲些什么？

卞　三　我讲的是你——

胭　脂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卞　三　哈……（下）

胭　脂　（唱）胭脂我虽贫寒淡泊自重，

从不羡美衣食富贵门庭。

但愿得配郎君品貌出众，

哪怕是亲操井臼也称心。（下）

鄂秋隼　（内）走哇！（上，唱）

年迈姑母得了病，

寻访名医卞回春。

地生路陌当询问……（四望）

〔胭脂抱招牌从门内走出，招牌上两面都写有“牛医卞寓”四字，但朝鄂秋隼的一面“牛”字被风雨剥蚀得看不出来了。

胭　脂　（接唱）悬挂招牌莫因循。

〔二人照面，愣住片刻，各自害羞避开。胭脂以招牌遮羞。

鄂秋隼　（想再看胭脂一眼，却被招牌挡住。念）“医卞寓”。哦！真乃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鄂秋隼自语之时，胭脂已将招牌挂好，因心不在焉，竟将字迹模糊的一面朝外。

鄂秋隼　啊，这位姑娘，小生这厢有礼了。

胭　脂　还礼。

鄂秋隼　请问姑娘，此处可是柳下荫么？

胭　脂　正是。

鄂秋隼　你家可是姓卞？

胭　脂　不错。

鄂秋隼　请问卞先生可在家中？

胭　脂　我爹爹出外行医去了，不知公子有何见教？

鄂秋隼　奉了母亲之命，前来请医。

胭　脂　（旁白）哎呀呀，看他文质彬彬，原来还会养牛呢！我倒要问个明白。（向鄂秋隼）请问公子，那生病的是黄牛还是水牛啊？

鄂秋隼　嗳，什么黄牛、水牛，生病的乃是我家姑母。

胭　脂　怎么，是你家姑母？

鄂秋隼　正是。

胭　脂　这……（忍不住笑）

鄂秋隼　啊？请问姑娘，因何发笑？

胭　脂　啊，公子，你家姑母的病，我爹爹是不会医的。

鄂秋隼　啊？既是郎中，哪有不会医病的道理？（指招牌）

胭　脂　哎呀，招牌上面脱落了一个紧要之字。（急忙把招牌翻转）

鄂秋隼　（念）"牛医卞寓"，哎呀呀，我真正的莽撞了。莽撞，告辞！（欲走）

胭　脂　公子慢走，你要请的那位卞回春先生，离此不远，跨过了小桥便是。

鄂秋隼　多谢姑娘。

〔鄂秋隼欲行又止，几次回头顾盼。二人互生爱慕之心。

〔王春兰暗上，看在眼里，避过一旁。

〔鄂秋隼下。

胭　脂　（唱）看此生多忠厚风姿美俊，

请郎中误投了牛医之门。

我二人若能够双飞鸾凤，

方不负胭脂女美貌花容。

但见他几次回首将我看……

〔鄂秋隼复上，看胭脂，发现王春兰，急走，一跌。

鄂秋隼　哎呀！

胭　脂　公子，仔细了！

〔鄂秋隼下。

胭　脂　（望鄂秋隼背影，接唱）

一缕情丝绕我心。（呆望）

王春兰　胭脂！

〔胭脂未察觉。

王春兰　胭脂！

〔胭脂仍未察觉。

王春兰　（走近，大声）喂，胭脂！

胭　脂　哦，原来是春兰嫂，你……做什么来了？（心不在焉）

王春兰　我呀，瞧稀稀罕儿来了啦！

胭　脂　（暗惊）什么？

王春兰　我给你送稀稀罕儿来啦。（递鞋面）

胭　脂　哦，是你与我绣的鞋面，多谢了！

王春兰　你瞧好不好哇？

胭　脂　（眼望鄂秋隼去处）好，好，好得紧哪！

王春兰　是啊，天上难找，地下难寻，还能不好么？

胭　脂　（有所觉）你说的是什么呀？

王春兰　你看的是什么呀？

胭　脂　我看的是它。（急指鞋面）

王春兰　只怕不是它，倒是他吧？（指鄂秋隼去处）

胭　脂　无有。（羞）

王春兰　哟，你有心，他有意，我早瞧见了。这个秀才名叫鄂秋隼，胸有才华，为人忠厚，你们两人郎才女貌，真是天生一对，地成一双。凑巧他跟我表兄宿介还是同窗好友，嫂子我作个大媒，你瞧怎么样？

胭　脂　休得胡言。（以袖遮面）

王春兰　这有什么害臊的？你我虽是乡邻，情同姐妹。你爹一心想攀高门，哪知富家子弟，都是浪荡公子。就说我那个死鬼吧，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弄得家破人亡，要不是表兄相救，我早让他卖到烟花巷啦。这婚姻大事，可得自个儿拿主意呀！

胭　脂　（羞极）你这样胡言乱语，我家爹爹知晓，那还了得？

王春兰　你到底怎么样啊？

胭　脂　嗳！（扭身）

王春兰　呵，这么说，是我猜错啦？得啦，我不管啦！（假怒欲去）

胭　脂　（着急）嫂嫂！

〔胭脂含羞地拖王春兰入门。

〔二幕闭。

第二场　慰　病

〔二幕前。

〔数月后黄昏。

〔宿介拉鄂秋隼上。

鄂秋隼　嗳！（唱）

宿介兄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宿　介　（接唱）

少时间进柴门便知分明。

鄂秋隼　宿介兄，拉我到此，究竟为了何事？

宿　介　我来问你，数日前，你去请医，错投牛医之门，可是有的？

鄂秋隼　哦，有的，有的。

宿　介　那牛医之女，名唤胭脂，自从与你相见，一往情深，如今已然思念成病了！

鄂秋隼　（感动）哦，竟有这等事？

宿　介　是我与表妹王春兰心中不忍，想了一个主意：约定今晚，去到牛医家与胭脂相会，面订终身。话已讲明，你看当去还是不当去？

鄂秋隼　这个……（考虑再三）唉！既读圣贤之书，当知圣贤之礼，私订终身，恐非君子所为，万万不可！

宿　介　胭脂现在家中等你，为人当知通权达变哪！

鄂秋隼　圣人云："非礼勿动。"小弟不敢越规。

宿　介　咳！你这个人哪，我把你好有一比。

鄂秋隼　比作何来？

宿　介　听了！（念）

河边小杨柳，

潇洒又风流，

仔细看一看，

——木头。

鄂秋隼　取笑了，既蒙胭脂姑娘相爱，隔日遣媒求亲也就是了，今日私会之事，实实不敢从命。况且，今乃我家姑母寿诞之期，我还要前去拜寿呢。告辞，告辞！（下）

宿　介　回来，回来！喂，贤弟回来！（追下）

〔二幕启：夜晚，卞三家后院内外，矮墙，柴门。一侧是胭脂绣房的一角。

〔胭脂上。

胭　脂　（唱）暮云散星河显花偃人静，

抱病身移步儿虚掩柴门。

今夜晚我又惊又喜将他等，

盼煞人来羞煞人，盼煞人来羞煞人。

〔宿介上。

宿　介　（唱）一场欢喜成泡影，

怎忍伤了弱女的心？

倒不如李代桃僵去探问，

（悄悄进门，一想）不可！（接唱）

代人探问要慎行。

胭　脂　（唱）灯影摇曳初更尽，

望穿秋水寂无声。

难道说春兰嫂嫂错传信？

莫非那鄂公子嫌我家贫？

左思右想心不定……（推窗，外望）

〔宿介急退，踢倒东西。

胭　脂　（惊）啊！你……是什么人？

宿　介　（慌）呃，呃……

胭　脂　（误听谐音）噢，你……是鄂公子？

宿　介　嗯，正是，正是。（暗笑）

胭　脂　（慌乱）果然来了。鄂公子，待我与你开……

宿　介　（惊）慢来！

（唱）当避这瓜李嫌不必开门。

胭　脂　哎呀呀，真是个好人哪！

宿　介　（旁白）惭愧。

胭　脂　请问公子，你……到此何事？

宿　介　只因表妹王春兰……

胭　脂　怎么，她也是你的表妹？

宿　介　哦，不，不，她乃是我同窗好友的表妹，是她言道姑娘玉体欠安，小生特来探望。

胭　脂　（唱）多蒙公子来探病，

胭脂我感你情意深。

既然有心结连理，

就该遣媒来提亲。

宿　介　（接唱）

本当遣媒来行聘，

未知姑娘可有情。

今夜两心得相印，

不日花轿迎上门。

胭　脂　（接唱）

公子一言鸳盟订，

深深慰我胭脂心。

愁肠已解心振奋，

三分疾病减两分。

宿　介　啊，姑娘，赠我一物，以为表记。

胭　脂　这……

宿　介　望姑娘万勿推辞的了。

胭　脂　（唱）赠君绣鞋为凭信，（隔窗递鞋）

他日莫忘痴心人。

宿　介　（唱）姑娘玉体多珍重。

他是一个至诚君子守信人。

胭　脂　他是哪一个呀？

宿　介　是我呀。

胭　脂　哦。

宿　介　小生告辞。（欲走）

胭　脂　（稍顿）哦，公子请转！

宿　介　姑娘何事？

胭　脂　方才所讲之事，你要记下了。

宿　介　小生记下了。（又欲走）

胭　脂　哦，公子请转！公子请转！

宿　介　何事？

胭　脂　你要记下了。

宿　介　小生早已记下了。早已记下了！

〔胭脂羞，关窗。

宿　介　（旁白）看胭脂姑娘真是多情，秋隼贤弟呀，秋隼贤弟，你这门亲事，我算与你订成了。哈……

〔二幕闭。

第三场　失　鞋

〔二幕前，当夜。

〔毛大上。

毛　大　（念“南锣”）

毛大我，爱风流，

拈花惹草称老手。

爹妈留下个杂货铺，

货少债多真别扭。

看上个寡妇王春兰，

几番调戏她不上钩。

装正经，没来由，

她早有把柄在我手。

今夜晚，看准时机登门去，

谅她不敢不低头！

哎呀，今天我毛大时来运转，西头老贫婆欠了我二百油盐钱，我顺手把她头上银钗拔下来，抵还欠债，嘿，没想到啊，还是支镶嵌白玉凤头钗呢！趁这会儿宿介那个疯子不在，我把它送给春兰去。

〔二幕启：王春兰家，庭院朴素，门外有一溜树丛。

毛　大　（敲门，学宿介声）啊，表妹，开门来！

王春兰　（内）来啦！（上，唱）

表兄愿把月老扮，

不知可曾把红线牵？

谁呀？

毛　大　表妹，是我呀！

王春兰　哦，是表兄回来啦，待我开门。（开门）

毛　大　（夺门进）嫂嫂，毛大这厢有礼了！

王春兰　（惊）啊？半夜三更，你来干什么？

毛　大　看你一人在家，冷冷清清，特来陪伴哪。

王春兰　呸！我冷清不冷清，与你何干？还不给我出去！

毛　大　嫂嫂，我一肚子的虔诚啊！

王春兰　就该上庙里去拜菩萨！

毛　大　嫂嫂，我这儿有个宝贝，（举钗）你看，光闪闪，亮澄澄！

王春兰　就该回家孝敬你妈！

毛　大　王春兰，你装的什么正经！你跟你表兄的那档子事，别当我不知道，今儿个你依从我便罢，如若不然，我就把你们的底儿抖搂出来！

王春兰　你住了吧！自我丈夫死后，孤苦伶仃，四壁皆空，全仗表兄照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还怕你扬名吗？倒是尊驾夜入民宅，非奸即盗，要是嚷嚷出来，只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毛　大　好利口！（掏出刀威胁）

王春兰　怎么着，你要杀我？好，杀吧，给你杀！给你杀！（挺身逼近）

毛　大　（赔笑）嘿嘿！嘿嘿！我哪儿舍得呀！（乘机往王春兰头上插钗）

王春兰　（思忖）哟，是支银钗呀，拿来我瞧瞧。（接钗，扔出门外，并推毛大出门，关门）呔！（唱）

骂声狂徒真大胆，
竟敢上门调戏咱。
王春兰，非下贱。
你瞎了眼睛烂了心肝！
纵有宝贝我不希罕，
换口棺材你葬黄泉。（暗泣）

〔毛大向地上摸钗。

宿　介　（内）走！

〔毛大闻声潜身树后。

〔宿介上。

宿　介　(唱)探病订盟两圆满，
　　　　李代桃僵佳话传。
哈……表妹，开门来！(敲门，落下绣鞋)

王春兰　癞皮狗，又来了！(开门，端起一盆凉水欲浇)哟，原来是真的！(急忙拭泪)

宿　介　嗳！方才是假的，如今么，是真的了。(进门)哈……

〔毛大出，复摸钗，得鞋，丢下，继续摸。

王春兰　(关门)哟，表兄今儿个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八成儿秋隼贤弟去会胭脂，你这个月下老人当成啦？

宿　介　非也！这个书呆子拘泥不化，到底还是不肯前去。

〔毛大已摸到钗，插在帽上，偷听。

王春兰　哎呀，胭脂带病之身，空等了一夜，这可怎么好啊！

宿　介　不妨，不妨，那胭脂姑娘的病，已然被我治好了。

王春兰　这是怎么回事？

宿　介　表兄我好有一比。

王春兰　比作何来？

宿　介　听了！(念)

堪称巧郎中，
专医相思病。
若问用何药？
——冒名。

王春兰　什么，是你冒名去的。

宿　介　表妹啊！(唱)

胭脂果然情义重，
赠我绣鞋订婚姻。
明日交与鄂秋隼，
成全二人结鸳盟。

王春兰　好是好，只怕秋隼贤弟猜疑于你，那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

宿　介　嗳，想俺宿介，生来胸怀坦荡，怕的什么猜疑！

王春兰　那你把绣鞋拿出来，让我瞧瞧呀！

宿　介　待我取来……（向身上摸取）哎呀，不见了！

王春兰　怎么丢啦？还不快找！

〔宿介、王春兰寻鞋。

毛　大　（急忙拾起绣鞋）嘿！活该我走桃花运喽！（急下）

〔灯暗。

〔幕闭。

第四场　犯　案

〔深夜。

〔卞三家前院。

〔幕启：瓦舍，院墙，万籁俱寂。卞三住屋房门半开。

〔卞三披衣持烛上，停步回望后院胭脂住房。

卞　三　唉！（唱）

近日来胭脂的心事我猜不透，

一时喜来一时忧。

前几天，绣房卧病懒开口。

今夜晚，春风忽上眉梢头。

百思不解女儿意，

越思越想越犯愁。

〔卞三烛照四处，打呵欠，入房。

〔突然，毛大翻墙而入。

毛　大　（念）绣鞋拿在手，

深夜翻墙头。

东瞧瞧，西瞅瞅，

冒充鄂秋隼，

要把胭脂偷。

不知胭脂住在哪里？让我找找……想必住在这里。（轻轻敲门）胭脂姑娘，胭脂姑娘……

〔卞三悄悄开门出。

毛　大　小生鄂秋隼，特来探望你呀！……姑娘，绣鞋在此！

卞　三　（接过绣鞋，一把抓住毛大）你是何人？

毛　大　（惊）啊！（欲逃）

卞　三　（紧揪不放）哪里逃？

毛　大　（凶狠地）放手！（挣脱）

卞　三　（高喊）捉贼！

〔毛大急逃，银钗落于草丛之中。卞三追上，抓住毛大不放。二人搏斗，毛大拔刀杀死卞三，急跳墙逃下。

〔胭脂闻声持烛急上，见父死于地，惊呆。

胭　脂　（大哭）爹爹！

〔灯灭。

〔暗转。

〔灯亮。现场摆设临时案桌，张宏伏案打盹，衙役分列两厢，忤作、地保侍立案前。

忤　作　启禀老爷：验尸已毕！

张　宏　（醒来，打喷嚏）啊……啐！讲！

忤　作　启禀老爷：验得卞三五体皆全，死乃一刀所致！

张　宏　噢。

衙役甲　卞三手中还捏着绣鞋一只，请大人观看！（呈鞋）

张　宏　（看鞋）一只绣鞋？……地保，这绣鞋是何人之物？

地　保　小人不知。请大人问过卞三之女胭脂。

张　宏　传胭脂！

衙役甲　传胭脂！

〔老妇扶胭脂上，跪下。

张　宏　胭脂抬起头来！

〔胭脂抬头。

张　宏　这只绣鞋，可是你的？

胭　脂　（猛然一惊）绣鞋！（看，哭）天哪！……

张　宏　（冷笑）嘿……我再问你：这只绣鞋，你曾送与何人？

胭　脂　（泣而不语）……

张　宏　（怒）嘟！好个刁猾女子！老爷问你，竟敢闭口不语，来呀，与我掌嘴！

众衙役　呵！（上前，欲打）

老　妇　（忙拦）老爷息怒！（对胭脂）胭脂，你快说呀！

胭　脂　这……（唱）

爹爹惨死在尘埃，

胭脂肠断口难开。

难道说祸端皆由绣鞋起？

张　宏　快讲！

众衙役　讲！

胭　脂　这……（接唱）

分明是鄂生拿去绣花鞋，

无奈何含悲吐出真情话——

这绣花鞋送与他……

张　宏　（逼视）送与哪个？

胭　脂　是……送与那鄂秋隼的。

张　宏　（大喜）噢，鄂秋隼！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哈……

胭　脂　老爷……（接唱）

他他他……他乃是忠厚老实一秀才！

张　宏　住口！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唱）

倚门卖俏引狂生，

　　　　　　夤夜私会惹祸根。
　　　　　　我为民除害悬明镜，
　　　　　　执法如山惩恶人！
　　　　将胭脂带回衙门，捉拿凶手鄂秋隼！

衙　役　是！（拖胭脂）

胭　脂　老爷……（昏倒）

张　宏　（打喷嚏）啊……啊，啐！

　　　　〔幕闭。

第五场　对　质

　　　　〔数月后。

　　　　〔东昌府衙后堂。

　　　　〔幕启：置有案几、屏风。堂上悬匾，上书“慎思守志”。

　　　　〔差役甲上。

差役甲　今有各县县令在外求见。

僮　儿　（内）大人有话，正在审理积案，改日召见就是。

　　　　〔内喧嚷声，僮儿急上。

僮　儿　何事喧嚷？

差役甲　群生为鄂秋隼鸣冤，故而喧嚷，请大人明断。（递状）

僮　儿　你且退下。

　　　　〔差役甲下。

僮　儿　有请大人！

　　　　〔吴南岱上。

吴南岱　（唱）吴南岱昨日到东昌接任，
　　　　　　胭脂案判词含混理不清。
　　　　　　鄂秋隼分明是重刑之下成招供——

僮　儿　大人，群生为鄂秋隼鸣冤不平，求大人明断。

吴南岱　本府自有明断，令群生暂且散去，传聊城县令张宏二堂相见。

僮　儿　是！

吴南岱　（接唱）

难怪那秀才联名告不平。

自古道沉冤多在覆盆下，

南岱我食君粟，整吏治，除凶恶，扶黎民，定要为无辜伸冤树清名！

〔僮儿上。

僮　儿　启禀大人，聊城县令已到。

吴南岱　有请！

僮　儿　是。（向外）有请张大人！

〔张宏上。

张　宏　（念）知府与我是同年，

称兄道弟寒窗前，

不料他的官运好，

我变地来他变天。

吴南岱　（出迎）张年兄，久违了！

张　宏　久违了。

吴南岱
张　宏　（同笑）哈……

吴南岱　张年兄请坐。

张　宏　谢坐！大人所提一干人犯，均已带到。

吴南岱　年兄理案辛苦了！

张　宏　哪里，哪里。（得意地）这桩案子，下官只审一堂，便已水落石出，有何辛苦？

吴南岱　只审一堂？

张　宏　正是！

吴南岱　（讽刺地）年兄高才！

张　宏　哪里！

吴南岱　高才！

张　宏　哈哈！多蒙贤弟……哎，大人夸奖，区区小案，何足挂齿！

吴南岱　（锋利地）人命关天，怎说区区小案？

张　宏　（惊）啊！……是是是桩人命大案哪！

吴南岱　年兄断案之后，可知百姓服与不服？

张　宏　这……下官凭理而断，一清二楚，岂有不服之理？

吴南岱　（冷笑）嘿……如此说来，年兄倒是个青天了！

张　宏　（一怔）不敢，不敢！

吴南岱　聊城县数十名秀才，以宿介为首，联名具状告到本府，你且看来。（付状）

张　宏　啊？（看状，转怒）一派胡言乱语，大人切莫相信！

吴南岱　年兄莫要焦躁。依我之见，将胭脂、鄂秋隼带到这后堂，你我二人再细问一番，你看如何？

张　宏　何必多此一举？

吴南岱　重案岂能儿戏！僮儿传胭脂、鄂秋隼后堂问话。

僮　儿　是。（向内喊）传胭脂、鄂秋隼！

〔胭脂、鄂秋隼上跪。

胭　脂
鄂秋隼　（同）叩见大人！

吴南岱　你二人可曾相识？

胭　脂
鄂秋隼　（相视而惊）啊！？……

张　宏　自然相识。

吴南岱　胭脂，你将绣鞋如何赠送与他，从实讲来！

胭　脂　……

鄂秋隼　哎呀胭脂姑娘呀！（唱）

　　你我无仇又无怨，

萍水相逢怎牵连?

绣花鞋儿我何曾见?

你……你不可昧着天良乱胡言!

张　宏　住口! 哪个叫你讲话? 胭脂快讲!

胭　脂　这……

张　宏　嘟! 大胆胭脂,公堂之上已然招认,今日竟敢翻供不成?

吴南岱　年兄休要惊吓于她。胭脂,本府与你作主,不会冤屈好人。你且从实讲来,绣鞋可是你亲手交与他的?

胭　脂　(万分矛盾)大人哪!(唱)

那日他寻医问路初会面,

我二人一见钟情心相连。

夜半相会在后院,

隔窗盟誓许姻缘。

我道他忠厚老实真君子,

有谁知金玉其表内藏奸。

绣鞋是我亲手赠,

千真万确无虚言。

……喂呀,大老爷呀……

〔鄂秋隼气倒,吴南岱疑惑。

张　宏　(得意地)这就是了。好好好,你等退下。

吴南岱　且慢! 胭脂,你方才言道,隔窗相会,又怎样将绣鞋交付与他?

胭　脂　也是隔窗递过的。

吴南岱　隔窗递过,可曾当面看得清楚?

胭　脂　这……黑夜之中,不曾当面看清。

吴南岱　噢!(自语)隔窗递过,不曾当面看清!(对胭脂)我再问你,送鞋是在何时? 你爹爹被杀又在何时?

胭　脂　都在四月初一夜晚。

鄂秋隼　(猛呼)啊呀,大人啊,四月初一那晚,学生前往姑母家拜寿,庆

寿饮酒直过三更，当夜住在姑母家中。亲朋邻里都可作证。望大人详察。冤枉啊！

张　宏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吴南岱　嗳！年兄莫要焦躁嘛！僮儿，速派人前往鄂秋隼姑母家查明此事。将鄂秋隼带下去！

僮　儿　是！

〔僮儿带鄂秋隼下。

张　宏　（在一旁冷笑）嘿……

吴南岱　胭脂，你与鄂秋隼相爱之事，尚有何人知晓？

胭　脂　这个……并无旁人知晓。

吴南岱　嗯，你小小女子，无人穿针引线，岂能与人私会？难道你不想为你爹爹报仇不成？

胭　脂　（慌）回禀大人，此事只有邻居王春兰知晓。

吴南岱　王春兰？她，她是甚等样人？

胭　脂　是个寡妇。大人，她……乃是一个好心人哪！

吴南岱　（有所悟）唔——你且退下。

〔胭脂下。

吴南岱　张年兄，此案破绽百出，还当重审才是。

张　宏　大人，此案下官凭理而断，前任知府也曾复判，若是重审，只怕枉费辛劳。望大人三思！

吴南岱　（恼）本府主意已定，年兄请便！

张　宏　告辞！

吴南岱　不送！

〔张宏冷笑下。

〔僮儿上。

僮　儿　启禀大人：鄂秋隼之事，已然查明。

吴南岱　讲来！

僮　儿　四月初一那晚，鄂秋隼确在姑母家中拜寿，酒宴直过三更，亲朋

邻里皆可作证。

吴南岱　这就是了！（唱）

　　鄂生拜寿过三更，

　　怎能私会又行凶？

　　内中蹊跷非难料，

　　定有冒名顶替人。

　　速传那王春兰细盘详问——

僮　儿　是！（欲下）

吴南岱　且慢！（接唱）

　　须防打草把蛇惊。

（一想）随我来！

〔二人下。

〔二幕闭。

第六场　暗　访

〔二幕前。

〔次日。

〔毛大鬼鬼祟祟上。

毛　大　（念“数板”）

　　自从那夜伤人命，

　　鸡飞狗叫我也心惊。

　　没想到县官抓去了鄂秋隼，

　　便宜我毛大白杀了人。

　　眼看风头已过去，

　　我不免再找寡妇散散心，散散心。

〔老妇上，见毛大。

老　妇　毛大少爷！

毛　大　(吓一跳)谁!?(回身)喔,是你。(定下神来)

老　妇　喏,还你二百文铜钱,你把银钗还我。

毛　大　银钗?

老　妇　咦,我欠你二百文油盐钱,你把我头上的银钗拔了去,可有此事?

毛　大　这事,嗯,有。(接钱)好吧,还我。(掂钱,入袖)

老　妇　银钗呢?

毛　大　丢了。过两天找到了,还你。(欲走)

老　妇　(拖住)什么,银钗失落了?(急)你……你不能吞没我陪嫁的银钗啊!

毛　大　撒手,撒手,快撒手!(推开老妇,下)

老　妇　啊!你还我银钗!还我银钗!(追下)

〔二幕启:王春兰家外,小路、树丛,街门紧闭。

〔吴南岱内喊:"卖胭脂、花粉!"乔装货郎上。

吴南岱　(唱)审胭脂,只须一眼见破绽;

问胭脂,线索牵连王春兰;

卖胭脂,乔装访查真凶犯;

借胭脂,效学刚峰海青天。

(高喊)卖胭脂啊,卖胭脂……

〔王春兰开门上。

王春兰　胭脂在哪里!胭脂在……

吴南岱　在这里。

王春兰　(见吴南岱)啊?

吴南岱　上好的胭脂,大嫂可要买么?

王春兰　(精神恍惚地)嗯……我……不要。(欲进门)

吴南岱　这倒奇怪了!

王春兰　(回身)奇怪什么?

吴南岱　方才我叫卖胭脂,你开门便问:"胭脂在哪里?"我递上胭脂,你又不要,岂不奇怪!

王春兰　客官不知，我还当是前街的胭脂姑娘回来了呢！

吴南岱　莫非就是那通奸谋杀亲爹的胭脂？

王春兰　你这客官，不知底细，可别乱讲！

吴南岱　如此说来，大嫂定知底细！

王春兰　（一怔）我……呃……

吴南岱　啊？

王春兰　我……

〔内有咳嗽声。

王春兰　（向内望）表兄来了！（迎过去，以摆脱窘境）

吴南岱　（旁白）莫非这就是那宿介？

〔宿介上。

宿　介　唉！（念）

状纸送进府衙，

依然一团乱麻。

好比雪落苍头——

唉，白搭！

吴南岱　（上前）上好的胭脂，相公可要买么？

宿　介　（叹气自语）胭脂胭脂，添人多少烦恼！

吴南岱　（警觉地）胭脂胭脂，令人红颜不老，怎会添人烦恼？相公，买一盒吧？

宿　介　哎！我们不要！（欲进门）

吴南岱　此乃名牌真货，并非冒名顶替！

宿　介　（震惊）啊！什么冒名顶替……说不要就不要，你与我走！你与我走！你与我走！

〔宿介进门，王春兰随入，关门。

吴南岱　嘿嘿，是了！（唱）

我这里叫卖胭脂，他惊魂不定。

有道是病深有根，心悸有因。

那宿介既与寡妇有私隐，
定是个眠柳宿花贪色人；
春兰她既为胭脂穿针线，
宿介岂能不知情？
得陇望蜀是常理，
焉能够不动偷香窃玉心？
难道说冒名行凶是宿介……
为黎民伸冤除害，还须要再探真情。

〔吴南岱殊为得意，取鞋思考。

〔毛大上，吴南岱注意。

毛　大　（唱）任凭老婆子缠得紧，
我三绕两绕脱了身。（在门前探头探脑）

吴南岱　此人为何这样探头探脑？莫非与王春兰也有什么瓜葛？

〔毛大敲门，王春兰开门。

王春兰　（见毛大怒）滚！（“砰”的一声关门）

吴南岱　看来并无瓜葛，不像冒名顶替之人。

毛　大　（对门内耍无赖）我说王春兰哪，你别假装正经啦！谁不知你私通表兄宿介，你干的好事……

〔吴南岱暗暗点头。

毛　大　（对门内）总有一天，我抓住宿介那小子，跟你算账……

〔门内无动静。

吴南岱　（上前）卖胭脂！

毛　大　（大惊）胭脂！（见吴南岱）不要。（对门内）总有一天……

吴南岱　相公不要动怒，来……（拉毛大坐在货箱上）啊相公，那宿介他是甚等样人？

毛　大　你问他呀！你听了！（念）
此人生来是鬼胎，
臭名远扬的烂秀才。

嬉笑怒骂文章写，
骂了县官骂府台。
十个女人他九爱，
十根肚肠九根歪。
私通表妹王寡妇，
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

吴南岱　哎，不要恶意伤人哪！

毛　大　嘿，不信，你就呆在这儿别走，那宿介一定前来！

吴南岱　请问尊姓大名。

毛　大　（脱口而出）毛大相公。

吴南岱　哦毛大。

毛　大　（一惊，旁白）哎，问我姓名干吗？可别把我搅和在里头。（对吴南岱）那宿介一定前来，你在这里等着，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溜下）

〔吴南岱取出绣鞋，丢在门前，躲在树后观察。

〔王春兰悄悄地开门，张望后，宿介出门。

宿　介　（不安地出门，踩着绣鞋）绣鞋！

王春兰　（出门拎鞋）是胭脂的绣鞋！

宿　介　嗳！胭脂的绣鞋分明被我失落了，怎会在此？

王春兰　明明是胭脂的绣鞋，这花样还是我给绣的呢。这绣鞋……

宿　介　（惊）禁声！（两人两面张望）

〔王春兰丢下绣鞋，同宿介忐忑不安地进门，闭门。

〔吴南岱走出，摇手鼓。

〔二差役手持铁链上，敲门。

〔灯暗。

〔幕闭。

第七场　府　判

〔当日下午。

〔东昌府公堂。

〔击鼓三通，在"虎威"声中幕启：大堂气象森严，众差役持仗立于公案两侧。

〔吴南岱端坐正中，张宏坐于一侧。

吴南岱　传宿介！

差　役　传宿介！

〔宿介上。

宿　介　（唱）身带铁链大堂进，
　　阵阵声威心暗惊。
　　胸中藏有不平事，
　　欲辩冤情我要见机而行。

吴南岱　下跪可是宿介？

宿　介　正是。

吴南岱　快将胭脂一案，从实讲来！

宿　介　哦，原来问的是胭脂一案。大人，那聊城县实是昏庸糊涂……

张　宏　啊？

宿　介　……

吴南岱　讲。

宿　介　那鄂秋隼素来忠厚老实，知礼守法，决无杀人之事，确是冤枉的啊！

吴南岱　（冷笑）你既为鄂秋隼鸣冤，我且问你，此案凶手是谁？

宿　介　呃，……我哪里知晓。

张　宏　讲！

吴南岱　嗯……（目视张宏）

〔张宏不敢出声。

吴南岱　宿介！本府再问你几句。

宿　介　大人请问。

吴南岱　四月初一夜晚，你到哪里去了？

宿　介　这……一时想不起来了。

吴南岱　哼，真的想不起来了么？

宿　介　呃，这……

吴南岱　可曾去过胭脂家中？

宿　介　（惊）啊？！

吴南岱　可曾冒名鄂秋隼，取来绣鞋一只？

宿　介　（大惊）这……

吴南岱　（击堂木）讲！

宿　介　（旁白）哎呀呀！看他料事如神，想必是个清官。我不免说出真情，他定能断明此案。回禀大人：四月初一夜晚，学生确曾冒名鄂秋隼去会胭脂，取来绣鞋一只……

吴南岱　这就是了。既然如此，你还要什么花招？快将行凶杀人之事，从实招来！

宿　介　（惊异）怎么弄到我的头上来了？大人哪，学生自幼熟读诗书，一向奉公守法……

吴南岱　（再打断）哼……好一个熟读诗书、奉公守法的秀才，分明是个目无法纪、伤风败俗、冒名顶替、行凶杀人的凶手！

〔差役堂威。

宿　介　啊呀大人哪！我虽冒名顶替，却为成人之美；虽然拿得绣鞋，转眼就已失落；黑夜持鞋行凶，另有冒名之人。还望大人详察，切……切不可走脱真凶，冤屈好人！

吴南岱　一派胡言！（唱）

说什么冒名顶替是好心，

可笑你说不自圆，情理欠通。

宿　介　……

吴南岱　（接唱）

　　你既读诗书当知礼，

　　却为何夜半闯闺门？

宿　介　……

吴南岱　（接唱）

　　你道绣鞋已失落，

　　有何证来有何凭？

宿　介　（摇头叹息）唉！

吴南岱　（接唱）

　　罪恶昭彰难刁赖——

宿　介　（接唱）

　　我纵然浑身是口也辩不清！

　　大人哪！（站起，接唱）

　　你莫要一口来咬定，

　　屈害无辜罪非轻。

　　行凶杀人不是我，

　　至死我也难招承。

吴南岱　（怒）大胆！（接唱）

　　朱签一举堂威震——

〔差役堂威。

吴南岱　革去前程，重打四十！（掷下朱签）

差　役　啊！（拖宿介下）

〔打板子声。

吴南岱　哼哼！（接唱）

　　果然是无法无天一狂生！

〔宿介被差役拖上。

宿　介　多谢大人四十大板，学生我好有一比。

吴南岱　比作何来？

宿　介　(念)宿介到公堂,
　　　　　白布落染缸。
　　　　　有口难分辩——
吴南岱　怎么讲?
宿　介　(接念)
　　　　　冤枉!
吴南岱　(冷笑)哼……
宿　介　(苦笑)嘿……我把大人也有一比,
吴南岱　比作何来?
宿　介　(念)一盆热面浆,
　　　　　不咸(贤)又不凉(良)。
　　　　　自命清如水——
吴南岱　怎么讲?
宿　介　(接念)
　　　　　荒唐!
吴南岱　(大怒)嘟!大胆狂生,竟敢辱骂本府!私通寡妇是你,冒名顶替也是你,调戏胭脂又是你,骗取绣鞋更是你,杀人行凶当然是你!本府亲身察访,耳闻目见,查得真,审得明,来来来!你抬头观看!
宿　介　(看,惊)啊,卖胭脂的货郎!
吴南岱　(得意地)哈……来!看大刑伺候!
　　　　〔众差役掷下刑具。
宿　介　(唱)你看他自命不凡多骄矜,
　　　　　可叹我自作聪明害自身。
　　　　　想不到凶手也要我顶替,
　　　　罢!(接唱)
　　　　　且救出鄂贤弟我再把冤伸。
　　　　愿招!

吴南岱　画供！（掷纸笔）

〔宿介画供，差役呈供状。

吴南岱　将宿介打入死牢，放出鄂秋隼。

差　役　鄂秋隼上堂。

〔鄂秋隼上，见宿介。

鄂秋隼　（惊异）宿介兄！

宿　介　（念）宿介鸟入笼，

贤弟出笼鸟，

一鸟挨一鸟，

还好，还好！

差　役　走！（推宿介下）

鄂秋隼　（上堂，跪）叩见大人！

吴南岱　起来。鄂秋隼，你无辜遭屈，本府为你昭雪沉冤；如今还你前程，回家去吧。

鄂秋隼　多谢青天大人！啊，大人，不知凶手是哪一个？

吴南岱　乃是宿介。

鄂秋隼　（惊）啊！大人，宿介乃是学生同窗好友……

吴南岱　（不悦）嗯！好一个迂腐的书生，还不退下！

鄂秋隼　是！（迟疑地下）

吴南岱　退堂。

〔众差役下。

吴南岱　张年兄！张年兄！

张　宏　（从昏乱中醒来）卑职在。

吴南岱　此案已了，有何高见？

张　宏　卑职知罪，卑职知罪。

吴南岱　我倒有几句言语相赠。

张　宏　卑职洗耳恭听。

吴南岱　（唱）为民父母担重任，

草菅人命罪非轻。

一鳞半爪非全豹，

王法无私莫怪我不容情。（十分得意）

张　宏　（尴尬地）呃，是是是。

〔幕闭。

第八场　拜　会

〔二幕前。

〔一月后。

〔众差役引施愚山上。

施愚山　（唱）发似秋霜心似镜。

历任学台数十春。

叹门下桃李虽多芬芳少，

唯闻得吴南岱廉明清正好官声。

喜今日视学东昌府，

师生们得重逢深慰我心。

人来打道东昌府进——

差　役　哦！

〔内声："冤枉！"

施愚山　啊？（接唱）

学台轿前怎喊冤情？

差　役　启禀大人，有一秀才拦路喊冤。

施愚山　老夫身为学台，不理民案，休要管他，开道！

〔众欲行，鄂秋隼上，拦轿。

鄂秋隼　冤枉啊！

施愚山　这一秀才，身有冤枉，为何不到府台衙门去告？

鄂秋隼　禀大人，学生并无冤枉，乃是我同窗好友宿介写了状纸，叫我专呈学台老大人。

施愚山　哦，专呈老夫？

鄂秋隼　正是。

施愚山　呈上来。

〔差役转呈状纸，施愚山阅毕。

施愚山　呜呼呀！想此案乃是老夫得意门生吴南岱所审，若有差错，岂不有碍他的官声？我倒要问上一问。（对鄂秋隼）这位秀才，你姓甚名谁？

鄂秋隼　学生鄂秋隼。

施愚山　鄂秋隼？（再次看状）他因何反为宿介递状？（思索）看来其中确有缘故？（对鄂秋隼）鄂秋隼，你随老夫前往东昌府。

鄂秋隼　多谢老大人。

施愚山　开道！

〔众下。

〔二幕启：东昌府衙后堂，景同第五场，堂上设酒席。

〔奏鼓乐。施愚山上，吴南岱迎出，施礼。

吴南岱　恩师请上坐，待学生大礼参拜。

施愚山　贤契不必如此，昨日已在馆驿见过礼了。

吴南岱　恩师不辞辛劳，莅临敝府，学生特备水酒，与恩师洗尘。

施愚山　这就不敢。（抬头见匾）贤契，想当初老夫不过是随口之言，贤契因何如此看重，竟然题在匾上。

吴南岱　恩师当年教诲，学生深铭肺腑，每日对此反躬自省，以为座右铭。

施愚山　贤契过礼了。

〔二人坐定。

吴南岱　（举杯）恩师请！

施愚山　请！

〔二人干杯。

吴南岱　恩师此番视学东昌，不看学生文章，却提取胭脂一案卷宗，想是定有高见。

施愚山　这个……依老夫看来，此乃一桩古今少有的奇案，若要审清，实实的不易呀！

吴南岱　（误解）哈……老恩师夸奖了，夸奖了！（举杯）恩师请！

施愚山　（举杯复放下）唉！

吴南岱　老恩师因何叹息？

施愚山　想老夫奔波仕途，历尽风霜，如今才知要做这清官难矣！（唱）

宦海风波多变幻，
要做清官事颇难。
倘若是未察真情错断案，
岂不教子民受屈冤如山？

吴南岱　（接唱）

官场混浊实可惮，
鱼目混珠屡见不鲜。
年兄张宏太愚暗，
草菅人命枉为官。
若非学生来明辨，
险些儿屈杀无辜，走脱巨奸。

施愚山　（接唱）

但见他洋洋得意正自满，
倒教我难以启齿吐真言。

贤契呀！（取出卷宗，接唱）

有几点浅见题在这卷宗上，
贤契拿去仔细观。（递卷）

吴南岱　是。（接卷，旁白）想恩师定有惊人妙语，夸奖于我了！（启卷读批语）“此案不明，尚有三疑……”（意外）啊？（续读）“宿介初次冒名，轻舟已识桃源之路，二次再往，岂能误投卞三之门？此疑一也；宿介供称，绣鞋当夜失落，焉知不落入他人之手？此疑二也；宿介若行凶嫁祸于鄂秋隼，因何又写联名状为鄂秋隼鸣

冤？献此三疑，供贤契参详……”啊！（大吃一惊，唱）

恩师献疑来诘难，

莫非我行事不周全？

（一想）哎！（接唱）

明察暗访我亲剖辨，

秉公而断无私偏。

恩师所虑似有理，

我驳倒三疑也不难。

啊恩师，想那宿介做贼心虚，在月黑风高之夜错投门户，也是有的；他言道绣鞋当夜失落，无人作证，岂可轻信；联名写状更是狡计，金蝉脱壳意在遁逃。恩师三疑，恐是多虑。

施愚山　贤契呀，古人有言：遇事要三思而行，想此案生死攸关，还须慎重推敲。

吴南岱　依恩师之见，还当如何推敲？

施愚山　依老夫愚见，还须将此案仔细复查，若有破绽，便当重审。

吴南岱　这个……此案已上报按院衙门，转呈刑部，批文即日将下，岂可无缘无故重翻此案？

施愚山　也罢，待老夫与你同往卞家踏勘一番，刑部之事，由老夫具名上闻，你看如何？

吴南岱　恩师，自案发之后，学生早已亲去卞家踏勘数次，不必再徒劳往返了。

施愚山　如此重案，反复查勘，又有何妨？

吴南岱　这个……既然恩师定要前去，学生敢不奉陪？

施愚山　贤契此言差矣！（唱）

非是你我谁陪伴，

为民释疑理当然。

吴南岱　如此，恩师请！

施愚山　请！

〔幕闭。

第九场　复　勘

〔接前场。

〔卞三家前院。

〔幕启:景同第四场。

〔施愚山、吴南岱、张宏从卞三房中走出。

张　宏　恩师,那边就是胭脂的卧房。

〔施愚山入胭脂房察看。

〔吴南岱袖手一旁。

张　宏　(故意地)啊,贤弟,因何袖手旁观? 请啊!

吴南岱　(愠怒)年兄自便。

张　宏　(得意地冷笑)嘿……(唱)

恩师高明驳府判,

吴南岱气焰顿减三丈三。

他骂我糊涂自瞎眼,

年兄!(接唱)

但愿你一番辛劳不徒然。

〔张宏飘然而下,吴南岱气愤难捺。

吴南岱　(唱)老恩师执意来复勘,

张宏乘机出冷言。

我火在心头强抑按,

断不能翻此案惹人笑谈。

〔施愚山、张宏复上。

张　宏　(指院墙)恩师,凶手便从这里跳墙而进,跳墙而出的。

施愚山　(观察)这前院的墙可是比那后院的墙要高些?

张　宏　(附和)不错,是要高出许多,(对吴南岱)啊,贤弟,你看如何?

吴南岱　（不理张宏）老恩师，既无所获就请回府歇息。

施愚山　且慢，你们来看！（唱）

　　　　此院虽小分内外，

　　　　前后有门各自开。

　　　　这前院墙高后院的墙矮，

吴南岱　墙有高低，不足为奇。

施愚山　（接唱）

　　　　若断定宿介行凶，情理欠通费疑猜。

吴南岱　……

施愚山　（接唱）

　　　　那宿介黑夜到此得绣鞋，

　　　　因何故深更时分又重来？

吴南岱　这个……

施愚山　（接唱）

　　　　他初来时，后门虚掩无障碍，

　　　　若重来，当缘熟路会裙衩。

　　　　难道他不愿事成愿事败，

　　　　弃捷径，走远途，不跨低垣，却攀高墙，错投门户惹祸灾？

　　　　切莫让真凶逃法外，

　　　　须查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张　宏　恩师高见，妙哉！妙哉！

吴南岱　（闻言如针刺）啊！

施愚山　（在墙角忽有所见）你们来看，这草丛之内，何物放光？

张　宏　（拾起银钗）一支银钗。

施愚山　（接过细看，对吴南岱）贤契，这支银钗只恐又是一疑。

吴南岱　恩师，若论罪证，乃是绣鞋，银钗何足为疑！

施愚山　绣鞋虽是罪证，但银钗落在凶手跳墙之处，难道不又是一个疑问么？

张　宏　恩师高见，银钗定是凶手落下的。

吴南岱　（气愤地）就算是凶手落下，也是宿介之物！

施愚山　（生气）贤契呀，你身为百姓父母官，理应虚心持重，怎能气躁志骄，草率行事，杀人凶器尚未查获，银钗是否罪证，不经细查，是焉能知晓？

张　宏　是啊，此案破绽百出，若不重审，岂不……

施愚山　呣……（目视张宏，示意休插嘴）

吴南岱　（更不冷静）恩师啊！只是此案已报刑部，难以挽转。

施愚山　纵然呈报刑部，当知人命关天！（唱）

贤契休要太武断，
错思一念造屈冤。
此案既已显破绽，
就该复查审一番。

吴南岱　（接唱）

非是学生固执己见，
我曾经私访细察勘。
自问笔下无妄断，
要翻此案从命难。

施愚山　（接唱）

今得银钗证一件，
不查不问心怎安？

张　宏　（接唱）

我看宿介非真犯。

吴南岱　（接唱）

难道说还要鄂生把罪担？

张　宏　（接唱）

你与我半斤八两各错一半。

吴南岱　（接唱）

可笑你有职无能一旁免开言。

施愚山 （接唱）

骄狂必败古为鉴，

知过能改效先贤。

张　宏 （接唱）

一鳞半爪非全豹，

草菅人命怎为官？

吴南岱 （接唱）

倘若错判胭脂案，

我情愿摘去乌纱不为官。

施愚山 （接唱）

看你堂前高挂慎思匾，

却原来刚愎自用枉把美名沾。

从今后东昌府的事儿我不管！

老夫话已说尽，愿做清官由你，不愿做清官也由你！（递钗，张宏接过）

吴南岱 恩师……

张　宏 贤弟！（接唱）

这一案我看贤弟你翻不翻？（交钗）

〔幕闭。

第十场　慎　思

〔夜晚。

〔东昌府衙后堂。

〔幕启：景同第五场。

〔阵风吹来，吴南岱展袖遮灯，蓦见案上银钗、卷宗，焦虑地拿起，复又烦乱地放下。

吴南岱　（思索）唉！想我吴南岱，掌管刑名，为民除害，岂是那无能之辈，庸碌之人！（摇首，踱步，行到案前，又拿起卷宗细阅）“宿介初次冒名，轻舟已识桃源之路，二次再往，岂能误投卞三之门?”（无法解释）唏……这……（犹豫不决，焦躁异常）唉！（唱）

白日里师生复勘各执己见，

一场争论倒叫我忐忑不安。

难道我果真错判胭脂案？

却为何今夜晚我犹豫不定举棋难？

〔僮儿上。

僮　儿　启禀大人，刑部批文已到！（呈文）

吴南岱　（阅读批文，念）“刑部批文：胭脂一案，悉从府判，胭脂发放回家，王春兰监禁三年，凶手宿介，即日绑赴法场开刀问斩！知府吴南岱明智英断，听候升迁！”听候升迁！（唱）

刑部批文作明断，

铁案已定重如山。

我若是出尔反尔重审判，

欺君之罪怎承担？（咬牙，顿足）

唤差役提凶犯大堂候斩！

〔内差役声：“啊！”

〔二刽子手押宿介上。

刽子手　（凶狠地）快走！

宿　介　哼！（接唱）

无非一刀赴黄泉，

（向堂内高骂）昏官哪，昏官！

你红袍本是血来染，

我赴阴曹你登天！

〔二刽子手执宿介急下。

吴南岱　（大怒，接唱）

顷刻间叫狂徒血流头断——

〔吴南岱急至案前，提笔欲书。突然抬头，见堂上挂匾，怔住。

吴南岱　“慎思守志”！慎思守志！（接唱）

猛然间见匾额不由我心潮起伏思绪万端。

想当年登科赴琼宴，

恩师惠赠金石言：

“仕途之上多风险，

凡事慎思效先贤。”

南岱数年守此愿，

志拯黎民水火间。

今日里胭脂案犹存疑点，

怎能够负初心滥施威权？

〔打五更，僮儿急上。

僮　儿　启禀大人：两班衙役堂前伺候，请大人升堂批斩！

吴南岱　怎么讲？

僮　儿　请大人升堂批斩！

吴南岱　啊！（接唱）

猛听得催我大堂去批斩，

千钧一发难拖延。

速传人犯到后院，

细查真相解疑团。

速传胭脂，后堂问话！

僮　儿　遵命！传胭脂！

〔差役带胭脂上。胭脂下跪。

吴南岱　胭脂，本府问你一事，你要从实答来。

胭　脂　大人所问何事？

吴南岱　（出示银钗）这支银钗，可是你家之物？拿去看来。

胭　脂　（看钗）民女从未见过这支银钗，并非我家之物。

吴南岱　此言不假？

胭　脂　民女不敢乱讲。

吴南岱　好，下去。（向班头）传宿介、王春兰！

〔胭脂随差役下。

僮　儿　传宿介、王春兰！

〔二差役分押宿介、王春兰急上。宿介、王春兰分跪两边。

吴南岱　宿介！方才你路过堂前，因何口出狂言？

宿　介　（冷笑）死罪已定，讲讲何妨？

吴南岱　（忍耐）我来问你，杀人之时，你从何而进，从何而出？

宿　介　啊？那日公堂之上，你不问个明白；今日夜半三更，却心血来潮，问起此事，是何缘故？

吴南岱　讲！

宿　介　自然是后门而进，后门而出。

吴南岱　一派胡言！

宿　介　请问大人，你要我从何而进，从何而出呢？

吴南岱　分明你从前院跳墙而进，跳墙而出！

宿　介　（大笑）哈……

吴南岱　狂徒因何发笑？

宿　介　我将大人又有一比。

吴南岱　（恼）比……比作何来？

宿　介　（念）好比潇湘竹，

挺秀又玲珑。

腹中节节空——

嘿嘿，不通！

吴南岱　（拍案）大胆！

宿　介　大人何必暴躁如雷，难道你不曾想过，胭脂家中，我曾去过，熟门熟路，清清楚楚。我若手执利器，前去行凶，为何不走后院柴门，偏要舍易求难，去跳那前院的高墙？哼！看将起来，大人你自命

清正，实乃是个眼瞎耳聋、满腹稻草、蠢钝无知的糊涂昏官！好笑啊好笑！哈……（大笑不止）

吴南岱　（又气又窘，连连击案）押了下去！

〔二差役急推宿介下。

〔吴南岱取文欲批。

王春兰　（高喊）大人！冤枉，冤枉！（昏倒）

吴南岱　王春兰！你有何冤枉？

王春兰　大人，那只绣鞋当夜就在门口失落，转眼之间踪影不见，民妇与宿介寻鞋一夜，二人不曾离开一步，这杀人之事，实非宿介所为！

吴南岱　哼！你与宿介私通作恶，自然为他遮掩。我且问你，你共有几个奸夫？从实招来！

王春兰　啊呀大人哪！民妇与宿介青梅竹马，情意深长，岂是那轻薄之人，望大人明断！

吴南岱　哼，你年轻守寡，独居家中。难道就无有他人招惹于你？

王春兰　虽有人三番两次前来调戏，都被民妇拒之门外。

吴南岱　哪一个三番两次调戏于你？

王春兰　就是那市井无赖毛大。

吴南岱　（一震）哦，毛大?!（触动前情，急问）我再问你，四月初一那日夜晚，毛大可曾到过你家？

王春兰　（回忆）大人，民妇倒想起来了，那天晚上，毛大他来过我家。

吴南岱　他来做甚？

王春兰　赠我一支银钗。

吴南岱　你可曾收下他的银钗？

王春兰　是我高声斥骂，将银钗丢出门外，那毛大出门拾钗之时，我便将门关闭。

吴南岱　你可记得那是怎样一支银钗？

王春兰　（回忆）……记得是一支镶嵌白玉的凤头银钗。

吴南岱　（大震）噢，镶嵌白玉的凤头银钗！（取钗对照）你看可是这样

一支?

王春兰　(接看)启禀大人,正是这一支!

吴南岱　(紧问)我再来问你,那日夜晚,宿介何时前来见你?

王春兰　毛大出门片刻,宿介就来敲门。

吴南岱　此话当真?

王春兰　当真。

吴南岱　不假?

王春兰　不假。

吴南岱　案情重大,不可胡言。

王春兰　若有虚假,愿当重刑。

吴南岱　再复一遍。

王春兰　毛大出门片刻,宿介就来敲门。

吴南岱　(大悟)哦,哦……明白了!

〔吴南岱挥手令僮儿带王春兰下。

吴南岱　(唱)银钗揭开层层冤,

分明是毛大得鞋肇祸端。

到如今部文已下我怎结案?

从王命——救人命——进退两难!

〔出现幻觉。

张　宏　(内)啊贤弟,最多么,我错你也错,半斤对八两!

施愚山　(内)呵贤契,愿做清官由你,不愿做清官也由你!

王春兰　(内)冤枉——!

宿　介　(内)叫我好笑哇!哈……!

吴南岱　(接唱)

红袍岂能血来染,

予民祸福一念间。

我若是文过饰非歧途不知返,

空有那清正的名儿四海传。

纵然是得升迁官高爵显，
枉食君禄愧对先贤。
怕什么违抗部文招祸患，
吴南岱悬崖勒马，推翻原判，拯救无辜，
天大的罪名敢承担！（摘冠亮相）
〔幕闭。

第十一场　匡　正

〔数日后。
〔东昌府大堂。
〔擂鼓三通，“虎威”震耳。
〔幕启：景同第七场。
〔差役分列。吴南岱急上，入座。

吴南岱　（猛击堂木）来！带毛大！

差　役　毛大上堂！

〔二差役拘毛大急上。

毛　大　（匍匐叩首）毛大拜见老爷。

吴南岱　毛大！快将杀死卞三之事从实招来！

毛　大　大人，冤枉啊！

吴南岱　嘟！你看这是什么？（掷绣鞋）

毛　大　（拾起）绣鞋……

吴南岱　绣鞋之中，还有什么？

毛　大　（于鞋内取出银钗，大惊）啊……银钗！

吴南岱　此银钗是你行凶之时，落在卞三墙下之物。

吴南岱　你再来看，此乃从你家搜出的血衣一件，凶刀一把！（掷衣、刀）

毛　大　（瘫软）小人愿招，老爷饶命啊！

吴南岱　画供！

〔毛大画供。

僮　儿　画供已毕。

吴南岱　将毛大打入死牢！放出胭脂、宿介、王春兰！

〔二差役拖毛大下。

〔内声："学台大人到！"

〔施愚山上。张宏随上。

吴南岱　（万分羞愧，摘下乌纱，双手高举，跪步迎接）恩师……

张　宏　（得意忘形）嘿……

施愚山　（对张宏）哼！草菅人命，不知悔改，看老夫参你一本！

张　宏　（急忙跪下，也摘乌纱）恩师开恩！

吴南岱　恩师，刑部批文已下，推翻原判，便有欺君之罪，学生情愿奏明圣上，承担罪责。

施愚山　贤契此举，堪为吾师，老夫当为你保奏一本。贤契呀！（唱）

虚怀兼听益非浅，
知错能改即圣贤。
难得你锄恶扬善勇担风险，
不愧是万民的好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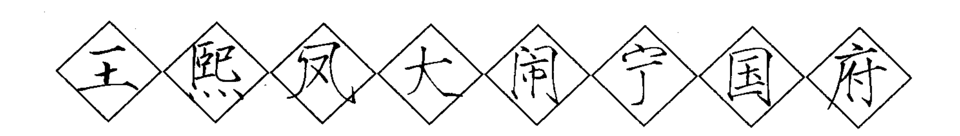
〔宿介、王春兰、胭脂、鄂秋隼上，拜谢施愚山。

〔施愚山示意宿介等拜谢吴南岱。吴南岱急扶宿介等。施愚山大笑，张宏苦笑，宿介等四人相视而笑。

〔幕闭。

〔剧终。

八 场 京 剧



陈西汀

1979年



剧 中 人 物

尤二姐　贾　琏　来　旺　平　儿　鸳　鸯　王熙凤　兴　儿

贾　珍　尤　氏　贾　蓉　贾　母　秋　桐　贾府家院　丫环等

第　一　场

〔幕启:花枝巷尤二姐住处。梨花庭院,朝阳如水,莺声呖呖。

〔音乐。二丫环上,摆酒毕,乐停。

丫环乙　酒都摆好了,该请二爷、二奶奶出来了。

丫环甲　傻丫头,二爷和新二奶奶成亲没多久,今日就要出门,得跟新二奶奶在房里多谈一会。

丫环乙　傻丫头,这不是送别酒?一边吃酒,一边谈心,不是新二奶奶吩咐的?

〔尤二姐内白:二爷请。

丫环乙　她们来啦。(下)

〔贾琏、尤二姐上。

贾　琏　(唱)深深庭院掩梨花,

尤二姐　(唱)无赖莺声呖乱哗。

贾　琏　(唱)春宵一刻千金价,

尤二姐　(唱)晨光早透碧窗纱。

贾　琏　(唱)新婚岁月如奔马,

〔丫环甲、乙上。

二丫环　禀奶奶,您吩咐给二爷送行的酒摆好了。

〔尤二姐挥手示意二丫环下。

尤二姐　(唱)离觞一举忽天涯(坐)

贾　琏　啊夫人,你我新婚以来,从未远离。今奉严命,往平安州公干,留你一人,身怀有孕,住在这花巷,叫我好生放心不下。

尤二姐　二爷一走,门扉长闭,只有庭前几树梨花,伴我寂寥,还望二爷早早归来才好。

贾　琏　那是自然。

尤二姐　待我敬奉二爷一杯,祝二爷一路平安。

贾　琏　夫人请。

尤二姐　(唱)一杯难尽心头话，
　　　　愿祝征人早还家。
　　　　深巷朝朝人迹寡，
　　　　幽闺谁与惜芳华?
　　　　任他人说春无价，
　　　　我素心一片托梨花。
　　　　愁则愁夜半风高惊铁马，
　　　　错当作三妹魂归掩不住泪如麻。
　　　　静里思量还自怕，

贾　琏　怕什么?

尤二姐　(唱)怕梨花风雨漫交加!

贾　琏　二姐。
　　　　(唱)努力加餐休惊怕，
　　　　有谁知桃源深处有人家。
　　　　王熙凤纵使神通大，
　　　　怎奈是没些儿风声传到她。

尤二姐　但愿如此。
　　　　〔丫环甲上。

丫环甲　禀二爷，来旺来了。

贾　琏　唤他进来。

丫环甲　进来。(下)
　　　　〔来旺上。

来　旺　(念)二爷要出门，
　　　　赶来送送行。
　　　　参见二爷、新二奶奶。

尤二姐　罢了。

贾　琏　何事?

来　旺　禀二爷，去往平安州的行李车辆，都已准备。老爷有命，请二爷

立即启程。

贾　琏　你先回府，我随后就来。

来　旺　是。（欲走又停）

贾　琏　还有何事？

来　旺　禀二爷，昨儿晚上，差点儿出了事情。

贾　琏　什么事情？

来　旺　二门上两个小厮，放大了嗓门，谈起我们新二奶奶来！

贾　琏　（惊）他们谈些什么？

来　旺　他们说新二奶奶比二奶奶好，又和气，又大方，越说越带劲。凑巧这时候二奶奶屋里的一个小丫头走过……

贾　琏　（急问）怎么样？

来　旺　我心里一急，咳，急中生智，冲着两个小厮大喝一声：呔！两个小东西，吵什么，吃饱了是不是！我这么一吆喝……

贾　琏　又怎样？

来　旺　两个小厮住了嘴，岔过去啦。

尤二姐　（松了口气）她未曾听见。

来　旺　匆匆地走啦，没听见。

贾　琏　来旺。

来　旺　二爷。

贾　琏　你这一声，呼喝得好啊。二爷出门，这里的事情全交与你了。

来　旺　二爷、新二奶奶只管放心，全在我来旺的身上了。

〔丫环甲上。

丫环甲　来旺。你老婆来叫你，说二奶奶找了你好半天，叫你赶快回去。

来　旺　是啦。二爷，二奶奶叫我，我得先走一步。您别忘了启程。

贾　琏　知道了。

〔来旺、丫环甲下。

贾　琏　夫人，我要走了。

（唱）虽然是短别离也添牵挂，

尤二姐　二爷保重。

贾　琏　（唱）人虽去一寸心留在此家。（下）

尤二姐　（唱）别恨离愁难撇下，

　　空庭寂寂自遣芳华。

——幕闭

第　二　场

〔幕启：王熙凤内宅。平儿上。

平　儿　（念）二奶奶积劳成病，

　　二爷又雪上加霜。

善姐，善姐。

〔丫环丙上。

丫环丙　平姑娘。

平　儿　来旺来了没有？

丫环丙　还没找到呢？

平　儿　奶奶等着问话，快多叫两个人找去。

丫环丙　知道了。

〔丫环丙下。丫环丁上。

平　儿　平姑娘，老祖宗那边的鸳鸯姑娘过来啦。

平　儿　鸳鸯姑娘来了，快请进来啊。

丫环丁　是。鸳鸯姑娘请进吧。（下）

〔鸳鸯上。

平　儿　鸳鸯姐姐。

鸳　鸯　平姑娘。

平　儿　快快请坐。

鸳　鸯　不用客气啦。（指手里的东西）这是一包人参。老祖宗听说二奶奶累病了，特为叫我送的来，给二奶奶补补身子。二奶奶呢？

平　儿　身上不舒服，还在房里躺着呢。

鸳　鸯　这么说，我就不敢惊动了。请你代问声好，我去了。

〔王熙凤内喊：平儿！

平　儿　奶奶。

〔王熙凤内白：你在跟谁说话呀？

平　儿　老祖宗叫鸳鸯姐姐看您来啦。

〔王熙凤内白：哎呀，你怎么不早点叫我，我来啦。

平　儿　奶奶出来啦。

鸳　鸯　这……

平　儿　你就坐下吧。

〔稍静。王熙凤凝重地上。

鸳　鸯　奶奶。

王熙凤　鸳鸯姐姐。

鸳　鸯　我打搅您歇息了！

王熙凤　哎呀呀，我哪这么娇贵呀，连老祖宗那儿的人也敢怠慢起来了。快坐下吧。

鸳　鸯　您坐下。

〔鸳鸯坐。平儿上茶。

王熙凤　老祖宗她老人家好啊？

鸳　鸯　好，只是一天没瞧见二奶奶，饭都吃不下去啦！

王熙凤　瞧你说得好。（撒娇地）她老人家才不那么喜欢我呢。

鸳　鸯　您不信，瞧瞧这个……

平　儿　鸳鸯姐姐说，老祖宗听说您身体不舒服，特为给您送来了人参。

王熙凤　哎呀呀，这不要把我折煞了吗？

鸳　鸯　您还不知道这人参的来头哪！它是我们大姑奶奶元妃娘娘昨儿个从宫里头赐下来孝敬老祖宗的。

王熙凤　大姑奶奶御赐的？

鸳　鸯　可不是。

王熙凤　这可叫我怎么报答老祖宗和大姑奶奶呢……哎呀，平儿！

平　儿　奶奶。

王熙凤　娘娘御赐的人参，老祖宗单单送给我，这可不叫别的孙媳妇儿吃醋吗？你马上分两枝送到宁国府珍大奶奶那儿，也叫她们分享分享老祖宗的疼爱呀。

平　儿　晓得了。（取参下）

鸳　鸯　哎呀，我的二奶奶，怪不得老祖宗那么疼您。瞧您想得多周到，我回去跟老祖宗一说，老祖宗又要乐得合不拢嘴来了。哦，还有一件事，老祖宗让我问问您，她老人家记得有几匹软烟纱，不知搁在哪个库房里。她老人家要找出来糊窗子。

王熙凤　哦，那是在西库房大板箱里。花样有流云蝙蝠式的、百蝶穿花式的。颜色有松绿的、秋香的、雨过天晴的，不知老祖宗要的是哪样儿？

鸳　鸯　瞧您，记得这么清楚，老祖宗怎么离得开您哪。我还得问问老祖宗去，您多保重。

王熙凤　向老祖宗请安。

鸳　鸯　哦，好险！把两句要紧的话忘记了。老祖宗说啦，您身体不好，如果二爷在外面有什么拈花惹草，或是两府上下谁叫您生气添烦的，叫平姑娘随时告诉老祖宗。老祖宗来整治他们！

王熙凤　多谢老祖宗。

〔鸳鸯下。

王熙凤　（唱）老祖宗偏想得这般周到。

二爷他不管我寂寞无聊。

〔平儿上茶。

平　儿　您喝点儿参汤。

王熙凤　（唱）人参汤医不得心头怒恼。

〔丫环丙上。

丫环丙　奶奶，来旺找到了。

王熙凤　叫他进来！

平　儿　是。（下）

王熙凤　（唱）且看这刁奴的嘴是怎样坚牢？

〔来旺上。

来　旺　参见奶奶。

王熙凤　罢啦。

来　旺　谢奶奶。

王熙凤　听说你这些日子，辛苦得很哪！

来　旺　奴才没有什么事，奶奶。

王熙凤　没有什么事！二爷成天成夜的不回家，你还能闲着吗？

来　旺　这个……回禀奶奶。奴才做的事，都是奴才分内该做的。

王熙凤　是啊。你都是做的本分事啊。你给我走近点儿说话。

来　旺　是。（挪了半步）

王熙凤　再走近点儿！

来　旺　是。（又挪了半步）

王熙凤　怎么，你那两条腿有点儿不方便吧？

来　旺　禀奶奶，方便方便。

王熙凤　瞧你这副可怜样子，装得还真不错。还不给我（拍案）跪下！

来　旺　是。（跪）

王熙凤　我来问你，你二爷在外边弄了个什么人？

来　旺　这个……

王熙凤　讲出来吧！

来　旺　回禀二奶奶，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爷在外头的事呢？

王熙凤　你自然不知道。你要是知道，还怎么拦别人，不让谈这个事呢！

〔来旺惊呆。

平　儿　要是真有什么，就告诉奶奶，别叫奶奶生气。

来　旺　我说我说。回禀奶奶，这个事啊，奴才实在不十分明白。就是头

里，兴儿和喜儿两个人在那儿混说，奴才吆喝了他们两句。内中详情底细，还求奶奶问兴儿，他是专跟二爷出门的。

王熙凤　哼，你们这一起没有良心的混账王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儿。你打量我不知道呢！给我把兴儿叫来，你也不许走开，问明白了他，回头再问你。好啊，这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

来　旺　我叫兴儿，我叫兴儿……兴儿！

〔兴儿内应：在。

来　旺　二奶奶叫你！

〔兴儿内应：来啦！

〔兴儿急上。

来　旺　快去见二奶奶。

兴　儿　二奶奶叫我？

来　旺　进来吧。

兴　儿　参见奶奶。

王熙凤　好小子，你跟你爷办的好事啊？给我实说了吧！

兴　儿　这个……（看一看来旺）

王熙凤　怎么着，要来旺告诉你怎么说吗？你就教给他怎么说吧。

来　旺　是。兴儿，论起这个事，我们早就该告诉奶奶。奶奶刚才跟我说了，这个事本来不与我们什么相干，我们告诉奶奶。奶奶会饶恕我们的。要是我们再瞒着，别说我们保不了脑袋，也对不起奶奶平日对我们的好心哪！

兴　儿　（不得要领，还不肯说）这个，这个……奴才不知道奶奶问的什么事……

王熙凤　（勃然大怒）好奴才！

（唱）狗奴才到此时还敢狡辩，

你糊涂油蒙心窍胆大包天。

今日里不给你颜色一看，

料想你也不肯把话实言。

给我先打二十个嘴巴。

来　旺　是。

王熙凤　住着,你这糊涂王八崽子！用你来打？一会儿你打自己的嘴巴还来不及呢。叫他自己打！

来　旺　是。你自己打！

兴　儿　是。我自己打。(左右开弓,边打边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禀奶奶。二十个打完了。

王熙凤　我来问你,你二爷在外头娶了个什么新二奶奶？

兴　儿　(吓得颤抖)奶奶问的是这个事啊。哎呀奶奶呀。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说一个字的谎啦！奶奶容禀哪……

(念)那天府里大老爷出丧,

二爷披麻执杖。

蓉哥一路同行,

把一个女人夸奖。

他说这个女人,温柔标致,娇小大方,

他愿意出头做媒,给二爷做个二房。

二爷一听,心花怒放,

接下来就是办家具,弄新房,成亲拜堂。

如今已是身怀六甲,

听说准是个小子模样啊！

王熙凤　怎么,她……已经身怀有孕啦？

兴　儿　是的,有了喜啦！

王熙凤　嘿……好哇,这一下我可不怕绝后啦！这么一说,都是蓉哥一人与你二爷一手包办的？

兴　儿　不是的,还有珍大爷、珍大奶奶一道帮忙。

王熙凤　(受到更大震动)怎么,这里头还有珍大爷、珍大奶奶？

兴　儿　是的。张家退亲的事,就是珍大爷、珍大奶奶做的。

王熙凤　这里又扯上什么张家、李家？

兴　儿　这位新二奶奶，原是从小就许了人家。那人姓张名叫张华，如今穷得只好讨饭。珍大爷、珍大奶奶许了他的银子，那张华答应了退亲，珍大爷、珍大奶奶才打府里把新二奶奶送过来呀！

王熙凤　打哪儿送过来？

兴　儿　珍大爷的府里。

王熙凤　她是珍大爷府里的什么人？

兴　儿　这个……咳，奴才该死。把一句要紧的话，忘了先说啦，奴才该死！（打自己的头）

王熙凤　你快说吧。

兴　儿　是。这个新二奶奶的妹子二姨奶奶的姨妈的妹子的奶奶……

王熙凤　你说明白点！

兴　儿　（高声）这个新二奶奶，她是珍大奶奶的妹子，姓尤，人称尤二姐。

王熙凤　（怒极。唱）

一句话听得我满腔火迸，
却原来其中还有这一段隐情。
新贱人并不是平常杂姓，
宁国府大奶奶手足之亲。
二爷他与贱人眼光看准，
珍大爷一家人引线穿针。
煮生米成熟饭怀胎成孕，
捏住我鼻尖儿不吃不成。
这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不见棺材她们不泪淋！

告诉我，她们住的地方，离这儿多远？

兴　儿　就在这府后头不远，名叫花枝巷。

王熙凤　（看平儿）我们都是死人哪！你刚才说这个尤二姐许过一个什么姓张的，叫什么名字？

兴　儿　叫张华。

王熙凤　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有些什么人？

兴　儿　住在东城外，家里只有一个老头子。这个张华成天成夜在赌场里混饭吃，也不回到家里去。

王熙凤　听你这么一说，你到过他的家，见过这个张华的了？

兴　儿　珍大爷为了退亲的事，叫奴才去的。还有……来旺，也一道去的。

王熙凤　（看一看来旺）哼，全不错啊！（指兴儿）你这猴儿崽子，我不看你还有点儿怕惧，不把你的腿给砸折了呢！打从今日起，不许过去。我什么时候叫你，什么时候到。迟一步，试试看。去吧！

兴　儿　是。

王熙凤　慢着，出去提一个字，提防你的皮！

兴　儿　是。（悄悄出门，拭汗下）

王熙凤　（转身看来旺）原来你也到那张华家里去过的。

来　旺　奶奶恕罪。

王熙凤　今儿个你还好，兴儿交给你看着了。要是走漏了一点风声，可全在你一个人的身上。

来　旺　是。

〔王熙凤向平儿示意，平儿随来旺下。

王熙凤　（自语）好个贾珍、尤氏啊，竟把个妹妹偷偷塞给二爷。要想生下个儿子，接替贾琏宗嗣，夺取我的地位，掌握荣国府大权。拼着闹个天翻地覆，也得把你们拆散！慢着，我不会生儿子，贾琏无后。我要明着一闹，将来在老祖宗、太太面前，我可就不好做人了。唔，适才鸳鸯言道，若是二爷拈花惹草，或是两府上下谁给我生气添烦，老祖宗替我整治他们。我何不把这个事立即禀报老祖宗……不妥，这是宁国府的亲戚，珍大奶奶的妹子，腹中有孕，木已成舟。若是老祖宗把她给留下来做个正式的二房，那我又能怎么样啊？这……对，我就是这个主意！（平儿暗上。王

熙凤转脸望平儿，突然一笑）平儿，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弄来弄去，是一个自己的人哪！（略一沉吟）好吧，任叫她们无情，不叫我们无义。你奶奶有这份海量，把她接到府里来住。你马上就去把东厢房的三间屋子，照我正室一般布置。我们明天就亲自去到花枝巷，登门相请。不过，你当心一件，二爷现有家孝、国孝在身，这个事还得暂时瞒着老爷、太太和老祖宗啊！

平　儿　是啦。（下）

王熙凤　（狞笑）我的新二奶奶！

（唱）王熙凤泼辣货名闻里外，

偏有你不怕死寻上门来。

明日里先叫你一瞻丰彩，

要叫你，变惊恐成欢爱，心感激泪盈腮。

都只为我至诚心意切，

敢叫你顽石点头来。

唉！非是我心肠歹，

你们在暗中勾结巧安排，要使我权势化尘埃！

我若是，稍松懈，

便招来，大祸灾。

逼着我摊开覆雨翻云手，

施展争风吃醋材。

——幕闭

第　三　场

〔幕启：花枝巷尤二姐住处。

〔兴儿上。

兴　儿　（念）二爷昨日出门去，

奶奶今日上门来。

〔丫环甲上。

丫环甲　兴儿。

兴　儿　赶快告诉新二奶奶，二奶奶来啦。

丫环甲　你说什么？

兴　儿　王熙凤到啦！（回头跑下）

丫环甲　哎呀，奶奶，奶奶！

〔尤二姐上。

丫环甲　奶奶，大事不好了。

尤二姐　何事惊慌？

丫环甲　大奶奶王熙凤来了！

尤二姐　哪个言讲？

丫环甲　兴儿言讲。

尤二姐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丫环甲　还是快快梳洗打扮，准备迎接的好。

尤二姐　如此，快随我来。

〔尤二姐、丫环甲下。

〔兴儿、平儿、丫环丙、丁、车夫、王熙凤上。

王熙凤　（唱）托说烧香离府外，

　　　花枝巷内访裙钗。

　　　闲街儿曲车轮快，

兴　儿　奶奶到。

〔丫环甲、乙、尤二姐上。

尤二姐　快快出迎。（出门）

兴　儿　这就是大奶奶。

尤二姐　这就是姐姐么？

王熙凤　不敢。这就是新二奶奶么？

尤二姐　不敢。

王熙凤　妹妹。

（唱）为姐我多冒昧你请莫介怀。

尤二姐　姐姐请。

王熙凤　你我姐妹挽手而行。

〔两人进门。

尤二姐　姐姐在上，待小妹大礼参拜。

王熙凤　哎呀，（搀起）妹妹，你我全是一样之人。这样客气，不是把为姐我折煞了吗？

尤二姐　理所应当。

王熙凤　平儿。

平　儿　在。

王熙凤　见过新二奶奶。

平　儿　新二奶奶。

尤二姐　不敢。妹妹一同请坐。

王熙凤　不要折死了她，她原是咱们的丫头，以后快别这么着。平儿，把礼物拿来。

平　儿　是。这点金珠簪环，是奶奶送给您的。

尤二姐　多谢姐姐。

王熙凤　一点儿见面礼，妹妹不要见笑。平儿。把东西拿下去，你们全去歇一会吧。

平　儿　是。（和丫环等下。）

王熙凤　妹妹请坐。

尤二姐　姐姐请坐。

王熙凤　我说妹妹，今儿个姐姐突然到此看望妹妹，妹妹定然觉得有些个出乎意外吧？

尤二姐　（急解释）姐姐到此，小妹求之不得。哪有意外之理。

王熙凤　不然。想我王熙凤，乃是荣宁二府一个有名的泼辣货，妹妹平时，焉有不听说的道理。今儿个突然来到门前，出于妹妹的意外，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尤二姐　（说对了心事，无话可答）这个……

王熙凤　妹妹，姐姐在府里，早就知道妹妹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你一定为着这个泼辣的姐姐时刻担心。今儿个姐姐来，特为让妹妹亲眼看一看姐姐的为人。常言说得好，交浅不能言深，姐姐的话，也并不望妹妹句句全信。只求妹妹容我说个明白，那时姐姐回去，就是一命呜呼，也瞑目在九泉之下啦！

尤二姐　姐姐何必如此言重。有何教训，小妹洗耳恭听。

王熙凤　唉，妹妹。只为姐姐年岁太轻，不知世故，向来总是妇人家见识，一味只劝二爷保重身体，别在外面眠花宿柳。想不到我这一点痴心，却被二爷错会了意思，把我当作了捻酸吃醋之人，连娶妹妹作二房这样正经大事，却也不和我说上一声。其实这个事，我不知劝过二爷多少次，因为我不会生儿子，可总不能叫二爷断了后啊。我叫他早点儿娶上一个二房，生下一男半女，连我日后都有依靠。

〔平儿、丫环上茶。

丫　环　奶奶请茶。

〔王熙凤、尤二姐接茶杯。平儿、丫环下。

王熙凤　就拿那个平儿来说，还是我劝二爷收她的呢。唉，也怪我平日持家太严，这些下人之辈，哪能不恨我呢？妹妹你想，当家人恶水缸。我要是真有不能容人的地方，上头三层公婆，当中多少妯娌姐妹，又怎能容我到今天呢？就说今儿二爷娶妹妹，我要是不愿意的话，又如何肯来拜见妹妹呢？唉，说到这儿，我就不能不责怪珍大哥、珍大嫂来了。他们为着兄弟的香烟后代，把妹妹嫁了过来，乃是光明正大，不管放在老爷、太太、老祖宗面前，谁能说出个不字呢？想不到合府上下全都知道，却把姐姐我瞒得个水泄不通。妹妹你想，这不是又给我落下个恶名声吗？我……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不白之冤呢？要是我再不跟妹妹谈谈，不是要活活地把这个肚子给闷炸了吗？妹妹，请你设身处地，替姐姐

想上一想，姐姐该怎么办才好啊……（哭）

尤二姐　（急）姐姐……小妹年幼无知，累姐姐多受委屈，求姐姐原谅。丫环，快与姐姐换茶。

〔丫环上茶，尤二姐接茶。

尤二姐　姐姐再请饮茶。

王熙凤　（接茶饮茶，唱）

常言道人不伤心不掉泪，
话到了伤心处珠泪双垂。
为二爷为贾家我心都操碎，
有谁知却招来恶语成堆。
堵得住山头水堵不住小人的嘴，
姐姐我成了个凶神恶煞夜叉厉鬼，
要明枪放暗箭无恶不为！

尤二姐　姐姐快快不要伤心。

王熙凤　妹妹！（唱）

可怜我上服侍祖宗三辈，
中间是妯娌姐妹绕在周围。
下人们日夜轮班如潮似水。
我哪曾有片刻稳坐深闺。
耗尽了心头血从来不悔，
最伤心，妹妹的事，防我像防贼。

妹妹呀！

我比你只不过大了几岁，
我也是女儿家从小娇养大，只解画双眉。
我也是要脸面知羞愧，
这般瞒着我，怎样把人为？
非是我向妹妹吐苦水，
疼姐姐除妹妹更去求谁？（大哭）

尤二姐　姐姐快快不要伤心。

王熙凤　（哭声愈高）

尤二姐　姐姐快快不要难过。

王熙凤　（哭声愈高）

〔平儿、丫环上。

平　儿
丫　环　奶奶！

尤二姐　（也感动而哭，唱）

听姐姐这一番伤心之论，

我好似大梦醒冷汗淋淋。

且莫说句句话情通理顺，

感人心还在那一片真情。

〔王熙凤伤心饮泣。

尤二姐　（唱）翻悔我年纪轻闲言轻信，

惹姐姐受委屈欲说无门。

过往事求姐姐莫再追问，

从今后与姐姐誓结同心。（虔诚地向王熙凤一拜）

王熙凤　哎呀我的好妹妹！

（唱）你竟是这般地把我怜悯，

不由我喜极更悲生。

我自从离双亲来归贾姓，

哪何曾有一人如此知心？

翻悔我来看望牵延不定，

识不得人世间有如此好人。

你不是生长在尤门外姓，

你是我亲手足一母同生。（热情一拜）

尤二姐　姐姐（唱）

难得是贤姐姐亲临教训，

今日里作一个长夜谈心。

叫丫环速安排酒宴同饮。

丫　环　是。

王熙凤　且慢！（唱）

慢安排我这里还有话云。

妹妹，难得妹妹这样可怜姐姐，姐姐算是得了救了。刚才妹妹言道，你我今后，誓结同心。这句话可说到我心里去了。依姐姐的意思，我们这个谈心酒，不要在妹妹这儿饮，何不到荣国府里去吃呢？

尤二姐　这个……

王熙凤　不瞒妹妹说，姐姐已经在府里替妹妹准备了一所房屋，和我对门而住。穿的、吃的、使的、用的，都和我一样。我们是餐餐同席，日日谈心，也好同心合意，规劝二爷。听说妹妹不是已经有了我们的儿子了吗？这可是我们家的大事。要是无人照顾，我可不放心。妹妹在外头，我在里头，妹妹你想，我这心里怎么过意得去。要是妹妹不搬进去，我可要搬到这儿来啦！

尤二姐　小妹遵命就是。

——幕闭

第　四　场

〔来旺内喊：走哇！上。

来　旺　（唱）在府中领了奶奶命，

赌场之内寻一人。

咳，真没想到，我们二奶奶三花两绕，竟把个新二奶奶弄进府来。三茶六饭，奉承的无微不至。我们这位奶奶本来是个有名的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平日我们二爷在丫头跟前，只要多看一眼，她有本事当着爷揍得个烂羊头似

的。人家是醋罐子,她是个醋坛子,忽然变成个香油瓶,准没有好事。今儿个一大早把我叫去,叫我到赌场上寻找新二奶奶的前夫张华,跟他做上一个好朋友,不准走漏半点风声,这里头只怕就大有文章啦。可是葫芦里头到底装的什么药,谁敢问她一句。管他呢,好在给了我二十两银子,落得吃喝一番,顺便,赌他个几把。

(唱)猜不透这其中有何学问。

也只好糊里糊涂奉命而行。(下)

——幕闭

第　五　场

〔幕启:王熙凤内宅。

〔贾琏上。

贾　琏　(唱)回到了花枝巷悄无声响,

二姐她进府来行动荒唐。

遇蓉儿却言说平安无恙,

与熙凤对门居,亲亲热热姐妹相称和睦非常。

吉凶祸福难猜想,

是真是假我要细辨周详。

〔平儿上。

平　儿　二爷,您回来了。

贾　琏　我回来了。

平　儿　奶奶,二爷回来了。

〔王熙凤上。

王熙凤　啊,二爷。您回来了?

贾　琏　我回来了。

王熙凤　二爷。旅途之上,甚是劳累,这些日子来,你辛苦啦。

贾　琏　夫人说哪里话来。此番出外公干，一切顺心。适才见过老爷，他老人家言说，回头有赏。

王熙凤　平儿，你听见没有？这是二爷的能干，也是我们的体面哪！赶快与二爷备酒接风去。

平　儿　是。（下）

〔贾琏向左右看，寻二姐踪迹。

王熙凤　（故意）二爷，您累了。是不是要到屋里歇一会呀？

贾　琏　不累不累，我是一些儿也不累。啊，对门那三间房屋，怎么焕然一新了？

王熙凤　二爷问这三间房子吗？是我料到二爷这一回办事有功，说不定老爷会赏下一个什么得意的丫头使女，特地替您准备下的新房啊。

贾　琏　夫人不要开玩笑，待我过去一看。

王熙凤　（拦）得了吧！你的心事，我还会不知道。让我替你请过来吧。我说妹妹，二爷回来了，请过来坐一会吧！

〔尤二姐内应：来了。

王熙凤　听见了吧。

〔尤二姐上。

尤二姐　二爷在哪里？（进门）二爷。

贾　琏　二姐。

〔贾琏趋前。尤二姐忽感羞涩，转对王熙凤。

尤二姐　姐姐。

王熙凤　妹妹。

〔贾琏干笑。

王熙凤　二爷，你看我这妹妹瘦了吧？

贾　琏　胖了，胖了。

王熙凤　这么说我这个做姐姐的还算交待得过啦。

贾　琏　这……

〔同笑。

王熙凤　好，今儿个我们要饮一个团圆酒。就是咱们仨！我要亲自去安排点儿清爽的菜肴，你们先谈谈吧。（下）

贾　琏　二姐。

（唱）适才回到花枝巷，

梨花落尽剩空房。

吓得我目瞪口呆无话讲，

未曾料遇难反呈祥。

好叫我纳闷在心上，

来龙去脉说周详。

尤二姐　（唱）那一日二爷你路程才上，

姐姐她忽来到我毫无提防。

无奈何迎上前把双眉暂放，

一天愁却化作喜气洋洋。

姐姐的话句句春风暖心上，

既通情又达理体贴善良。

贾　琏　她怎样言讲？

尤二姐　（唱）姐姐说早知我住在花枝巷，

想前来看望我费尽思量。

有多少衷肠话要对我讲，

为二爷也为我挂肚牵肠。

她话到伤心处，

热泪横盈眶。

我此心非铁石，

无语暗神伤。

就在那一天，离了花枝巷，

对门相作伴，日夕话家常。

最是令人心感处，

贾　琏　什么？

尤二姐　（唱）盼望我身体强十月胎儿降，

　　两母同抚养，承继簪缨绵世泽，

　　光辉荣国府门墙。

贾　琏　好夫人哪！

尤二姐　（唱）今日里姐妹和睦相依傍，

　　悔往日闲言轻信太荒唐。

　　我这里甘愿把夫妻欢爱让，

　　望二爷莫把旧人放一旁。

〔王熙凤已暗上。故作感动，趋前扶抱尤二姐。

王熙凤　妹妹。

尤二姐　姐姐。

贾　琏　好哇！（唱）

　　见此情不由我心花怒放，

　　她二人果然是恩爱情长。

　　看夫人一阵阵笑在眉头喜从心上，

　　全不见有一丝虚假心肠。

　　二姐欢愉不用讲，

　　但看她粉面容华，恰似那三月春风上海棠。

　　这样的艳福贾琏享？

　　祖宗三代他们也难比强。

　　反怪我不该把夫人来小量，

　　她是深明大义令人钦佩的一位醋大王。

　　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天的日子不寻常。

　　美妾娇妻双依傍，

　　大丈夫到此才真个把眉扬。

　　按不下心头喜气把话讲，

你二人都是我同命鸳鸯。

〔来旺急上。

来　旺　(未进门就叫起来)奶奶!(见贾琏愣住)啊……二爷,您回来了。我……是特为来看看您的。

贾　琏　罢了。

王熙凤　来旺,后面正与二爷备酒,你快看看去。

来　旺　是。奶奶。(欲走)

王熙凤　(眼珠一转)回来!告诉平儿,把二爷的接风酒摆到新二奶奶房里去。

来　旺　是。(下)

尤二姐　(有拦阻之意)啊,姐姐……

王熙凤　这还客气什么?姐姐一会儿来。二爷,请吧。

贾　琏　好。你们一起来。

尤二姐　姐姐,你要来呀。

王熙凤　我就来的。

〔贾琏、二姐并肩下。王熙凤一声冷笑。来旺溜上。

来　旺　奶奶。

王熙凤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来　旺　办好了。那张华在赌场存身,见了面,一顿吃喝,无话不谈,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了。

王熙凤　很好,你走近一些……我要你立刻去找那张华。

来　旺　还有什么事吗?

王熙凤　叫他马上就往衙门口给咱们家里告上一状。

来　旺　告状!

王熙凤　头一状告的是我们二爷!

来　旺　哦?

王熙凤　第二个告的是那边的贾珍、贾蓉!

来　旺　珍大爷、蓉哥儿?

王熙凤　告我们二爷有四句话，你给我好好的记着。

来　旺　是。

王熙凤　头一句是背旨瞒亲……

来　旺　背旨瞒亲！

王熙凤　就是背着皇上，瞒着父母。第二句是倚财仗势……

来　旺　倚财仗势！

王熙凤　第三句是强逼退亲……

来　旺　强逼退亲！

王熙凤　第四句是停妻再娶！

来　旺　停妻再娶！

王熙凤　告贾珍、贾蓉的是挑唆作媒，欺压良善。

来　旺　挑唆作媒，欺压良善！

王熙凤　都记下了吗？

来　旺　全记下了。

王熙凤　说一遍给我听听。

来　旺　这个……请您再说一遍。

王熙凤　你听着：告我们二爷的是背旨瞒亲，倚财仗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十六个字。告珍大爷和贾蓉的是挑唆作媒，欺压良善八个字。明白啦？你快给我去吧！

来　旺　是。（走而复回）哎呀奶奶！您这一告不是要让我们二爷和珍大爷、蓉哥儿全去坐牢吗？

王熙凤　奴才！慢说这点儿小事，就是告我们家造反也不要紧。闹大了，我自然会收拾的。

来　旺　我明白了。（走而复回）哎呀奶奶，我还是不明白。您这一闹，可到底有什么好处？

王熙凤　这就不要你问了。

来　旺　是。（走）

王熙凤　回来。

来　旺　是。

王熙凤　这个事，你必须连夜办好。回头还要你到察院里去走一趟，你可要快去快来。

来　旺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下）

王熙凤　（唱）眼看着合府中要天惊地动，

看一看这大观园的权力在谁手中。

不治死小贱人，我还叫什么王熙凤！

〔尤二姐上。

尤二姐　姐姐。酒已备好，请姐姐过来同饮。

王熙凤　妹妹。

（唱）团圆酒姐妹俩要多饮几盅啊！

——幕闭

第　六　场

〔幕启：贾珍厅堂。

〔贾珍、尤氏上。

贾　珍　（唱）琏二爷振乾纲降住了凤婶，

尤　氏　（唱）为骨肉到今日略放宽心。

贾　珍　（唱）排家宴与兄弟庆贺同饮，

尤　氏　（唱）这种事下一次不可再行。

〔贾蓉内喊：二叔到啊！

贾　珍　你的妹婿到了。

〔贾琏、贾蓉上。

贾　琏　（唱）过府来只觉得心情倍畅。

贾　蓉　（唱）难得是一杯酒谈叙家常。（进门）

贾　琏　大哥大嫂。

贾　珍
　　　　（同）二弟
尤　氏　　　　兄弟。

贾　琏　大哥大嫂，请受小弟一拜。

贾　珍
　　　　兄弟少礼。
尤　氏

贾　蓉　请二叔、父亲、母亲入席。

贾　琏　大哥、大嫂请。

贾　珍
　　　　二弟请。
尤　氏

〔入席。贾蓉斟酒。

贾　琏　兄嫂。（唱）

兄嫂请受一杯敬，
小弟我说不尽感激情。
二姨妹生就温柔性，
夫妻恩爱情义深。
仗兄嫂从容来坐镇，
才使得熙凤退让三分。

贾　珍　二弟呀。（唱）

这件事愚兄我早就料定，
二姨妹是你嫂手足之亲。
弟妹她虽然有醋劲，
她不看鱼情还要看水情。
从今后只管使出丈夫的刚强性，
有为兄和你嫂撑你的腰来抵住你的后背心。
再过上七头八月你把娇儿来抱定，
熙凤她的气焰还要减三分。
她要是凶，你先狠，
她要是骂，你先开声。

等她的威风全杀尽，
二姨妹顺理成章成了荣府的当家人。
她妯娌是两姐妹，
我兄弟是一条心。
荣、宁二府就是大爷、二爷的天下……
好向那龙宫夺宝，
天上摘星星。
哈哈哈……

贾　琏　（唱）大哥大嫂请同饮。

贾　珍
尤　氏　请。

〔家院上。

家　院　启禀大爷，二爷那边，人声吵嚷，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贾　琏　这……

贾　珍　咳，青天白日，能有什么事情。你过去看看，速来告知。

家　院　是。（下）

贾　珍　吃酒，吃酒。

〔兴儿急上。

兴　儿　启禀二爷，大事不好！

贾　琏　何事惊慌？

兴　儿　二爷被人家告了下来，衙门口的差人到府传人。二奶奶请您立刻回府议事。

贾　琏　但不知告我的是哪一家，为着何事？

兴　儿　告您的是新二奶奶的前夫名叫张华。为的就是新二奶奶。

贾　琏　你……说我就来。

兴　儿　是。（下）

贾　琏　哎呀兄嫂啊！（唱）
这真是顷刻之间起风云。

兄嫂，张华告了小弟，差人上门。想二姨妹之事，乃小弟服中所作，至今还瞒着老爷、太太和老祖宗，今日闹得阖府皆知，不但小弟要受责罚，只怕二姨妹也要担受一场惊怕。这……便如何是好！

贾　珍　这个张华！我给了他二十两银子，退了婚姻，他怎么又大胆告起状来。

尤　氏　咳，当初我就说此事做不得，你偏说能做。如今闹出事来。势必连累到我的头上来了。

贾　珍　你不要瞎吵闹。蓉儿，你快些过去，把事情打听明白，到底那张华是怎样的告法。

贾　蓉　爹爹。我害怕凤婶，不敢前去。

贾　珍　这，无用的东西！

〔兴儿急上。

兴　儿　二爷，奶奶请您立刻回府。也请大爷、大奶奶、蓉哥儿一道前去。那张华不但告了二爷，还顺便带上蓉哥儿和大爷一笔，说这个事都是你们爷儿俩挑唆的。如今差人被二奶奶花了钱留在那边。二奶奶说了，要是你们不过去，奶奶就亲自过来啦！

尤　氏　过去，过去，大爷过去。

贾　珍　不不不，叫二奶奶过来。哎，不不不。二奶奶也不要过来。二弟，你先回去看一看，打点一下。花多少钱，开个账单来，愚兄送过去就是。快些去吧。

贾　琏　大哥，这件事还是请你与小弟去料理一趟吧。

贾　珍　唉，你怎么这样胆小，一些儿男子的刚强都无有！快些回去。

贾　琏　还是大哥去，大哥去。

〔家院上。

家　院　启禀老爷夫人，东府里二奶奶，怒气冲冲过府来了。

众　　哎呀！

〔家院下。

〔贾珍、贾琏、尤氏，急得乱藏乱躲。

贾　珍　（为自己打气壮胆）咳，不要害怕。我是大伯子，她是弟媳妇，弟媳妇敢对大伯子怎么样。

〔内：二奶奶到！

〔平儿、丫环丙、丁，王熙凤上。贾蓉自内溜出，一头碰上。

贾　蓉　婶娘。

〔王熙凤一记耳光打个正着，顺手揪住贾蓉耳朵，牵进室内，使力往贾珍身上一推。贾蓉撞贾珍。贾珍撞尤氏。同时踉跄而倒。

〔贾琏藏躲案后。

王熙凤　好一个大哥哥啊，听说您正在替兄弟接风贺喜。我这一来，可把您的雅兴给搅啦……

贾　珍　嘿嘿，嘿嘿……弟妹，请坐，请坐。蓉儿。

贾　蓉　（战战兢兢）在。

贾　珍　吩咐下面。重换酒席，款待婶娘。

〔贾珍边说边走，王熙凤上前一步拦住。

王熙凤　怎么，大哥哥打算溜了吗？

贾　珍　这……不溜，不溜，不溜。

王熙凤　不溜，您就请一边歇着吧。

贾　珍　是。

王熙凤　（望尤氏一声冷笑）哼……好大嫂子！

尤　氏　二婶。（胆怯地走过）

王熙凤　瞧你那副可怜相，好像谁在欺侮你的样子。把你那背后做鬼事的胆子拿出来，不就得了吗！

尤　氏　婶娘息怒，请婶娘包涵些吧。

王熙凤　啐，亏你还有脸跟我说出包涵二字！我来问你，你那尤家的丫头，敢是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不成。你这痰迷了心，油蒙了窍的。你就是要往这儿送，也得三媒六证，大家说明白，成个体统才是。

怎么，国孝家孝，两层孝服在身，就把个人偷偷地塞进来！这会子还叫人来告我们，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厉害。吃醋，如今指名来提我。你这个锯了嘴子的葫芦，就知道在老祖宗和太太跟前，一味瞎小心，应贤良的名儿，却把坏名声往我头上做。我到你们家到底干错了些什么事，你这样厉害地待我？你说，你说，你们说呀！

尤　氏　哎呀婶娘，你消消气，消消气吧。

贾　珍　是啊，弟妹消消气吧。

王熙凤　哼，我知道啊。这是老祖宗有了什么话在你心里，叫你们做这个圈套挤我出去，要不然，你打哪儿来这份胆子！请放心吧，我绝不赖在你们家里。回头咱们把老祖宗跟合族的人请了来，把话说个明白，给我休书，立刻就走。这一会，对不起，咱们俩先到衙门口，把事情分证明白。你就跟我一道儿走吧！（抓住）

尤　氏　婶娘。

王熙凤　给我走！（强拉尤氏）

〔贾珍、贾蓉一齐围上拦阻。

贾　珍
贾　蓉　（同）哎呀弟妹，
哎呀二婶，千万不能到衙门口去呀。

王熙凤　你们给我闪开！

贾　珍　二弟救命哪！（从案下拉出贾琏）

贾　琏　夫人。

王熙凤　（顿觉为难。立刻借此大发咆哮，猛然将尤氏推开）好啊！

（唱）你一家暗算我把祸来闯，

到时候拿二爷顶住我胸膛。

你们是杀人不见血流淌，

王熙凤成了个官有名县有字的吃醋大王，我只好一命丧无常，我的祖宗亲娘！（一头撞去，拖住尤氏连哭带打）

尤　氏　（唱）你们快快把法想，

贾　珍　（唱）二弟速速拿主张。

贾　琏　（唱）蓉儿去磕头把情讲，

贾　蓉　（唱）上前又要挨耳光。

王熙凤　（唱）你快随我去把公堂上；

贾　蓉　哎呀二婶！

（唱）求二婶放开了儿的娘。（跪步。倚小卖小，扑到王熙凤身上）

王熙凤　去你娘的！（踢贾蓉一脚）

〔家院上。

家　院　老太太过府。

贾　珍　知道了。

〔家院下。贾琏溜下。王熙凤暗暗得意。

贾　珍　哎呀弟妹呀，老祖宗前来，定是为着此事无疑。想这合府之中，老祖宗最疼爱的就是弟妹，弟妹说什么，老祖宗信什么，少时老祖宗到来，弟妹要多说几句好话呀。

尤　氏　是啊，只要婶娘在老祖宗面前，多说两句好话。我们就都得了救了。

贾　珍　是啊，弟妹千万成全愚兄一次。（作揖打恭）

王熙凤　（狞笑）哦。我这才明白，你们干吗在背后计算我。原来你们把老祖宗当成我的靠山。你们计算我，为的是对付老祖宗。

贾　珍　哎呀弟妹，愚兄全无此意。弟妹千万不能这样想啊。

王熙凤　我这么想？这不是你说的。老祖宗最疼爱我，我说什么，她信什么，这不明明是说我倚仗老祖宗来欺压你们吗？好吧，今儿个就当着老祖宗的面把话说说清楚吧！

贾　珍　哎呀弟妹，你千万不可如此，愚兄这里……跪下了。你们还不与我一齐跪下！

尤　氏
丫　环　（跪）求奶奶赏脸。

王熙凤　（借此收场）你们这是干吗呀，这不是一齐来欺侮我心慈面软吗？（掩面哭）

贾　珍　快与婶娘梳洗。

〔尤氏、丫环拥王熙凤下。

〔内喊：老祖宗到！

贾　珍　快快出迎。

〔鸳鸯、二丫环扶贾母上。

贾　母　（唱）凤丫头房中人传信，

衙役捕快上了门。

儿孙不贤心好恨，

〔贾母进门。尤氏、丫环拥王熙凤上。

王熙凤
尤　氏　老祖宗！

贾　母　（指王熙凤）我正要找你！

王熙凤　人家这就上您那儿去啦。（抢着扶贾母坐下，为贾母拍胸敲背）

贾　母　咳！（唱）

快把事情细说明。

王熙凤　哟，老祖宗，看您急得这样子。（对尤氏）快与老祖宗取参汤来。

尤　氏　取参汤。

贾　母　适才丫头报信，说官府差役，上门拿人，为的是贾琏强娶了你的妹妹。想我家是什么人家，竟做出这样无法无天之事。你们快把始末情由，与我讲来。

贾　珍　请弟妹快快回禀老祖宗。

丫　环　参汤到。

王熙凤　（抢着接过渗汤）我说老祖宗，您先喝一口参汤平平气，听我详详细细从头到尾告诉您这桩——喜事！

贾　母　什么，喜事？

王熙凤　可不是。

贾　母　嗯，你想骗我。

王熙凤　哎呀呀，你们大家看看。这合府上下，大大小小，谁敢在老祖宗面前打半个马虎眼。谁不知道我们老祖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明察秋毫。圣人心有七个窍，我们老祖宗的心是十四个窍。要是我敢骗老祖宗，那我的心得有二十八个窍！

贾　珍　是啊，谁敢骗老祖宗。

贾　母　瞧她这个数贫嘴的。丫头。

丫　环　在。

贾　母　给这个贫嘴婆也倒一杯参汤来。

贾　珍
尤　氏　快与二奶奶取参汤！

王熙凤　取什么，我就讨老祖宗的寿吧！（取贾母喝剩的参汤一饮而尽）

〔贾珍接过空杯。

贾　母　哈……讲！

王熙凤　老祖宗容禀。（唱）

前些时大爷丧事须人照应。
珍大嫂请她妹妹看望门庭。
她妹妹生来多秀俊，
二爷一见便钟情。
恳求大嫂把亲允，
要她做一个二夫人。
只因为二爷无后事要紧，
我便将她接进门。
但等大爷孝服尽，
再安排圆房把礼行。

贾　母　这也还说得过。只是这里头还有什么退亲之事啊？

王熙凤　老祖宗。（唱）

这妹妹幼年多不幸，

指腹为婚许过人。
她夫家讨饭多贫困，
已经花钱退了婚。
谁知人穷不安分，
胡告一状到衙门。
我已经派人打点把是非分正，

如今您老人家又多了一个漂亮的孙媳妇，过一年半载的，您就要抱一个……

（唱）白白胖胖的大重孙，您是开不开心哪？

贾　母　此话当真？

王熙凤　（撒娇）哎呀老祖宗，您今儿个怎么尽不相信我们的话呢？

贾　珍　弟妹所言，句句是实。

尤　氏　我们二婶是从来不说假话的。

贾　母　我不大相信这个醋坛子，突然会如此贤良，与她丈夫娶上这么一个漂亮的二房。

王熙凤　咳，我就知道您要说这个。我早给您预备下真凭实据啦。

贾　母　你有什么凭据？

王熙凤　这位妹妹，现在府中。给老祖宗一看怎么样？

贾　母　我正要看看。

贾　蓉　我去请二姨妈去。（下）

〔平儿随下。

贾　母　哈……（唱）

看情形确似有真凭实证，
想不到泼辣货作了贤人。

贾　珍
尤　氏　我们（弟妹/二婶）本来就是贤良人。

〔贾蓉上。

贾　蓉　禀老祖宗，我的二姨妈到了。

王熙凤　妹妹来了。(出迎)

〔尤二姐玉容惨淡,平儿扶上。

尤二姐　(唱)这一阵吓得我心惊胆战,

合府中为着我地覆天翻。

偏此时要把那老祖宗来见。

王熙凤　妹妹。

尤二姐　姐姐。(唱)

拿什么脸儿走向人前。

王熙凤　妹妹,怎么说起这个话来。把头皮硬着跟姐姐走,一切都有姐姐我呢。

〔王熙凤搀尤二姐进门。

王熙凤　老祖宗,您看这就是您的新孙媳妇。这是太婆婆,快磕头吧!

尤二姐　与太婆婆叩头。

贾　母　罢了。

尤二姐　谢太婆婆。

贾　母　(凝视有顷,点头赞许)待我再瞧瞧皮肉儿。

王熙凤　把手给太婆婆。

贾　母　(看)唔,齐全得很。凤丫头,我看比你还俊些儿呢。

王熙凤　老祖宗,要是不比我俊,我还替二爷娶吗?

贾　母　不错,不错。(唱)

果然是上上下下都登样,

骨肉停匀秀气藏。

聪明不露轻狂相,

举止之间见大方。

要说是胖不像那宝钗样,

要说是瘦也不像林姑娘。

似这样不胖不瘦不高不矮眉清目秀娇小大方一齐儿都兼上。

只恐怕这大观园里要算无双。

王熙凤　瞧,经我们老祖宗这么一夸奖,妹妹就显得更俊了。

贾　母　(唱)外表好看且不讲,

还看出这孩子温柔贤惠别有一副好心肠。

你看她含羞默默可怜样,

全不像凤丫头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活像个黑脸张飞手执长矛吆一声喝断灞桥梁!

王熙凤　我今儿个可成了女张飞了。

众　哈哈哈……

贾　母　你们不知道,我年轻时候,就是喜欢看三国,这三国里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张飞。

贾　珍
尤　氏　老祖宗是欢喜你!

贾　母　(唱)你们莫笑我这麻衣相,

老眼看人有文章。

叫一声孙媳妇儿听我讲,

今朝之事莫惊慌。

难得你这贤良的姐姐神通广,

有她来疼你纵然是老天塌下也无妨。

王熙凤　哎呀呀,瞧您把我说的。我这点本事,还不都是您教的。

贾　母　哈哈哈……

王熙凤　我说,我们妹妹站了好久啦,该回去啦。您有什么话话,就再嘱咐几句吧。

贾　母　嘱咐几句话……有的,有的。孙媳妇,如今你已是贾家的人了。想我这荣、宁二府,是簪缨门第,诗礼传家。男的讲的是孝悌忠信,女的讲的是德貌言工。你容貌虽然不错,只是这一个德字,必须小心在意。

〔尤二姐猛然一震。

王熙凤　老祖宗，这您放心吧。我们这个妹妹的德性，真是好得没法说了。

贾　母　好。我也要嘱咐你几句。

王熙凤　您说吧。

贾　母　他们圆房的日期，必须等到一年之后，家孝国孝服满之时。你不要忘记，那时候我要来吃这杯喜酒的。哈……

〔尤二姐在贾母笑声中昏倒。

王熙凤　哎呀妹妹，怎么了，怎么了？

贾　母　快快扶下。

王熙凤　是。

〔平儿、王熙凤扶尤二姐出门。

尤二姐　（醒过伏王熙凤身上哭叫）姐姐……

王熙凤　（假意抽泣）这可怎么得了啊……

〔平儿扶尤二姐下。

王熙凤　这孙媳妇长得怎么样？

贾　母　果然不错。

王熙凤　我没有骗您吧？

贾　母　不曾骗我。

王熙凤　那您现在该怎么样了？

贾　母　如今我该做三件事。适才错怪了你们，头一件向你们赔礼道歉。

众　　哎唷唷。

贾　母　第二件与凤丫头传名。从今往后，在二奶奶上面加上一个贤字，贤二奶奶！

众　　贤二奶奶

贾　母　这第三件……

王熙凤　慢着，我说老祖宗给我头上加了一个贤字，我们也该在老祖宗头上加一个字。

贾　珍　对，弟妹快加。

王熙凤　老祖宗的头上应该加一个圣字。

众　圣字。

王熙凤　贤人上头是圣人。从今往后，我们得叫老祖宗——

众　圣老祖宗！

贾　母　哈……（向王熙凤点首称赞）好，现在该讲第三件事了。凤丫头，适才听你说，衙门口已然打点，想必花了银钱。但不知花了多少？

王熙凤　老祖宗，您问这个干什么？

贾　母　你告诉我。

王熙凤　没有多少，连衙门里带差人，不过一千两银子。

贾　母　（惊）花了这样多银子！

王熙凤　瞧您，少了我们能拿得出手吗？

贾　母　说得也是，贾珍。

贾　珍　在。

贾　母　这一千两银子，该你们拿出来。

贾　珍　是是是，马上就与二婶送了过去。

贾　母　凤丫头。

王熙凤　老祖宗。

贾　母　（意味深长地）这三件事还称你的心么？

王熙凤　（撒娇）老祖宗，您累了，该回去歇息了。

贾　母　哈……（唱）

　　笑人生难得个儿孙兴旺。

众　送老祖宗。

贾　母　啊凤丫头，今天的事叫那孩子又惊，又怕，又难为情。你回去找个医生与她看看哪。

王熙凤　你放心吧，我一定找一个名医。

贾　母　（唱）该应是家门盛你这醋妇变贤良！

哈……（下）

鸳　鸯　二奶奶，您今儿个是名利双收啊。（下）

〔贾琏溜上。

贾　珍　谢谢贤弟妹。

尤　氏　谢谢贤二婶。

贾　蓉　谢谢贤婶娘。

众　谢谢贤二奶奶。

贾　琏　谢谢贤夫人！

王熙凤　啐！

〔王熙凤啐了贾琏一口，亲热地往尤氏身上一偎。尤氏受宠若惊。王熙凤向尤氏嫣然一笑，搀扶下。

贾　珍　后堂摆宴。

——幕闭

第七场

〔幕启：王熙凤内宅。王熙凤得意洋洋上。

王熙凤　（唱）昨日里宁国府一场大闹，
闹他们一个个俯首求饶。
老祖宗解人意转怒为笑，
王熙凤博得个贤惠名标。
小贱人直吓得沉沉病倒，
奉汤药全仗我双手亲调，

〔平儿急上。

平　儿　奶奶，大事不好了。新二奶奶喝了药水，肚子一阵疼，胎儿坠下啦。

王熙凤　你……说什么？

平　儿　新二奶奶的胎气掉下来啦。

〔王熙凤故意一发晕。平儿上前一扶，王熙凤猛将平儿推过，急

奔下。

〔平儿急出门。贾琏急上。

贾　琏　平儿，新二奶奶怎么样了？

平　儿　二爷。

〔平儿一把拉住贾琏急下。

〔来旺跑上急得向内望。

来　旺　（苦着脸）这是怎么回事，这药是我去买的。

〔平儿扶王熙凤上。来旺见王熙凤上，畏怯地急返下。王熙凤眯着眼望来旺下。进内。坐。

王熙凤　（装得有气无力地）正好是一个男孩子！这一下我们可都绝了后啦。让我安静一会，你下去吧。

平　儿　是。（下）

王熙凤　（见平儿下，噗哧一笑）（唱）

人不知来鬼不晓，
一条孽种付荒郊。
小贱人面如黄蜡昏昏倒，
命若游丝一线飘。
看起来她经不起几场风暴，
便葬身在大观园的骇浪惊涛。

〔兴儿上。

兴　儿　报告奶奶，二爷大喜。

王熙凤　什么大喜？

兴　儿　这回二爷办事有功，老爷赏下来了。

王熙凤　赏了什么？

兴　儿　赏了二百两银子，还有一个秋姑娘。

王熙凤　什么？

兴　儿　秋姑娘。

王熙凤　什么秋姑娘？

兴　儿　就是老爷身边的那个大丫头秋桐。

王熙凤　秋桐！

兴　儿　又标致，又能干，能说会道，手灵脚快。老爷特为赏给二爷，马上就要过来啦。

王熙凤　哦，这可真是二爷的造化呀！

兴　儿　是啊。

王熙凤　兴儿。

兴　儿　在。

王熙凤　老爷的丫头，你得去好好地陪着她过来了。

兴　儿　是。奶奶。（出门）

王熙凤　一个没死，又来一个！

〔兴儿向内。

兴　儿　秋姑娘，您快点儿走啊！

〔秋桐内应：急什么，我得一步一步的走着！

〔秋桐翩若惊鸿上。

秋　桐　瞧，我这不是来啦！

兴　儿　请进去吧。

秋　桐　我就这么进去啦？

兴　儿　不这么进去，怎么着？

秋　桐　给我通报一声。

兴　儿　嘿，瞧你！还要二奶奶下位相迎吗？

秋　桐　谁说的？你那么一通报，奶奶一点头，我跟着就进去。要不，那多干哪。

兴　儿　这也说的是。你等着。禀奶奶，秋姑娘到。

王熙凤　（已经听到秋桐要兴儿通报，怒火陡起）怎么着？我们门儿小，她进不来是不是啊！

〔兴儿大骇，畏缩退出。

兴　儿　听见了吧？自己进去吧。（下）

秋　桐　（唱）未进门先闻得一声狮吼，

分明她与我个冷水浇头。

她是个泼辣货闻名已久，

碰着她也是我前世未曾修。

唉……

在此间上上下下我早都看透，

谁好人谁就要大海沉舟。

凭着我随老爷十年久，

敢与她作一个冤家对头。

我要敢出乖敢露丑敢撒野不怕羞，把女儿家娇怯付东流。

（进门）秋桐拜见二奶奶。

王熙凤　罢啦。你就是老爷赏过来服侍二爷的吗？

秋　桐　是的，奶奶。

王熙凤　这可真不巧。新二奶奶刚坠了胎，二爷不是个心事，今儿个晚上可不能办你的事啦，委屈你先一个人住两宵再说吧。

秋　桐　我说，二奶奶，这就是您的不是啦。

王熙凤　（惊）哦，我的不是？

秋　桐　秋桐是老爷赏过来的。您看在老爷的份上，也该照应我们才是。您怎么尽替新二奶奶说话呢？不是秋桐乱说，这位新二奶奶的底细，谁还不知道，那个孩子，还不知道是姓张的，还是姓李的呢？奶奶希罕那杂种羔子，我才不希罕呢！养孩子，谁不会，过一年半载，我们养一个给奶奶看看，管保一点儿不掺杂！

王熙凤　（惊愕之余，灵机转动）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秋　桐　十七岁。

王熙凤　唉，年轻轻，不懂事啊！（唱）

你竟对新奶奶胡言满口，

全不知人家是什么来头。

宁国府至戚亲根深底厚，

珍大奶奶的亲妹妹她姓的是尤。
她是你二爷的凤鸾俦心上肉，
新婚才未久，恩爱正绸缪。
我遇事都让三分后，
你飞蛾却向火中投。

秋　桐　好啊，我成了飞蛾投火啦！

王熙凤　（唱）人家是冰样清玉样润，
花样娇，蜜样柔。
一弯眉黛春山瘦，
两点星眸秋水流。
嫦娥羞欲避，
西子见生愁。
你虽然年华未二九，
体态足风流。
可并非一枝南国香红豆，
只不过是粗枝粗叶一丫头。
你顶撞我千句我能承受，
得罪了新奶奶一字命全休！

秋　桐　（暴怒大叫）奶奶！（唱）
我心中早压着一盆火，
奶奶的言语火加油。
说什么香红豆臭红豆，
我本是粗枝粗叶粗花粗朵生长野田沟。
您看是香，我看是臭，
您看是玉天仙，我看是烂羊头。
我倒要与娼妇交交手，
管她是谁人的妹子姓的是什么尤！

王熙凤　你快别给二爷听见。

秋　桐　（越说越气）奶奶！（唱）

奶奶身份高，顾前又顾后；
秋桐无所有，不怕把面子丢。
有她姓尤的就没有我，
一根桩扣不得两条牛。
奶奶你只管坐山观虎斗，
看秋桐为你打败眼中仇。

王熙凤　瞧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秋　桐　奶奶呀！（唱）

秋桐是一不做二不休，
省得您再去用机谋。
只是我有句话儿得先出口，

王熙凤　有话只管说吧。

秋　桐　（唱）说出来您可不要气冲斗牛。

王熙凤　我哪那么大的气。

秋　桐　（唱）倘若是二爷他……

王熙凤　怎么样？

秋　桐　（羞涩地，唱）

到了我们的手，
您可不能把您那……
整盆整罐的南京醋，哗啦啦泼上我秋桐头。

王熙凤　哈……（唱）

大观园丫头们堆前叠后，
却无有一个人及得你这鬼丫头。
性直口快心田厚，
和奶奶的脾气好相投。
二爷有你来侍候，
我的好孩子！

分挑我多少担子减去我多少愁啊。

秋　桐　（柔顺地）奶奶！（亲热地一抱）

〔内砰然一声。

〔贾琏内喊：呔！怎么药水下肚，就坠了胎儿，你们与我讲！

〔平儿急上，丫环随上。

平　儿　二奶奶，二爷这一会儿气得直摔东西，说我们服侍得不好。

〔丫环饮泣。

王熙凤　哭啦，哭的日子在后头呢。见过你秋桐妹妹，她是老爷赏过来服侍二爷的。头一天就碰上这个事，她和我们是一样的可怜。（对秋桐）这一切你都眼见啦。

秋　桐　哈……奶奶。（念）人人都说您厉害，今日一见也平常。不是秋桐夸大口，不出三天，管叫二爷他……乖乖进我秋桐房！

（拉平儿下，丫头随下。）

王熙凤　哎呀妙啊，我正少一个人冲锋陷阵，她来得不迟不早，正是个时候。先借她的手把贱人杀死，回头再来杀她，这叫做借刀杀人。（想到另一事情）刚才来旺这小子在门口冲着贱人的屋子，急得什么似的，要是到外面说出个一言半句，那我可就完了。哼，先送一个信给这个奴才，叫他知道点儿厉害！丫头们……

〔内应：有。

王熙凤　把旺儿给我叫来。

〔内应：是。

〔来旺上。

来　旺　（嗫嚅）花枝巷的消息是我泄漏的，张华的状子是我叫他告的，坠胎气的药又是我手里买来的……又叫唤啦，还有什么好事啊。奶奶。

王熙凤　旺儿，我瞧你这一会愁眉苦脸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来　旺　（急解释）奶奶，我没有心事，奴才有什么心事？

王熙凤　是啊，这一回办事有功，你算是奶奶第一个心腹人。可你如果有

个三心二意，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来　旺　奴才不敢。

王熙凤　只要你对奶奶忠心，自有你的好处。奶奶不会亏待你。

来　旺　谢奶奶，奴才一定为奶奶效力。

王熙凤　这才是啊。今儿个还有一件事，要你走一趟！

来　旺　请奶奶吩咐。

王熙凤　这件事比不得前两回，怕你办不了。

来　旺　奶奶，您又不要奴才去杀人放火。有什么办不了啊。

王熙凤　嗯，正是要你去杀人！

来　旺　奶奶您别说笑话。

王熙凤　谁跟你说笑话。猴儿崽子，我要你去杀死张华。你知道奶奶的脾气，奶奶做事从来不留根脚，我不能把刀靶子递在那个张华手里，必须将他杀死，斩草除根！怎么样，不敢去吗？

来　旺　敢去，敢去。奶奶，我就去！

王熙凤　慢着！你忙不迭就走，你准备怎么将他治死？

来　旺　这个……

王熙凤　还得我教你。你找着那张华，就讹他做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者暗暗使人算计，打他的闷棍，务要做得干净利索。记住，千万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来　旺　是。

〔王熙凤下。

来　旺　哎呀我的妈呀，当真要我去杀人哪！好毒辣的家伙，我这才真明白啦。她是存心要把新二奶奶弄死啊。哎呀老天哪，我悔不该那一天把新二奶奶的事说出来。如今是羊入虎口，木已成舟，这个孽全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啊。哎呀慢着，她适才言道，从来做事不留根脚，她杀了张华之后，大概齐就该轮到我啦！（摸自己颈脖）哎呀呀……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未报，时辰未到。这样毒辣的女人，是逃脱不了恶报的。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

且到外面躲上几天，先把张华放走，回来再用言语哄骗于她，走到哪里，说到哪里，我就是这个主意。我走，我走，我走！

——幕闭

第　八　场

〔幕启：尤二姐房中，一灯如豆，帐帘低掩。

〔秋桐上。

秋　桐　咳，我好恨哪！

（唱）实指望随二爷月圆花好，

想不到守空房长夜无聊。

恨贱人坠胎儿不迟不早，

偏拣我秋姑娘的花烛良宵。

秋姑娘生成个心高气傲，

似这等遭冷落实在难熬。

趁二爷不在家我高声骂叫，

且看她把姑娘怎样开交？

呔，贱人听着！

〔平儿端茶碗上。

秋　桐　我是秋桐姑娘，是老爷赏给二爷的。我来了好几天啦，你这个娼妇装模作样，没日没夜地把二爷给缠着，让我就守着三间空屋子。我今儿个要骂你，我骂你这小娼妇，小狐狸精，先奸后娶没人要的小贱货！

〔平儿搁碗于地，猛拉秋桐。

平　儿　妹妹。

秋　桐　平姑娘，咳，我正在骂人，你干吗打岔呀！小娼妇……（被平儿推下）

平　儿　咳，这是哪儿说起呀！

(唱)秋姑娘忽改变平日模样，

发恨声施泼辣费我思量。

薄命人理应当相怜相谅，

新二奶奶，新二奶奶，睡着啦。幸喜秋桐的言语，未曾被她听见。

(唱)悄悄地送上这续命的参汤。

〔尤二姐发出呻吟声。

平　儿　醒啦。

尤二姐　(唱)朦胧间又听得有人呼唤，

〔平儿搀扶尤二姐支起。

平　儿　新二奶奶。

尤二姐　原来是妹妹。

平　儿　是我。二爷关照熬一碗参汤，您喝点儿安安神吧。

尤二姐　多谢妹妹操心。(接参汤)

平　儿　您趁热喝了吧。

尤二姐　(欲喝复止)妹妹，我不喝了。

平　儿　这是最好的人参，是珍大奶奶送过来的。

尤二姐　(唱)见参汤我不觉一阵心酸。

平　儿　您不要难过，保重要紧。

尤二姐　(唱)心头饱腹中闷实难下咽，

平　儿　您想开一点，就会好的。

尤二姐　(唱)生成个如纸的命难得周全。

平　儿　快不用这样想。

尤二姐　(唱)问妹妹适才间我朦胧听见，

平　儿　(惊)您听见什么?

尤二姐　(唱)好一似有谁人骂我在窗前。

平　儿　没有人骂您。这个府里头，谁敢骂您。这是您做梦的。

尤二姐　哦，是我做梦的。

平　儿　是啊。快冷啦，您喝了吧!

尤二姐　(唱)感不尽妹妹情……心摇手颤……

〔平儿帮助尤二姐喝参汤,刚要进口。秋桐上。

秋　桐　咳!

(唱)骂得她不疼不痒我好心烦。

呔!姓尤的听着,我是秋桐姑娘,又来骂你啦!小娼妇,小狐狸精。先奸后娶没人要的小贱货!丢了一个杂种羔子什么了不起,谁还不知道你的底细吗?

〔尤二姐晕倒。碗砰然落地。秋桐一愣,平儿出门。

秋　桐　怎么跟我摔东西。要打架?好,你出来。姑奶奶今儿个跟你拼了!

平　儿　哎呀妹妹,你……是怎么啦?

秋　桐　你还在这儿?

平　儿　人家都昏过去了,你就饶了她吧。

秋　桐　她装死,哪那么容易发昏,信她的!小贱人,小狐狸精!

平　儿　人家是真的昏过去了。

秋　桐　我不信,世上有那么容易发昏的人。

平　儿　你自己看看去。

秋　桐　我倒是要看看。(近前细看,惊退)

〔平儿生气下。

秋　桐　(唱)她果然昏沉沉紧闭双眼,

这般的不经骂倒叫我为难。

看情形黄泉路离她不远,

唉!

经不起三斧头你进的什么大观园。

我……总不能往死人的身上再踏践,

到此时猛觉得她也可怜。

二奶奶!

我骂死她遂你的愿,

她今天该是我秋桐的明天。

说这个有什么用。

我还得打精神准备恶战，

先把个护身符抢到手边。（下）

〔平儿端碗从内出。王熙凤紧跟上。

王熙凤　平儿。

平　儿　奶奶。

王熙凤　新二奶奶怎么样了？

平　儿　昏昏沉沉，有气无力，我再喂她喝点参汤。

王熙凤　把参汤放在这儿。我来喂。你歇一会去。

平　儿　是。（放参汤下）

王熙凤　（望平儿）人家养猫拿耗子，我的猫尽咬鸡。既然她离死不远，那我就成全你早点归天吧！（推门径入）喂！你醒醒，你醒醒吧！

尤二姐　（挣扎抬头）啊，姐姐。

王熙凤　是我。

尤二姐　姐姐请坐。

王熙凤　我站着说几句话，就要走的。

尤二姐　（觉得情势不对）哦，姐姐有话，但请讲来。

王熙凤　你听着！只因日前你那前夫张华告了我们家一状，你的这件丑事，就变成府里府外，上上下下，聊天逗趣的新闻。他们都说你在家里做女孩就不干净，又和我们那位珍大爷不清不白，勾勾搭搭。昨儿个晚上，老祖宗、太太把我叫了去，指着脸骂我说，像这样没人要的破烂货，你偏偏拣了来。这荣宁二府是什么人家，怎么弄了这么个伤风败俗的东西来，还不赶快把这贱货给休了！

〔尤二姐气得不能支持，忽然地立起，瞪着眼直向王熙凤逼去。王熙凤愕然怯退。

尤二姐　这……就是你看望我病势来的？

王熙凤　是的。

尤二姐　这些话就是你要来与我讲的?

王熙凤　不错。

尤二姐　(冷笑)哼!

王熙凤　你笑什么?

尤二姐　笑我瞎了眼睛！直到此时,才认识了你。

王熙凤　是迟了一点啦。

尤二姐　我好恨!

王熙凤　你恨什么?

尤二姐　恨我不曾听我三妹的言语,把你这奸刁淫恶的毒妇,当做了贤惠之人!

王熙凤　恨就恨吧,可是我倒挺佩服你那位妹妹的。

尤二姐　你佩服她什么?

王熙凤　我佩服她聪明识趣,死得爽快。(敲三更)时候不早了,我的话也完了,你好自为之吧。(下)

尤二姐　王熙凤!(挣扎起立)

〔王熙凤踪迹杳然,一阵疾风扫叶,几滴冷雨敲窗,一片凄清,尤二姐从悲愤转入平静。

尤二姐　三妹!(唱)

到此时一场梦豁然全醒,
王熙凤现出了面目狰狞。
恶生生句句话全如利刃,
看准了时机到再不用假意虚情。
可叹我死到头才明究竟,
告官衙闹宁府饮药汤坠胎儿,都是她一手造成,更复何云。
我自被活生生逼归绝境,
成全她宽宏量贤慧之名。
死便死何惜此一条性命,

恨只恨病已深势已成败尽声名，面对仇人，不能够一语相争！

再不愿见一个贾家人影，

再不愿见此间日出天明。

反幸这胎儿坠一身干净，（见手上戒指）

金环！

这金环好送我及早归阴。

叫一声三妹妹泉途暂等，（欲吞金环）

吞金环猛忆起贾琏夫君。

纵不愿见他人也要等他一等……（伤心已极，跌坐床沿）

〔贾琏上。秋桐暗上。

贾　琏　（唱）议事不觉到天明，

成日里守病人好无意兴。

秋　桐　二爷！

〔尤二姐听见。

贾　琏　（惊喜）秋桐！

（唱）天未亮你怎么起了身？

秋　桐　人家没睡，等着您哪！（威胁地）我说二爷，我倒是要问问您。我是老爷赏过来服侍您的，如今我来了好几天啦，您就是不拢边。您倒是说明白，要是您觉得老爷赏得不好，我们就立刻回到老爷身边去啦。

贾　琏　哎，哎，哎，不能回去。二爷是很喜欢你的。

秋　桐　您欢喜我？

贾　琏　欢喜你。

秋　桐　我不信。

贾　琏　不信，你就跟二爷走。哈哈哈……（拉秋桐下）

〔尤二姐听得真切，一声惨笑。

尤二姐　（唱）此时间再无有他事可想，

不须片刻更彷徨。

速把残生来断丧……（扫头。吞下金环，倒卧床上）

〔五更。天明。

〔平儿端参汤上，进门。

平　儿　新二奶奶，新二奶奶！哎呀，新二奶奶死啦，新二奶奶死啦！

〔众丫环上。

丫　环　新二奶奶……

〔来旺、兴儿奔上。

〔贾珍、贾蓉、尤氏奔上。

〔贾琏、秋桐奔上。

贾　珍　二姨妹！

尤　氏　妹妹！

贾　蓉　姨妈！

〔王熙凤内猛叫一声，边哭边叫上：好妹妹，亲妹妹，我那苦命的……

王熙凤　好妹妹呀！（在一个漫长的哭叫声中扑到尤二姐身上）

〔秋桐背后一声冷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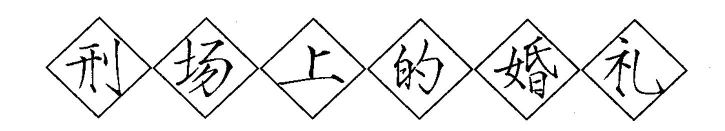
〔王熙凤回头怒视秋桐。秋桐冷然相对。

——幕闭

——剧终



十场京剧



卫　明　乐美勤
陈文华　马　科

1980年



剧 中 人 物

陈铁军　(原名燮君)女,22 岁,中山大学学生。

周文雍　男,25 岁,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秦维刚　男,58 岁,广州人力车工会委员。

秦阿婆　女,55 岁,秦维刚的老伴。

陈铁儿　女,20 岁,陈铁军之妹。

万事通　男,40 岁,海珠戏院后台管事。

房东太太　女,家庭妇女。

阿　芸　卖花女,12 岁。

陈敬业　男,37 岁,陈铁军之兄,南洋华侨富商。

琴　师　男,盲人。

女招待甲、乙。

群众若干。

工人赤卫队员若干。

记者数人。

舒　紫　女,24 岁,中山大学学生。

蒋剑飞　男,54 岁,广州公安局长。

蒋奉天　男,25 岁,侦缉队长。

云丽霞　女,26 岁,蒋剑飞的三姨太。

反动警察、便衣特务、反动兵士若干。

序　幕

〔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三日，广州。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

〔在《工农兵大联合歌》主旋律的变奏中，天幕上红旗、标语如林。标语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

〔周文雍举着红旗，身边还有几个工人、学生，昂然走来。

〔忽然，枪声响，有人中弹受伤。又一阵密集的枪声。周文雍中弹，仍高举红旗，最后终于不支倒下。一个战友把他扶到隐蔽处，然后去拿红旗，又中弹牺牲。

〔陈铁军冲上。周文雍正想挣扎着站起来。陈铁军急忙解下红围巾给他裹上伤口，然后举起红旗冲下。

〔周文雍望着她的背影，又看看红围巾。

〔灯暗。

第　一　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广州海珠戏院后台一角。一边通往台上，一边通往楼上化妆室，另一道门通往外面。墙上贴着"同乐会"的海报，特请"南国歌后"、"粤曲名家"、"新剧明星"会串等等大字赫然可见。另一侧贴着《人兽关头》的电影海报。

〔几个杂耍演员在作出场前的准备。喇叭里播放着广东音乐《小桃红》。万事通走过来。

万事通　（唱）忙到西来忙到东，

　　同乐会上我最红。

　　歌后、明星、学生都请到，

　　不愧外号万事通。

（对杂耍演员）准备好了吗？

杂耍演员　好了。

〔前台传来鼓掌声。

万事通 （看表）上！

〔洋鼓洋号吹打起来。杂耍演员下。

〔有人拿两只大花篮上。紧接着满身珠光宝气的云丽霞在众人的簇拥下进来。

万事通 蒋夫人您来了，欢迎，欢迎。您昨天的歌唱风靡了整个广州。今天国民日报登载了名家评论，赞扬您的歌喉珠圆玉润，真可谓千古绝唱。

云丽霞 不见得吧？

万事通 夫人，真人面前我可从来不说假话。

云丽霞 你万事通怕我云丽霞连演三天满不了堂，今天又特邀新角……

万事通 哪里，哪里。临时穿插一个大学生的节目。

（轻声）朋友的交情嘛！

云丽霞 我不信。

万事通 夫人，信不信由您。请上楼化妆，到时候我来请您。（对送花篮的）快把夫人的花篮送到台上去！

〔送花篮的下。云丽霞走上楼梯。

〔蒋奉天穿白色法兰绒西装上。

云丽霞 唷，奉天。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啦？

蒋奉天 （奉承地）婶娘，我今天是特地赶来给您捧场的。

云丽霞 （笑）捧我的场？那你昨天为什么不来？

蒋奉天 昨天我有紧急公事……

云丽霞 算了，别跟我一本正经的。你今天怕是为了哪位密司来的吧，是吗？

蒋奉天 婶娘，不要用女性的眼光，把铁血之争看作桃色新闻。我们正在宣传国民党一党专政，为蒋总司令歌功颂德。（走近楼梯，低声地）共产党可没闲着，他们……

万事通 夫人，茶水、点心都已备好，请上楼休息。

〔云丽霞、蒋奉天上楼。

〔万事通看表，现出焦急的样子。

〔通向外面的门开，蒙着头巾的陈铁军进来。万事通一愣，陈铁军把头巾拿下来。

万事通　（高兴地迎上去）陈铁军小姐，您总算赶到了！

陈铁军　我是化好了妆来的。

万事通　刚才局长太太还和您吃戏醋呢！

陈铁军　真有意思！您不会把我们的节目撤下来吧？

万事通　怎么能呢！（小声嘱咐）快到那边换戏装。

陈铁军　哎呀，我的戏装箱子！

〔陈铁军跑至门口，拉门欲出，手车工人打扮的周文雍拎着箱子站在门口。他放下箱子，取下草帽。

万事通　（对陈铁军）这位是手车工会的副主席周文雍先生。

陈铁军　我们早就认识了。

周文雍　怪不得坐我的车不给钱，把箱子交给我还挺放心！

〔三人大笑。万事通塞给周文雍一叠戏票，小声说了句什么，又佯装大声谈话。

万事通　你们忙，你们忙，一个钟头以后准上。（下）

陈铁军　（唱）课余化妆时间紧，
　　　　　　蒙面登车匆促行。
　　　　　　布篷遮掩全不问，
　　　　　　不料拉车是周君。

周文雍　（唱）组织分配作决定，
　　　　　　暗中保护要留神。
　　　　　　急切拉车无暇问，
　　　　　　不料乘客是铁军。

〔两人相视一笑。

陈铁军　好些时候没听你演讲了，可是还经常读到你写的文章。

周文雍　你过去演的戏我每个都看，这出新剧《血花》还没看过。

陈铁军　这个戏是根据上海工友三次武装起义的事赶写出来的。我们想通过演出唤起民众，揭露国民党右派的伪善面目。

周文雍　眼下局势很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万一有情况，就从后台小门出去，你上我的车走。

陈铁军　有你们保驾，我们就更胆壮了。舒紫还没来？

〔秦维刚、舒紫上。

陈铁军　秦大伯！

秦维刚　铁军，化了妆快认不出来了。哈哈哈！

陈铁军　舒紫，你怎么才来？

舒　紫　我这不来了么，误不了场。

陈铁军　看你。舒紫，末了那段戏来排一下。

舒　紫　（准备练习甩围巾的动作，发现忘了带围巾）糟糕！

陈铁军　怎么，你把那条红围巾忘在学校里了？

舒　紫　是啊！回去拿也来不及了，这可怎么办？

周文雍　戏里要红围巾？舒紫，你等着，我马上送来！（对秦维刚）这是靠近太平门的戏票，马上分给同志们。

〔周文雍急下。秦维刚随下。

〔前台传来鼓掌声。万事通给下场的杂耍演员道辛苦。

〔粤曲演员珠江客下楼来了，万事通给她递上小茶壶。粤曲演员出场，传来她的歌声。

〔陈铁儿从门外进来。

陈铁儿　姐姐！

陈铁军　铁儿，你也来了。

陈铁儿　我们来了好些同学，分散在场子的各个角落，是专为给你们捧场来的。

陈铁军　今天的情况比较紧张，你们要多加小心。

陈铁儿　嗯。

舒　紫　铁军，我上楼换戏装啦。

〔舒紫上楼，蒋奉天从楼上下来，两人互相注视了一下，然后，擦肩而过。蒋奉天从镜中看见陈铁军，陈铁军也看见他。

蒋奉天　哦，是陈铁军小姐吧？我先还纳闷，哪儿来的陈铁军，没想到就是陈燮君小姐。幸会，幸会！

陈铁军　我不认识你，请你放庄重些！

蒋奉天　我可认识你，而且咱们还有一段小小的缘分。你临上花轿而逃之夭夭……

陈铁军　那种封建婚约是无效的。你给我出去！

蒋奉天　铁军，你让我找得好苦哇。

陈铁军　出去！我要喊人了！

蒋奉天　你，你……

万事通　这不是蒋局长的侄少爷吗，今天您也来捧场？

蒋奉天　哼！（忿然离去）

万事通　您走好，您走好。（对陈铁军）此人刚从德国警官学校毕业，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的侦缉队长。今天在这儿露面，恐怕……

陈铁儿　姐姐，我真替你担心。

陈铁军　你放心。陪我到那边换戏装去。

〔陈铁军走进屏风换戏装。万事通下。陈铁儿欲下，陈敬业从外面急匆匆上。

陈敬业　燮君！四妹！

陈铁儿　大哥，你怎么来了？

陈敬业　七妹，你也在这里。

陈铁军　（换好戏装，走出屏风）大哥，怎么你也有雅兴来看戏。

陈敬业　看什么戏！昨天，上海分行来电报说上海工人暴动，当局大肆镇压，到处抓人哪。四妹！

（唱）时局紊乱多动荡，

　　为你操心愁断肠。

抛头露面非所望，
涉嫌左倾更荒唐。
深居简出莫乱闯，
名门闺秀应端庄。

陈铁军 （唱）虽非男儿有志向，
早已飞出小闺房。
母亲在日也赞赏，
助我求学到五羊。
倘若再回闺房去，
怎对泉下二爹娘！

〔周文雍持红围巾上。

周文雍 舒紫呢?

陈铁军 （朝楼上喊）舒紫！

〔舒紫换好戏装下楼。

舒　紫 阿周，太感谢你啦！

〔舒紫接过红围巾围上。陈铁军注视红围巾，走至舒紫身旁，拿起红围巾看了一下，又回首对周文雍惊奇地看了一眼。

舒　紫 铁军，末一段再排一下。不要太激动，要掌握好分寸，来吧。

陈铁军 好。

陈铁儿 大哥，你就坐着看吧。

〔陈敬业无可奈何地坐下。

〔陈铁军、舒紫排练《血花》的结尾。

陈铁军 （扮演上海工人）记者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舒　紫 （扮演记者）上海妹，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陈铁军 孙中山先生说过，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我们上海的工友们联合起来，武装反对军阀，夺取政权，来迎接国民北伐军。可是国民党右派却掉转枪口来屠杀我们的工友，多少人流血牺牲啊！我不明白，国共合作是一家，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舒　紫　这个问题提得好！（发现陈铁军身上的血迹）上海妹，你也受伤啦，这儿还流血呢！

陈铁军　我们流着热血，这斑斑血迹多像热血之花啊！热血之花在开放了，冷血的人也该觉醒了！

舒　紫　（激动地）是啊！热血之花开放了，冷血的人也该觉醒了！

〔前台传来喝彩声，万事通上。

万事通　准备上场，快！

〔陈铁军等欲上场，陈敬业拉住陈铁军胳膊不放。

陈敬业　四妹！这种戏不能演，人家会要你命的！

陈铁儿　（跺脚）大哥，你太不像话啦！

陈敬业　你懂什么?!

周文雍　（劝导）敬业先生，如果令妹不演，那将造成多么不好的后果啊？（轻轻拉开陈敬业的手）上场。

〔众向去舞台的方向下。

陈敬业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可以……

周文雍　常听铁军说起，敬业先生是位爱国华侨，身在南洋，向往祖国，捐巨款赞助北伐，盼中华早日富强，拥护孙中山先生国共合作的主张。可是蒋介石却在上海向工人开枪。广州的报纸从四月一日起，天天宣传国民党一党专政，辱骂、诬蔑共产党。铁军演戏是为了宣传真理，唤起民众，这也是令尊大人的遗愿啊！

陈敬业　唉！

（唱）提起了爹与娘增添惆怅，

想当年他二老同走南洋。

在异国盼中华富强兴旺，

老父他赞助孙文国民革命，多少回捐款还乡。

临终时重任托付我肩上，

他姐妹学业前途我一人担当。

到如今她凭血性自投罗网，

只恐怕辜负了泉下爹娘。

〔前台传来陈铁军的念白:"热血之花在开放了,冷血的人也该觉醒了!"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口哨声。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哭的、喊的乱作一团。

〔万事通、秦维刚保护着陈铁军、舒紫等退上。

〔便衣警察从门外涌上,手车工人也涌上。

〔周文雍、秦维刚和便衣警察等格斗。

〔慌乱中,陈铁儿拉着陈敬业出后台,陈铁军拾起舒紫掉下的红围巾,由周文雍护着下。舒紫由秦维刚护着下。

〔蒋奉天上,举手枪准备向周文雍下场方向射击。蒋剑飞出现。

蒋剑飞　(吼叫)住手!混蛋,谁让你们开枪的!滚出去!(众特务下)奉天,你也是少年气盛,不够老练哪!这个时候怎么能这样打草惊蛇呢!

——幕落

第二场

〔紧接前场。黄昏。

〔广州瘦鸡岭贫民窟,秦维刚家。

〔周文雍拉着黄包车上,停下,打开前面的油布篷。陈铁军从车上下来,她上身还穿着戏装,下面已经换了平时穿的黑色裙子,手里拿着脱下来的演戏服装和红围巾。她朝车来的方向望了一下。

陈铁军　怎么不见舒紫她们的车?

周文雍　怕给人跟上,秦大伯拉着她往别处兜圈子去了。一会儿就到。

陈铁军　(转身要走,发现地方不对)不是说回中大吗?怎么……

周文雍　中大目标太大,所以想先到这儿来避一避。

陈铁军　这里是……

周文雍　秦大伯的家。

〔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秦阿婆抱着龙仔由里屋出来。

〔周文雍领着陈铁军进屋。

秦阿婆　阿周回来了。

周文雍　这是秦阿婆，这是陈铁军。

陈铁军　（腼腆地）阿婆！

秦阿婆　哦，你就是那个陈铁军？阿周常跟我说铁军是钢铁的铁、军队的军。我还以为是像他那样的一个棒小伙子呢，原来是个文文雅雅的大姑娘。

周文雍　（欲阻）阿婆！

秦阿婆　有多靓啊！看了就叫我喜欢。咱们这破家，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怎么招待客人。

周文雍　她不是客人，是同志。

秦阿婆　傻仔呀，总得招待招待嘛，你抱着孩子，我去烧水泡茶。

陈铁军　老人家，您别客气。

秦阿婆　你坐，你坐。

〔周文雍抱过龙仔，秦阿婆下。

〔陈铁军将衣物放在小桌上，坐下。脱下演出服装，又用纸抹去脸上的油彩。

〔龙仔哭，周文雍抱着、走着哄，一会儿哭声停了。

陈铁军　老秦大伯这么大年纪，孩子怎么这样小？

周文雍　这不是他们的孩子。

陈铁军　那是谁的？

周文雍　也可以说是我的吧。

陈铁军　你的？

周文雍　这孩子叫龙仔。他爸爸本是叶挺将军的部下，北伐大军的一位营长。在攻打武昌的时候，他头一个冲上城楼，不幸身上几处中了枪弹。可是他咬着牙，让别人踩着他的肩膀爬上城头，他自己

为革命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那时,孩子的妈妈正在月子里,又得了病,突然听到凶讯,哭得死去活来,没过几天也去世了,扔下这吃奶的孩子……周恩来同志知道了,对邓颖超同志说:"孩子的爸爸为革命而死,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我们来抚养他吧。"最近,邓颖超同志住在医院里,周恩来同志又有秘密任务去了上海,我就把他抱回来了。秦阿婆说:"作孽呀!你一个光棍汉,怎么带得了孩子,我给你养着吧。"

〔陈铁军不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她从周文雍手里抱过孩子,深情地凝视着孩子。

陈铁军 (唱)听罢收养龙仔事,

潸然泪下湿衣襟。

恩来夫妇令人敬,

文雍同志情谊深。

人言道:

无情未必真豪杰,

依我看,

共产党人最有情。

〔龙仔又哭,两人同时哄孩子,一下子两人又感到似乎有点不合适。孩子不哭了,陈铁军把他放进摇篮里。

周文雍 秦大伯他们怎么还不来……

〔沉默片刻,陈铁军毅然拿起那条红围巾。

陈铁军 文雍同志,这是你刚才借给舒紫的红围巾。

周文雍 哦,谢谢!

陈铁军 你怎么会有这样一条红围巾?

周文雍 这……是一位女同志的。

陈铁军 女同志?

周文雍 可是我不认识她。

(唱)红围巾常唤起火红的回忆,

云水激珠江怒潮涌沙基。
两年前“六·二三”游行抗议，
沙面上枪声响我中弹昏迷。
朦胧中女学生将我扶起，
解围巾裹伤口她接过红旗。
冲向前投身在茫茫硝烟里，
到后来欲归还无处寻觅。

陈铁军 （唱）却原来两年前沙基初遇，
乍相见旋分离别梦依稀。
那时节但见他高呼奋起，
率队伍冲在前挥舞红旗。
突然间枪声响血流在地，
只见他身中弹几将昏迷。
急切间解围巾与他裹起，
深敬佩擎旗人却无处寻觅。
不料想当年的猛士就是你，

周文雍 （唱）却原来我和你……

陈铁军
周文雍 （合唱）弹雨枪林早相识。

周文雍 铁军同志，如今应该物归原主了。

陈铁军 不，给你做个纪念吧！

周文雍 这……

陈铁军 围巾上有你流的血。

周文雍 我……

〔秦维刚挟了件衣服上，舒紫随上。

舒　紫 哦，你们都在这儿！

陈铁军 怎么才来？秦大伯，您辛苦了。

〔秦阿婆拿茶水上，招待陈铁军等人。

秦维刚　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对秦阿婆）老太婆，我出去拉会儿车。（对周文雍）你们坐着。

周文雍　大伯，您太累了，还是歇着吧！

秦维刚　出去转转，有座儿拉两趟，累不着我。

秦阿婆　早点回来。

〔秦维刚拉车下，秦阿婆接过龙仔进里屋。

陈铁军　舒紫，你们转到哪里去了。

舒　紫　我到区委机关去过了。（拿出文件）你们看，上海的形势很严重。

陈铁军　（看过后，给周文雍）看来国共合作有破裂的危险。

周文雍　蒋介石到底还是把刀亮出来了！毛润芝、周恩来同志一再提醒，要提高警惕呀，要提高警惕呀，有些人就是不听！

舒　紫　乌云总是暂时的。从国际、国内总的形势看，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和影响日益高涨，蒋介石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周文雍　铁军、舒紫同志，周恩来同志到上海去了，邓颖超同志正在医院里，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支部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

陈铁军　嗯，一定做到。

〔一个穿黑香云纱短衫裤的人远远走过。

周文雍　我马上到手车工会去研究一下。（指远处）你们要注意！

陈铁军　我回学校去。

舒　紫　蒋奉天未必肯善罢甘休，眼前局势又这样，铁军恐怕不能再回中大了。

陈铁军　（拿起戏装）我去交代一下，马上就出来。

舒　紫　那也好，我在家等你。

周文雍　（把围巾递给陈铁军）晚上外面很凉，把这个带上吧！阿婆，我今天回来晚点儿。

〔秦阿婆出来。

陈铁军　我们也走了。

秦阿婆　再坐会儿吧。

陈铁军　打搅您了。

秦阿婆　没有的事。(对周文雍)早点回来。(下)

周文雍　天晚了,路上小心点。

陈铁军　不要紧,我们两个还要同走一段路。

舒　紫　怎么?没有你们男子汉保护,我们女人连路都不敢走了?

周文雍　我不是这个意思。再见!

陈铁军　再见!

〔周文雍下。陈铁军和舒紫并肩而行。

〔秦家的布景拉开,背景换成另一条小巷。

舒　紫　铁军,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陈铁军　谁?

舒　紫　周文雍啊!

陈铁军　真没想到,两年前"六·二三"那天,我拿围巾给裹伤的那个年轻人就是他。

舒　紫　嗬,这真是个伟大的新发现!可是我要提醒你,别在个人感情的旋涡里陷得太深,别忘了我们是布尔什维克!

〔卖花女阿芸上。远远仿佛有两个男人的影子。

阿　芸　小姐!

舒　紫　(不高兴)谁是小姐?

阿　芸　买花吧?

陈铁军　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

阿　芸　我弟弟病了,等着钱抓药。

陈铁军　(掏钱给她)来,把这些花都卖给我吧。

阿　芸　这花不值这么多钱。

陈铁军　你叫什么名字?

阿　芸　叫阿芸。

陈铁军　好阿芸,我和你一起去买药。(向舒紫)舒紫,那边就到你的

家了。

〔陈铁军与阿芸同下。

舒　紫　(望着陈铁军的背影)哼,十足的小布尔乔亚!

〔舒紫回身欲走,那两个穿黑香云纱短衫裤、戴着黑眼镜的便衣警察掏出手枪对着她。

便衣甲　舒紫小姐!

便衣乙　请

〔舒紫愣住。

——幕落

第　三　场

〔紧接前场。

〔广州"陶陶居"酒楼豪华的包厅。

〔蒋剑飞在凉榻上吞云吐雾,云丽霞捧着小茶壶由盲琴师伴奏,唱着广东戏。

云丽霞　(唱广东戏,〔南音〕)

　　残月照池中,

　　池塘春水映花容。

　　浪花惊破那鸳鸯梦,

　　思潮涌,绣床斜凭,一朵醉芙蓉。

〔女侍向云丽霞小声说了句什么,云丽霞挥手令女侍搀盲琴师下。

云丽霞　请!

〔外面一迭连声地:请!请!请!

(内唱)慷慨激昂闹革命……

舒　紫　〔舒紫昂然上。

云丽霞　剑飞,你的外甥女舒紫小姐请来了!

舒　紫　（接唱）

　　突遭绑架起风云。

　　坐牢砍头寻常事，

　　壮志得酬快我心。

云丽霞　哟，这位外甥小姐我没见过，长得好靓啊！

（去拉她）快请坐！

舒　紫　别碰我！

云丽霞　好没家教！

蒋剑飞　她现在左倾得很，我这舅父都不在她眼内，何况你呢？（对舒紫）可是你母乃是我之堂姐，你是我的外甥女，这你万难否认吧？

舒　紫　呸！

（唱）谁人和你曾相认，

　　哪个和你是至亲。

　　旧家一概丢干净，

　　素昧平生陌路人！

蒋剑飞　唱高调是容易的，不过我劝你看看现实。前天，四月十二日，蒋总司令在上海已经对共产党开刀了。昨日发来密电，命令广州明日行动。（从怀中掏出一份名单）你看，这是广州共产党首要分子的名单，这上面就有我蒋剑飞的外甥女舒紫的芳名！

云丽霞　再过一个半小时，广州就要行动了。你舅父要不先给你透个风，怕对不起你死去的亲娘……

〔舒紫接过名单看，似乎不为所动。

〔蒋剑飞示意云丽霞拿文件给她看。她还是不理。

云丽霞　（念）"清党密令：对于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舒紫感到震动。

〔蒋奉天上，马刺清脆地一碰。

蒋奉天　报告！

蒋剑飞　啊，来得正好。认识吧？这是我的外甥女舒紫，这是我的侄子蒋奉天，刚从德国警官学校留学回来。你们是表兄妹。

蒋奉天　（向舒紫敬礼）我很荣幸的知道：我的新娘子陈铁军临上花轿而逃之夭夭，她曾经藏在您的香闺之中。

蒋剑飞　奉天，今天不谈这个。来来来，加一付杯筷，坐下，坐下。老三，有些什么佳肴美味呀？

〔云丽霞向女招待甲示意。

女招甲　（广东话）油爆虾仁、柠汁鸡脯、猪脑鱼云羹、蜜汁叉烧、脆皮鹅、莲子冬瓜盅、八珍鲍鱼、龙虎斗，（普通话）还有活杀猴脑。

〔云丽霞闻言惊叫。

蒋剑飞　她们怕活杀，猴脑就用碗盛上来吧。

〔女招待甲行礼下。另一个女招待打开酒瓶塞，云丽霞斟酒。

蒋奉天　我有紧急公务在身，这……

蒋剑飞　不是外人，说你的吧！

蒋奉天　马上要开始行动了，几个共产党重要分子邓颖超、肖楚女、周文雍……还没有找到他们确实的住址。

〔舒紫触电似地站起来，酒杯也碰倒了。她向外去，两个便衣过来阻挡，舒紫又折回来。

云丽霞　（迎上去搂住舒紫）我跟这位外甥小姐呀，就是有缘分，越看越欢喜。这么漂亮的人，又是大学生，风头那么健，真教人羡慕。可是年华似水，红颜易老，可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断送了！

蒋奉天　我这位表妹，可是个有见识的人，她会知道该怎么样珍惜自己的青春。

蒋剑飞　（阴阳怪气地）你们别小看了我的外甥女，她是准备慷慨就义，流芳百世的。我可以成全她的大志。

云丽霞　（又尖叫起来）怎么？你不心疼外甥女，我可心疼。说什么我也得保住我的好外甥女！

蒋剑飞　老头子发了脾气，我也不能说个不字。你想保她？哼，妇人

之见！

云丽霞　哎哟，我的好外甥女哟！

〔蒋奉天打了个暗号，两名全副武装拿着手铐的军警上。

二军警　报告！

蒋奉天　（向蒋剑飞说，却是说给舒紫听的）他们要带人，我想总还得给表妹一个思考的余地吧，可是时间又很紧迫！

蒋剑飞　你看着办吧！

蒋奉天　（向那两个军警）你们到外头去等着，再等三分钟！

〔两个军警敬礼退出。

〔钟声的答。

〔舒紫张惶地抬起头来，看看云丽霞，她还在装模作样地干嚎着；看看蒋奉天，他在不耐烦地看手表；再看看蒋剑飞，他又在起劲地抽大烟。钟摆的答声越来越响。外面雷阵雨突然下起来了。舒紫实在受不住了，向蒋剑飞奔过去。

舒　紫　舅舅！

〔一声霹雳，舒紫几乎昏倒。蒋奉天一把将她扶住。

——幕落

第　四　场

〔四月十五日凌晨。

〔枪声、警车的尖叫声划破长空。

陈铁军　（内唱）珠江上猛掀起妖风恶浪。

〔军警押革命者过场。

〔另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杀气腾腾地过场。

〔陈铁军撑伞上。

陈铁军　（接唱）

狗豺狼，逞凶狂，指名搜捕险万状，幸有工友来报信，助我逃

出校园墙。

〔远处吆喝声:"站住!"陈铁军闪过一旁。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可以看出是万事通,他挣断了绳索奔上。背后一阵枪声,他中弹倒地。军警上,把他拉下。

陈铁军　(唱)蒋介石下毒手无耻疯狂,

有多少好同志惨遭祸殃。

恩来同志肩负重任已他往,

颖超同志身份公开卧病在床。

急送讯步如飞穿街过巷……

(急奔,圆场,滑倒,蹉步,亮相)

〔灯暗。

〔舞台中后部灯亮。

蒋奉天　(拿着电话筒)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邓颖超在穗光医院,马上行动!

〔灯暗。

〔舞台一角出现穗光医院病房门。

〔一群军警冲进来搜寻。

〔陈铁军化装成贵妇人,穿着华丽的睡衣,款步出来。

敌军官　您是……

陈铁军　混蛋!我打电话给蒋剑飞,叫他派人快来快来!邓颖超都走了几十分钟啦,你们才来,是存心拖延时间哪!

敌军官　不敢,不敢。

陈铁军　还不往天字码头给我追!

敌军官　是!(向军警)快往轮船码头追!

〔军警急下。

〔火车汽笛与火车开动声。

陈铁军　(舒了一口气)火车开了!

(接唱)

　　送走了颖超同志略宽心肠。
　　动乱中却不知文雍去向……
（脱去睡衣急下）
〔医院景片移走。
〔蒋奉天率军警过场。
〔陈铁军急上，被蒋奉天等撞倒。
〔蒋奉天急下。
〔秦维刚上，扶起陈铁军，领着她急下。
〔舞台另一角出现人力车工会大门。
〔蒋奉天率军警上。

蒋奉天　周文雍是共产党的首要分子，一定要活捉！
〔军警应声。立即在两边埋伏。蒋奉天上前叩门。
〔一个工人开门出来，被打倒抓走。
〔军警正要冲进去，周文雍和另外两个工人冲出来。一场格斗，周文雍被捕押下。
〔秦维刚、陈铁军上，发现受重伤在地上的一位老工人，扶起他。

老工人　（挣扎着）阿周……（指着周文雍被捕押走的方向，不支倒地牺牲）
〔陈铁军悲痛地站起来，要追过去，被秦维刚拉住。秦维刚要追，又被陈铁军拉住。

秦维刚　孩子！

陈铁军　秦大伯！（抱住秦维刚失声痛哭）

——幕落

第　五　场

〔四个多月以后。
〔广州。蒋剑飞公馆花园的一角。有花圃、池塘、水榭假山。

〔舒紫穿着袒胸的西式长裙，蒋奉天西装革履，正合着流行音乐在跳舞。跳着跳着，舒紫忽然挣脱跑开了。蒋奉天追她，拉她。

蒋奉天　我是个纠纠武夫，不善于辞令。说实话，您的出现，唤起了我黄金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舒　紫　黄金时代？唉！

（唱）我也曾轰轰烈烈寻找彼岸，
　　却不料误入歧途险落深渊。
　　而今心灰意也懒，
　　英雄志儿女情俱是空谈。

蒋奉天　（唱）表妹何悲观，
　　看这花好鸟正喧。
　　而今您已登彼岸，
　　青天白日下，与花共争妍。

舒　紫　这样那样的说教我都听腻了，我需要安静。

蒋奉天　不！你需要爱情。

舒　紫　爱情？你恐怕还没有忘记那个订过婚的陈铁军吧？

蒋奉天　这真是天晓得！

舒　紫　你留着周文雍不杀，还不是为了钓陈铁军那条大鱼？

蒋奉天　周文雍的案子，完全由我叔父亲自审理，我无权过问。

舒　紫　那么陈铁军……

蒋奉天　哼，“四·一五”她侥幸漏了网，此仇不报我心不甘！

〔蒋剑飞上。

蒋剑飞　奉天，我到处找你，你倒躲在这儿。

蒋奉天　我正要向您报告一个重要的情报。

蒋剑飞　出事啦！政治犯周文雍因为有病押解到医院就医，不想被一伙暴徒用一辆无牌小汽车劫走了！

蒋奉天　啊！我马上采取行动！

蒋剑飞　马后炮！这分明是共产党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当初让他

多活一时，为的是要从他身上去找漏网之鱼。看来是大大的失策！想不到共产党竟然还如此猖獗，我们岂能善罢甘休！你们跟我来！

舒　紫　不，我还有事……

蒋剑飞　你也应该助奉天一臂之力。

舒　紫　我对政治早就厌倦了。

蒋剑飞　（阴阳怪气地）不要忘了你是共产党员！

〔舒紫一震，蒋奉天走近她身边，搀着她同下。

——幕落

第　六　场

〔距前场不久。

〔广州高华里。二楼前楼。从窗外可以看见石室教堂的两个尖顶。

房东太太　（内）王先生，王太太！跟我来！跟我来！

〔房东太太引陈铁军、周文雍上。周文雍穿浅湖兰色绸长衫。他走路似乎有些不便，但很快就不显了。陈铁军穿着华丽的旗袍，戴着耳环。她挽着周文雍进来。房东太太也随后进来。秦维刚扛着皮箱子上。

秦维刚　这箱子搁在哪儿？

房东太太　跟我来！（引他向里间）

〔周文雍走向坐椅。一抬腿露出脚上残留的脚镣。听见里面人声，忙用长衫遮住。

〔房东太太与秦维刚出来。

房东太太　你这个老头儿真好哇！

秦维刚　你不知道，我在他们老太爷家拉过包车。

房东太太　难怪。

秦维刚　少爷、少奶奶，我走啦！

陈铁军　往后，还叫你老伴儿来洗衣服。

秦维刚　行，让她带龙仔一块儿来看你们。（下）

房东太太　王先生，您在香港生病，王太太回广州安排这个家，可真不容易呀！

陈铁军　多亏了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　哪里，哪里。王先生，现在当局盯得紧，房子不准租给单身客人。你们这小两口，做大买卖，又有铺保，这房子租给你们，我最放心啦！

陈铁军　（向周文雍）你看这房子怎么样？

房东太太　这房子啊，别提有多好啦！就像那戏台上唱的：

（念）一等房间，
二等价钱。
三阳开泰，
四邻相安。
五路财神，
六庆丰年。
七子八婿，
八洞神仙。
九九归一，
十分完全！

陈铁军　房东太太真会说笑话！

房东太太　好说好笑的，愿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早生贵子……哟，瞧这王先生，说了两句笑话，脸怎么都红了！

陈铁军　（故意向周文雍）你累了吧？

房东太太　对了，你们也该歇着了。（走几步又回身）我想起来了，王太太，您要不要一个帮佣？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又勤快，又便宜，保险手脚干净！

陈铁军　有了，今天就来。

房东太太　那好，那好，我走了。（走到门口又回身）你们这小两口呀，我是越看越喜欢。

陈铁军　对不起您啦！

房东太太　（广东话）莫客气啦！莫客气啦！（下）

〔陈铁军关上房门。

〔周文雍从陈铁军的手皮包里拿出锉刀，站起身来，用力锉下脚镣。

陈铁军　（看了感到吃惊）

（唱）见伤势，心暗惊，

皮肉化脓鲜血淋。

只见他面不改色眉不皱，

真不愧钢筋铁骨革命人！（暗拭泪）

周文雍　（含笑劝慰）我都不疼，你哭什么？

〔陈铁军拿出纱布药棉给他包扎。

周文雍　（唱）此一番定计越狱脱险境，

要感谢你和同志们。

老秦夸你从容镇定，

筹划安排料事如神。

陈铁军　（唱）组织为此曾讨论，

同志们施巧计战胜敌人。

多亏狱医作内应，

周文雍　（唱）你乔装改扮涉险行。

明是送饭暗送药，

我吃后浑身发烧就昏沉沉。

陈铁军　（唱）狱医扬言是传染病，

难友协助闹不停。

敌人无奈只得应允，

转你到监外医院去会诊伺机脱身。

周文雍　(唱)他们是戒备森严看押紧，

我恨无双翅难飞腾。

陈铁军　(唱)秦大伯抖擞老精神，

乘敌换岗把巧计生。

一马当先援救你，

夺路上车如飞而行。

周文雍　(唱)敌人惊魂尚未定。

陈铁军　(唱)王先生从香港转回家门。

〔二人又相视而笑。

周文雍　(唱)我在狱中四月整，

目前的形势快说与我听！

陈铁军　(唱)黄鹤楼畔传喜讯，

党中央"八·七"会议已举行。

指明了正确路线方向定，

刀对刀枪对枪武装斗争。

周文雍　(唱)暗夜中乌云敛北斗晶明，

不由我心潮涌热血沸腾。

我立刻找上级把工作请示，

打出个新天地迎来光明！

陈铁军　(唱)"八·一"南昌枪声响，

秋收起义天下闻。

广东省委竞响应，

准备武装夺羊城。

命我们组织联络点，

做一对假夫妻燕尔新婚。

周文雍　(唱)我只说假夫妻是临时身份，

这一夜我硬头皮坐到天明。

不料想省委会如此决定。

王先生，王太太……

就难煞了人！

陈铁军　（唱）他出生入死闹革命

刀山火海心不惊。

猛然听得这决定，

也像我当初又羞又慌汗淋淋。

当初我也和你一样想，什么工作都好做，唯独这……后来，张太雷同志找我谈了话，他说：这也是革命需要……

房东太太　（内）王太太！有人找。

〔二人忙回原处坐下，并将锉下来的脚镣藏好，装作看报。

〔房东太太轻轻叩门。

陈铁军　请进来！

〔房东太太引陈铁儿上。她梳着两条辫子，穿着佣人的短袄、长裤，拿着一个小行李卷。

陈铁儿　少爷、少奶奶！

周文雍　这是……

陈铁军　这是朋友介绍来的佣人。

房东太太　原来是小大姐，长得可真好看哪！哟！（看陈铁军，把她们两个拉在一起，再向铁儿）你要不是穿了这身衣裳，我还真当你们是姐妹俩呢！（嗅）哎呀！我的点心烧焦了！（急下）

陈铁儿　（关上房门，抱住姐姐笑着捶她、打她）姐姐，记得吗？那年你做新娘子，临上花轿跑了。这回，又做新娘子了，可不会再跑了吧？

陈铁军　这回是革命需要，我再也不跑了。（指周文雍）就怕他要跑……刚才他还要跑呢！

周文雍　（笑着和陈铁儿握手）铁儿同志，欢迎你！

陈铁儿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什么也不懂，往后你们可得多帮助我。

周文雍　我们要互相帮助。

陈铁儿　对了,家里给你们带来了重要的东西。(从行李卷中抽出一封信交给周文雍)这是周恩来同志写给广东省委的信,张太雷同志叫我带来给你们看看。(又从行李卷中取出一条红围巾对陈铁军)"四·一五"夜里你把围巾给邓颖超同志围走了。周恩来、邓颖超同志托人带来这条围巾,送还给姐姐。

〔陈铁军激动地接过围巾。

〔周文雍招呼她们过来一块儿看信。忽然警车尖叫,陈铁儿机警地把灯关掉。

〔灯暗。

四个月以后。

〔墙上的月份牌标明着: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九日。

〔陈铁儿进来,开灯,依旧是原来的景,只是她已穿上厚旗袍,围着围巾。她取下围巾,从窗口的盆花下找到一张纸条,看后忙在窗口向下面招手。陈铁军上,她围着那条红围巾,戴着绒线帽。她进屋后,两个苦力各背一个沉重的红漆雕花的木箱上。陈铁军告诉他们放进里屋,然后和他们握别。

陈铁儿　(把纸条给陈铁军)老周去取一笔款子去了。

陈铁军　(看纸条,自言自语地)有急事……

陈铁儿　刚才真把人吓一跳。灯关了,安全信号也看不见,我以为家里出事了呢。

陈铁军　我也出了一身冷汗。我想糟了,家里又是手榴弹,又是大标语……

陈铁儿　刚才兵工厂那两个同志说:"怎么办?这一箱子手枪……"

陈铁军　嘘!(指指楼下)

陈铁儿　不要紧,房东太太睡觉了。

陈铁军　(走到窗口,向远处望着)……

陈铁儿　姐姐,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

陈铁军　我想什么?

陈铁儿　你呀，在想老周！

陈铁军　又瞎扯了！

陈铁儿　我才不瞎扯呢。这几个月呀，我都看出来了。

陈铁军　看出什么来了？

陈铁儿　姐姐！

（唱）你们俩在灯下学习讨论，

经常工作到夜深。

你对他体贴入微多照应，

他帮你解决疑难很关心。

唯独相对无私语，

中间隔着纸一层。

何不揭开这层纸？

做一对真夫妻美满婚姻。

陈铁军　老周床头有一本诗集，你去拿来。

〔陈铁儿进去拿诗集出来，奇怪地望着姐姐。

陈铁儿　是这本吗？

陈铁军　夹着书签的那一页，划着红道道的……

陈铁儿　（念）"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陈铁军　写得多好啊！

〔叩门声。

陈铁军　回来了！

〔陈铁军去开门，进来的是秦维刚。

陈铁军　（有点意外）秦大伯？

秦维刚　阿周回来了吗？

陈铁军　没有哇。您找他有事？

秦维刚　真糟，第三支队去运武器的时候，有一只麻袋破了，露出了里面的短枪，连带着把隐藏武器的米店也给暴露了。阿周赶了去，想转移那里的武器，谁知，警察忽然包围了米店，封锁了那条街，不知道阿周出来没有？我们都在找他。

陈铁军　（围上围巾）我去！

陈铁儿　姐姐，你上哪儿？

陈铁军　要向上级汇报，要通知有关的同志转移，还要找老周。

秦维刚　这时候你不能走开，这里得有人守着。外面的事，我去跑。

陈铁儿　我也去！

秦维刚　对，咱们去！

陈铁军　也好，你们可千万要小心！

〔秦维刚与陈铁儿同下。

陈铁军　（一会儿到窗口望望，一会儿看看时间）我这是怎么了？

（唱）阴霾四起又闻警，

忐忑难捺心不宁。

风急浪涌须镇定……

〔陈铁军坐下来，四周灯光渐暗。幻觉出现。聚光灯亮；周文雍被两个军警追捕、抓住，聚光灯暗；另一处聚光灯亮，周文雍满身血迹，镣铐锒铛，但依然威武不屈。这时，在周文雍身后映出蒋剑飞老奸巨猾的嘴脸，他冷冷地说：“周文雍，你到底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吧！”光灭。周文雍身后另一方，映出蒋奉天不可一世的狂态，发出“哈哈哈”得意的狞笑声。陈铁军目睹周文雍受尽酷刑摧残，五内如焚，情不自禁地高喊：“文——雍！”扑上前去欲拥抱周文雍，忽然周文雍不见了。聚光灯全暗。

〔一阵阵有节奏的叩门声。

〔灯光复亮，陈铁军从幻觉中醒来，她过去开门，见是周文雍。

陈铁军　（深情地）文雍！

周文雍　（以手指口示意）嘘！（关上房门）铁军！

（唱）越王山麓风云变，

　　叛徒告密起祸端。

　　侦敌情指挥部当机立断，

　　要提前起义把烈火燃！

陈铁军　起义提前了？

周文雍　我们隐藏武器的米店已经暴露，派在那里当老板的家伙叛变了，供出了起义的时间。教导团内部也有反动军官告密。汪精卫指令张发奎破坏起义。因此，张太雷、叶剑英同志把我找去紧急开会，决定起义提前在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点举行。党还派叶挺同志赶来参加起义的领导。

陈铁军　十二月十一日？那就是后天。好些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完。

周文雍　要抓紧！我在路上碰见了铁儿，已经叫她去通知交通员和分队长马上到这儿来开会。

〔陈铁军刚要走，被周文雍叫住。

周文雍　铁军，总指挥部对你的工作重新作了安排。

陈铁军　要调我到哪儿？

周文雍　要你负责起义的后勤工作，有什么意见吗？

陈铁军　服从党的决定。

周文雍　好。

〔沉默片刻。

陈铁军　这么说，我们就要分手了。

周文雍　是啊，我们在一块儿工作有四个多月了，你，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陈铁军　我觉得很好，没有意见。

〔又沉默片刻。

周文雍　铁军……

陈铁军　嗯……

周文雍　哦，我刚才起草了一份号外，你再帮我看一遍吧。

〔陈铁军边看边改动几个字。

周文雍　铁儿怎么还没有来？

陈铁军　听兵工厂的同志说，舒紫在广州第一监狱，托人带信，要求组织营救她。

周文雍　舒紫？“四·一五”以后，我还以为她牺牲了呢。

陈铁军　咱们一定要尽快地把她救出来！

周文雍　一定要救。等到起义一成功，就都解放啦！

陈铁军　写得很好，要付印吗？

周文雍　印十万份，起义后在全广州散发。有困难吗？

陈铁军　没问题，我马上交给地下印刷厂。

周文雍　地下，地下，等苏维埃政权一成立，咱们就再也不用住这地下机关了。

陈铁军　是啊，咱们这假夫妻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你的“罪”也受到头了。

周文雍　不……

陈铁军　（唱）数月光阴一瞬间，

周文雍　（唱）你我分别在眼前。

陈铁军　（唱）心头纵有话千万，

周文雍　（唱）万千话儿……

陈铁军　（唱）……口难言。

周文雍　（唱）我……

陈铁军　（唱）我……你我何处再相见？

周文雍
陈铁军　（合唱）再相见……

〔他们正要走近说话，陈铁儿推门进来。

陈铁儿　他们都来了！

〔陈铁儿在门口守望。周文雍和来人一一握手招呼。陈铁军从里面拿出一张地图，摊在桌上，周文雍兴奋地指着地图向大家传

达指示,布置任务。

——幕落

第　七　场

〔广州起义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

〔珠江边街垒后面的骑楼下。地点与序幕同。

〔秦维刚和几个赤卫队员还在坚持战斗。

〔周文雍冒着枪林弹雨急上。

周文雍　秦大伯,通知附近的赤卫队分队长马上到这里来!

〔秦维刚向两边做手势,五六个分队长上。

众　总指挥!

周文雍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起义总部叶挺、叶剑英同志的命令!

(唱)起义声威天下震,

红旗插遍广州城。

只因为敌强我弱战事紧,

斗争策略须变更。

总指挥部下命令,

撤往东江与海陆丰。

秦维刚　(唱)难道说起义之功一旦倾?

周文雍　不!

(唱)斗争仍在继续中。

朱德同志在东江,

彭湃坚持在海陆丰。

撤往山乡闹革命,

联农友聚集力量再反攻!

〔周文雍和分队长们握别。分队长们下。

〔陈铁军和两个女同志抬着担架上。看见周文雍,陈铁军让那两

个女同志先抬下。

陈铁军　老周！

周文雍　铁军，我正要找你，撤退的命令知道了？

陈铁军　知道了。

周文雍　那你们赶快准备撤退！

陈铁军　不，我要求留下来安排重伤员和善后工作，坚持地下斗争。

周文雍　这可是非常艰苦危险的任务啊！

陈铁军　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求留下。

舒　紫　（内）总指挥！

〔舒紫上。

舒　紫　总指挥。我坚决要求留下来！

秦维刚　阿周，她刚从监牢里出来，敌人都认识她。

舒　紫　总指挥！

〔秦维刚给周文雍一个暗示。周文雍表示明白了。

周文雍　（向舒紫）你马上和同志们一起撤！（向大家）同志们，执行命令！

〔周文雍、陈铁军与在场的队员同下。

〔秦维刚恋恋不舍地环顾四周。

秦维刚　（唱）听得一声撤退令，

心中好似烈火焚。

恨不能将白匪俱杀尽，

洒浇热血迎新春，

革命浪潮流不尽……

〔秦维刚正要走，看见墙上的标语："举起我们的红旗和武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他走过去细心地把它撕下来，叠好藏在身上。转身要下。隐藏在附近的舒紫拔出手枪，从背后向秦维刚开枪，秦维刚中弹倒地。他挣扎着要站起来，舒紫又开了两枪，秦维刚伤重倒下。舒紫藏起枪，跑过来扶起秦维刚。

舒　紫　(假惺惺地喊)秦大伯!

〔周文雍、陈铁军及一些赤卫队员们急上,扶起秦维刚。

众　秦大伯!

秦维刚　(从怀中取出血染的标语)同志们,一定要把它重新贴上——

(接唱)——广州城!

〔秦维刚倒地牺牲。众人十分悲痛,起立致哀。

舒　紫　(尖叫着)秦大伯!

陈铁军　同志们,快撤!

周文雍　撤!

〔陈铁军与他们一一告别,待他们下场后,她取下红领带。

〔灯暗。

〔一九二八年春。

〔仍在原地点。原来拉红横幅的地方拉起了白横幅,原来贴标语的地方贴上了反动告示。

〔秦阿婆在这里搭起一个小棚卖凉茶。她背着龙仔。

〔近处还有一个卖云吞面的摊子,两个人在吃云吞面。

〔军警押着革命者过场。卖云吞面的吓得忙把担子挑走。秦阿婆退至后面满怀悲愤地背过身去。

〔里面响起了革命者的口号声和反动派的枪声。

〔天色晦暗,珠江呜咽。

秦阿婆　(唱)广州城乌云滚风声紧,

阿婆我千斤石头压在心。

曾记得起义枪声震南岭,

曾记得祝捷欢唱响入云。

曾记得老伴持枪去上阵,

他说道:共产党要掌乾坤,救出咱辈辈的受苦人。

不料想起义失败多悲痛,

敌人血洗广州城。

见红就杀发兽性，

红衣的姑娘也被火焚。

多少好人遭惨死，

街头累累尸骨陈。

老伴至今无音信，

还望你身康健，精神振，跟随文雍早早归来杀仇人！

〔两个军警追卖花女阿芸上。

〔阿芸无处可逃，秦阿婆上前护住她。

警察甲　老太婆，躲开！

秦阿婆　她一个小孩子，可怜巴巴的，你们要干什么？

警察甲　她篮子里有红花，就是宣传赤化！

秦阿婆　这位警察真会说笑话，红花是长出来的，又不是这小姑娘染的。请喝杯凉茶吧！（她给他们倒茶，他们接过来就喝）

警察乙　不瞒你说，这是上头的命令。

秦阿婆　上头也要讲理，好比说您二位身上的血也是红的，总不能说您二位也在宣传赤化吧？

警察甲　老太婆你怎么说话！

秦阿婆　唉，谁家没有老没有小，多积点阴德总是好事吧，别让将来摊上什么报应。您二位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再喝一碗吧！

警察甲　少啰唆！

警察乙　好了，好了，还是到那边去找找财喜吧！

警察甲　丢那妈！

〔二军警下。

阿　芸　阿婆，您真好！

秦阿婆　时局还是这么不太平，一会儿开枪，一会儿杀人，你小小年纪干吗要出来？

阿　芸　没法子。阿婆，您这么大年纪，还背着小娃娃，也够苦的。

秦阿婆　我也是没法子，前天才到这儿来摆茶摊。

〔龙仔哭起来。秦阿婆把他解下来抱着哄，还是止不住哭。

秦阿婆　作孽啊！我去给他讨点吃的。

阿　芸　我给您抱着，茶摊我也给您看着。

秦阿婆　（把龙仔交给她）难为你了。（拿着个破瓢下）

〔陈铁军渔家女打扮上，她在看墙上的《十杀戒》告示。

〔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过场。陈铁军仍背对观众。

〔龙仔的哭声引起了陈铁军的注意。她猛回头看见阿芸抱着龙子，双方一怔。

陈铁军　阿芸！不认识我了吗？

阿　芸　姐姐，是你！

陈铁军　好久没见着你，真想你呀！

阿　芸　这些时，好多好人不知为什么就给杀死了。我做梦都替你担心。

〔陈铁军抱过阿芸手里的孩子。

陈铁军　（唱）见龙仔引起我万千思绪，
　　　　青山远遮泪眼云雾低迷。
　　　　龙仔啊！莫怪我无暇照看你，
　　　　可知道你爹爹至今无消息？
　　　　可知道先辈们前仆后继？
　　　　可知道秦爷爷壮烈牺牲在长堤？
　　　　可知道秦奶奶支撑度日不容易？
　　　　少时间我怎把凶信来提？

〔秦阿婆上。

秦阿婆　（非常意外）铁军！

陈铁军　阿婆！（与秦阿婆拥抱在一起）

秦阿婆　（唱）血雨腥风重相见，
　　　　满怀悲愤泪不干。

〔陈铁军正要说话，发现那两个士兵又走回来。秦阿婆拉陈铁军到短墙后隐蔽处说话。

〔阿芸抱过龙仔，给她们望风。

陈铁军　阿婆，你们受苦了！

秦阿婆　算不了什么。龙仔这孩子命大呀，这几个月跟着我东藏西躲的，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文雍他们在哪儿呢？

陈铁军　撤到东江去了。

秦阿婆　你秦大伯也跟去了？

陈铁军　（勉强地点点头）……

秦阿婆　要是有人去东江，给你大伯捎个信，就说老太婆、龙仔都活得挺好，叫他不用惦记。还告诉他工作是工作，吃饭是吃饭，别什么也不顾，都快六十的人了！

陈铁军　阿婆，我找了你们好几个月了，这是组织上给您的钱，你买米煮粥吃，过两天我来接你们。

秦阿婆　不，现在组织更难了，这些钱留给更困难的赤卫队家属吧，有的还是烈属。

陈铁军　阿婆……

秦阿婆　（唱）为什么欲说又不讲？

　　为什么吞吞吐吐闪泪光？

　　难道说老秦他……

陈铁军　（接唱）他他他壮烈牺牲血染珠江！

秦阿婆　（愣住）……

陈铁军　（拿出血染的标语）大伯就是在这里受了重伤，他说：您一定要挺得住，咱们一定要把它重新贴上广州城！

秦阿婆　（接过标语愣在那里。陈铁军提醒她把标语藏起来。她颤颤巍巍地走到秦维刚牺牲的地方，在短墙上抚摸着）

（唱）果然噩耗从天降，

　　我心中波涛翻滚似珠江。

　　往事历历涌心上，

　　贫贱夫妻苦共尝。

同经多少风和浪，
患难相扶岁月长。
你拉车我拾荒，
饥无食，寒无衣，餐风露宿，日晒雨淋，辛劳染得两鬓霜。
你投身革命找到党，
我能助你也荣光。
你们开会我瞭望，
传递消息奔走忙。
此一番起义枪声响，
满指望，举起刀枪，杀尽豺狼，改天换地，欢庆解放，观音山上红旗迎风扬。
最可叹革命受挫折，
老伴你壮志未酬身先亡。
恨只恨我不能随你上战场，
恨只恨临终我不曾在身旁。
老伴你九泉之下宽心放，
未尽之责我承当！

〔汽笛声。

陈铁军　阿婆，今天东江有人来，我是到码头旁边来接头的。

秦阿婆　东江来人，会不会是文雍？

陈铁军　不清楚。轮船已经靠岸了，我得过去了。

秦阿婆　孩子，现在敌人跟疯狗一样，阿婆掩护你一块儿去！

〔秦阿婆和陈铁军出来，从阿芸手里抱过孩子，往码头的方向走去。阿芸也拎着篮子跟着。可是被军警过来拦住，不让过去。她们只能远远地望着。

〔稍停，只见军警押着几个犯人过场。

〔军警过来驱赶，秦阿婆和陈铁军失望地离开。

——幕落

第 八 场

〔当天晚上。

〔起义失败后陈铁军新迁的住处。窗台上也是一盆花。

〔周文雍和衣倒在躺椅上睡着。陈铁儿在灯下抄文件。

〔陈铁军推门进来,发现墙上挂着周文雍的衣帽,再去躺椅前一看,吃惊。

陈铁儿　姐姐!

陈铁军　我看见了。

陈铁儿　姐姐,怪不得你几次接头都没接上。

陈铁军　他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陈铁儿　要把隐蔽在广州的同志转移出去建立工农红军。

陈铁军　工农红军?

陈铁儿　姐姐,我也要去!

陈铁军　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想去。不过,咱们都要听从组织的安排。

陈铁儿　那当然,可是你一定要给我争取。

陈铁军　那可以。

陈铁儿　说定了。

陈铁军　快睡觉去吧!对了,明天早点起来,买点菜。

陈铁儿　钱呢?

陈铁军　想点办法吧!

陈铁儿　(学她)想点办法吧!

陈铁军　(看桌上的抄件)……

陈铁儿　这是他带回来的文件,还没复写完呢。

陈铁军　你去睡,我来替你抄吧。

陈铁儿　好,你就好好地替我抄吧!(笑着下)

陈铁军　(看看熟睡中的周文雍,深情地)

(唱)战场分别到如今,

不料今日能重逢。

有多少事儿要向你问，

有多少话儿要说与你听。

你你，醒一醒……

（要想叫醒他，又停住）

他力乏神困睡沉沉，我不忍心。

（拿起那条红围巾，把台灯光遮住）

他发不剪来衣不整，

面容憔悴仆仆风尘。

分别后竟然是这般光景，

文雍啊，

你可知我心儿随你一同行？

随你涉险境，

随你夜行军。

随你破敌阵，

我为你操心，为你欣喜，为你担忧，

你可知情？

（给他盖好毯子，在他身旁坐下）

想起了沙基街头初相见，

想起了剧场解围情意深。

想起了武装起义浴血战斗，

想起了高华里假夫妻峥嵘岁月共死生。

多少回在灯下争执议论，

多少回同学习直到黎明。

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领我前进，是老师，是战友，是同志，
音容笑貌铭刻在心。

（走向桌边准备抄写，看字条）

陈铁儿的声音　姐姐，这是老周的笔，细心看看上面刻的什么。

〔陈铁军拿起钢笔来看。

周文雍的声音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陈铁军心情很激动，忽然想到会给周文雍看见，连忙用手压在桌上，再看周文雍仍旧睡得很熟，不觉失笑。

陈铁军　（唱）天色将明夜将尽，

复写文件定要快完成。（写着写着，也伏案睡着了）

〔时钟打了四下。

〔陈铁儿挎着菜篮出去买菜。

〔周文雍惊醒过来，发现身上盖的毯子，起来一看，桌前坐的是陈铁军，把毯子给她盖上，把围巾遮着的台灯转一个方向。

周文雍　（唱）战场分别到如今，

不料今日能重逢。

有多少事儿要向你问，

有多少话儿要说与你听。

铁军呀，你醒一醒……

（要叫醒她，也停住了）

她力乏神困我不忍心。

（在她面前坐下）

虽然她依旧是往日模样，

观此状便可知她坚持斗争昼夜奔忙。

想起了沙基街头初相见，

想起了热血之花放光芒。

想起了劫狱救我，她沉着勇敢智谋深广，

想起了高华里，假夫妻峥嵘岁月危难同当。

多少回灯光下争论商量，

多少回同学习笑迎曙光。
最难忘粤海震撼惊雷响，
为安排重伤员她舍死忘生，毅然留守在五羊。
似这般同志同心同理想，
音容笑貌铭刻在胸膛。
睹此情思往事难抑我胸中层层浪，
……

〔钟声敲了五下。

钟声催人上战场。

〔天色渐明。周文雍把文件装好，匆匆写了一张条子留下，复回身看看陈铁军，帮她把毯子掖掖好。环顾四周，轻手轻脚地走出去，轻轻带上房门。

〔天色大亮。陈铁军醒来，发现身上的毯子和桌上周文雍留下的纸条。

陈铁军　(念)“我去东堤谈一笔生意，很快就回来。”

〔陈铁儿急上。

陈铁儿　姐姐，我去买菜的时候，碰见舒紫了！

陈铁军　舒紫？她不是撤到东江去了吗？

陈铁儿　我也是这么问她。她说是掉了队，回来找组织的。她还直跟我打听老周。

陈铁军　她掉了队，怎么会知道老周回来了？

陈铁儿　所以我甩掉了她，绕了几个圈子才回来的。

陈铁军　你甩掉了她，注意没注意还有别的人跟着你？

陈铁儿　哎呀，这倒没有注意。

陈铁军　(到窗口一看，赶快侧身隐蔽)快，烧文件！(迅速把窗台上的盆花移开，然后和陈铁儿烧掉文件)

陈铁军　赶快通知老周，叫他千万不要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陈铁儿　你……

陈铁军　我收拾一下，马上就转移。

陈铁儿　咱们怎么见面？

陈铁军　明天下午三点，太平馆酒家。

〔下面敲门声响。

陈铁军　快！

〔陈铁儿从后房出去，陈铁军堵住前房门。

〔蒋奉天戴着黑眼镜，带着几个特务闯进来。

蒋奉天　（摘掉黑眼镜）铁军小姐，想不到咱们又见面了，可真是有缘分哪！（把盆花搬回去）这个，应该放在这儿嘛。（笑）

〔陈铁军不理，心里很急。

蒋奉天　快把你现在的丈夫交出来吧！

陈铁军　我的丈夫王振民到外埠做生意去了。

蒋奉天　根据我们可靠的情报，你的男人，工人赤卫队的总指挥周文雍，昨天已经回到了广州！

陈铁军　我说过了，我的男人姓王，到外埠做生意去了。

〔陈铁军想冲过去搞掉盆花，被特务挡住。

蒋奉天　你把安全信号弄掉了，你的男人就不回来了？（冷笑）我倒要亲眼看一看这个周文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美男子！

陈铁军　（背唱）

果然有内奸，
毒蛇来纠缠。
暗号难移怎么办？
老周啊！
你此刻千万莫回还！

〔正在这时，周文雍戴假胡子，化装成一老人推门而进。

周文雍　（见状不对，机智地）对不起，我找错了人家。（回身要走）

蒋奉天　回来！

〔陈铁军乘人不备，机智地冲过去把盆花推掉。

特　务　啊?!

陈铁军　(坐下)你们就在这儿耐心地等我的丈夫吧!

〔蒋奉天狡猾地与一个特务耳语,特务下。

蒋奉天　(向周文雍)好,请进!请坐!

〔周文雍大大方方地进来坐下。蒋奉天给他烟,他拿出自己的烟。蒋奉天给他点着。

〔特务领进一个戴黑眼镜着男装的人,那人看了看周文雍,对蒋奉天点点头。

蒋奉天　哈哈哈!我的周文雍先生,你不要做戏了,请!

众特务　走!

〔周文雍沉着地揿灭香烟,看看陈铁军,陈铁军也看看他。他站起身来,走过去,猛地打掉那人的伪装,原来是舒紫。

周文雍　你这个叛徒!(一掌把舒紫打翻在地,举起凳子要往下砸时,被舒紫开枪射中)。

〔蒋奉天怒掴舒紫耳光,来不及地去摸周文雍的脉搏。

〔陈铁军悲愤地巍然屹立。

——幕落

第　九　场

〔数天后。

〔景同第五场,蒋剑飞公馆花园的一角。

〔陈敬业气恼地坐在那里,蒋剑飞和蒋奉天站在一旁陪着。

〔一特务上表示人已带到。蒋剑飞示意带过来,并向陈敬业客气地做一个手势,请他稍待,然后与蒋奉天同下。

〔陈铁军上。

陈铁军　大哥!

陈敬业　四妹,你当初要是肯听我一句话,又何至于像这个样子呢?

陈铁军　我这不是很好吗？

陈敬业　好……好……他们说：你是和那个姓周的一起被捕的。那个人的问题可不小啊！

陈铁军　我的问题也不轻。

陈敬业　四妹，你应该激流勇退了！

陈铁军　激流勇退？

陈敬业　现在一定要听我的，别再搞什么政治了，跟我到南洋去！

陈铁军　大哥，你为了祖国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繁荣富强起来，不是也跟着爸爸在海外奔走呼号，支持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吗？

陈敬业　可是，没想到你却违背了父母的遗愿，成了共产党！

陈铁军　共产党又怎么样？正是共产党和劳苦大众用鲜血和生命夺取了北伐的胜利。而那个借此上了台的蒋介石，却一巴掌把人民推进了血海。他叛变革命，投靠帝国主义。"四·一五"以来，屠杀了几百万人民群众和共产党人！

〔蒋奉天上。

蒋奉天　铁军小姐，我们彼此都不要做政治宣传了……恐怕敬业兄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那姓周的已经是伤重身亡，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陈铁军闻言，几乎站立不稳，但仍竭力撑住，摘下一朵白花，插在鬓边。

蒋奉天　只要你把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名单交出来！其他的事好商量。

陈铁军　滚开！周文雍同志是我最好的榜样！大哥，您前途珍重吧！

〔蒋剑飞上，拦住陈铁军。

蒋剑飞　你要上哪儿？

陈铁军　你们的手段都用尽了，底下，无非是上刑场。带路！

蒋剑飞　好！

陈敬业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她！蒋剑飞先生，我们华侨捐巨款，办工厂，

声援北伐,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中国强盛,可是你们却是这样的对待我们!

蒋剑飞　别忘了,她是死心塌地的共产党!

陈敬业　共产党又怎么样?孙中山先生不是主张国共合作吗?你们这是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蒋剑飞　押赴刑场!

陈敬业　(追过去)燮君!

〔蒋奉天把陈敬业推倒在地,快步随下。

〔陈敬业支撑起来。

——幕落

第　十　场

〔接上场。

〔广州的街道和红花岗刑场。

〔天色阴暗。

〔背景先是监狱门外,军警八字排开。

陈铁军　(内唱)镣铐铿锵——

(走上)

(接唱)

长街上,

泪眼笑望亲人与故乡。

家乡的水土养育我成长。

请允许您的女儿告别,在这最后的时光。

一条道路长又长,

〔背景换至农讲所。

那里是农讲所耀眼的红墙。

想起了叱咤风云光辉演讲,

野火烧不尽，离离芳草满山岗。

〔背景换至广州街道。群众渐上。

大江后浪追前浪，

〔陈铁军突然与背着龙仔的秦阿婆一个照面。

亲人聚集在道旁。

别流泪，莫悲伤，

你们要欣然送我赴刑场。

莫道满眼凄凉景象，

春光无限在我胸膛。

鲜血换得凯歌壮，

到那时珠江之滨，五层楼下，黄花岗畔，白云山乡，绿阴成行，新屋伟壮，红旗飘飘，花满羊城尽春光！

〔背景又变换地点。

周文雍　（内）铁军！

陈铁军　（愣住，一时不知是真是假，是梦是醒。但马上醒悟过来，高呼）文雍！

〔周文雍冲过来。陈铁军冲过去，军警层层阻拦，她跌倒。周文雍冲开刺刀丛，扶起陈铁军，两人拥抱在一起。

周文雍　（唱）骤见铁军在长街，

陈铁军　（接唱）

意外相逢情愈切。

只说是已捐躯长眠荒野，

喜见你依然挺立傲霜雪。

周文雍　（唱）笑敌人枉施诡计甚愚劣，

他道你屈淫威投降变节。

乌云毕竟难遮月，

更敬你历经考验倍高洁。

陈铁军　（唱）黑牢里多少风雨夜，

梦中常与你相偕。

周文雍　（唱）同羁黑牢同黑夜，

同在梦中共相偕。

陈铁军　（唱）冷对屠刀心似铁，

笑挽亲人话又噎。

〔军警吆喝："走！"

陈铁军　（唱）往日倾谈怎能够？

周文雍　（接唱）

今日并肩游长街。

陈铁军　（唱）假夫妻同战斗献身伟业，

周文雍　（接唱）

真情谊似江流永世不绝。

陈铁军　（唱）夙愿得酬志更烈。

周文雍　（接唱）

心潮汹涌浪千叠。

残冬将尽春色冶，

〔背景换至红花岗刑场。

〔蒋剑飞及几个记者上。

蒋剑飞　此时此刻，有何感想？

陈铁军　（唱）一息尚存就要斗奸邪！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周文雍　（唱）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平生回首无遗憾，

恨不能亲手杀叛徒斩妖孽！

蒋剑飞　(念)“劝君莫惜金缕衣，
　　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
　　莫待无花空折枝。”

周文雍　(念)“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蒋剑飞做一个手势，行刑队持枪跑步上，举枪瞄准。

陈铁军　亲爱的同胞们，姐妹们！大家以为我们是夫妻，其实还不是。过去为了革命，我们顾不上谈私人的爱情。今天，当我们就要把生命和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的时候，我们宣布结婚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阿　芸　阿姐！(冲过去要把一束鲜花献给他们)

〔蒋奉天开枪把阿芸打死。

〔周文雍眼里像要冒出火来。陈铁军俯下身去抚摸阿芸的遗体。

周文雍　革命人民是吓不倒的！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新中国一定会诞生！(向台下)你是记者吧？来！给我们照一张相！

〔陈铁军从阿芸的花束中折下一朵红花，周文雍接过来给她插在鬓边。陈铁军用那条红围巾围在两人身上。他们紧靠着，挺立着。

〔枪声。悲壮的颂歌。

〔红花岗烈士陵园红花怒放。

〔幕后合唱叶剑英同志的诗：

　　“夜半枪声连角起，
　　广州工农兵起义。
　　红旗飘上越王台，

君是当年好战士。”

——幕落

剧终

一九七八年七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九月修改



新编历史京剧







谢雨青　陈文华　程惟湘

1981年



剧中人物

谭嗣同　男，33 岁，清末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机章京。

李　闰　女，28 岁，谭嗣同的妻子。

王　五　男，40 多岁，谭嗣同的好友，著名的镖客。

光　绪　男，27 岁，清末支持维新变法的皇帝。

珍　妃　女，19 岁，光绪的妃子。

康有为　男，41 岁，维新派首领，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工部主事。

梁启超　男，25 岁，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谭嗣同的好友。

林　旭　男，23 岁，维新派，戊戌六君子之一。军机章京。

罗　升　男，50 多岁，谭嗣同的仆人。

慈　禧　女，63 岁，同治、光绪的太后，两朝的实际掌权者。

袁世凯　男，39 岁，维新运动中的两面派，直隶按察使。

李莲英　男，40 多岁，内廷总管。

怀塔布　男，50 多岁，军机大臣。

荣　禄　男，60 多岁，顽固派，直隶总督。

大公主　女，40 多岁，怀塔布之妻。

朝官、幕僚、太监、宫女、差役、仆人、兵丁若干。

序　幕

〔1898 年夏，傍晚。

〔长沙，湘江之滨。暮色苍茫，湘江北去。

〔幕启：谭嗣同与李闰的剪影，李闰携海青袍相送。

罗　升　老爷，您该启程了。

李　闰　（依依不舍）复生！（给谭嗣同披上海青袍）你此番奉诏去京，妾身不能随侍左右，实实放心不下。我想，过段日子即赶赴京城，与你相伴。

谭嗣同　夫人万万不可！夫人已然明白，京都风云多变，此去前程坎坷。若无有我的来信，夫人切莫去京，切莫去京！

李　闰　复生！

谭嗣同　夫人！

王　五　复生，你此番奉诏进京，我无以为赠。这把祖传宝刀，请你随带身边。

谭嗣同　（接过宝刀，抚视，念）"为一国一效一命！"五哥，嗣同去京，将与志士仁人同心协力，矢志变法，义无反顾。嗣同决不辜负五哥重望！

罗　升　老爷，开船时间已到，咱们启程吧。

谭嗣同　五哥、夫人请回，嗣同告辞了！

王　五
李　闰　（挥手作别）保——重！

〔切光。

——幕闭

第一场　查　究

〔1898 年 8 月。

〔北京,紫禁城军机处。

〔幕启:几位大臣当值,牢骚满腹、焦虑不安。

大臣甲　谭嗣同这帮新党一天一个歪着,废科举、废八股、撤衙门、裁冗员,闹得满朝不安。

大臣乙　可不是吗?光一个康有为就够受的了,可又来了个谭嗣同,我看他比康有为还厉害。

大臣丙　是啊,谭嗣同现在把八旗子弟的俸禄都给免了,皇上御批也下来了,这可是冲着咱们来的呀!

大臣甲　哎,怀塔布大人怎么还不回来?这奏折的事,咱们也得想一个对策才是啊!

众　是啊,咱们也得想个对策。

〔怀塔布上。

怀塔布　(唱)去津门访荣禄议论新政,

　　　　朝太后献密策相偕回京。

哦,列位大人。

众　怀大人您可回来了!

大臣丙　(猛地拉住怀塔布)大人啊……(突然嚎啕大哭)您回来了!

怀塔布　王大人,你……

〔大臣丙痛哭不止。

大臣甲　嗐,大人您一去天津——

〔怀塔布立即暗示不要往下说。

大臣乙　军机处可是乱套啦。

大臣丙　谭嗣同他——

怀塔布　谭嗣同他又怎么了?

大臣丙　他要皇上把八旗子弟的俸禄给免了!我儿孙八个,可不能眼看着他们去讨饭啊!

怀塔布　八旗子弟每人按月支领俸银,乃是祖宗成法,两百多年来从无变动,谭嗣同可要反了?!

大臣甲　他说是取消寄生特权，让各人自谋生计。

怀塔布　变法、变法，变到咱们头上来了，这还了得！皇上是什么意思？

大臣乙　这是皇上御批，您赶快看吧！

怀塔布　（接过御批）啊！（跌坐在椅子上）

（毓善、大公主上）

毓　善　爹！

怀塔布　哎，你们怎么上这儿来了？

大公主　老头子，宗人府把咱们的俸禄给免了！

怀塔布　你也知道了？

大公主　嗐，老头子啊！

（唱）军机处众大人位高爵显，

怎容他小章京无法无天。

速下令罢其官毫不手软，

若姑息不照办你休想过关！

怀塔布　现在皇上都已经准了，还有什么办法可想？

大公主　皇上是准了，可还有太后老佛爷呢！

毓　善　是啊，还有太后老佛爷呢。

大臣甲　对，这事老佛爷怕还不知道，只要老佛爷能说一句，我看皇上可就……

大臣丙　大公主，您可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只要您说上句话准行。

大公主　好！（对怀塔布）你把皇上御批的奏折交给我，由我亲自面交老佛爷。我想，她老人家是决不会答应的。

怀塔布　那宗人府的俸银——

大公主　照发！

大臣丙　哎呀，大公主可是敢说敢为敢决断啊！

众　（对怀塔布）大人您可别犹豫了！

怀塔布　来呀！去宗人府传话，就说“俸银照发”！

差　官　喳！（下）

大臣丙　谢天谢地，还要谢谢大公主您哪！

怀塔布　这是御批奏折，你面呈老佛爷。

大公主　（接过御批）大事办完，我该走了。

差　官　谭大人到！

〔大臣们又显得慌忙不安。

大公主　怕什么！一个小小的四品官就把你们折腾成这个样子？

怀塔布　你懂什么，这是军机处，闲人不许进入，你给我走。

毓　善　我就不走，看谭嗣同能把我怎么样！

怀塔布　哎！你们还是先躲一躲吧！（将大公主、毓善推进里屋）

〔众大臣各归其位。

谭嗣同　（内唱）风波起生变故心急如焚，

〔谭嗣同急上。

怀塔布他竟敢恣意胡行。

传口谕发俸银违抗圣命，

我必须将此事查问分明。

列位大人，卑职闻听怀塔布大人传谕宗人府照发八旗子弟俸银，不知可有此事？

怀塔布　我朝定鼎以来即有惯例，何来老夫传谕照发俸银之说？

谭嗣同　大人三日未来，恐未知详，日前卑职专折奏请皇上取消八旗子弟特权，让其自谋生路，以利国计民生。

怀塔布　哼，八旗祖先曾以血肉之躯杀出了大清江山，八旗子弟享受荣华富贵乃是理所当然。

谭嗣同　可如今八旗子弟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男不知耕战，女不习纺织，创业守成之志丧尽，好逸恶劳之心日生，此乃国之大弊、民之大患哪！

怀塔布　哼，一个小小章京，竟然议论大清三百年的成规？这祖宗之法岂容你来改变？！

谭嗣同　时局在变，岂有法度不变之理？！这停发俸银之事，已有圣上

御批。

怀塔布　圣上御批？我怎么不知？

谭嗣同　御批奏折现在书案，待我取来。

怀塔布　哦？

〔谭嗣同进内复上。

谭嗣同　书案上御批奏折是哪位大臣取阅，请交还卑职。

〔众大臣沉默无言。

谭嗣同　呀！

（唱）看他们一个个装聋作哑，

分明是早勾结耍弄奸滑。

藏奏折抗圣旨胆比天大，

今日里定叫他领罪受罚。

若不将嚣张气焰来打下，

又怎能除旧布新壮我中华！

嘿嘿嘿嘿，堂堂军机重地，光天化日之下，御批奏折竟然不翼而飞！此事非同小可，待我奏明圣上。（欲走）

怀塔布　慢！区区小事何用惊动圣驾，奏折在我这儿。

谭嗣同　哦，原来已在大人之手，可见卑职之言并非虚诳。请大人收回成命！

怀塔布　哼，收回成命谈何容易！我是军机处首辅大臣，岂能任你在此胡作非为！

谭嗣同　圣上准请之事，大人竟说胡作非为，如此诽谤朝政，岂能容得？待我奏明圣上！

〔毓善急忙冲出拦阻谭嗣同，大公主随上。

毓　善　站住！谭嗣同你来得去不得！

谭嗣同　你是什么人？

毓　善　你管我什么人？你仗着皇上宠信，处处跟咱们爷们作对，我跟你没完！

怀塔布　住口，这儿不用你来多嘴。

毓　善　爹！你——

谭嗣同　哦，原来是大人公子，怪不得如此蛮横无礼。

大公主　哟，谭大人，说话干嘛带刺，阴阳怪气的！你甭问，我自报家门。他是我的儿子，这是我当家的。咱家我就是在太后老佛爷跟前当差的大公主！

谭嗣同　哦？好一个朝廷命妇，宫中贵人！大人你口口声声祖宗成法、皇家规矩，今日他二人擅闯军机重地，无理取闹，请问这祖宗成法何在？皇家规矩何存？

毓　善　谭嗣同，今儿个有你没我，我跟你拼了！

〔毓善欲持刀行凶，众大臣急忙拦阻。

谭嗣同　大胆！皇宫内院你竟敢持刀行凶？大人，这难道也是你的主意？

怀塔布　这……（对毓善）还不快滚！

毓　善　谭嗣同，我跟你没完！

〔大公主拉毓善下。

〔怀塔布及众大臣欲走。

谭嗣同　慢走！请将圣上御批奏折交还卑职，传谕宗人府停发俸银。

怀塔布　我是军机处首辅大臣，受太后懿旨总揽大局，俸银照发不误！

谭嗣同　皇上御旨你敢不遵？

怀塔布　哼，如今皇上年轻，听信了你等蛊惑，搞什么维新变法！可你别忘了，这会儿大清朝还是老佛爷说了算！

〔光绪匆匆走上，林旭随上。

光　绪　（闻言大怒）怀塔布，你大胆！

（唱）你身为首辅有负圣眷，

　　阻挠变法罪滔天！

怀塔布　臣罪该万死！（跌跪在地）

〔众大臣忙向光绪行礼。

众大臣　臣恭请皇上圣安！

光　绪　（没好气地）免了！

〔光绪来回踱步，众大臣屏声静气侍立一旁。

光　绪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变法？为什么要推行新政？你们不知道、你们不懂！眼看着列国瓜分、社稷不保，我是痛心疾首、寝食不安。彼得变政，使沙俄强盛；明治维新，使日本振兴。咱们就不能也来个变法图强？可你们不赞成、不高兴、敷衍我、搪塞我，如今干脆抗旨不遵了！来呀，拔去怀塔布双眼花翎，以示儆戒！

怀塔布　谢皇上！

光　绪　都给我下去！

〔众大臣下。

谭嗣同　皇上且莫忧伤，保重身体要紧。

光　绪　上有牵制，下有阻挠，孤立无助，新政坎坷啊！

谭嗣同　皇上忧国忧民，大清尚有希望。臣以为圣上定要秉掌实权，树立治国之威，方能使变法成功。

光　绪　谭卿有何良策，快快奏来。

谭嗣同　皇上！

（唱）军机处权要之地旧党独断，
剪除这心腹之患利害攸关。
臣奏请学圣祖重开懋勤殿，
取代那军机处总揽大权。
霹雳手段救国难，
大业功成史无前！

光　绪　（激奋地）物色将帅确实重要，康有为推荐了袁世凯，我将颁诏晋升。懋勤殿事关国体，关系重大，须请太后恩准。我想请太后破格召见你，你可援引三朝谕旨，起草奏本，重开懋勤殿。

谭嗣同　臣遵旨！

〔谭嗣同下跪，光绪急忙搀扶。三人“亮相”。

——幕闭

第二场　廷　辩

〔数日后,下午。

〔颐和园。画栋雕梁,古柏参天。

〔幕启:太监内喊:"太后驾到!"

〔慈禧由李莲英等簇拥上。

慈　禧　(唱)归政贻乐颐和园,

身在林泉心未闲。

万寿山上静观风云变,

昆明湖畔待机缘。

〔太监端过绣墩,慈禧就坐。

众大臣　恭请老佛爷圣安。

慈　禧　免了。荣禄来了吗?

李莲英　荣大人刚从天津赶来。荣禄觐见哪!

〔荣禄上。

荣　禄　臣荣禄见驾、皇太后万岁!

慈　禧　免了。如今皇上把谭嗣同视做栋梁之材,还晋升袁世凯为兵部侍郎,又要我破格召见他们。我今天宣你来京城,是让你也见识见识这些个栋梁之材!

荣　禄　老佛爷的意思,臣明白了。

〔怀塔布、大公主急上。

大公主　老佛爷救命啊!老佛爷我可没法活了!

怀塔布　老佛爷,皇上受了谭嗣同的煽惑,把八旗子弟的俸禄给免了!

大公主　把孩子们的金饭碗给砸了。

怀塔布　您看,这是皇上的御批!(李莲英接过,交慈禧。)

慈　禧　这事我知道了。谁让你们眼里没有皇上?谁让你们抗旨不遵?如今是皇上当政、皇上作主。你们把御批给我裁决,是要人家说我专权,说我跋扈?

〔众大臣面面相觑。

〔大公主急向怀塔布示意。

怀塔布　老佛爷，这件事你若不管，岂不是让新党为所欲为吗？那谭嗣同岂止是推行新政，他还勾结——

〔太监内喊“皇上驾到！”

〔李莲英示意怀塔布噤声。

〔光绪、珍妃上。

光　绪　亲爸爸吉祥。

珍　妃　老佛爷吉祥。

众大臣　恭请皇上圣安。

慈　禧　孩子，你来得正好。这儿有人告你的状啦，说你把他们的金饭碗给砸了。

光　绪　亲爸爸，儿臣之意，是让八旗子弟自食其力，解除后顾之忧，请亲爸爸公断。

慈　禧　哎，我早已归政，你是皇上，当然要由你公断，一切由你看着办吧。小李子，把御批还给皇上。

李莲英　喳！（接过御批，递给光绪）

光　绪　亲爸爸，刚才总理衙门又呈上了英国强租威海卫的文件，你看如何是好？

慈　禧　沙俄租借了旅顺，德国租借了胶州湾，那英国要租借威海卫，你能不答应人家吗？

光　绪　可法国还想租借广州湾，还有日本……这样下去，我大清……

慈　禧　你还想逞强？像甲午年那样，惹恼了洋人，再起祸端，越发不可收拾。

光　绪　那……

慈　禧　为了大清的江山，还是委曲求全吧！孩子，你不是要我召见袁世凯、谭嗣同吗？这会儿就让我见一见吧。

光　绪　好！

李莲英　宣袁世凯、谭嗣同觐见！

〔袁世凯、谭嗣同上。

袁世凯　（唱）皇恩浩荡赐陛见，

谭嗣同　（唱）振兴之策奏君前。

袁世凯
谭嗣同　臣　袁世凯
谭嗣同　见驾，皇太后、皇上万岁、万万岁！（下跪）

慈　禧　罢了。袁世凯，皇上夸你是将才，故而晋升兵部侍郎，你有何治国良策，当面奏来。

袁世凯　臣袁世凯蒙太后、皇上召见，感激涕零。敬祝太后、皇上万寿无疆！臣一介武夫，不善辞令。臣唯知埋头勤练新军，护卫太后、皇上御驾，尽忠大清，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慈　禧　（微微一笑）难得你一片忠心。（转对谭）谭嗣同，皇上夸你才干出众，你对朝廷大计有何见地，当面奏来。

谭嗣同　启奏太后，当今列强称霸，视我中华为砧上之肉，随意宰割。我大清唯有变法才能救亡图存，唯有改革才能自强中兴。太后、皇上啊——

（唱）蒙慈恩准变法朝野腾欢，

怎奈是收效微举步艰难。

千百年墨守成规积重难返，

依臣见励行新政未可乐观。

慈　禧　自打变法新政以来，维新人士一片赞扬之声，你却如此见地，真是非同一般。依你之见，如何是好？

谭嗣同　（唱）臣奏请朝廷重开懋勤殿，

慈　禧　开懋勤殿？

荣　禄　老佛爷，若是有懋勤殿论朝政，立法度，分明是把军机处撇在一边了！

怀塔布　哼，什么懋勤殿，谭嗣同学洋人那一套，变乱了大清祖制。

谭嗣同　（唱）先圣祖三朝御旨有例在先！

怀塔布　开懋勤殿有三朝先例？老佛爷，谭嗣同胡说。

谭嗣同　现有康熙、乾隆、咸丰三朝谕旨为凭，请太后审阅。

（唱）臣奏请擢用志士来主办，

我大清行新政江山如磐！

光　绪　谭嗣同言之有理，亲爸爸圣鉴！

慈　禧　谭嗣同你真是用心良苦！

怀塔布　臣启太后，谭嗣同与孙文的兴中会早有勾结，密谋犯上。这张谭嗣同与孙文的合影便是罪证。

慈　禧　孩子，这是怎么回事？（将照片递给光绪）

光　绪　啊，真有这等事？！

荣　禄　启太后，谭嗣同与孙文勾结，阴谋推翻大清王朝，定他谋反之罪。

怀塔布　对，谭嗣同乃是乱臣贼子，理当严惩！

荣　禄　开革他的职位！

怀塔布　摘去他的顶戴花翎！

大公主　谭嗣同该杀！

慈　禧　谭嗣同，大胆！你口口声声忠君为国，事事处处除旧布新，皇上说你是栋梁之材，本太后为励行新政，擢用贤能，今日破格召见，听你面陈救国良策，这恩宠不谓不厚。你本该感恩戴德，效忠皇上才是。谁知你勾结乱党，密谋犯上，你的胆量可不小啊！

谭嗣同　哎呀！太后、皇上呀！臣与孙文素不相识，怎能有此合影？请太后圣鉴。

慈　禧　嗯，这么说还冤枉你不成？袁世凯，你与谭嗣同相识，可知他与孙文有无交往？

袁世凯　启太后、皇上，臣与谭嗣同虽说相识，并不知他与孙文有何交往。

慈　禧　那么这张照片从何而来？

谭嗣同　乃是怀塔布栽赃诬陷。

怀塔布　栽赃诬陷？这是从何说起。难道你与孙文合影，也是假的不成？

谭嗣同　是真是假，请皇上将照片赐臣一看，便能分辨明白。

〔太监甲将照片交付谭嗣同。

谭嗣同　哎呀太后啊，照片之上臣身后背景乃是京郊香山，孙文身后乃是榕树。请问怀塔布大人，香山何来南国榕树？

〔谭嗣同侃侃而谈，光绪不住点头，怀塔布狼狈不堪。

珍　妃　皇上，这张照片乃是两张单照拼接而成。

谭嗣同　皇上，怀塔布如此行径决非偶然。他阻挠新政抗旨不遵；日前他纵子行凶大闹军机处；今日又移花接木，栽赃诬陷。若不予严惩，新政难以推行，请皇上明察！

光　绪　怀塔布，你阻挠新政，违抗谕旨，诬陷大臣、铁证如山，为儆戒将来，即行革职！

珍　妃　皇上，谭嗣同辅佐新政，不畏权贵，理当嘉勉。

慈　禧　（怒火难按）住口，这儿岂容你来多嘴！这朝中大事由谁作主？这朝廷大权究竟由谁来秉掌?!

李莲英　珍主子，按大清的家法，嫔妃干预朝政是要问罪的！

慈　禧　真是越闹越不成体统了。下去！统统给我下去！

〔众下。李莲英侍立一旁。

〔慈禧离坐而立，思潮起伏。

慈　禧　（唱）万寿山蓦地里密布愁云，
昆明湖波浪涌涛声轰鸣。
恨只恨甲午战败朝野激愤，
连年来举国上下讲求维新。
无奈何暂且退让行新政，
孰料它百日未满罪恶满盈。
眼见它变乱朝纲违祖训，
眼见它剪我羽翼痛我心。
奏请开懋勤殿用心阴狠，
分明是欲揽大权锋芒逼人。
我岂能林泉坐视不闻不问?!

我岂容叛臣逆子称霸横行?!

〔李莲英、荣禄上。

李莲英　老佛爷,您还在生闷气哪?

慈　禧　快去把荣禄找来。

荣　禄　老佛爷,臣在此听您吩咐。

慈　禧　荣禄,今天的事你都看见了吧?

荣　禄　看见了。老佛爷,他们现在可是冲着您来了。

李莲英　皇上跟您也不是一个心眼儿了。您把皇上当作亲生儿子,可皇上却不把您当作亲娘看待……

荣　禄　老佛爷,他们已经动手,您也就别犹豫了,依臣之见,(观察四周)待等九月秋操之时,您带皇上到天津阅兵,臣命北洋三军实行兵谏,叫皇上退位!到那个时候,叫它新政群龙无首,顿时化作泡影。

李莲英　太后再度垂帘,成为众望所归!

荣　禄
李莲英　请太后恩准!

〔突然寂静无声。

〔慈禧沉吟片刻。

慈　禧　(王顾左右而言他)小李子,今儿晚上是什么戏呀?

李莲英　老佛爷,您还没点呢。

慈　禧　那就来出《安天会》吧!

李莲英　《安天会》,好戏,好戏!孙悟空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荣　禄　好戏,好戏!

〔三人"亮相"。

——幕闭

第三场　决　策

〔数日后，傍晚。

〔北京，南海会馆。康有为寓所的庭院。

〔幕启：康有为愁绪满怀地上。

康有为　（唱）新政百日多艰险，

今日又闻凶讯传。

风云骤起须应变，

请来志士细商谈。

〔谭嗣同、梁启超上。

谭嗣同
梁启超　康老师。

康有为　喔，复生、卓如，快快请坐。

谭嗣同
梁启超　康老师请坐。

谭嗣同　康老师召集我等有何要事？

康有为　复生、卓如，大事不好。适才宫中传说，皇上九月天津阅兵乃是旧党之阴谋。届时荣禄准备发动兵变，废黜皇上，请太后再度垂帘听政。

梁启超　此乃谣传，不可轻信。

谭嗣同　不，依嗣同看来确有可能。明定国事以来，旧党百般阻挠新政，肆无忌惮。自皇上罢免怀塔布之后，两宫矛盾更深。太后废黜皇上，只在早晚而已。

康有为　复生言之有理，应思对策才是。

〔内喊：“呔！那贼休走！”

〔蒙面人逃上，王五追上。两人交战，蒙面人束手就擒。

谭嗣同　五哥！你怎会来此？

王　五　复生，适才出门之后，我见此贼跟踪于你，便在暗中察看。不料

此贼竟敢越墙而入……你们受惊了吧?

梁启超　多谢王五爷相帮!

谭嗣同　啊,五哥,你和卓如早在湖南相识,你和康老师恐怕还没见过面吧?

王　五　康大人! 久仰先生大名,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谭嗣同　康老师,我自幼就随五哥学习武艺,这次他刚从江南解送镖银回京。

康有为　素闻王五爷侠肝义胆,今日真是幸会。

王　五　(对蒙面人)哎,你是何人? 为何图谋不轨?

蒙面人　我是怀塔布大人所遣,他命我前来打探动静。

康有为　(对家院)先将他押了下去。

〔蒙面人被带下。

〔林旭气喘吁吁上。

林　旭　康老师,大事不好了!

康有为　林旭,何事惊慌?

林　旭　这——(欲言又止,迟疑地打量王五)

康有为　啊,王五爷不是外人,你但讲无妨。

林　旭　这是皇上密诏,康老师请看。

〔将密诏交康有为,众察看四周。

康有为　(念诏)"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速设法筹救。"

众　啊呀,圣上啊!(大哭)

谭嗣同　事已至此,哭也无益。还是筹商救驾之事要紧。

康有为　对。速思良策解救圣上要紧。

〔众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王　五　(以刀背拍桌)待俺王五率领数十弟兄,跟他们拼了!

康有为　王五爷,旧党势力浩大,警卫森严。你等数十人相拼,怕是打蛇不成。反被其咬。

众　这、这、这……

梁启超　康老师,我等去呼吁各国公使前来调停,援救皇上。

康有为　列国公使态度暧昧,况且又在外避暑,难救燃眉之急。卓如之策也行不通。

梁启超　(怅然)行不通?

康有为　行不通! 唉!

(唱)眼见得圣上有难局势紧,
恨不能扫尽旧党除祸根。

谭嗣同　(唱)康老师一言来提醒,
顿时柳暗花又明。
自古来两军相争勇者胜,
挽危局唯有那釜底抽薪!

林　旭　复生,有何妙计?

谭嗣同　事关机密,须防隔墙有耳。

〔众察看,静听。

谭嗣同　杀荣禄,兵围颐和园!

众　(震惊不已)啊!

谭嗣同　把太后囚禁起来,叫她永不干预朝政!

王　五　痛快! 痛快! 照此行事,才能成功大业! 说干就干吧!

康有为　此事关系重大,不可轻举妄动,要三思而行……

谭嗣同　一不做二不休! 唯有囚禁太后,方能根除祸患;唯有破釜沉舟,新政方能成功。

林　旭　事到如今,也只有破釜沉舟才能挽救危局啦。

梁启超　复生之计颇有胆识。只是我等手无兵权,不能调动一兵一卒,如何行事哪?

康有为　争取将帅一事,我倒早有考虑。眼下京津统帅劲旅者仅有一人尚可一试。

众　康老师所指何人?

康有为　袁世凯!

众　袁世凯?

康有为　对!

(唱)袁世凯近年来赞助新政,

曾加入强学会京师闻名。

虽说他为人欠诚不可轻信,

可如今将帅中唯有他倾向维新。

林　旭　救驾之事,别无二人?

康有为　别无二人!

(接唱)

北洋军俱都是荣禄死党,

唯独他可争取勤王举兵。

事紧急请袁之事须制胜,

说项者务须是有胆有识不畏险境大义之人!

梁启超
林　旭　这……

谭嗣同　嗣同不才,愿当此任!

康有为　壮哉壮哉! 复生,此去风险甚大,千万小心!

谭嗣同　(唱)嗣同不才担重任,

此去请袁除奸臣。

力挽危局死不惧,

赴汤蹈火铁骨铮!

〔众“亮相”。

〔狂风骤起,雷电交加。

——幕闭

第四场　说　袁

〔当天深夜。

〔北京。法华寺，袁世凯的住所，一间布置精雅的禅房。

〔幕启：狂风怒吼，树影摇曳。

〔幕僚、差人上。

差　人　大人，刘总兵求见。

幕　僚　候着。启大人！

袁世凯　（内）什么事？

幕　僚　刘总兵求见。

袁世凯　（内）本督军务繁忙，改日再见。

幕　僚　是。

〔差人下。

〔袁世凯手捧顶戴花翎上。

〔差人复上。

差　人　禀大人，荣中堂来电。

袁世凯　念！

幕　僚　君蒙圣眷擢升侍郎，鹏程万里不可限量。唯望感激之余须念及太后慈恩。请训后速回天津有要事相商。请大人回电示下。

袁世凯　先不忙回电，待我三思。

幕　僚　是！（下）

袁世凯　（唱）飒飒西风起狂飚，

心中愁情实难消。

政局变幻多纷扰，

新旧火并动枪刀。

晋升侍郎固荣耀，

怎奈是前途未卜、凶吉难料、好不心焦！

〔远处犬吠声大作。

〔卫兵上。

卫　兵　大人，谭嗣同求见。

袁世凯　谭嗣同？

（唱）不速客夜探访来意难料……

〔闪电霹雳，狂风呼啸。

〔谭嗣同上。

谭嗣同　袁大人！

（唱）深夜间扰清梦望乞恕饶！

袁世凯　（笑容可掬）复生，你我至交，怎出此言？我尚未安歇。请坐，请坐。（对外）看茶。

〔仆人端茶上。

袁世凯　谭大人深夜到此有何见教？

〔两人就座无语，沉雷阵阵。

谭嗣同　电闪雷鸣，风起云涌，要下暴雨啦！

袁世凯　嗯，看来这场暴雨还不小。

谭嗣同　京城近来晴雨反复，气候多变。

袁世凯　呃，对对对！

〔谭嗣同思索如何说项，袁世凯猜度谭的来意。

谭嗣同　呃，袁大人来京以后，可曾听说些什么？

袁世凯　这……谭大人，不知您所指何事？

谭嗣同　哦，我是指国事朝政。

袁世凯　国事朝政？哎呀，世凯尚未出门拜客，消息闭塞，未曾听说什么。谭大人，您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想必听到了什么？

谭嗣同　闻听人言，荣禄大人命聂士成军队移驻天津，董福祥军队移驻长辛店，不知为何？

袁世凯　哦，此事么——想必与外国军舰近日在天津附近公海游弋有关。

谭嗣同　喔。（片刻沉默，再度试探）袁大人，你以为皇上如何？

袁世凯　当今皇上乃旷代之圣主。

谭嗣同　若是皇上有难，你当如何？

袁世凯　效忠皇上，不惜肝脑涂地。

谭嗣同　一旦有事，你当真能肝脑涂地，效忠皇上？

袁世凯　世凯深受皇恩，若不效忠皇上，皇天不容！不过，圣上乃万乘之尊，何难之有？

谭嗣同　啊呀，袁大人！嗣同得一消息，荣禄等密谋，在九月天津阅兵之际，发动兵变，废黜皇上。

袁世凯　禁声！（至门外张望，关门，拉窗帘）你是说荣禄准备在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

谭嗣同　正是。

袁世凯　依世凯看来，此系谣传，不可轻信。

谭嗣同　袁大人有何高见？

袁世凯　世凯乃荣中堂部属，平素时常相见，言谈之间微察其意，尚有忠义之心，故而言之。

谭嗣同　袁大人！

（唱）你光明磊落心坦然，

焉知他阳奉阴违内藏奸。

你忠君爱国怀赤胆，

焉知他密谋废君罪滔天。

那荣贼实乃是朝廷祸患，

庆父不死鲁难未完。

袁世凯　谭大人所言也是一理。倘若荣禄欺君罔上，我袁世凯定不与他甘休！

谭嗣同　袁大人深明大义，乃国家之幸。那荣禄所恃者北洋三军而已，董、聂二军俱不足道，唯大人所练新军乃精锐之师。故而今日只有大人能救皇上。

袁世凯　（慷慨激昂）国家多事，君主有难，世凯纵然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谭嗣同　荣禄乃当世奸雄，老谋深算，只恐不易束手就擒，况且他素来待你甚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世凯　（慨然作色）世凯但知忠君不二，只要圣上传旨，诛荣禄如杀

一狗！

谭嗣同　好！

袁世凯　不过，天津乃各国通商要地，贸然诛杀总督，中外官民舆论哗然，那时将何策解之？自古道名不正言不顺哪！

谭嗣同　袁大人但放宽心，嗣同此来受圣上重托。

袁世凯　呃，若无圣上诏书，世凯不敢贸然行事。

谭嗣同　（下定决心）袁大人，你来看！（取出密诏）。

袁世凯　（念）“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速设法筹救。”

〔袁世凯呆住。

谭嗣同　袁大人，皇上有难，我等救驾有责！

袁世凯　义不容辞！愿闻谭大人怎样安排？

谭嗣同　这个……

（唱）欲言又止细盘算，

话出如风挽回难。

袁世凯　（唱）看他独自暗盘算，

是有戒心开口难。

谭嗣同　（唱）袁世凯虽怀忠义胆，

但不知囚禁太后可敢承担？

袁世凯　（唱）谭嗣同素来善决断，

今日里一反常态令人不安！

谭嗣同　哎！

（唱）无他计我只得铤而走险，

袁世凯　嗯！

（唱）莫急躁且待他诉说真言。

谭大人再三沉吟，莫非有难言之隐？

谭嗣同　袁大人，我对你实说了吧！荣禄密谋废君，大逆不道，请公为国除奸！大人回天津后，即以钦差大臣身份将荣禄就地正法，然后率勤王之师兼程进京，将一半人马守卫宫廷，分其一半驱驰西

郊，将颐和园团团围住！

袁世凯　（大惊）啊！

谭嗣同　请太后只在禁苑颐养天年，永不干预朝政！

〔惊雷炸响，风狂雨骤。

袁世凯　（唱）骤闻惊雷魂魄散，

谭嗣同　袁大人，意下如何？

袁世凯　（唱）谭嗣同行事胆包天。

我此刻如履独木越深涧，

成与败生与死须臾之间！

〔袁世凯抬头望谭，沉重地一声长叹。

谭嗣同　（慷慨激昂）袁大人！想当年甲午战败，举国悲愤。多少志士仁人奔走呼号，力图维新。如今皇上发愤图强，推行新政，我中华古国刚有复兴之望，却又遭奸党阻挠。圣上安危难保，新政危在旦夕！今日可以救圣上者唯有大人，可以挽危局者唯有大人！

（唱）袁大人忧国忧民人共见，

图救亡助新政心迹昭然。

在小站练新军举世夸赞，

强学会论维新堪称中坚。

可如今新政遇危君有难，

挽危局唯有大人能承担。

只要你挥师进京除隐患，

举手间救君难、肃宫廷、固大权、盖世功业千秋传！

袁世凯　（唱）谭大人慷慨陈词受益匪浅，

怎奈是举兵勤王非同一般！非同一般！

谭嗣同　（唱）我看你似觉为难不敢强勉，

若不救请大人前往颐和园。

你可在太后驾前告我谋反，

斩杀我谭嗣同，便可得荣华富贵厚禄高官！

只可叹旷代圣主永遭难，
我中华变法大业化云烟。
只可叹神州振兴毁一旦，
四万万苦难同胞陷深渊。
谭嗣同生死荣辱何足患，
我愿将一腔热血、忠义肝胆，抛洒在大人面前！

袁世凯　（唱）贪富贵图荣华鲜耻寡廉，
叛圣上欺好友遗臭万年。
你怎说我袁某口蜜腹剑？
你怎说我袁某如同巨奸？
难道说我欺君卖友存歹念？
难道我丧尽天良、禽兽一般，甘留骂名人世间？！
我祖辈三代为官蒙圣眷，
到如今忠心报国理所当然。
我也是炎黄子孙胸怀赤胆，
挽危局救君难我一身承担！

谭嗣同　（唱）情势紧迫不容缓，

袁世凯　（唱）即刻勤王诛权奸。

谭嗣同　（唱）面对密诏你盟誓愿，

袁世凯　（唱）肃宫廷、兴炎汉、地老天荒矢志不变，
我盟誓对苍天！我盟誓对苍天！

谭嗣同　（唱）袁公大义救君难，
名标青史万万年。
天下兴亡你肩担，
歃血盟誓利刃前！

〔谭嗣同抽出匕首。

〔袁世凯一怔，随即从案上拿起匕首。两把匕首交叠。

谭嗣同
袁世凯　（两人盟誓）我谭嗣同
袁世凯对天盟誓：共赴国难，万死不辞。若有二心，皇天不佑！

〔谭嗣同将匕首插在桌上，袁世凯也将匕首插在桌上。二人“亮相”。

——幕闭

第五场　密　告

〔翌日夜晚。

〔天津，直隶总督府。

〔幕启：厅堂笙箫盈耳，舞姬婆娑起舞。荣禄边看舞蹈，边想心事。

〔幕僚上。

幕　僚　大人，密电。

〔荣禄做手势，舞蹈暂停。舞姬退下。

幕　僚　聂士成来电：奉总督大人之命，军队移防天津完毕。董福祥来电：军队遵命调防长辛店完毕。

荣　禄　唔，袁世凯那里可有消息？

幕　僚　无有消息。

荣　禄　喔。（独自沉吟）

（唱）日前致贺袁世凯，

至今未见回电来。

他违惯例失常态，

此事叫我费疑猜。

幕　僚　大人，自从派人去袁世凯大人那里监视，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俱有密电报来。今日忽然音信杳然，不知是何缘故？

荣　禄　是啊！我正为此事不安呢！

幕　僚　莫非——

荣　禄　休要妄自猜疑。若有消息，急速来报，不许片刻耽误！

幕　僚　是！（下）

衙　役　禀报大人，袁世凯袁大人前来求见！

〔荣禄一怔。

荣　禄　在袁军中监守之人可曾同来？

衙　役　袁大人随带护卫数十人，监守之人不曾同来。

〔荣禄跌坐椅中。

荣　禄　喔！未曾同来？（思索）其中必有缘故。来呀，侍卫们走上！

衙　役　总督大人有令，众侍卫走上啊！

〔众侍卫杀气腾腾地上。荣禄高高坐于堂上。

荣　禄　（拍堂木）传袁世凯！

〔袁世凯及众护卫威严地上，袁对荣拱了拱手，不行大礼。

荣　禄　（厉声）大胆袁世凯，见了本督怎敢不跪？

袁世凯　（沉着地）当跪则跪，不当跪则不跪！

荣　禄　嘟！袁世凯你夤夜到此，莫非图谋不轨？

〔荣、袁双方护卫刀出鞘、剑拔弩张。

袁世凯　我夤夜来此，是奉圣上之命！（出示密诏）

〔荣禄惊恐万状，急下跪取下顶戴。

荣　禄　臣荣禄接旨。

袁世凯　（登上荣禄座位）荣禄！我奉圣上之命，捉拿叛逆之臣。你快从实招来！

荣　禄　袁、袁大人，臣并无叛逆之事，请袁大人详察。

袁世凯　大胆！

（唱）罪证确凿尚逞硬，

尔乃欺君大叛臣。

密谋废帝废新政，

天津阅兵藏祸心。

我今接诏受圣命，

诛荣禄、杀太后，毫不留情！

荣　禄　啊！罪臣听候发落！

袁世凯　来呀！将护卫押了下去！

〔袁世凯护卫押荣禄护卫下。

荣　禄　（哀求地）袁、袁大人，罪臣请大人从轻发落。

袁世凯　（突然上前下跪）荣大人，卑职听候您的发落！

荣　禄　（惶恐地）袁……袁大人，这……这是何意？

袁世凯　荣大人，这是昨夜谭嗣同交给我的密诏。卑职之见，维新党不过是以卵击石，玩火自焚。卑职素蒙太后慈恩，又受大人栽培，深感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能让维新党得逞，故而特来效忠太后，听候大人指教！（将密诏交荣禄）

荣　禄　喔！这么说，袁大人是来此密告?!（起身）

袁世凯　卑职听您吩咐。

荣　禄　那么，适才……

袁世凯　今晚之举实为瞒过帝党耳目，不得已而为之，冒犯大人虎威，望乞恕罪！

荣　禄　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袁大人立此盖世功勋，真乃大清忠臣，快快请起！

〔将袁世凯搀起。

袁世凯　多谢大人。

荣　禄　来呀，看茶。

袁世凯　慢，大人。时间紧迫，迟则生变。

荣　禄　好！本督连夜赶赴颐和园，请太后作主，捉拿叛臣逆党。

袁世凯　大人所言甚是。谭嗣同武艺超群，务须多派精兵捉拿，勿使漏网。

荣　禄　好。待本督即刻起程。

袁世凯　只是总督府不可一日无主。

荣　禄　（思索）好。袁世凯，我命你接任代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职。

袁世凯　卑职遵命。

〔荣禄欲下。

袁世凯　送大人。

荣　禄　免。

〔荣禄下。

袁世凯　（凝视印信，欣然自得）哈哈哈哈！

——幕闭

第六场　惊　变

〔翌日清晨。

〔北京，紫禁城毓庆宫，光绪的住所，布置豪华，案上设有钟表、地球仪等。

〔幕启：光绪在案前徘徊，心情焦虑。

光　绪　（唱）望苍天愁云黯晨雾弥漫，
困宫闱心忧虑思绪万端。
似囚徒遭禁锢二十八载，
到如今行变法举步艰难。
实可恨庸臣阻梗酿祸患，
最可怕暗流来自颐和园。
盼只盼康谭二卿奏良策，
却为何此刻间音讯杳然?!

〔珍妃端参汤上，把盘放在茶几上。

珍　妃　恭请皇上圣安。（跪下）

光　绪　（扶起）珍妞儿，我早就跟你说了，就咱们两人的时候，不要这些个臭规矩。

珍　妃　是。皇上又一夜没睡，您可要保重身体，来日方长啊。

〔太监乙急上。

太监乙　启奏皇上,谭军机有密折奏上。(下)

〔光绪接过奏折,半晌无言。珍妃接过阅。

珍　妃　(念)“起用袁世凯率兵勤王,诛荣禄,包围颐和园。”

光　绪　如此行事,过于激烈,过于操切。万一伤害了太后,那就陷我于不孝之地。

珍　妃　皇上但放宽心,谭嗣同不会鲁莽行事的。

〔太监乙复上。

太监乙　启奏皇上,大事不好,奴才听说皇城换了卫队,进出宫门盘查甚紧。

光　绪　那可是袁世凯的军队?

太监乙　听说是荣大人的部队。

光　绪　快去打听明白!

太监乙　是。

〔太监甲上。

太监甲　启皇上,太后鸾驾回宫!

光　绪　(大惊)啊?!

〔内喊:“太后驾到!”“太后驾到!”

光　绪　(对太监甲)把奏章收起来。

光绪、珍妃稍整衣冠,前去迎接。

〔太监甲将谭嗣同密折塞在怀里。

〔慈禧、荣禄、李莲英等上。

光　绪　孩儿恭请亲爸爸圣安。

〔慈禧不语。

珍　妃　奴婢恭请太后圣安。

〔慈禧不语。

光　绪　请亲爸爸登御座。

慈　禧　我哪敢坐皇上的宝座呀!

李莲英　老佛爷我给您这儿搬个座。

慈　禧　当中间咱们也不敢座。搬过来！

〔慈禧就坐。

光　绪　（搭讪着）大热的天，亲爸爸驾返皇城有什么事吗？

慈　禧　（冷冷地）给你请安来了，求你饶命来了！

光　绪　（跪下）孩儿不敢。

慈　禧　（勃然大怒）你不敢？那叫人包围颐和园的是谁？

光　绪　这……

慈　禧　叫人弑母作乱的又是谁?!

光　绪　这……

慈　禧　你说呀，你倒是说呀！

光　绪　（支支吾吾）亲爸爸所言，孩儿我不明白。

慈　禧　哼，事到如今还敢抵赖。告诉你，别装糊涂了，袁世凯把你们都给卖了。

光　绪　（出乎意料）啊！袁世凯……

慈　禧　没想到吧？袁世凯上荣禄那儿把你们全给卖了。

光　绪　亲爸爸，孩儿没做伤害您的事。

慈　禧　呸，你还敢嘴硬?! 你写的这密诏是假的吗?!

光　绪　（一惊）这……

慈　禧　谭嗣同这奏折也是假的吗?!

光　绪　（大惊，瞪了太监甲一眼）孩儿罪该万死。（跪下）

慈　禧　你说现在该怎么处置？

光　绪　听凭母后处置。

慈　禧　那好，你先给我下诏，把这个大逆不道的谭嗣同拿问斩首！还有那乱党头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饶不了他们！

光　绪　亲爸爸，要降罪就降罪孩儿一人身上。杀了谭嗣同他们，就把中国的将来给断送了。请亲爸爸开恩饶恕。

慈　禧　这些叛臣贼子死有余辜，我一个都不饶！你不肯下诏，我就

降旨!

光　绪　(无奈)孩儿遵命就是。

慈　禧　小李子,众位王爷、大臣都来了吗?

李莲英　老佛爷,诸位王爷、大臣在殿外都等候您多时了。(与慈禧耳语)

慈　禧　(对光绪)你快给我写诏,待会儿回来再给你算账。起驾!

李莲英　起驾!(对太监甲、乙)你们在这儿好好侍候皇上。

〔慈禧、荣禄、李莲英等下。

〔光绪、珍妃无语。太监甲、乙站立在一旁。

光　绪　天哪!

(唱)蓦然之间风云骤,

天地翻覆痛心头。

怎忍看朝政从此又易手,

怎忍看变法维新付东流。

珍　妃　(唱)灾祸临身同承受,

且自忍耐莫忧愁。

青山常在天日久,

心有壮志总可酬。

光　绪　(唱)为来日栋梁之材终须有,

怎能让贤臣遭难热血流。

珍　妃　(唱)为来日速告志士他乡走,

事紧急须有良策与计谋。

光　绪　(唱)若赐密诏来相救,

珍　妃　(唱)宫禁森严须查搜。

光　绪　(唱)左思右想难成就,

珍　妃　(唱)忽见纸扇喜心头!

隐语寄扇传宫外,

皇上,您该写诏书了!(手指纸扇,示意)

光　绪　（会意）

（唱）搭救贤臣有良谋！

〔光绪正欲写扇，太监甲入内。

太监甲　皇上写诏，待奴才溶墨侍候。

珍　妃　张玉贵，溶墨有我呢。你去吩咐御膳房，皇上要吃燕窝。

太监甲　皇上这儿得有人侍候。

珍　妃　这儿还有小顺子呢，还不快去！

太监甲　（无奈）喳！（下）

〔光绪提笔思索。

光　绪　（念）涧水如琴吟不休，

自有隐情自有愁。

簌簌春风浑不管，

桃花著雨逐水流。

〔珍妃示意小顺子进内。

光　绪　小顺子，我平日待你怎样？

太监乙　皇上待奴才恩重如山。

光　绪　有桩紧要大事交付于你，你可敢担待？

太监乙　请皇上吩咐。

光　绪　这把纸扇，你务必交与谭嗣同本人，万万不可落在他人之手。

太监乙　是。（接扇欲下）

光　绪　回来。事关重大，千万谨慎、谨慎！

太监乙　皇上尽管放心。（下）

〔内喊："太后驾到！"

〔慈禧上。李莲英等随上。

〔慈禧入座。

光　绪　诏书已经写好，请亲爸爸御览。

〔李莲英接过交慈禧，慈禧过目后，吩咐李收起。

慈　禧　好吧，处置了谭嗣同那般乱臣贼子，现在又该怎么处置你呢？

光　绪　孩儿有罪，听任母后处置。

慈　禧　（伤感、痛心地）这些日子里，你心里还有我这个母后，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你知道有一种叫鸱枭的鸟吗？它刚生下来时，眼睛还没睁开，哀哀待哺，由老鸱枭一口一口地喂着长大。（越说越激动）可是一旦羽毛丰满，它就用尖嘴利爪咬它的母亲、吃它的娘了！儿子要杀娘啊！天哪！我怎么得了这样的报应！（掩面而哭）唉！

（唱）想此情痛恨交加心如刀绞，

二十四年往事历历涌如潮。

自幼儿疼爱你恩德非小，

四岁时立为帝你身无御座高。

读诗书我抱你怀里悉心教，

习篆隶我把手教你挥羊毫。

平日里惦记你寒暖温饱，

患病时我为你夜不合睫，衣不解带，亲喂汤药，祈祷神灵，昼夜操劳。

只望儿成人表率竭尽忠孝，

只望儿谨遵祖训莫差分毫。

谁料你为变法鬼迷心窍，

谁料你行同鸱枭、恩将仇报、罪犯律条。

我越思越想越气恼，

似这等忤逆不道岂能恕饶！

光　绪　亲爸爸！

（唱）蒙抚养受深恩当尽忠孝，

儿心头永感念母后劬劳。

怎奈是身为国君念宗庙，

儿变法为的是大清王朝。

慈　禧　哼！

（唱）我宁可亡国失宗庙，

不容变法兴孽妖。

我在岂容新政在，

定叫它变法维新、百日新政一旦抛！

怀塔布　太后圣明，新政百日，天下共愤。王爷大臣们纷纷奏请取消一切新政！

荣　禄　大臣们纷纷恳请太后再次训政，以保大清江山！

慈　禧　（对光绪）听见了没有？天怒人怨，罪恶满盈！

光　绪　事已至此，孩儿听凭处置。

慈　禧　好吧，适才大臣们代你写了诏书。小李子，念！

李莲英　（念）“朕患重病，难理朝政。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请太后训政。”

光　绪　孩儿听凭处置。为我大清的江山，孩儿唯求亲爸爸不要废除新政。科举、八股、八旗特权，乃大清祸患，万万不能恢复；学堂、实业、广开言路，乃大清图强之路，理当推行。

慈　禧　哼，你开口大清江山，闭口大清江山，可是这大清江山是怎么来的？是祖宗打下来的！如今你们变乱了祖宗成法，早就成了叛臣、乱党、逆子！你们还想治理大清江山？白日做梦！小李子，把御玺盖上。

珍　妃　太后！皇上年富力强，龙体无恙。奴婢恳请太后三思而行！

慈　禧　哼，我还没来得及跟你算账呢，你倒真敢强自出头。你早该知道违背祖训，干预朝政，是什么罪过？

珍　妃　奴婢罪该万死，奴婢只是恳求太后息怒。皇上并没有半点伤害您的意思。

慈　禧　哦，要是皇上没有半点坏心，那准是你的主意?! 你干预朝政，挑唆皇上，我先治你的大罪！

珍　妃　奴婢听凭处置。不过，皇上维新确实是为了不受洋人欺负，是为了大清的江山，是为了——

慈　禧　是为了把我扔到一边，是为了让你做他的皇后！

珍　妃　太后，是您把皇上培养成人，如今您不能轻易把他废了。

慈　禧　可我偏要把他废了，又怎么样？

珍　妃　那……将使中国振兴之望毁于一旦，将断送大清王朝三百年江山！

慈　禧　住嘴！（对光绪）哼，如今你这心爱的妃子倒成了我的婆婆，教训起我来了！她胡言乱语、干预朝政对不对？说！对不对?!

光　绪　（为难地摇头）

李莲英　老佛爷别生气了，皇上不是摇头了嘛，他说不对。

光　绪　儿臣不知道。

慈　禧　不知道？小李子！

李莲英　喳！

慈　禧　给我掌嘴！

李莲英　是！

光　绪　亲爸爸，珍贵妃年幼无知，出言不逊。望你开恩饶恕。

慈　禧　好哇！还没打，你就心疼了。我偏打给你看！小李子，掌嘴！

〔李莲英挽袖。

李莲英　珍主儿，恕奴才放肆了。

〔李莲英一掌打去，珍妃傲然不动。

光　绪　（忍无可忍）住手！

慈　禧　打！

〔李莲英举手欲打。

珍　妃　啊——（昏了过去）

慈　禧　贱人，倒会装死！

光　绪　（欲上前搀扶）珍妞儿！

慈　禧　你给我站住！（吩咐李莲英）革去贱人妃号，把她打入冷宫！把皇上送往瀛台，多派几个人侍候着。

李莲英　喳。

〔太监把珍妃拉起。

光　绪　珍妞儿!

珍　妃　(渐渐苏醒)皇上,奴婢去了,再也不能侍候您了!

光　绪　(依依不舍)我也得去了,今生今世咱们怕是……

李莲英　(上前打断)皇上,奴才侍候着您哪!

珍　妃　皇上,望您为国珍摄!(庄重地行礼)

慈　禧　快给我带下去!怀塔布,拿获谭嗣同之后,由你监斩!

怀塔布　奴才遵命!

光　绪
珍　妃　(悲恸地)谭卿!

〔切光。

——幕闭

第七场　壮　别

〔当天傍晚。

〔北京。浏阳会馆,谭嗣同的寓所"莽苍苍斋"。窗明几净,陈设简朴。

〔幕启:谭嗣同站在屋中,抚刀抒怀。

谭嗣同　刀啊,宝刀!北上之时,五哥以你相赠,嘱我为国效命。如今袁世凯已赴天津杀荣禄。嗣同救危之心、报国之志,就待此举。胜败在此、生死在此!刀啊,助我成功!

〔谭嗣同挥刀起舞,神情凛然。

〔门外传来骚动声,罗升上。

罗　升　老爷,门外有大队兵丁走过,有的还背着洋枪呢!

谭嗣同　(惊喜)莫非袁世凯已然动手,营救皇上有望,新政成功有望?!

罗　升　老爷,这些日子,你茶饭不思,通宵不眠,也好久没写信回去了。这一回,您该写信请夫人来京城团聚啦!

谭嗣同　不，眼下胜败未卜、凶吉难料……

〔太监乙匆匆上。

太监乙　谭大人！（行礼）

谭嗣同　你是——

〔太监乙递上扇子，谭接扇展看。

太监乙　此乃圣上赐字。

〔谭嗣同打量太监乙，终于认出。

谭嗣同　哦！你是——

太监乙　告辞！

〔太监乙急下。罗升随下。

〔谭嗣同展扇细看。

谭嗣同　（念）涧水如琴吟不休，
自有隐情自有愁。
簌簌春风浑不管，
桃花著雨逐水流。

（唱）看罢纸扇生疑念，
诗画不配为哪般？
寒山雪景咏春怨……
莫非隐语藏扇间？！

（念）涧—自—簌—桃。

（震惊）见—字—速—逃！

〔王五、罗升急上。

王　五　复生！大事不好。外面四城紧闭，荣禄带兵进京，包围了皇城。

谭嗣同　啊！难道袁世凯有变？

王　五　事有变故，你要趁早作好准备。

谭嗣同　罗升，你速将此扇交付康老师，请他与梁大人尽早脱身才是。

王　五　复生，事关紧急，康大人处由我前去，让罗升留下帮你收拾东西，准备离京。

谭嗣同　也好，有劳五哥。

〔王五、罗升下。

谭嗣同　（焦急地）袁世凯有变，荣禄带兵进京，圣上危在旦夕，新政将毁于一旦……

〔罗升、李闰上，李闰虽风尘仆仆，却难抑欣喜心情。

李　闰　（唱）日夜兼程赴京城，

　　　　梦萦魂牵念亲人。

　　　　我看他憔悴消瘦心难忍，

　　　　幸喜得从此相伴不离分！

复生！

〔谭嗣同未听见。

李　闰　（上前再喊）复生！

谭嗣同　（转身忽见李闰，惊呆）夫人？

李　闰　何事放心不下，连声唤你也听不见？

谭嗣同　（情不自禁）夫人你、你为何此刻来京……

李　闰　怎么？我此刻来京不好？（问罗升）出了什么事了？！

罗　升　（为难地摇头）

谭嗣同　（掩饰地）啊，我是说，夫人来京为何不事先来信相告。

李　闰　我若来信相告，你定要劝阻，故而我不告自来。

谭嗣同　唉！夫人一路风尘，辛苦了。湖南家中可好？

李　闰　公爹婆母俱都安泰。复生，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谭嗣同　啊，好，夫人先将它放在这边。

李　闰　（一件件取出，交给谭）这是婆母亲手做的烟熏鸡，说是让你补补身体。这浏阳菊花砚，可是你喜爱之物。哎，你就用它来给皇上写变法奏折吧。

谭嗣同　（接过石砚，伤感地叹气）唉！

李　闰　这坛酒是时务学堂的学生送你的。

谭嗣同　时务学堂不是早已停办了吗？

李　闰　可是学生们都盼望新政早日成功，盼望你和梁启超先生再去长沙讲课。他们说，这坛酒是同学们祝愿变法成功的庆功酒。

谭嗣同　（接过酒坛，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酸楚和悲哀）

（抽泣地）庆——功——酒！

李　闰　（惊异地）复生！

罗　升　夫人！您别说了……今天，老爷心里难过……

李　闰　（恳求地）罗升，快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罗　升　（哭诉地）变法败了！新政完了！老爷要逃命了！

李　闰　（痛心疾首）天哪！（惊呆）

谭嗣同　夫人！夫人！

李　闰　复……生！

谭嗣同　罗升，快搀夫人里屋歇息再说。

罗　升　是。（罗升扶李闰下）

〔王五、梁启超急上。

梁启超　复生，袁世凯把我们出卖了。

谭嗣同　袁——世——凯！

梁启超　如今圣上有难，危在旦夕。

谭嗣同　圣上有难，你我速速救驾要紧。

王　五　城内巡查甚严，欲救圣上为时已晚。

谭嗣同　唉！圣上无计可救，新政大业也已完矣！天地翻覆，呜呼痛哉！

梁启超　复生，康老师已经离京，你我速速东渡日本，再作盘算。

王　五　复生，再耽搁就走不成了。

谭嗣同　变法大业付之东流，振兴之望毁于一旦！嗣同有负圣望、有负百姓啊！不成功，便成仁。五哥、卓如，嗣同决计不走，殉身变法，以酬君恩，以谢黎民！

梁启超　（一惊）啊！复生！圣上赐字命我等离京。你若不走，有负圣望。

王　五　复生，还是听从卓如相劝，火速离京，再图后举。

谭嗣同　不，我意已定，决不更改。请五哥卓如快快离京。

王　五　复生哪！你痛心变法失败，你决心杀身成仁。可是，你死后双亲谁来奉养？弟妹依靠何人？你自幼拜我为师，学习武艺，至今已有二十年了。如今我求你，我求你依从五哥一次，随我远走他乡，我的好兄弟——（突然双膝跪地）

谭嗣同　（见状不知所措）五哥——

梁启超　复生，我也求你看在往日情谊，随我远走他乡，再图后举！（跪地）

谭嗣同　卓如——（无以答对，猛然下跪）

〔李闰上，见状大惊。

谭嗣同　危难之时、生死关头，你们情深意重，一片至诚。嗣同感铭肺腑！五哥、卓如啊！

（唱）自古人生谁无死，

死得其所目也瞑。

回首千古兴亡事，

志士浩气万古存。

而今嗣同志已定，

以身殉政招国魂。

一腔热血洒华夏，

唤醒苍生挽乾坤。

王　五
梁启超　复生！

李　闰　五哥、梁大人！复生志向，我已明白，再劝也是枉然。你们还是（欲说又不忍）成——全——他——吧！（悲痛欲绝，请王五、梁启超起立）复生！（大哭）

谭嗣同　夫人，莫哭。我等过于软弱、过于温和，以至功败垂成。综观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王　五　既如此，我也留下，生死和你在一起。

梁启超　我们一起殉身变法、共赴国难。

谭嗣同　不，无有行者，无以图将来。嗣同坚信，变法图强总有成功之日。卓如，这是嗣同历年有关变法的著作，诗文书信，或能为变法所用。五哥，这把宝刀原物奉还。请五哥再赠有志之士吧！

〔谭嗣同取刀交还王五。

〔王五、梁启超万分沉痛。

谭嗣同　情势紧迫，你们快快走吧！

王　五
梁启超　复生——（无奈，含泪急下）

〔谭嗣同怅望远方。

李　闰　复生——

谭嗣同　夫人，你随我受尽挫折，毫无怨言。而今嗣同百事已了，只待殉国。夫人哪！你来的不是时候，你还是回乡侍候公婆，抚养侄儿，代嗣同尽人子之道吧！

李　闰　复生，我来的正是时候！

谭嗣同　（不解地）正是时候？

李　闰　复生，还记得吗，你我新婚之时立下的誓言？！

谭嗣同　夫人！

李　闰　复生——

（唱）万籁俱寂夜过半，

一轮明月照窗前。

两心相照如明鉴，

两人楼台立誓言。

风风雨雨永相伴，

同心共志如石坚。

生死同住莲花座，

天上人间长相连。

幸喜今日酬夙愿，

纵去黄泉我也心甘！

谭嗣同　好夫人！只是连累你啦。

李　闰　我去给你准备应用之物(下)

〔谭嗣同环视四周。

谭嗣同　人去屋空，心无牵挂。百事已了，只待殉国。

(唱)望燕都天地暗风云骤变，

殉难前忆往事浮想联翩。

自幼时我惨睹时艰世乱，

好山河被蹂躏愁绪万端。

甲午年闻战败举国悲痛，

面临着亡国祸彻夜难眠。

图求亡倡维新曙光得见，

闻听得颁诏书喜泪涟涟。

实指望励精图治伟业建，

实指望神州屹立寰宇间。

却为何宏图大业毁一旦？

却为何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心怅惘意徬徨仰天长叹，

神州夜漫漫，长夜何时尽？

何处曙光现，何时天地翻?!

〔内屋传来李闰抚琴吟歌声。

李　闰　(内唱)

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苍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　(画外音)今日中国只有闹到两党流血遍地，方有成功之希望。

若要流血，请自嗣同始！请自嗣同始！

〔罗升急上。

罗　升　老爷，不好了！

〔差官率兵丁上。

差　官　大人。您就是——

谭嗣同　（神态自若）谭嗣同。

差　官　大人，您还在？

谭嗣同　我正等着你们哪。

差　官　大人，下官奉命……

谭嗣同　有什么就说吧。

差　官　谭嗣同听旨。“皇帝诏曰：军机章京谭嗣同结党营私，密谋乱政。着先行革职。拿交刑部，按律治罪。钦此。”

谭嗣同　领旨。

〔兵丁将谭嗣同带上手铐。欲押下。

〔李闰急上。

李　闰　复生——（将包裹交付谭）

谭嗣同　夫人，后事重托你了！倘若我去菜市口，你把我的尸骨运回家乡。这海青袍给你留下，看见它如同见我一样。

李　闰　复生！

罗　升　（大恸）老爷！

谭嗣同　（微笑）罗升，不用悲伤。

〔谭嗣同昂首阔步下。差官、兵丁下。

李　闰　复生——

罗　升　老爷——

——幕闭

第八场　殉　难

〔三天后。

〔北京,菜市口刑场。落木萧萧,天低云暗。

〔幕启:清兵列队上。怀塔布上。

怀塔布　带谭嗣同!

〔刀斧手押谭嗣同上。

谭嗣同　(唱)秋风萧瑟云天黯,

笑对屠刀心坦然。

菜市口内热血溅,

待看神州起波澜!

怀塔布　谭嗣同你也有今天!想当初你进京之时,踌躇满志,炙手可热。可现在变法已成泡影,你悔也不悔?!

谭嗣同　谭嗣同矢志变法,决无"后悔"二字!

怀塔布　我早已有言在先,大清三百年的祖宗之法岂容你来改变?!

谭嗣同　过时的"祖宗之法"终究是守不住的,中国终究是要变法图强的!

怀塔布　好吧,我让你变。马上送你上西天!来呀,开刀问斩!

〔李闰急上。

李　闰　复生——

谭嗣同　夫人,你——?

李　闰　生生死死和你在一起!

谭嗣同　好夫人!

〔李闰给谭嗣同披上海青袍,大恸。

谭嗣同　夫人,人生自古谁无死,

李　闰　死得其所目也瞑。

怀塔布　来啊,开刀问斩!

李　闰　复生,我先行一步!(拔刀自刎)

谭嗣同　夫人哪！

怀塔布　哈哈哈哈！

〔谭嗣同怒视怀塔布。

谭嗣同　（念）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谭嗣同的声音响彻舞台。

〔天幕上出现鲜红的谭嗣同临终语：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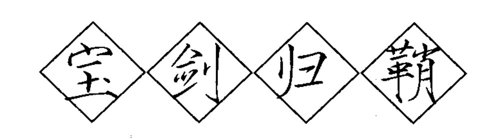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幕闭

剧终

现 代 京 剧



(根据王永志、刘汉、单戈话剧《战犯》改编)

马少波

1982年



剧中人物

潘天云　女,36 岁,原名潘小梅,乌金寨战犯管理所所长。抗日战争时期的武工队队长。

佟景阳　男,39 岁,乌金寨战犯管理所副所长。

张大彤　男,28 岁,乌金寨战犯管理所警卫连连长。

白小娟　女,23 岁,乌金寨战犯管理所秘书。

韩大林　男,21 岁,潘天云的警卫员。

小　周　男,19 岁,佟景阳的警卫员。

赵青山　男,序幕时 28 岁,潘天云的丈夫。

小　缘　女,序幕时 7 岁,潘天云的女儿。

潘小缘　女,18 岁。潘天云的养女。原名川津正子,伊藤志雄的亲生女。

孙桂荣　女,60 余岁,农民,乌金山惨案幸存者。

伊藤志雄　男,45 岁,日本战犯,原日侵略军师团长。

山本崎武　男,50 余岁,日本战犯。

秋野义太　男,40 余岁,日本战犯。

安田真美子　女,29 岁,日本战犯。

春上秀男　男,35 岁,日本朋友。

安田一郎　男,30 岁,日本朋友。

伊藤秀子　女,40 岁,伊藤志雄的妻子。

伪乡长、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解放军战士、护士、日本记者、日本朋友、战犯若干人。

(人物年龄系序幕以后出场时的年龄)

序幕　剑离鞘

〔1942 年春。乌金山前。

〔幕启。树木掩映中有“乌金山”碣石，山下桃花盛开。桃树下，支有一挺黑色罩布复盖着的重机枪，旁有日兵监守。伊藤志雄戴墨镜站一山石上。一伪乡长鸣锣聚众，内声：“乡亲们！村头集合喽！”提锣上。

伪乡长　（念〔扑灯蛾〕）

乡亲们莫慌乱，莫慌乱，
大伙集合在乌金山，乌金山。
中日两国要亲善，要亲善，
男女老少来联欢。
照相留影作纪念，
你们要把心放宽，心放宽！

〔潘天云、小缘和村民老幼在日伪军挟持下三三两两过场。

伪乡长　报告旅团长，百姓集合好。

伊　藤　不许乱嘈嘈！一共有多少？

伪乡长　三千零九号。全部集合好，统统全来到。

伊　藤　抗联的有？

伪乡长　没有。

伊　藤　开罩“拍照”！

〔日兵掀开重机枪的伪装罩布。赵青山仗剑从碣石后跳出。

赵青山　住手！（登高疾呼）乡亲们快跑！

伊　藤　什么人？

伪乡长　矿工赵青山。

伊　藤　捉住他！活的要！活的要！

〔伊藤志雄指挥日兵擒拿赵青山，搏斗。赵青山因寡不敌众，负伤。潘天云和小缘冲上。

〔小缘扑到赵青山面前。赵青山指伊藤志雄，示意为他报仇，壮烈牺牲。

小　缘　（哭）爸爸！

潘天云　青山——

伊　藤　他的？

伪乡长　赵青山的妻子和女儿。

伊　藤　拖开！（指幕内群众）把人团团围住，一个不许逃掉！

〔日兵将潘天云母女摔倒地上。日兵捡起落在地上的宝剑和鞘，双手递给伊藤志雄。

伊　藤　（赏剑，入鞘）真是一个精致的工艺品。绝妙啊，绝妙！

〔潘天云悄悄爬起，冲到伊藤志雄身边，抽出宝剑，砍伤伊藤志雄右手，日兵急忙救护。潘天云刺翻几个日本兵，负伤，冲出重围。

伊　藤　捉住她！活的要！

〔一股日兵追下。

小　缘　（哭叫）妈妈！

〔孙桂荣捂住小缘嘴，以身掩护。

〔日兵刺伤孙桂荣。伊藤志雄抓住小缘。

伊　藤　你的什么名字？

小　缘　我叫小缘。

伊　藤　嗯！（将小缘推入机枪射击网内）"拍照"！

〔日兵以重机枪向右侧猛烈扫射。

〔村民老幼哭叫声。

〔幕后伴唱：

　　漫漫长夜天未晓，

　　宝剑出鞘又离鞘。

　　家家招魂幡不挑，

　　此仇何时报，此恨何时消！

〔纱幕推出剧名《宝剑归鞘》。

——幕落

第一场　囚人笼

〔1950年秋。二幕前。

佟景阳　(内唱〔西皮导板〕)

诞生了新中国红旗耀眼，

〔小周引佟景阳上。

佟景阳　(唱〔摇板〕)

人民翻身笑开颜。

杀人魔鬼成战犯，

绥芬河接受完，急忙赶回乌金山。

眼见得管理所离此不远——

小周，乌金寨战犯管理所离此不远了。休息一会儿，马上开车！

小　周　是。

佟景阳　还有，把战犯的名签一律戴好！

小　周　是！(下)

〔白小娟、韩大林内喊"佟副所长！"上。

佟景阳　小白，小韩。

白小娟　佟副所长，您辛苦了。

(接唱)欢迎您副所长胜利回还。

佟景阳　一位秘书，一位警卫员，怎么都撇下首长跑来啦？

白小娟　潘所长派我们来欢迎您。

韩大林　潘所长的命令，俺们敢不来吗？

佟景阳　谢谢。小白，准备好了吗？

白小娟　准备好了。小号打通做了图书室，刑讯室改成了医疗室。

佟景阳　好！

韩大林　还好哩？这哪是接受战犯，简直是办学校嘛。

佟景阳　嗯，小韩，思想还不大通啊？

白小娟　所长给他谈过好几回了，可他……

韩大林　我是想不通。

佟景阳　不通慢慢通，可是组织上得服从。

韩大林　我这不是服从了吗？不服从，我才不来接您哪。

佟景阳　哈哈，那就好。

〔小周复上。

小　周　报告佟副所长，战犯都乖乖地戴上名签啦。就是那个师团长伊藤志雄，死也不肯戴。

佟景阳　把他的名签给我。回去再说。上车！

〔佟景阳、小周与白小娟、韩大林同下。开车声。

〔二幕启。战犯管理所院内。中景是岗楼和架有电网的高墙，远处可以望见乌金山死难同胞的纪念碑。潘天云正在菊花盛开的花坛前舞剑。张大彤走过，停步。

张大彤　好，好剑法！

潘天云　（边舞边说）张连长见笑。

张大彤　潘所长一舞剑，管保有心事。

潘天云　那当然了。日本战犯要到了。

张大彤　日本战犯什么时候到啊？

潘天云　快了。已经从省里出发一个多小时了。

张大彤　这下子真解气。所长，什么时候行动啊？

潘天云　什么行动？

张大彤　什么行动？我早准备好了。

潘天云　（随口答话）准备什么？

张大彤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潘天云　（停止舞剑）我问你，准备好什么？

张大彤　那还用问。

潘天云　我要问。

张大彤　嘿嘿，我是闲拉呱。

潘天云　你要说真话。

张大彤　真话就真话，准备好了绞刑架！

潘天云　准备绞刑架干什么？

张大彤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潘天云　那便宜他们了，要千刀万剐！

张大彤　这就对了，要千刀万剐！

潘天云　为什么？

张大彤　所长，我是你潘小梅武工队的老战士。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血债。光乌金山惨案一次"拍照"，就杀死了我们三千多同胞。所长，你……也是家破人亡，仇深似海啊！

（唱〔西皮摇板〕）

侵略者罪恶重仇恨难解，

到头来终有报岂不快哉！

潘天云　张连长，你可认得这把宝剑？

张大彤　我怎么会不认得？你领武工队打日本的时候，这剑一直带在身边。

潘天云　这把宝剑原来的主人哪儿去了？

张大彤　赵青山同志在乌金山牺牲整整八年了。

潘天云　这宝剑从何而来呢？

张大彤　您自幼习练，潘家祖传。订亲压奁，赠给青山。

潘天云　剑鞘现在哪里？

张大彤　落在敌人手，剑、鞘两分离。

潘天云　这把宝剑钢刃如何？

张大彤　青光似闪电，削铁如削泥。

潘天云　这就是了。凭我心中的深仇大恨，我要用这把利剑以血还血！可是不行啊，个人的感情和党的政策相违背的时候，要把个人的感情紧紧地锁起来！

张大彤　锁起来？

潘天云　嗯，还要多加几道栓！

（接唱）

党的政策威力显，

要把恶人化良善。

真理面前顽石也要把头点，

为的是消除战争土壤友好和平千万年。

紧锁仇恨目光远，

千斤重担挑在肩。

张大彤　（不快地）是。（下）

〔潘小缘内喊："妈妈！"上。

潘天云　小缘！

潘小缘　瞧妈妈这身汗，您受过伤，别练过了头啊。

潘天云　好孩子！

潘小缘　妈妈，今天回家不？

潘天云　今天忙，晚点儿回去。

〔孙桂荣内声："天云！"上。

潘小缘　孙奶奶来了。

潘天云　大娘快来。

孙桂荣　天云，你找我有事吗？

潘天云　大娘，今天找您有重要事情。

孙桂荣　什么重要事儿这么急三火四的，用着大娘干什么，只管说！

潘天云　要请您当教员哪。今天可不是一般的学生啊！

孙桂荣　学生，什么学生？

潘天云　大娘，一会儿您就知道了。

〔佟景阳、张大彤、白小娟、韩大林上。

佟景阳　所长，战犯带到。

潘天云　景阳同志，辛苦了！不好带吧？

佟景阳　嗬，这几天全身的神经都要绷断了。从苏联伯力出发的时候，他们都以为送他们回国，一个个兴高采烈。一进入我们的国境，公安部首长在绥芬河车站向他们庄严宣布："接受到中国"。可把他们吓坏了。

潘天云　他们的罪恶太深重了。

佟景阳　从此，在他们当中散布着一种自杀的情绪。

潘天云　这是畏罪心理的表现。

佟景阳　是啊，他们畏罪，可把我们紧张死了。

潘天云　顺利到达，就是胜利。名签都戴好了没有？

佟景阳　费点劲儿。有一个师团长顶顽固，他说什么也不肯戴。（掏出伊藤志雄的名签）

潘天云　（接过）当然了，戴这个和戴勋章不是一个味道。（看名签）伊藤志雄……伊藤志雄？

潘小缘　（自语）伊藤志雄……伊藤志雄？

佟景阳　这个伊藤志雄，就是你在冀中打游击时候的老对手。那时他是联队长，后来升了旅团长，师团长。还有一件怪事，有一个年轻的女战犯，叫安田真美子……

潘天云　细菌部队的？

佟景阳　对，她很沉默，总是带着仇恨的目光，一言不发。据了解，她的丈夫是在侵华战争中阵亡的。这是战犯的表现汇报。（向潘天云递送报告）

潘天云　（接报告，翻阅）张连长！

张大彤　有。

潘天云　布岗！

张大彤　是。集合！

〔众战士上。

张大彤　报告所长，集合完毕。

潘天云　带伊藤志雄、安田真美子、秋野义太、山本崎武到这儿来。

张大彤　是，布岗！（下）

〔伊藤志雄、安田真美子、秋野义太、山本崎武在战士押解下上场。张大彤复上。

山　本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

佟景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乌金寨。

山　本　哦，煤都！我们的技术开发过这里的煤炭。

佟景阳　在侵略者的字典里，掠夺竟变成了开发，你们想用偷换字眼的伎俩来掩盖侵略罪行，徒劳！

山　本　请问我们在这里要住多久？

潘天云　直到通知你离开为止。

山　本　你们是要我们重温一下人生的可贵，在产生留恋的感情之后，再置于死地。这是不人道的！

潘天云　人道？就是刚才说出人道二字的这张嘴，曾经吃过中国人的心！山本，那个时候，你的人道哪里去了？

张大彤　你的人道哪里去了？说！

〔山本崎武语塞，但仍不服。

秋　野　（客气地）长官阁下，我求求您，给我换个地方吧！

潘天云　这儿不是旅馆！

秋　野　那么，请马上处死我！

潘天云　生死由不得你选择！

佟景阳　所长，我明白秋野为什么不愿关在这里。

潘天云　为什么？

佟景阳　他原来是这个监狱的副典狱长。

潘天云　哈哈……历史如此多情！侵略者盖的监狱，关起他们自己的副典狱长。你这个当年这座监狱的死囚，倒当起“副典狱长”来了。

佟景阳　有意思。若不是日本工人安田之助帮助我越狱，今天可就看不到这有趣的颠倒了。

〔安田真美子两目呆滞。

潘天云　你叫安田真美子？

〔安田真美子不语。

佟景阳　这是我们管理所所长。

潘天云　你为什么不说话？

〔安田真美子仍不理。

佟景阳　就这样！

韩大林　哑巴！

白小娟　神经病！

伊　藤　大日本的女英雄！（转身欲下）

潘天云　站住！伊藤志雄，你的名签呢？

伊　藤　我的不戴！

潘天云　你的勋章戴不戴？

伊　藤　勋章的戴！

潘天云　戴过侵略勋章的人，这个必须戴！

伊　藤　士可杀，不可辱！不能污辱我的人格！

潘天云　人格？请问，什么叫人格？当你实行三光政策的时候，骨堆如山，血流成河，就是你人格的表现吗？我告诉你，这不是污辱你的人格的标志，而是你区别于人民的标志。九三六号伊藤志雄，戴上！

伊　藤　不！

张大彤　（夺过名签）戴上！

潘天云　让他自己戴！

（伊藤志雄接过名签，掷于地上。张大彤怒揪伊藤志雄衣领。

孙桂荣　野兽！强盗！（举杖欲打）

〔众人拦住。

孙桂荣　（唱〔小导板〕）

见此情气得我混身打颤，

（转快板）

野兽强盗全无心肝。

想当年日本军逞凶北满，

三千同胞鲜血染红了乌金山！

我一家五口遭凶险，

几家老小不倒悬？

想起当年心烦乱，

多少往事在眼前。

若不是共产党领导抗战，

中国哪会有今天？

你们恶贯满盈是战犯，

到今日还装模作样，横眉竖眼，强词夺理，不知羞惭！

恨不得把强盗碎尸万段，

难消得我心中千丈仇恨万丈冤！

潘天云　伊藤志雄！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乌金山惨案的幸存者。她一家五口和乌金山的三千同胞都被你们活活地杀害了！你来看，那就是乌金山！伊藤志雄！你把名签拾起来，拾起来，拾起来！

伊　藤　（慢慢拾起名签，唱〔西皮摇板〕）

提起了那件事深表遗憾，

我不曾到过这乌金山。

潘天云　狡赖就是你胆怯的表现。你必须在中国人民面前认罪！就在你挂勋章的位置上，把名签戴上！

（接唱）

你的双手鲜血染，

张大彤　戴上！为乌金山三千受难者戴上！

（接唱）

今天还敢逞凶顽！

潘天云　（接唱）

服从改造回头是岸，

法律尊严决不是宽大无边！

众　人　戴上，戴上！

〔伊藤志雄低头，但仍顽抗。

潘小缘　（用日语）不是神准许你犯罪。你必须好好认识自己的罪恶！

伊　藤　呀！

（接唱）

当头棒喝如雷电，

仇报仇来冤报冤！

今日落在敌人手，

要想活命难上难！

事到临头我仰面叹，

猛虎被困在乌金山！

咬牙关，戴名签，忍辱吞泪心里咽。

（举起名签，打开别针，大叫一声，向胸前插去，名签上渗出血）

潘天云　（接唱）

你们鼓已息，旗已偃，刀已断，马已翻，难逃人民的最后审判，还装什么宁折不弯！

张大彤　走！

——幕落

第二场　再交锋

〔1951 年春。二幕前。

〔伊藤志雄上。他掏出勋章，比拟覆盖在胸前名签上面，悠然自得。

伊　藤　（唱）成者王侯败者贼，

圣战壮志今成灰。

追忆前尘难成寐，

勋章依然放光辉。

我的这枚勋章，是因当年进剿潘小梅武工队的胜利授予的。谁想潘小梅伏击四〇三军列，我军伤亡很重，我的夫人和爱女川津正子，也从长春搭这次军列来哈尔滨，迄今下落不明，一定死在潘小梅之手。从此我发誓，定要取得潘小梅的脑袋，换取第二枚勋章。可惜啊可惜！潘小梅没有抓到，我倒成了阶下囚了！

〔春上秀男悄悄上。

春　上　（轻轻拍伊藤志雄的肩）伊藤志雄！

伊　藤　（凝视半晌，大惊）啊，春上秀男！是你！你怎么会像鬼一样地出现在我的身旁？

春　上　应该说像救星一样地出现在你的面前。

伊　藤　救星，你能救我？

春　上　能！如果你能摆脱军国主义思想的枷锁就可得救。

伊　藤　啊，你已经叛变了？

春　上　那是你的话。我的话叫重新做人。

伊　藤　快滚开！你这个帝国的叛徒，大和民族的败类！

春　上　闭上你的嘴，请用耳朵吧！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不幸。军国主义者是对中国人民有罪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去年十月十日，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已经正式成立了。

伊　藤　这些我不要听。请问，我的妻子和女儿埋葬在哪里？

春　上　我被俘虏以后，曾想法寻找她们，但我没有找到。我想，如果她们还活着，可能已经回国了。日中红十字会正在进行两国国民的遣返工作。回国后，一定帮助你查询。

伊　藤　这是徒劳的。哎，我想起一件事，我在这里见到一个中国姑娘，说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话，容貌很像我家秀子，莫非她是我的女儿川津正子？

春　上　（大笑）伊藤，你想女儿想得发疯了！

伊　藤　是的，我也觉得不可能。

春　上　你的幻想收起来吧。

伊　藤　嗨！

春　上　你这勋章也收起来吧。

伊　藤　谢谢！

春　上　再见！

伊　藤　再见！

〔春上秀男下。山本崎武缓缓走上，凑到伊藤志雄身旁窃语。

〔切光。

〔二幕启。战犯管理所。院内盛开着玫瑰花的花坛前，有“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标语牌和贴着图片的板栏。中景是岗楼和架有电网的高墙。远处可见乌金山死难同胞的纪念碑。

〔张大彤与战士看管着众战犯坐在地上听受难者控诉。春上秀男、白小娟也在场旁听。孙桂荣捧血衣哭泣。

孙桂荣　（唱）一字一泪诉不尽，

血痕犹在警顽心。

天作证来地作证，

个个战犯罪恶深！

张大彤　控诉结束。孙大娘请到屋里休息。

〔春上秀男、白小娟扶孙桂荣下。

张大彤　控诉结束，起立！走！

伊　藤　等一等，连长阁下！

张大彤　别搁下了，就那么端着吧。什么事？

伊　藤　我要上书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张大彤　（大怒）住嘴！你好大的口气。

伊　藤　（拿出一张纸）第一，我们是一九四五年的战俘，可是，你们政府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因此，无权受理我们！

山　本　你们无权受理！

众战犯　无权受理！

张大彤　（夺纸，掏枪）什么？你们想造反哪？警卫连！

〔众战士上。

潘天云　（内唱〔西皮导板〕）

为恶人邪归正如喉插骾，

〔潘天云上。

潘天云　（唱〔原板〕）

举法绳，化顽冥，洒甘露，洗血痕，强忍住心中悲痛，敌关难攻，更难似当年战争。

张大彤　所长，您看，他们简直要造反哪！（递纸）

潘天云　（接纸）整队！

张大彤　整队！坐下！

潘天云　（唱）这伊藤真个是中国通，

汉文字字写得清。

说什么四五年他们被擒，

新中国成立后无权问刑。

伊藤志雄你过来！

（唱〔摇板〕）

若不是共产党领导革命，

你先生决不会在此受惊。

你对我中国人罪孽深重，

生和死宽与严决于人民。

〔潘小缘内喊"妈妈，吃饭了。"提饭盒上。

潘小缘　妈妈，这饭热了两次了。您再不吃，就又凉了。

潘天云　嗯。（继续看纸）这第二条，必须改善伙食……

（接唱）

鱼翅燕窝香又嫩，

可惜你们非上宾。
当年在战争中我们吃糠咽菜把腰带勒紧，
今日里也没吃鸡脯猪臀。
潘小缘打开饭盒你们要看准，
难道说我们吃的比你们好上几分？

〔潘小缘打开饭盒，众战犯遍看后愕然，语塞，面面相觑。

潘天云 （对伊藤志雄，唱）
重新做人你不肯，
自食其果自焚身。
带下去！

张大彤 立正！向右转，齐步走！右转弯走！（下）

〔众战犯齐步下。一战士押秋野义太上。

战　士 走！

潘天云 怎么了？

战　士 秋野把玻璃打碎了。连长请示您，要关他小号。

潘天云 秋野，手划破了？

秋　野 没有，没有。

潘天云 秋野，你为什么砸玻璃？

战　士 他和伊藤吵架。

秋　野 我是生伊藤的气。

潘天云 送医务所上药包扎。

〔战士带秋野义太下。张大彤复上。

张大彤 所长，你可不能犯温情主义呀！

潘天云 嗬，帽子可不小啊！

张大彤 犯人砸玻璃，搞破坏，简直无法无天！为什么不关小号，还上医务所？哼！

潘天云 同志，这叫区别对待，分化瓦解。

张大彤 我不相信这些顽固家伙能改造好。所长，你，你，你右倾！我请

求调动！

潘天云　请求调动？周总理的指示你忘了？我再传达一遍："对待日本战犯一定要做到，一个不死，一个不跑。"张大彤！

张大彤　有。

潘天云　你别调皮，要是死一个，跑一个，唯你是问！

张大彤　是！（下）

潘小缘　妈妈，吃饭哪。

潘天云　好孩子，咱们娘俩一块吃。（坐在花坛上与潘小缘用餐）

〔佟景阳、春上秀男上。

佟景阳　所长，春上先生来了。

潘天云　欢迎欢迎！

春　上　潘所长，这是日中友协向战犯家属工作的情况记录。

潘天云　谢谢朋友们的大力配合。

春　上　哪里，这是我应该做的。刚才听了孙老大娘的控诉，我很难过。

潘天云　春上先生，你虽然也参加了侵华战争，可是放下武器以后参加反战同盟，成了我们的朋友。

春　上　惭愧，我做的事很少。刚才我和伊藤谈过，他仍然很顽固。不过他要我帮助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

潘天云　我们也尽力地帮助他寻找。

〔韩大林上。

韩大林　报告所长，有个战犯检举伊藤经常打开箱子，偷偷地看什么东西。现在又在看，样子很诡秘。

潘天云　你去叫他把箱子拎到这儿来。

韩大林　是！（下）

〔白小娟上。

白小娟　所长，山本又在造谣。

潘天云　造什么谣？

白小娟　他说我们叫他们注射流脑预防针是细菌试验。

潘天云　哦？让他们集合！

白小娟　是。（下）

春　上　潘所长，我该告辞了。

潘天云　希望您常来。（和佟景阳送春上秀男同下）

〔铃声响，内喊声："集合，到医务室打流脑预防针！"众战犯陆续上场。山本崎武向秋野义太耳语。几个医生过场，秋野义太吃惊。韩大林带伊藤志雄拎箱子上。

秋　野　师团长，山本说，他们要用我们做细菌试验，这是真的吗？

伊　藤　完全可能。

众战犯　怎么办？

伊　藤　很好办，活着站立，死了倒下。

秋　野　（呆立，大叫）天皇陛下！（向花坛撞去，昏倒）

〔众人惊叫。潘天云、佟景阳、张大彤、白小娟上。

潘天云　赶快抢救！

〔战士们抬秋野义太下。佟景阳、张大彤跟下。

伊　藤　潘女士，我向你提出抗议。你们用战俘做灭绝人性的细菌试验，这是违背国际公法的！

潘天云　那是你们干的勾当！

山　本　这是共产党骗人宣传的破产！

潘天云　山本，你有什么证据？

山　本　秋野自杀就是证据。

潘天云　安田真美子，细菌试验，你是内行，你一定有办法辨别吧？

〔安田真美子点头。

潘天云　那好。（对白小娟）把她带到医务室，允许她通过实验来鉴别我们注射用的针剂。

真美子　（出乎意外）这……

潘天云　去吧。

〔白小娟引安田真美子下。

潘天云　伊藤志雄，由于你们的偏见，造成了秋野毫无意义的流血。

伊　藤　偏见的结论为时尚早。

〔安田真美子上。

潘天云　安田真美子！

（唱〔西皮摇板〕）

是不是细菌试验你可看得准？

真美子　所长阁下！

（接唱）

果然是预防脑炎的注射针。

伊　藤　（接唱）

为安全你应该在那里坐等，

潘天云　安田真美子！

（接唱）等候我打完针才算放心。

〔护士端注射盘上。潘天云示意让安田真美子看过药针后，护士为潘天云注射。

真美子　呀！

（接唱）

见此情不由我心中思忖，

共产党果真是正大光明！（下）

〔秋野义太由张大彤、护士扶上。

秋　野　山本，你造谣！（晕倒，由护士扶下）

潘天云　山本崎武！

佟景阳　你造谣惑众，后果恶劣。来，把他送进小号关起来。

张大彤　走！

山　本　我抗议，我抗议！

张大彤　走！（把山本崎武带下）

潘天云　大家都去打预防针吧。

〔众战犯下。

潘天云　伊藤，你把箱子打开！

〔伊藤志雄把箱子打开。

潘天云　你自己把东西拿出来。

〔伊藤志雄把衣物一件一件拿出，一个精制的小盒掉了出来。

潘天云　慢着，这是什么？（捡盒，打开）勋章！就这一枚吗？

伊　藤　是的。

潘天云　为什么没有第二枚？（笑）因为没有得到潘小梅的脑袋？（把勋章放回箱子时，愣住了。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剑鞘）剑鞘？呀！

（唱）见剑鞘不由我头晕目眩，

　　我眼前只觉得血泪斑斑！

伊　藤　（接唱）

　　这剑鞘引起她神色大变，

　　莫不是这里面有仇有冤？

潘天云
伊　藤　（同唱）

　　最难忘
　　想起了乌金山一场惨案，

　　咬定牙他
　　　　　我不说与他
　　　　　　　　我有关。

　　这件事我必须仔细判断，
　　　　　　　　　　　遮掩，

〔潘天云猛回身逼视伊藤志雄。

伊　藤　（心慌）我，我喜欢剑鞘上这二龙戏珠。这是难得的工艺品。

潘天云　（强忍怒火）可惜，这是个不完整的艺术品。为什么只有鞘没有剑呢？

伊　藤　我，我只是捡到一个鞘。

潘天云　请问，你是哪里得到的？

伊　藤　在……哦，一九三八年，攻占济南的时候，我在韩复榘的省政府里捡到的。

潘天云　你手上的刀伤是怎么回事？

伊　藤　哦，是攻占济南的一次肉搏中被国民党一个上校砍伤的。

潘天云　怎么，是国民党一个上校砍伤的？

伊　藤　嗯……

潘天云　国民党的上校还参加了肉搏？

伊　藤　这……

潘天云　（大笑）好好保存吧。如果能找到宝剑，那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伊　藤　好吧。如果能找到宝剑，我情愿“完璧归赵”。

潘天云　你用典倒很恰当。

伊　藤　您不是夸我是“中国通”吗？

潘天云　是的。你回去吧。

〔伊藤志雄拎箱子下。

韩大林　（自语）好怪呀！她有一把宝剑，他有一个剑鞘。

潘天云　（自语）原来是他！是他！

韩大林　这个战犯不简单，还懂得“完璧归赵”。

潘天云　制造乌金山惨案的那个北满旅团长……

韩大林　叫伊藤加一郎。

潘天云　这伊藤志雄原来就是伊藤加一郎！

（接唱）我相信总会有“完璧归赵”那一天！

——幕落

第三场　母送女

〔1953年夏。二幕前。潘小缘拎菜篮上。

潘小缘　（唱〔四平调〕）

小吃店我买了芝麻烧饼，

卤鸡、熏蛋、萝卜、蔓菁。

鲜红的蜜桃二斤整，

还有两个冰激凌。

妈妈生日我记得准，

改善生活慰娘心。

三年来见罪人添了心病，

我不愿对妈妈说出真情。

和泪咽下怨和恨，

惟恐妈妈劳精神。

顺路我把妈妈请，

共进午餐庆寿辰。

〔韩大林内喊："小缘"！提饭盒上。

韩大林　小缘，这是你妈妈给你买的馄饨。

潘小缘　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韩大林　是吗？恐怕她自己也忘了。

潘小缘　我去买了她最喜欢吃的芝麻烧饼。瞧，还买的熏鱼、卤鸡哪。

韩大林　你妈妈让我告诉你，她今天不回家吃饭了。（递饭盒）让你自己吃。

潘小缘　为什么？

韩大林　日本朋友春上先生要回国，潘所长今天在招待所给他饯行哪。

潘小缘　哦。

韩大林　还有，潘所长说，宴会一结束就回来。

潘小缘　哎。

韩大林　她还说，春上先生一会儿还要到家里坐坐哪。

〔潘小缘一怔。

韩大林　怎么啦。

潘小缘　（掩饰）帮我拿着。（递饭盒）

韩大林　送你回去？

潘小缘　（含情地）嗯。

韩大林　请。

〔潘小缘、韩大林同下。

〔二幕启。潘天云家。陈设简单朴素。墙上挂有赵青山、潘天云夫妇便装合影和潘天云穿八路军军装的照片。壁间悬挂潘天云常用的无鞘宝剑。

〔潘小缘、韩大林上。

潘小缘　(掏出一个桃子)给,洗洗!

韩大林　小缘,你看这个像什么?

〔潘小缘摇头。韩大林把桃子贴在胸上。

潘小缘　(想了想)心!

韩大林　我送你一颗心! 日本话怎么说?

〔潘小缘翻译成日语。

韩大林　行家说你的日本话说得比日本人还好。

潘小缘　玄得没边啦。

韩大林　你怎么说得那么好?

潘小缘　守着日语专家佟所长还学不好啊? 哎,(指桃子)你先别吃,等我妈妈回来,你说“我给您祝寿,妈妈!”她准高兴。

〔韩大林喜极。潘天云进屋。

潘天云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潘小缘向韩大林示意献寿桃,韩大林窘,拎菜篮、饭盒跑进厨房。

潘天云　小缘,你吃过馄饨吗?

潘小缘　还没有。等热热再吃。(双手捧起一个桃子)妈妈!

潘天云　(一怔)今天是……我自己都忘记了。好孩子!

〔潘小缘向潘天云递冰激凌。

潘小缘　妈妈,春上先生要回国吗?

潘天云　哎,待会儿他要到家里坐坐呢。小缘,妈妈问你一件事,你可要说真话。

潘小缘　（胆怯地）妈妈，什么事?

潘天云　你喜欢小韩吗?

〔潘小缘羞涩地点头。

潘天云　小缘，这可不行啊!

潘小缘　为什么?我还小?我等几年。

潘天云　孩子，不行。

潘小缘　妈妈，我不能没有他。我，我更离不开妈妈!（紧抱潘天云）

潘天云　孩子啊!

（唱〔导板〕）

小缘她一句话我心痛难忍，

潘小缘　（哭）妈妈!

潘天云　（唱〔反西皮二六〕）

妈妈我岂无有爱女情分?

我母女十年来相依为命，

到头来终必须叶落归根。

潘小缘　妈妈!

〔敲门声。韩大林由厨房出，开门。佟景阳、白小娟和春上秀男上。

韩大林　所长，春上先生来了。

潘天云　春上先生，快请坐!这是我女儿小缘。

潘小缘　春上叔叔，您好!

春　上　好，好!当年，潘队长是我的引路人，我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俘虏。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挽救了我。我有幸回到祖国，一定做好日中友协的工作。

潘天云　太好了。

佟景阳　春上先生，您不是要留影纪念吗?

春　上　可以吗?

潘天云　好。我来导演，咱们合个影。

（唱〔摇板〕）

大家这边来靠拢，

春上先生请当中。

〔大家迅速站好，用自拍机合影。

潘天云　（接唱）

转身我把小缘哄，

春上先生，单独照几张吧，小缘，你先来。

潘小缘　妈妈，我不照。

潘天云　给你春上叔叔留个纪念。快来！（扶小缘站好）

潘天云　笑，笑，笑一个！

众　人　笑一个！笑一个！

〔潘小缘强作笑容，春上秀男拍照。

潘天云　来，再来个侧面的。

潘小缘　妈妈！

潘天云　我们小缘的侧面更好看！

〔春上秀男为潘小缘拍侧面。

潘天云　（旁唱）愿母女日后能重逢。

春　上　潘先生，你们这些宽宏大量的人，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留恋。离开你们，离开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心里很难过。

潘天云　我们也舍不得让你走。可是，日本是你的祖国，你的亲人在那里。

春　上　是的，祖国需要我。建树日中友好大厦需要我。可是我没能做多少事。

潘天云　你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春　上　谢谢！（凝视墙上的合影照片）唉，赵先生牺牲几年了？

潘天云　一九四二年，十一年了。

春　上　潘所长和赵先生是在冀中参加抗战的？

潘天云　是的。

春　上　伊藤知道您就是潘小梅吗?

潘天云　不知道。

春　上　为什么不告诉他?

潘天云　暂时没有这个必要。

春　上　真有意思。当时,他发誓一定要活捉您,可是,今天他倒成了阶下囚。

潘天云　这是真理的胜利。历史是最公平的。春上先生,您给我娘俩来个合影吧。(把潘小缘搂在怀中)

春　上　好。(拍照)

潘天云　春上先生,这张照片保险吗?

春　上　完全保险。

佟景阳　噢,再拍一张吧。

春　上　好。(拍照)

潘天云　谢谢。大家请坐吧。春上先生,我要求你一件事。

潘小缘　(突然扑到潘天云怀里)妈妈,不!不!

潘天云　好孩子,坐下。(对春上秀男)我求你,回日本帮助小缘找到她的父母。

众　人　(惊)她?

潘天云　她是日本人!

众　人　(大惊)啊!

韩大林　她?

潘天云　她是日本人。

潘小缘　妈妈!(痛苦地伏在潘天云膝上)

潘天云　我和青山是一九四二年春天奉命转移到东北的。他在乌金矿上,我在乌金村里,进行秘密抗日活动。谁料,正碰上乌金山惨案。三千多老乡惨遭屠杀,青山和我们的女儿小缘也一起壮烈牺牲。那年秋天,我们武工队伏击了从长春到哈尔滨的四〇三军列,队伍撤离战场,在荒山之中,遇到一个不到八岁的日本小

姑娘。她哭着喊着要她的妈妈，可我们哪里去找呢？从那时起，我一直把她收养在身边，我就成了她的妈妈。她曾苦苦哀求我，不要暴露她日本人的身份。孩子的心是不能伤害的，我尊重她的意愿，除了组织上知道真情以外，我保守了这一秘密。从此，改名叫做潘小缘。这是我死去女儿的名字！我娘俩多少年来相依为命，这诺言我履行了整整十年，整整的十年。今天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她叫川津正子。她应当回到她的祖国，回到她的生身父母身边去。

潘小缘　（热泪盈眶）妈妈！

潘天云　（唱〔反二黄散板〕转〔慢板〕、〔原板〕）

十年前乌金山女儿殒命，
小缘她相依傍如同亲生。
我送她入小学识字上进，
母女相伴度晨昏。
辨善恶明是非她生性聪敏，
送情报布岗哨奋不顾身。
解放后入中学倍加勤奋，
品学兼优慰娘心。
小缘她是我的心上宝珍，
到今日我必须衡量重轻。
若相留怎相留于心不忍，
欲遣去难遣去情似海深。
她爹娘失爱女难以安枕，
我深知天下父母心。（向潘小缘）
我的儿还年小前程似锦，
为友好为和平披荆前行。
有一日回中国将娘探问，
也不负山川雨露养育恩。

割去了心头肉我的热泪难忍……

我的儿啊……

再来时母女欢聚又是一番艳阳春！

潘小缘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离开妈妈！

春　上　（掩泣中抬起头来）潘所长，你这位被日本人夺去了亲人的人，却恩养了一个日本人的后代。小缘，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

潘小缘　请不要找他们，这是我唯一的母亲！我不离开中国！

潘天云　这些，小缘对我也没说过。小缘有一种难言之隐。我也曾问过多次，今天，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了。你的父母叫什么名字？当时在中国的时候，在什么部队？

潘小缘　妈妈，这些年，您所要求的，只有这一件我没有做到。妈妈，只要您需要，我可以为您死，唯独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您。

韩大林　小缘，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潘小缘　可我明白。

佟景阳　小缘，不是今天让你回去，等春上叔叔打听着你父母的下落以后……

潘小缘　不，不！我决不离开妈妈，我决不离开中国！我明白，妈妈为什么叫我照那么多相！

潘天云　小缘，你，你，你不理解妈妈的心……

潘小缘　妈妈，您饶恕我……

（唱〔二黄顶板〕）

娇惯任性，

体谅我小女儿一片真诚。

妈的话如金石儿非不听，

皆因是难割舍母女之情。

我和妈长相伴形不离影，

又何必要这些照片留存！

（毅然打开照相机，抽出胶卷曝光）

潘天云　(激动地)小缘!

〔母女紧紧拥抱。众掩泣。

——幕落

第四场　冰 初 溶

〔1955 年夏。二幕前。众战犯扛着铁锹整队由张大彤带领上场。

张大彤　解散后休息一会儿,去参观七三一细菌部队遗址。立定!解散!

〔众战犯解散。

伊　藤　喂!(把铁锹递给战犯甲)

战犯甲　师团长先生,你既不断胳膊,又不瘸腿,你不会自己送回去?

伊　藤　(怒)你……

战犯甲　怎么,你还要摆师团长的臭架子呀?

战犯乙　咱们现在军衔一般大,战犯阶级!

〔众战犯笑下。

张大彤　伊藤!

伊　藤　在!

张大彤　没说的,自己送回原处!

伊　藤　嗨!

〔伊藤志雄下。张大彤随下。

〔二幕启。战犯管理所院内。安田真美子愁苦地上。

真美子　(唱〔南梆子〕)

参观了细菌部队当年遗址,

顿觉得罪恶深百死难赎。

我的夫安田一郎早已安息,

我不久也随你比翼同飞。

(转〔散板〕)

回首往事难自持，

神智恍惚如呆痴！

安田，你慢些走，我很快就要来了！（哭）上绞架？没关系！（冷笑）

〔佟景阳上。

佟景阳　（唱〔摇板〕）

军事法庭准备好，

审判罪犯在今朝。

真美子　佟先生！

佟景阳　什么事？

真美子　请问，什么时候审判我？

佟景阳　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真美子　难免一死，希望尽快。

佟景阳　死？这就是你参观了七三一细菌部队遗址的感想吗？

真美子　这个部队犯下那么多不人道的罪行，它的一个成员还能活下来吗？（突然抽泣起来）

佟景阳　安田真美子，我记得，固执可不是日本女性的特点哪！（下）

〔秋野义太上。

秋　野　真美子！

真美子　秋野先生！

秋　野　你们回来了？

真美子　（叹气）回来了！（玩味）回来了？是的，今天我看了细菌部队遗址，好像看见了我的终点。现在我又好像要从那里回来了。

秋　野　真美子，今天我们在乌金山惨案遗址劳动的时候，我挖出了一具受难者的遗骨，在这具遗骨的腹中还有一具很小的骨架。

〔伊藤志雄、山本崎武上。

真美子　噢，孕妇？（痛苦地低下了头）

山　本　都怎么了？泪腺发达，钙质缺乏！秋野，真美子，你们别忘了这

是战争！

真美子　那个孕妇多可怜！

〔众战犯纷纷上。

山　本　你怎能判断那个妇女不是桃色事件自杀的？

秋　野　无耻！污蔑死者是最大的无耻！

〔山本崎武与秋野义太动武。众战犯劝解。佟景阳上。

佟景阳　住手！山本！

（唱）你休想在这里称王称霸，

管理所岂容许斗殴喧哗！

进所来一味的装疯卖傻，

抗拒改造逞狡猾。

战犯中许多人争取宽大，

山本你却硬做井底之蛙！

我劝你休要再顽固不化，

（对众战犯，接唱）

对山本必须要彻底揭发！

战犯山本崎武，在候审期间，造谣破坏，拒绝改造。你们要对他彻底揭发！

山　本　你？

秋　野　山本他原来是奉天警察署的高级特务，因为工人安田之助帮助一位南满游击队的政治犯越狱，是山本逼我下令把安田之助推到那口井里的。

山　本　你血口喷人！你……

佟景阳　住口！我可以证明秋野揭发属实。

山　本　你？

佟景阳　我？

（唱）越狱的死囚就是我！

真美子　呀！

（接唱）却原来安田的老父亲被你残杀！

佟景阳　把山本带下去！

〔山本崎武被带下。

佟景阳　大家回去写材料继续揭发。

〔众战犯下。

〔潘天云上。

潘天云　伊藤！

伊　藤　在。

潘天云　昨天晚上看日本影片《战火中的妇女》，当美国军队在塞班岛登陆前夕，日本军人把上百名日本妇女赶下大海的时候，你为什么低下了头？

伊　藤　我觉得我的妻子和女儿好像就在里面。

潘天云　可是你想过没有，光是乌金山惨案，我们受难的妇女儿童，是死于大海里的塞班岛妇女的三十倍！你们在各地屠杀的记录在这里。这是日中友协在日本出版的书《在中国的日本军队》，拿去看看。

伊　藤　(接书翻看，闭目合卷)呀！

（唱〔二黄原板〕）

翻两页不由我失魂丧胆，

满书满手血迹斑斑！

看起来死刑不可免，

又何必把罪行左隐右瞒！

潘天云　伊藤，我通知你，大后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始对你进行审判！

伊　藤　末日到了！

（唱）恶贯满盈罪难减，

有道是血债必须血来还！

往日杀人不眨眼，

到今朝心头颤，梦难安，恶贯满，罪如山，回首往事不由我
　肠绞肝翻！
含羞带愧把世人劝，
伊藤的下场只是由于凶残和贪婪。
害人害己追悔晚……

潘天云　伊藤！
（接唱）
　　你只有真心认罪愆，争取个处理从宽！
伊藤！你的认罪材料我看过了。你自己以为如何？

伊　藤　我是实话实说。

潘天云　不要把话说绝。

伊　藤　绝无差错。

潘天云　那好。我问你，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在冀东杀死柳林峪五十四名村民的，是谁的部队？

伊　藤　（惊）啊，那是我的部下。

潘天云　谁下的命令？

伊　藤　我下的命令。

潘天云　我再问你，一九四三年在黑龙江的冯家村，以搜捕八路军的密探为名，抓走了四十六名村民，只逃出了七名，那三十九名是谁下命令杀害的？

伊　藤　唔……

潘天云　就是你伊藤志雄的九十八号战令！记不清了？有人替你记得清清楚楚。为了这次暴行，你们付出了三倍的代价。因为你的马快，才侥幸逃出了八路军武工队的伏击圈。我还要问你，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下午，是谁指挥他的部队屠杀了冀东的一个小村。这个村子叫……

伊　藤　（惊恐）不要问了，不要问了！

潘天云　你所到之处，实行了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造成了七个无

人区，十三个万人坑，这些罪行是隐瞒不了的！这几年，我们检察人员做了大量的调查，找了许多证人。还有一个人，你在冀东，她在冀东，你到东北，她也来东北，当她以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上出现，你一定会吃惊的。

伊　藤　谁？

潘天云　听说那次伏击，有一颗子弹给你的军帽穿了个洞？

伊　藤　（大惊）啊！

潘天云　你原来在冀中。

伊　藤　是的。

潘天云　可是一九四二年正月你调到哈尔滨！

伊　藤　这……

潘天云　还有，你在东北的名字叫伊藤加一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你以“拍照”为名，制造了乌金山惨案。这个人的丈夫、女儿被你残杀，她用宝剑砍伤了一个戴墨镜人的手背。这个戴墨镜的人为此得了勋章。伊藤，不要回避了。你手背上的伤痕，你自我欣赏的勋章，就是你的钢板铁证！

伊　藤　（更惊）啊！你，你，你是潘小梅？

潘天云　（冷笑）……

伊　藤　潘队长？

潘天云　见面了！

伊　藤　（惊恐交集）见面了，潘队长！我服输，这一场赌注，你赢了！

潘天云　不是赌注，是正义必然战胜邪恶！

伊　藤　呀！

（唱〔二六板〕）

　　十年前对手今相见，

　　倒做了阶下囚心如油煎！

　　我犯下滔天罪人生难留恋，

潘队长！

处死后开大恩把我的骨灰送回富士山，

愿来生结草衔环！（深鞠一躬）

潘天云　要是没有骨灰呢？

伊　藤　（失望）哦！连骨灰也不留！

潘天云　好了，你回去吧。等会儿有个人来拜访你。

伊　藤　谁？

潘天云　你的辩护律师。

伊　藤　（大惊）什么？你说什么？

潘天云　我们为你请了一个辩护律师。

伊　藤　我对此无法理解。

潘天云　会理解的。消灭一个肉体很简单，一颗子弹就可以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宁愿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改造罪犯的灵魂。刚才，你说我胜利了，我还没有最后胜利。如果我能使你深刻认罪，彻底改造，重新做人，才是我对伊藤志雄的最后胜利！

伊　藤　这剑鞘，我要"完璧归赵"！

潘天云　慢，现在还不到时候。这材料……

伊　藤　惭愧！我重写！我重写！（接过材料，向潘天云深深鞠躬）

——幕落

第五场　树 丰 碑

〔1956年秋。二幕前。佟景阳、白小娟、韩大林上。

佟景阳　（唱〔西皮摇板〕）

春上先生去又返，

白小娟　（接唱）

今日到达乌金山。

佟景阳　（接唱）

小缘的生母定会来相见，

白小娟　（接唱）

爱女送还所长心痛酸。

佟景阳　小娟到了。

（接唱）眼看火车进了站，

〔春上秀男、安田一郎、伊藤秀子及日本记者上。

佟景阳　春上先生！您好！

春　上　佟先生！白小姐！你们好啊！

（接唱）多承远迎心不安。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战犯管理所副所长佟先生。这是秘书白小姐。这是小韩先生。这是伊藤秀子女士，伊藤志雄的……

佟景阳　知道知道。您好！

〔佟景阳、白小娟、韩大林与伊藤秀子握手。

春　上　这是安田一郎先生，是安田真美子的丈夫。

佟景阳　您好，您好！（握手）

春　上　这几位是日本记者先生。

佟景阳　你好。（握手）大家一路辛苦了。请！

春　上
秀　子　（鞠躬）请。

〔众人同下。

〔二幕启。战犯管理所客厅。

潘天云　（内唱〔二黄导板〕）

心潮逐浪挥长剑——

〔潘天云持宝剑上。舞剑。

（唱〔回龙〕）

恶人变，好艰难，对顽悍，不惮烦，风拂冰暖，滴水石穿，怎能忘重任在肩！

（转〔慢板〕、〔原板〕）

低头常翻那血泪案卷，

抬望眼不忍看乌金宝山。
母女俩患难中相依相伴，
暂忘却骨肉分离五更寒。
今日里又撤去心头一丝暖，
我的亲人，我的亲人在哪边，在哪边！
当年的豪情应未减，
有道是英雄有泪不轻弹。
天下人欢聚是我愿，
又何必个人庆团圆。

（转〔摇板〕）

天破晓大会上庄严宣判，
战犯们一个个泪如涌泉。

〔白小娟上。

白小娟　（唱〔摇板〕）

见所长扶宝剑暗自长叹，
剜去了心头肉怎不悲酸。
劝所长休伤感四下放眼看，
多少亲人在身边！

〔潘天云抱白小娟，泪下。

潘天云　唉！

（接唱）

同志温暖应无憾，
再攻一道难破的关！

小娟，客人都来了吗？

白小娟　都来了。现在休息室用早点哪。

潘天云　吃完早点请他们到这儿来。

〔潘小缘上。

潘小缘　妈妈，又练剑，您瞧您这身汗。（为潘天云披衣拭汗。见潘天云

泪痕）妈妈，您这是怎么啦？

潘天云　没什么，吹进了沙子。

潘小缘　妈妈，我给您吹吹。

潘天云　不用。

潘小缘　嗯，吹吹嘛。

潘天云　小缘，这套剑妈妈还没教会你。

潘小缘　妈妈，练了一早上，您累啦，明儿再学吧。

潘天云　不，孩子，我得教会你。

潘小缘　哎。（脱去外衣）

〔白小娟掩泣跑下。潘小缘练剑，潘天云指点示范。白小娟复上。

白小娟　所长，春上先生和战犯家属来了。

潘天云　请。

〔潘小缘、白小娟同下。

〔佟景阳、张大彤领春上秀男、安田一郎、伊藤秀子及日本记者等上。

潘天云　欢迎欢迎！春上先生您好！

春　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所长潘天云先生。

〔记者拍照。其他人鞠躬。

〔潘天云和客人握手。伊藤秀子躲在后面。

春　上　伊藤夫人！

〔伊藤秀子紧张地走到前面。

春　上　潘先生，这是伊藤夫人。

潘天云　见到您，很高兴。

秀　子　谢谢潘先生！

春　上　这位是安田一郎。

潘天云　（握手）又回到了你熟悉的“南满”。

安　田　旧地重游，无限感慨。潘先生，在这块土地上我是有过罪恶的。

潘天云　（笑）你今天是作为朋友来的。大家请坐吧。

佟景阳　请坐，请坐！

潘天云　大家请坐吧。你们来的时候，宣判大会刚刚结束。

众　人　宣判？

佟景阳　我现在向大家宣布，根据毛主席的建议，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我们国家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九日发布了特赦令，对秋野等四百七十一名战犯不予起诉，立即释放。

〔秋野义太和安田真美子等战犯上。

〔日本朋友目瞪口呆。记者拍照。

佟景阳　其他人分别判处了十四年到二十年有期徒刑，刑期从一九四五年逮捕时算起，已经过去十年了。

秋　野　潘所长，潘所长！

记者甲　（惊呼）奇迹！奇迹！（对秋野义太）先生，请发表感想，请发表感想！

秋　野　诸位，我有罪呀！

（唱〔摇板〕）

早该成灰，

我有死罪，

早该成灰！

倾热泪，

慑国威！

我良心的基石如枯苇，

难承担这人道主义的巍巍丰碑！

我觉得，今天的宣判，对我才是最严峻的审判。我盼望这一天，可这一天，却在我毫无预料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来到的时候，我实在是受不了啦！记者先生，请你们作证，我秋野的后半生，如做出一点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有权把我看成是无义之徒哇……（痛哭）

记者乙　潘先生，感谢在这几分钟里，我们采访了空前未有的世界奇迹！潘先生，请赐几句。

潘天云　我希望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努力，在仇恨的废墟上建成友谊的大厦！

〔众人热烈握手。白小娟上。

白小娟　所长，周总理的电话指示。

潘天云　怎么说？

白小娟　总理说不要限制家属和他们的会见时间。

日本人　（感动）周先生！

〔安田真美子紧握潘天云的手，流泪不语。

潘天云　安田真美子……

〔安田一郎惊呆。

真美子　我的话都顺着刚才的眼泪流走了。潘所长，我万万没想到啊！

潘天云　你还有一件没想到的。你看，那是谁？（指安田一郎）

安　田　真美子！

真美子　啊？

安　田　真美子，不要怕，我是活生生的安田一郎啊！

真美子　安田？你！（拥抱）

安　田　我没有死！

真美子　没有死！没有死！我的安田啊！

（唱〔二黄滚板〕）

自从我听到了你的死讯，

仇恨的障碍似铁门。

原以为罪恶深必遭严惩，

谁料想今日里告别死神。

我的安田哪，

千言万语也难表达我这惊喜之情！

潘所长，我开化得很慢，改造得不好，今天死神突然从我眼前消

失，再有几年就可出狱了。潘所长，这眼泪是刺破了心流出来的呀！

潘天云　安田真美子，看到你的进步我很高兴。

佟景阳　安田先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令尊安田之助老先生的恩情。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到他遇难的地方去悼念他老人家吧。

安　田　是。

〔大家脱帽，随佟景阳下。

秀　子　所长，伊藤他？

潘天云　小娟，你陪夫人到里面休息一下。

〔伊藤秀子和白小娟下。

〔伊藤志雄揣书上。

潘天云　坐吧，你看的什么书？

伊　藤　是毛泽东先生的书。

潘天云　（接书）噢，《矛盾论》。你坐吧。我们判了你二十年徒刑，还有十年出狱，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伊　藤　我心里有许多话……噢，请原谅我还没有说声“谢谢”。其实，我在心里已经说过了。潘先生，您知道，我是个“中国通”，可是今天我才真正认识了中国这两个字。中国，中国，中国是仁义之邦啊！潘先生，我有一个请求。

潘天云　说吧。

伊　藤　中国戏里有句老话叫“死罪既免，活罪难饶”。我请求判我无期徒刑或永生监禁吧。

潘天云　为什么？

伊　藤　因为第一，我犯下了滔天大罪，我愧对中国人民，也没有脸去见日本人民；第二，我的部下阵亡了许多人，我对不起他们孤苦的父母妻儿；第三，我……

潘天云　你是想说，你已经没有了亲人？

伊　藤　（难过地低下头）……

〔白小娟引伊藤秀子上。

潘天云　伊藤，（指伊藤秀子）她是谁？

秀　子　（惊，抬起头来沉吟）你？

伊　藤　（奔前细认，大惊）你，你是秀子？

秀　子　你！

伊　藤　想不到！

秀　子　想不到！

伊　藤　女儿还活着？

秀　子　不知道。

〔潘小缘内喊“妈妈！”抱剑笑着上。

潘小缘　妈妈，“沛公斩蛇”我学会了……（见状，大惊，转身就跑）

潘天云　小缘！

〔潘小缘止步。伊藤秀子震惊，慢慢走近。

秀　子　你，你，你，你是正子？

伊　藤　啊，正子！

〔潘小缘咬唇含泪不语。

秀　子　正子，把妈想死了！

潘小缘　妈妈！（扑到伊藤秀子怀里）

伊　藤　（从惊呆中醒来）正子！（伸出颤抖的手）

潘小缘　（哭叫）妈妈！（扑到潘天云怀里）

伊　藤　女儿！

潘小缘　（怒指伊藤志雄）你是战犯！法西斯！

（唱〔快板〕）

从我叫这第一声妈妈起，

就不再是你的女！

五〇年你以战犯的身份来这里，

我发誓终生不再回长崎！

我问你是谁杀死了妈妈的亲生女，

你可知是谁恩养了仇人女儿十年余。

善恶恩仇你比一比，

还有何面目来认父女关系?

伊　藤　（热泪纵横，从潘小缘手中夺剑跪地）我无地自容！（突然扬剑刺向腹部）

秀　子　（大叫）伊藤！

〔潘天云夺下剑。伊藤志雄大哭。

——幕落

尾声　剑 归 鞘

〔1959年秋。二幕前。韩大林佩带武器背红绸包裹的宝剑跑上。佟景阳迎上。

韩大林　报告副所长，日中友好访华团到了。

〔秋野义太、安田一郎、伊藤秀子、春上秀男等上。佟景阳、张大彤、白小娟、孙桂荣等迎上，寒暄。

秋　野　佟先生，我天天都在怀念着我的第二故乡中国啊！

〔二幕启。乌金山前。树间悬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横额。

〔潘天云上，与众人一一握手，与潘小缘拥抱。

潘天云　大家来得正是时候。安田真美子他们的刑期已满，今天发了释放通知书。

〔山本崎武扛铁锹在战士押解下，愁苦地走过，看见秋野义太等人，怔了片刻，凄然而下。

秋　野　山本怎么样?

潘天云　这么多的日本战犯，像山本这样的顽固分子是极个别的，这是他自食其果。不过，他迟早会回到日本的。还有我国刘少奇主席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颁发了特赦令，对伊藤志雄等一百八

十九名战犯予以特赦，今天就要出狱！

〔众人鼓掌。

潘天云　我们要警惕军国主义复活，大家要为清除非正义的战争土壤共同努力！

〔众人鼓掌。

〔伊藤志雄、安田真美子等战犯上。伊藤志雄手捧剑鞘。气氛肃穆。

伊　藤　潘所长！这剑鞘，是我犯罪的见证，也是我重新做人的见证。这上面记录了贵国开创的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伟大业绩！现在是“完璧归赵”的时候了。（鞠躬奉献）

〔潘天云接过剑鞘，韩大林递过宝剑。潘天云将剑归鞘。

潘天云　（感慨万端）这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宝剑终于归鞘了！

（唱〔快板〕）

血海深仇如何报？

宝剑离鞘又归鞘。

历尽风雨“完璧归赵”，

化敌为友看今朝！

〔众人热烈鼓掌。记者拍照。群情感奋，场面活跃。

——幕落

——剧终



四 幕 京 剧





青丝恨

李玉茹

1984年



剧中人物

敫桂英　满春院红妓,年二十岁。(旦,第四幕王魁噩梦中扮演韩丞相爱女韩如玉时,改花旦)

王　魁　落第秀才,年二十五岁。(小生)

王　福　王魁的老仆,年五十五岁。(老生)

金　兰　满春院老鸨,年三十三岁。(泼辣旦)

翠　红　满春院妓女,年十七岁。(花旦)

柴品三　当地帮闲,年四十岁。(丑)

恶奴甲　钱衙内府中家奴,年二十岁。(丑)

恶奴乙　钱衙内府中家奴,年十九岁。(丑)

紫　嫣　韩如玉贴身丫环,年十六岁。(花旦)

海　神　海神庙海神,戴两副面具。第一幕的面具表现庄严肃穆;第三幕唱时换上嬉皮笑脸的面具,后又换回肃穆面具。(大丑)

判　官　海神庙判官,戴两副面具。第一幕面具狞眉竖目;第三幕唱时换上笑容可掬的面具,唱完换回原面具。(净)

小　鬼　海神庙小鬼,戴两副面具。第一幕戴双目圆睁,龇牙咧嘴的面具;第三幕唱时换上哭丧着脸的面具。(小丑)

第一幕　逼　试

〔仲春季节。

〔幕启：山清水秀的某县城郊外，春意正浓，青草葱葱，杨柳郁郁，松柏挺立，一派明丽景色。远远望见一片碧海，海边一座孤零破败的庙宇。

〔王福颤抖着奔跑上。

王　福　（急切地喊）相公！相公！你在哪里呀？哎呀，不，不好了！（焦急地，唱）

弱书生遭毒打贼心忒狠，

被赶出满春院下落不明。

寻不见敫大娘无处查问，

（继续寻找，呼唤）相公！敫大娘子！

〔王魁衣衫撕破，发髻散落，抱头跑上。恶奴甲、乙手拿棍棒追打王魁上。王魁惊恐万状，倒在地上，被恶奴甲抓着衣领，拎起来。

恶奴甲　（气势汹汹地）王魁，你这个小子，在人家满春院里，白吃，白喝，吃上了敫桂英。我问你，你还敢赖在妓院不走吗？

王　魁　（恐惧地）不，不……我再也不敢了。

〔恶奴甲蔑视地松手，王魁瘫坐地上。

恶奴乙　（一咧嘴）王魁，你还想缠住你那个相好的敫桂英吗？

王　魁　（仰望着恶奴，胆怯地）那，那，那敫桂英么？（无可奈何）嘿！我再也不见她了。

〔恶奴乙举棒又打。

王　福　（见状，连忙扑上去，抱住王魁，哀求）要打，你们就打我吧。二位哥哥，我家相公他，他实实地挨不起了！（心疼地抚摸王魁的斑斑伤痕）

恶奴甲　（对恶奴乙一呶嘴）你这个老东西，还经得住我们打吗？你是我脚底下的蚂蚁，一踩就没命了。（指着王魁）满春院的老鸨子说

你，白吃，白喝，白嫖院，缠住人家最红的那个敫桂英。赶一趟你不走，赶两趟你不走，赖在人家院里这么多日子。现在柴三爷，请出我们哥儿俩，让你尝尝滋味。人家柴三爷这是路打不平。告诉你，再进满春院的门，小心打断你的狗腿。（得意地咧嘴笑起来）

王　福　（不服气）哎呀二位哥哥呀，我家相公与敫大娘子，已经结成夫妇，再不迎宾接客，已有二载。柴三爷打的什么抱不平？又与二位哥哥什么相干？

恶奴乙　（一撇嘴）呸！别不要脸啦。你们相公有多少金银，他娶得起敫桂英吗？什么夫妻不夫妻的，人家敫桂英是棵摇钱树。你这个老东西，这么大的岁数，还没开窍，怎么活过来的？

恶奴甲　（恶狠狠地）告诉你们，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地盘。谁敢在这儿找便宜，就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哼！今儿个便宜了你，老子再赏你一脚！（踹王魁一脚）

〔王魁昏倒。

王　福　（扶着王魁轻声唤着）相公！相公！

恶奴甲　你们快滚。再撞上老子，要你们俩的命。兄弟，走，到满春院找老鸨子要钱去。（与恶奴乙得意洋洋地下）

王　福　（摇晃着王魁）相公！相公！你快些醒来呀！（拭泪）

王　魁　（被打得昏昏沉沉，唱）

　　没来由遭毒打疼痛难忍，

（抱住王福哭求）娘子救我，娘子救我呀！

王　福　（略略放心）相公，你醒醒，是老奴在此。

王　魁　（迷惘地睁眼，见是王福，轻轻一推）原来是你哟！（唱）

　　恨恶人仗势力将人欺凌。

　　我定要寻桂英双双逃奔！

（挣扎着爬起来，要回满春院，被王福一把拉住）

王　福　（焦急地）相公，你怎么这样糊涂，此时此刻，你还敢回去找敫大

娘子么?

王　魁　(伤心地)你怎能晓得哟!(唱)

我和她同生死怎能离分!

〔敫桂英在幕内慌张地喊:“王郎,你在哪里呀?”

王　魁　(喜)哎呀王福,娘子她,她,她来了!(惊喜高呼)娘子,我在这里呀!

〔敫桂英幕内唱:

“拼性命寻王魁不见踪影,”

〔敫桂英手里拿着王魁被打落的儒巾,身上背着一个包裹,焦急不安,四处张望,匆匆上。

〔王魁挣扎着走向敫桂英。

敫桂英　(心慌意乱地,唱)

到荒郊拾儒巾却不见夫君。

痛我夫遭毒手切齿忿恨,

(高喊)王郎,你在哪里呀!

王　魁　(悲喜交集)娘子呀,我在这里呀?

〔敫桂英闻声寻找,二人远远相望。

〔敫桂英扑向王魁,二人紧紧抱住。

敫桂英　(痛心地摸着王魁)夫哇!你为我吃了苦哇!(唱)

弱身躯怎经得遍体伤痕。(哭泣)

王　魁　(为敫桂英擦着眼泪)娘子莫哭,娘子莫哭!(笑着)你来了,我这伤嘿,就不痛了。

敫桂英　(边擦泪边笑着,指着王魁)你呀,真叫我哭笑不得!(不停抚摸王魁伤处)

王　魁　(茫然)娘子,我被他们打出院来,你我夫妻到哪里存身呢?

敫桂英　(凄怨)哎!你我都是无亲无故之人。天宽容不得我夫妻,地广也无我夫妻存身之地!

王　魁　(冲动地脱口而出)哎呀桂英啊!我的妻呀!你来看,(拉着敫

桂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倒不如你我夫妻投海一死，倒也干净！

王　福　（急忙阻止）哎呀相公啊！你们不能自寻短见，这万万不可！

敫桂英　（听了王魁的话，使她出乎意外，颤抖着）哎呀王郎，夫哇！你乃堂堂七尺男儿，怎能这样懦弱！怎能白白的自寻短见，如此轻生？（愤恨地）你我夫妻受尽了欺侮，受尽了恶气。我倒要看看这人世间，还有是非无有！

王　福　（猛地好像看到了出路）啊，相公，大娘子，今当大比之年，不如我陪相公进京再去赴试，倘若得中，你夫妻就有出头之日了！

王　魁　（依恋地）哎！怎么又叫我进京赴试么？

敫桂英　这倒是个好主意呀！

王　魁　（哀求着）怎么，娘子，你也叫我进京赶考去么？

敫桂英　（不舍地点点头）也只有此路了！

王　魁　（思忖着）一路盘费皆无，怎能前去？娘子，我看还是不去了吧！

敫桂英　（伫立，凝思着）我看也只有这样，你我夫妻，才有生路。（解下身上包裹，果断地）我这里还有五十两银子，也够你主仆进京费用了。（取出银子，交与王福）王福啊！老哥哥呀！此番王郎进京，无人照料，我实实地放心不下。你家相公，是你把他领大成人，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要好生照看于他，我决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忽地向王福跪下）

王　福　（颤巍巍地慌忙跪下，叩头）哎呀大娘子，折杀老奴了！折杀老奴了！（搀起敫桂英）大娘子放心，老奴定当尽心照看相公，拚着性命，也要保护相公进京赴试。大娘子你、你就放心吧！

敫桂英　（感激地望着王福）如此我就放心了！老哥哥，你快去到前面，雇一只船，你主仆速速登程。

王　福　（捧着银子，连连答应）是，是，是！我去寻船。（急忙下）

敫桂英　（无限疼爱地看着王魁，粲然一笑）看看你这个样儿哟！（为王魁戴上儒巾，整理衣服，从头上拔下针线，为王魁缝着被撕破的

衣裳）

王　魁　（连忙阻止）无妨事，无妨事，让它去吧。（忸怩着看敫桂英）娘子，我还是不要赴试的好。

敫桂英　（停下缝连，诧异）啊？

王　魁　我看，（不好意思，喃喃地）有了这点银子，倒不如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二人躲避起来。

敫桂英　（惊异）你说些什么？

王　魁　（曲意解释）倒也安贫乐道哇！

敫桂英　（缝好衣服，语重情长地）此时你还想什么安贫乐道？我夫妻虽能受苦，那些强盗岂容我夫妻安身么？（强忍悲痛，安慰着）王福已经雇船去了，我夫妻暂别一时，你还是进京赴试，中与不中，你要早寄家书。（强忍离别之痛，不禁流下泪来）

王　魁　（嗫嚅着）桂英，我只愿与你朝夕相伴，陪着你这温存体贴的娘子，何必求什么功名呢？

敫桂英　（出其不意）怎么，你不想去了？

王　魁　（尴尬地）嗯！我不想去了。

敫桂英　（轻声乞求地）你真的不想求取功名么？

王　魁　（目不转睛，看着敫桂英）我就是舍不得娘子你呀！

敫桂英　（焦灼地）哎呀王郎啊！你这样迷恋于我，是我误了你的前程。（一刹那）也罢！不如你我夫妻就在此地，分别了吧！（假嗔着要走）

王　魁　（慌忙拉住敫桂英）娘子，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我听你的话，进京赴试就是了！

敫桂英　（恩爱无限，拉着王魁的手）王郎啊！

（唱）我身抱天地无穷恨，

卖身葬父入娼门。

你怀才落第，无亲无故无人问；

我愿托身，同是天涯沦落人。

两年来，形影相随恩爱甚，

两年来，朝夕相伴劝你读书文。

你为我，受屈辱横遭棒棍；

我为你，含悲忍泪暗吞声。

你我的苦水吐也吐不尽，

但愿你，功名得中，早寄信音。

（解开包裹，取出帛衫，接唱）

厚厚的帛衫，心心相印；

一针一线，一线一针，缝不尽我对你的忠贞之情。

（抖开帛衫，要给王魁试穿……）

〔一把剪刀落在地上。王魁看见剪刀，推开敫桂英手中的帛衫。

敫桂英　（看见剪刀，微笑起来）我好粗心，把这剪刀，也裹在衣衫里面了。

王　魁　（忽然一本正经地）娘子，这把剪刀，大不吉祥，大不吉祥！（拉着敫桂英衣袖）我还是不去了吧？

敫桂英　（不在意地笑问）一把剪刀有什么不吉祥的呢？

王　魁　（严肃地）这把剪刀，兆头不好。莫非我夫妻从此就要一刀两断，剪断恩情么？这赴考，我是不去了。

敫桂英　（怜爱地看着王魁，劝慰着）讲什么一把剪刀剪断我夫妻的恩情，难道你还不信为妻对你的一片忠诚么？

王　魁　（委屈地）想这满春院，乃是青楼卖笑的地方，是容不得你等我的哟！此去么……（伤感地）哎！恐怕是你我夫妻要永别了。

敫桂英　（忍着悲痛，强打出一丝微笑）王郎啊！（唱）

说什么一把剪刀断恩情？

剪不断，夫妻恩爱，今世今生。

劝郎君，锦绣前程，你应发奋，

为保全，你我夫妻，不得不暂离分。

冷添衣，热脱衫，茶饭要按顿，

时时想着，远离你的一颗悬着的心。

王　魁　（感激涕零，唱）

千叮咛，万嘱咐，我当牢记，

更担心，我走后，你受欺凌。

敫桂英　（深情地拉着王魁）王郎，你看前面就是海神庙。你我夫妻，去到海神庙盟誓，你不另娶，我不另嫁？你看怎么样？

王　魁　（为之一振）好，好，好！既有海神庙在此，我夫妻正好盟誓，我王魁决不再娶，你也决不再嫁。谁若负心，海神不容！（拉着敫桂英）我们走，走，走。（见敫桂英拾起包裹就走）哎呀不妥，不妥。这里无有香烛，大不恭敬，大不恭敬。

敫桂英　（天真地微微一笑）只要你我两心虔诚，无有香烛，海神是不会见怪的。待我寻朵花儿供奉神明就是。（寻找花朵）哎呀无有哇……

王　魁　（抬头看见松柏，喜悦地）那旁有的是青松，我来攀下一枝，供奉神明，以表我夫妻一片至诚之心。（攀折一枝青松，递给敫桂英，意味深长地）娘子啊，这青松，有志有节，不攀龙附凤，不似那随风的杨柳，不似那任人攀折的桃花呀！

敫桂英　（诚朴地）是呀，这青松，万古长青，正像我夫妻万古不变之情啊！（虔诚地捧着一枝青松，搀扶着王魁，向海神庙走去）

〔天幕前逐渐露出海神庙，海神等暗上。海神带肃穆的面具，在神龛中庄严地坐着；判官戴狞眉竖目的面具，手捧生死簿，拱手而立；一边小鬼戴龇牙咧嘴的面具，手执铁锁链，在下侍立。王魁拉着敫桂英，双双进庙，供上青松。

敫桂英　（怯生生地对王魁一瞥）王郎，你看那海神爷爷、判官老爷，怒目而视，面目狰狞，倒有些儿可怕呀！

王　魁　（搭着敫桂英肩膀，抚慰地）娘子莫怕，他们虽是面目狰狞，却是菩萨心肠。来，来，来！（拉着敫桂英）我夫妻双双跪下。海神爷爷呀！我夫妻恩深似海，情重如山，我王魁今生决不再娶，她

敫桂英今生决不改嫁，我夫妻若负今日之誓呀！（唱）

夫妻恩爱无时尽，

敫桂英　（唱）海神爷爷你听得真。

王　魁　（唱）王魁若负桂英女，

身首异处受极刑！

敫桂英　（唱）我若负了王魁婿，

永堕沉沦不超生。

王　魁
敫桂英　（唱）啊，啊，啊！

王　魁　我的妻呀！

敫桂英　我的夫哇！（与王魁抱头痛哭）

〔鸨儿金兰带着恶奴甲、乙上。

金　兰　（长声喊）桂英！桂英！

〔敫桂英、王魁闻声，轻轻地关上庙门，躲到神龛后面。

金　兰　（嗔怪地）我说二位兄弟，你们把那个穷酸，打到哪儿去了？我把桂英锁在屋里，怎么会不见了呢？（焦急地喊）桂英！你在哪儿呀？（狐疑地）这个死丫头，别是叫那个穷酸拐跑了吧？

恶奴甲　（鄙弃地撇嘴）跑？在咱们这个地面上想跑？他跑得了吗？

金　兰　（追问）那，人呢？

恶奴乙　（抬头斜眼一看）这儿有座破庙，八成是藏在这儿吧？（踢开庙门，被灰尘迷了眼睛，匆忙地看了一遍）呸！（边说边走出庙门）这个地方，甭说人，连鬼也不愿意进来。

〔王福奔跑着上，他正寻找王魁、敫桂英，被恶奴甲一把抓住。

恶奴甲　（凶狠狠地）老东西，你怎么一个人儿在这儿乱跑？你们相公呢？说！

金　兰　（拦住恶奴甲，转脸堆笑容）王福呀，你怎么一个人儿跑呀？你家相公呢？

王　福　（机警地）住了！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们无端地把我家相公，

打得遍体鳞伤，他，他，他都快死了。走，走，走，我们到公堂辩理去。（拉着恶奴甲）

〔恶奴甲举手要打，被金兰连忙拦住。

金　兰　（狡黠地）王福，你想找死吗？这二位兄弟，不会为难你。你说实话，你看见我家桂英了吗？

王　福　（气呼呼地）我连相公也找不着了，哪里看见敫大娘子？我正想找她，问个明白。

恶奴甲　（咬牙切齿）扯你娘的臊！你这个老东西，可真不老实，刚才你还跟那个穷酸在一块呢，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不见了呢？你不说实话，我打死你这个老东西。（要打王福）

王　福　（愤慨地）好，好，好！我正没有活路，来，来，来！我豁出这把老骨头，你们就打死我吧！（挺着身让恶奴打）

金　兰　（见恶奴举棍打王福，担心地讪笑着）别。（挡住恶奴的手）别跟这个老东西一般见识。二位兄弟，（劝着，皱着眉）这个老东西倔着哪，他是在找棺材本儿哪，何必跟他呕气？走，快跟我走，找找那个死丫头。可别真出点事儿，我这辈子就算完喽！（说着，拉恶奴甲、乙同下）

〔敫桂英、王魁正在偷听，要出庙门，王福闯进庙来。

王　福　（急切地）哎呀相公、大娘子呀，此地万万不可久留。我与一位客商求情，他答应我主仆搭船进京。船就要开了，我们快快地走吧。大娘子，他们正在寻你，你也快些回去吧！（说着，拉王魁要走）

敫桂英　（紧紧跟随出庙，拉住王魁衣襟，涕泪涟涟）王郎！王郎！你我还是一同进京，那怕是沿街乞讨，我也要跟你一同去呀！

王　魁　（惊喜地）早该如此，早该如此，这就好了！（拉着敫桂英就走）

王　福　（焦急地放下王魁，全身挡住他们）且慢！且慢！想这千里迢迢，我三人怎能捱到京城？那伙强盗，寻不着大娘子，岂能善罢干休？就是相公的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大娘子你，你，你……

要放明白些呀！（唱）

你夫妻万不可如此任性，

从全计必须要求取功名。

贼强盗，他们正在苦苦追紧，

倘若是被寻到，相公的性命也难存。

敫桂英 （哭泣着顿足决绝）哎！（唱）

我死是王家的鬼，

我生是王家的人。

茹苦含辛我能忍，

罢！（举起剪刀，毅然剪下一绺头发。接唱）

一缕发，万缕情，它伴你同行。

（双手捧着一绺头发，诚挚地跪地，捧赠王魁）

王　魁 （连忙跪下，双手颤抖着接过头发，被敫桂英扶起，感动地哭泣，唱）

柔软软，一绺青丝来相赠，

情深深，意绵绵，感你这多情人。

娘子呀，我实实的舍不得你呀！

王　福 （拭泪，焦急地皱起眉，转脸）哎呀，不好了，他们好像又回来了，我们快走。

敫桂英 （忍着悲痛）老哥哥，你再受我一拜！

〔王福咽哽着，硬把王魁拉开，欲下。

王　魁 （举着一绺头发，连连喊着）娘子！娘子！（与王福同下）

〔敫桂英凝望着走远的王魁。

〔忽然雷声大震，骤雨扑来。

敫桂英 （沉重地）海神爷爷，你真个灵验哪！你也为我这伤心的人儿，落下泪来了！（突然）哎呀！我那王郎，身遭毒打，怎能冒雨而行，岂不要冻坏了么？我要赶到江边，送他一程！

（唱）风雨交加雷声震，

可怜我夫在雨中行。

(呼喊着)王郎！王郎！(接唱)

心急路滑难移步，

滂沱大雨怎启程？

王郎！王郎！王郎！(接唱)

呼唤王郎等一等，

湿透鞋儿，淋透了裙。

(在瓢泼大雨中，随着惊风，身上、脸上被乱箭般的雨水扑打着；在坑坑洼洼的泥泞地上，不断地滑倒，起来，又滑倒，又起来，追着王魁；最后，筋疲力尽摔倒在泥路上)

〔翠红撑着伞，拿着一件黑色斗篷，寻找着，上。

翠　红　(连喊着)桂英姐姐！桂英姐姐！(蓦地看见敫桂英摔倒在雨地里，赶快把她扶起)姐姐，你怎么摔在雨地里？姐夫呢？(心疼地为敫桂英拧着衣裙，理着头发)

〔敫桂英蒙蒙昏昏地站起来，又向前追去，被翠红拉住。

翠　红　姐姐，这么大的雨，你上哪儿去？

敫桂英　(疲惫地)王郎搭船进京赴试去了，我要到江边，再送他一程。

翠　红　(怜爱地瞅着敫桂英)姐姐，天这么晚了，船早就开了。

敫桂英　(惊觉)怎么，船已开走了么？

翠　红　早就开了！(安慰着)姐姐快随妹妹回去吧。(为敫桂英披上斗篷，拉着她)

〔敫桂英凝望着远远的迷茫雨路，一步一回头。翠红撑着伞，伴随着敫桂英走下……

〔灯暗。

——幕闭

第二幕　绝　情

〔初冬乍寒。

〔王魁走后半年多,

〔幕启:满春院妓院。

〔一个油头粉面,衣着讲究的帮闲柴品三,满面春风,往满春院走去。

柴品三　(轻飘飘地唱)

　　打走王魁喜不尽,

　　一心想娶敫桂英。

　　犟头犟脑她不肯,

　　拳打脚踢都不成。

　　卖给钱府我高兴,

　　我赚钱来他得人。

〔恶奴甲、乙抬着银子、绸缎上。

柴品三　(走到满春院门口,指着恶奴)你们下边等着,我什么时候叫你们,你们就把东西抬进来。

恶奴甲　(伸出手)柴三爷,这件好事办成了,三爷您可别忘了我们小哥儿俩。

柴品三　(不屑地一笑)三爷儿时亏待过你们? 咱们爷儿们做事漂亮,少不了你们二位。

〔恶奴甲、乙笑嘻嘻地抬着银子、绸缎下。

柴品三　(咳嗽,高喊)老鸨子,老鸨子,柴三爷我来啦。

〔金兰闻声,跑着上。

金　兰　(出门一望,迎接)哟! (眉飞色舞地)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的小柴三儿呀! (胁肩谄笑)快请进,快请进。(拉着柴品三进门)快坐,快坐下,我叫他们给您摆酒去。(准备走)

柴品三　(亲昵地拉着金三的手)不用,不用,今天我不是为吃酒来。我

的鸨儿妈，我问你，敫桂英伤养好了没有？

金　兰　（无可奈何，长长叹了一口气）哎！别提了，这个死丫头！上回让您管教管教了她一顿，可倒好，她索性就躺下了，整天不吃不喝，连活儿也不干了。我又狠狠地揍了她一顿，她就是装死，我真怕逼出条人命来！

柴品三　（拧着眉，恶狠狠地）好！我有法子治她。（喜眉笑脸地）我说老鸨子，你大喜啦！

金　兰　（丧气地）我算碰上了这么一块滚刀筋，眼看着这么一块肉，就是吃不到嘴，还有什么喜事呢？

柴品三　（夸耀地）告诉你，我到钱衙内府上，足夸了敫桂英一通。夸她不但长得美貌，又能写，能画，能唱，能舞。我把她跟那个穷酸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钱衙内，从此她就是不接客了。钱衙内琢磨着："一个窑姐，劲儿还不小，我倒要看看她对我钱衙内还敢甩劲不。"钱衙内一高兴，答应给敫桂英赎身，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儿吗？

金　兰　（试探着）这可真是件喜事儿。（眉儿一皱）可是这个死丫头，要是不肯呢？

柴品三　（绷脸）人家这是看着我的面子。还答应用花红轿子娶她，这是正儿八经地嫁人。（语气双关）你告诉她，可别不识抬举。

金　兰　（搭着柴品三的肩膀）哎哟，我的好柴三儿呀！钱衙内的府上，我们巴结还来不及哪！（堆着笑脸）这都亏了您柴三爷，抬举了这个死丫头。我是想问问……

柴品三　（翻眼一瞪）问什么？你们那个穷酸，没有我柴三爷，你能把他撵走吗？

金　兰　（连忙赔着笑脸）这件事儿上，我可真感激您哪，我的好三爷！我在这块地方混日子，要不是您柴三爷，我怎能混得下去呀？就是这个死丫头，我可养活她这么多年了，真要是跟人家走了，那么她的……（想问个身价）

柴品三　（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说鸨儿妈，你心里，可得放明白点。你想乘这回事儿，捞一把，发个大财，你小心点儿，你还想在这个地盘混不混了？钱衙内一句话，把你关到衙门里，我的小乖娘们，那个时候，你就人财两空啦。

金　兰　（轻薄地拧了一下柴品三）我说我的柴三爷呀！我在这儿混日子，还不是仰仗着您吗？咱们俩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的还不就是你的吗？你总得给个数吧？

柴品三　（故意挑逗）哎哟！我的小乖娘们，你在我面前，还来这一套吗？干脆，你打算要多少钱，你说个数儿吧。

金　兰　（试着伸出五个指头）怎么样？不多吧？

柴品三　（斜着眼，眉毛往上一挑）呵！好家伙！你真想在钱衙内身上发大财呀！敫桂英又不是什么千金小姐，一个窑姐儿，能坐上轿子，就够体面的了。你想要五千两银子，你的心可太黑了。这件事儿，是我牵的线，你甭想在我面前耍花招儿。咱们痛快点儿，我给你这个数。（伸出两个手指）

金　兰　（摇着柴品三袖子，故作媚态）嗯！那可太少了点。钱衙内拔根汗毛，比我的腰还粗，哪儿在乎千八百两银子呢？我这个岁数，还能混得了几年哪！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可不能掐我的脖子。再加点怎么样？

柴品三　（眯着眼一溜）凭你这股子劲儿，我也不能少给你，这么办，三千。你要是再磨蹭，可有你的好看！

金　兰　（乘势下台阶）既然钱衙内赏脸，又是你三爷出的面儿，就这么办。（笑着一撇嘴）我说三爷，你别瞒我，这件事，你三爷至少也得弄这个数。（伸出两个手指）

柴品三　（嬉皮笑脸地）我吃别人，能吃你吗？你的歪心眼子可真不少哇！（板着脸）告诉你，明儿晚上就接人。

金　兰　（耽心地）明儿晚上……太急了点儿吧？

柴品三　（不耐烦）这么个小辣椒！早脱手早松心。就这么定了！（出门

向内喊)小子们,把银子抬上来。

〔恶奴甲、乙抬着银子、绸缎上。进门。

恶奴甲　(笑嘻嘻地)喂！老鸨子,老没有见了。三爷,银子放哪儿?

金　兰　(馋涎欲滴,指桌子)放这儿,放这儿!

柴品三　(拍拍胸脯)怎么样?三爷我,说到做到。(悄声对金兰)这里面,咱们是三七开。

金　兰　(一瞥眼)二八折。

恶奴甲　(油嘴滑舌)喂,老鸨子,还有我哪?

恶奴乙　(跟着)还有我呢?

金　兰　(一咧嘴)哪一趟亏得了你们呢?

柴品三　(心满意足)好,小子们,咱们给钱衙内送个信去。正是:(念)

满春院里任我走,

白吃白喝再榨油。

(心里美滋滋地,带着恶奴甲、乙下)

金　兰　(望着柴品三背后,指指戳戳)呸!黑心的东西!吃到老娘头上来了。这件事儿他倒发财啦。(边说边进门,看见银子,笑逐颜开)哎!算啦!这个死丫头,又不干活,又不接客。打也不成,骂也不成,整天白吃我,钱也挤干了。哼,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恶狠狠)哼,她要是不答应,我要她的命!(向内喊)翠红啊,叫你桂英姐姐到我这儿来。

〔幕内翠红答应着:"桂英姐姐,妈叫你,快随我来。"

〔敫桂英神情悒郁冷漠,上。翠红随着上。

敫桂英　(唱)夫君一去无音讯,

心乱不知晨与昏。

恶人鞭挞苦受尽,

青楼岂无烈性人。

翠　红　(同情地)姐姐,您整天挨打受骂,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儿了!姐夫走了这么多日子,连封信也没有。你为他受了这么多罪,我真

怕他跟你变了心了。（为敫桂英整理衣襟，抚摸她的伤处）

敫桂英　（凄然笑着）多谢妹妹美意，你好心照看我，真是感激不尽。我想王郎，决不负我。中与不中，他定会回来的。

金　兰　（闻声出门，亲热非常）哟！你们姐儿俩在这儿说悄悄话哪！（拉着敫桂英的手）这两天你能吃点东西了吗？这小手冻得冰凉，天这么冷，还穿着这么单薄的衣裳，快跟妈进屋暖和暖和去吧。（拉敫桂英进门）

翠　红　（望着金兰背影）哼！猫哭耗子，假慈悲！（随着进门）

金　兰　（热呼呼地）桂英，你坐下，妈妈今天跟你说件事儿。

敫桂英　（戒备着）妈妈有何吩咐？

金　兰　（对着翠红）快给你姐姐搬个坐儿。

〔翠红端着椅子给敫桂英，眼盯着金兰。

金　兰　（强打起一副笑容）桂英，自从那个穷酸走后，你整天不吃不喝，不打扮，不给妈妈接客。上次柴三爷想跟你亲热亲热，你又打又抓，给人家惹急了，才打了你一顿。妈妈跟人家说了多少好话，才算过去了。你这孩子，叫妈妈在这里可怎么混呢？

敫桂英　（冷冷地讽刺）妈妈，你是个好人哪！这半年来，我越发地感激你了。

翠　红　（跟着挖苦）这半年多，姐姐可尝到您的好处了。等姐夫回来，要好好谢谢您哪。

金　兰　（绷脸，瞪了翠红一眼）你搭什么碴儿？别提王魁，一提他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在我这儿，白吃，白喝，住了这么多的日子，一走，就像是风筝断了线，连影儿都没了。他总应该给你来封信吧？真是个白眼狼。（试探着）我看他，不是落了第，就是变了心啦！（上下打量着敫桂英）我看你这副小可怜的样儿，我的心都疼啊。（不住擦眼抹泪）

敫桂英　（厌恶地）我那王郎，决非负心之人。他若得中，我夫妻要重礼谢谢妈妈。

金　兰　（斜眼看看敫桂英，一撇嘴）你还想等他得中吗？就凭他那副穷酸的模样，还配中个状元吗？我等他来谢我，就等下辈子喽！

敫桂英　（暗暗察辨，坚信地）王郎中与不中，都会回来的。

金　兰　（恼火，尖利地）什么？你还打算让他回来吃我吗？（压下火，缓和着）傻孩子，别这么死心眼。干咱们这行当的，人家是逢场作戏，人走茶凉；咱们呢，是前门送旧，后门迎新，走了穿红的，还有挂绿的。你呀，可不能太认真哪！

敫桂英　（疑惑起来）妈妈，你到底要讲什么？

金　兰　（软硬兼施）我告诉你说，上回你把人家柴三爷打了，我摆了酒，请了客，说尽了好话，这件事儿，才算过去了。如今人家柴三爷，不记你的仇，把你给了本地有钱有势的钱衙内。（噗哧一笑）人家还用花红轿子娶你，彩礼我都收下了！明儿晚上，人家就要抬人。（狠狠地指着敫桂英）这件事儿，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这是板上钉钉，就这么定了。

敫桂英　（大惊失色）怎么，你，你，你收下了他家的银子了？

金　兰　（两腿一伸，仰着身子，笑起来）嘿嘿，可不是吗！（站起身，指着桌子）你瞧瞧，白花花的三千两银子，还有彩缎十匹，金银手饰，都齐全了。一个窑姐，有这么个收场，可够体面的了。

敫桂英　（蔑视地转过头去）哼！

金　兰　（立眉竖眼地）你哼什么？

敫桂英　（斩钉截铁地）除非你把我的尸首抬给钱家吧！

金　兰　（气得跺脚）好哇，你拿死吓唬我吗？你身上八成又发痒了，我先抽死你这个死丫头！（回身拿起皮鞭要抽打）

翠　红　（连忙拉住金兰的手）妈呀，有事儿，还是好好商量。您何必跟姐姐又生气呢？（接过金兰手中的鞭子，搀着金兰坐下，转脸对着敫桂英）我说姐姐，你可太傻了，光棍儿不吃眼前亏，胳膊还拧得过大腿去吗？人家钱衙内，有钱有势。（眼珠一转）我说妈呀，我倒有个好主意。

敫桂英　（疑惑地看着翠红）……

金　兰　（气平下来，忙问）你有什么好主意？

翠　红　（笑着瞄着金兰）我看妈妈还是这么标致，跟钱衙内也还般配，要不您去？

金　兰　（火冒三丈，翻瞪着眼）你说什么？

〔敫桂英焦急地摇手，示意翠红不要再说下去了。

翠　红　（连忙改口）我是说，您去和钱府商量商量，就让姐姐守着王魁，我上花轿。

金　兰　（气急败坏地）呸！别不要脸啦！这是娶人，又不是卖东西，你凑哪门子份子？

翠　红　（故作憨态）我这是为妈妈的银子着想啊！

金　兰　（拉长了脸）扯你娘的臊！（卷起袖子，咬牙切齿地）我说敫桂英，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敫桂英　（断然）万难从命！

金　兰　（咬着嘴唇，狠狠地）好！敫桂英，我跟你算算账。你跟那个穷酸，在我这儿又吃又喝，住了快两年啦，花了老娘……（顺嘴胡溜）九千九百九十九两银子，我把棺材本儿都贴进去了。今天你拿得出这些银子，我把彩礼退给人家，要是拿不出来，哼哼！我要你的命！

敫桂英　（婉转辩理）想我敫桂英，在你院中，挣下了多少金银，慢说一年半载，就是住上一生，也足够我夫妻度用了。如今我身上分文皆无……

金　兰　（暴跳着）好哇！你说你给老娘挣来许多金银，够你跟王魁吃一辈子的。这么点钱，我撑着这么大的门面，金子、银子早就花光了。你是穷疯了，想要讹我吗？（举鞭抽打敫桂英）

敫桂英　（倔犟地任鸨儿抽打）……

翠　红　（阻拦不住，拉着敫桂英衣袖，让她跪；见她还是不动，急按住肩膀，使她跪下。后向她使个眼色，转脸对着鸨儿）妈呀，别打了，

姐姐都给您跪下了！您就行行好吧。

敫桂英　（无可奈何地）妈妈，你就成全成全我夫妻吧！（唱）

妈妈慈悲，你莫苦逼紧，

我定与王魁，一处埋来一处生。

倘若苍天有眼，垂怜悯，

他能得中，我定报你的大恩。

金　兰　（狂吼着，涎沫乱飞）呸！（唱）

我当鸨儿，这是我的命，

只认得钱来不认得人。

钱家的事儿，你不依允，

死拽活拉，非得把你送到钱家门。

〔敫桂英索性站起身来。

金　兰　（气势汹汹地冷笑）你不怕挨打？我还嫌手累呢！翠红，快去烧把烙铁来，我烫死她。

〔翠红答应着不动，金兰举鞭抽打翠红，敫桂英急挡。

金　兰　（指着翠红）你去给我拿来。

翠　红　（抹着眼泪，不动）妈妈，您饶了姐姐吧！

金　兰　（停手，气喘吁吁地）好！今天连你也饶不了。我去烧。（边说边要出门）

〔幕内喊："状元公下书人来了。"

〔停顿。王福显得苍老些，穿着簇新的衣袍上。

王　福　（念）王魁赴试扬名姓，

金榜状元第一名；

丞相招得金龟婿，

（走到满春院门口，接念）

命我千里下书文。

里面有人么？

〔敫桂英、翠红、金兰愣住。敫桂英听出似是王福的声音，急忙往

门口走，一把被金兰拽住。

金　兰　（逼视着）你想干吗？躲开这儿。（一推敫桂英）

〔敫桂英垂下眼睛，后退。

金　兰　翠红，你去看看，是谁叫门？

翠　红　（答应着，整理一下衣襟）是谁呀？（出门，一眼看见王福，狂喜地）哟！我当是谁，原来是你呀！

王　福　（笑呵呵地）我是王福，翠姑娘你好么？

〔敫桂英听见果然是王福，惊喜万状，兴冲冲地往外就走，被金兰抓住，狠命一推。敫桂英被推倒在台后的地方，摔坐在地。

翠　红　（兴高彩烈地上下打量着王福）王福，你穿上这么阔气的衣裳，我都不敢认你啦。

王　福　（慈祥地看着翠红）翠姑娘，你越发地出息了。桂英大娘子呢？

翠　红　（喜滋滋地）在，在，在。快跟我进去吧。（说着拉王福进门）

金　兰　（故意地）谁呀？（打量着王福，连忙斜探着身子，拍着王福肩膀，谄笑着）哟，这不是王福兄弟吗？瞧你这个样儿，可真抖起来了？快，快请坐。（把王福拉到背向敫桂英的地方）

王　福　（恭谦地）不敢，不敢，折杀老奴了。

金　兰　（满脸堆着笑容）瞧你这身打扮，莫非王魁……（连忙改口）我那个女婿，你家相公，八成是得中了吧？

〔敫桂英欢喜地不停擦泪。

王　福　（兴致勃勃地）中了！中了！发榜的那天，人山人海，高搭彩棚，鼓锣喧天，热闹得很喏。我家相公，中了头名状元了！

敫桂英　（抑制不住的喜悦，快步走来）哎呀呀，上天真个有眼哪！

王　福　（猛地听见敫桂英的声音，侧转身子，看见敫桂英，忽地跪倒地上，连忙给敫桂英叩头）哎呀敫大娘子，老奴与你叩头了。

敫桂英　（悲喜交集，手足无措，退了几步，又向前奔向王福，双手搀起王福）王福老哥哥，你好么？（紧紧拉着王福）

金　兰　（换了一副嘴脸）我那个女婿，仪表堂堂，就是不比寻常。桂英

啊，我的好闺女，你真是好眼力，好造化，好福气，你可真是大喜啦。

翠　红　（欢天喜地）姐姐，你可没白受罪，总算熬出头来了！

敫桂英　（愉悦地）王福哥哥，你家相公为何不一同回来呢？

王　福　（尴尬地）这个……状元公忙得很，他在那韩……（忙改口）还命老奴下书来了。

敫桂英　（急切地）书信呢？

王　福　（连忙从怀中掏出信来）在，在，在这里。（双手捧信交敫桂英）

敫桂英　（大喜已极地呆住。刚要接书信，连忙用衣襟连连擦手，眼里闪着欢乐的泪光，唱）

见书信，喜得我，泪珠儿涔涔滚，见书信，喜得我，心儿里跳个不停。

（欢快地走着细碎的步子，接过书信，不停地抚摸，接唱）

日也思，梦也想，时时刻刻把你等，等啊等，终于等来你的好信音。

（欢喜不尽，拔下头簪，小心翼翼地拆开书信，看着，念）

上书敫桂英，

金榜第一名；

感卿多照应，

没齿不忘恩。

（感激，抚摸着信，指着）王郎，王郎啊！你我夫妻，患难与共，这从何说起呢？

金　兰　（奉承）人家中了状元啦，夫妻就是要相敬如宾嘛。

翠　红　（凑趣地）姐夫做了官了，做官总得有点官样子嘛。

敫桂英　（听着，心里甜蜜蜜的，微笑着看信，接念）

奉上二百银，

聊表打扰情。

（一愣，忙着再看信，接念）

丞相重才器，

相府已招亲。

（惊慌失措）怎么？他、他、他……在相府招亲了？

金　兰　（吃惊）什么？什么？王魁在相府招亲了？

翠　红　（激动起来）什么？姐姐，你看错了吧？你再看看。

敫桂英　（泪光闪闪，强忍悲痛，颤抖着，接念）

来往是豪贵，

青楼辱官声。

愿卿另择婿，

（凄厉地，接念）

从此断恩情。

金　兰　（幸灾乐祸）人家现在阔了，把你给休了！叫你另外嫁人！

〔敫桂英感到天旋地转，一阵昏晕，被翠红扶住。金兰冷眼瞧着。王福愧疚地低下头去。

金　兰　（称了心愿，发狠）敫桂英啊，敫桂英！人家不要你了！这是你不听老娘话的报应！报应！明天花轿到门，你乖乖地给我上轿，气气这个没良心的王魁。（转脸笑嘻嘻地）王福呀，你这封信，送来的可真是时候！（对敫桂英）这你可死了心了吧？

敫桂英　（不肯相信，猜测着）哦，是了！一定是我那王郎，不曾得中，他回来了。王福，莫非你受了鸨儿的好处，假写休书，逼我改嫁。（对金兰）我怎能中你的诡计！

王　福　（糊涂地）啊？

敫桂英　（把信掷地，果断地）这休书分明是假的。

金　兰　（讥笑着）你别鬼迷心窍啦。

王　福　（明白过来）哎呀大娘子呀！王相公他真的中了状元了，命老奴前来下书。我实实不知他，他，他写的是休书啊！哦，哦，（慌张地）我倒忘了，这里还有二百两银子，还有一件要紧的东西，叫老奴亲手交与大娘子。（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银子，交给敫桂英。

见敫桂英呆呆地伸出手去，银子落在地上，又哆哆嗦嗦掏出一个小包，交给敫桂英）

〔敫桂英接过小包，战战兢兢地急忙打开，看到包内一绺头发。她举着头发，仔细辨认，摸着自己头上的断发，登时昏倒。众人慌作一团，七手八脚地把敫桂英抬放在椅子上。

翠　红　（呼唤）姐姐，快快醒来呀！

敫桂英　（渐渐苏醒，有气无力地唱）

　　退青丝，恩情断，万难料想，

翠　红　（哭喊着）姐姐，你快快醒醒吧！

王　福　（焦急地连唤）大娘子，大娘子，你快醒来呀！

敫桂英　（失魂落魄地接唱）

　　全不念，一片痴心，发短情长！

（看着地下的休书、银子，惨笑着）我这一片真情，就换来一纸休书，二百两银子么？（痛心地接唱）

　　甜言蜜语，赌咒发誓，都是虚谎，

　　闪得我，进退无门，心神茫茫。

（呆呆地站着）

翠　红　（愤怒地）这个该死的王魁，你可把我姐姐坑苦啦！

金　兰　（冷笑着）好！好！好！（指着王福）你这个老东西，还呆在这儿干吗？快给我滚出去。

王　福　（无可奈何）大娘子，你多多保重，老奴去了。（正要给敫桂英下拜，被敫桂英一把抓住）

敫桂英　（急切切）你带我进京，与王魁见上一面，我死，也瞑目了！

王　福　（焦急地连连摇手）哎呀大娘子呀！那韩丞相府中，门禁森严，权高势大，岂能任人进出！老奴实实不敢，实实不敢！大娘恕罪！大娘恕罪！（连连给敫桂英叩头，抖索着擦着眼泪）

金　兰　滚！（把王福推出门外）

〔王福忍痛着下。

金　兰　（咬牙切齿地对敫桂英）你呀，你呀，你是瞎了眼睛，看上了这么一个白眼狼。明天乖乖地上轿，嫁给钱大官人。不听老娘的话，我就勒死你！

翠　红　（连忙）妈呀，您别生气啦，叫姐姐一个人静一静，好好想一想，咱们走吧。（拉着金兰走下）

敫桂英　（痛极，深沉地）王魁呀，王魁！你变得好快呀！你我刚刚分别半年，就成了素不相识的路人了！（思索着）是呀，如今你是状元老爷，我是青楼妓女，贵贱悬殊，你是应该休弃我的！你做得对，对！（厉声）你做得对呀！（疑惑地）不，不，不……不会的。你是那样多情多义之人，你遭受那样的毒打，还是不肯与我分离。我为了使你放心，剪断青丝，表明我的真情。在海神庙里，你我夫妻盟誓，我不再嫁，你不另娶！（高亢地）铁铮铮的誓言，天地鬼神都听见的，难道你真的对我负心了么？（仍不肯相信，轻声地）不会的！不会的！（突然颤抖，指着）王魁呀，当初你赶考落第，倒卧在狂风大雪之中，是我将你救起。（愤慨）王魁呀！我为你用尽数年卖笑的金银，我为你洗掉脂粉，甘受清贫，我日夜陪伴，劝你功读，望你成名。自你走后，我为你受尽折磨，遍体伤痕；我为你受尽欺凌，为你保持忠贞！（顿，泪光闪闪地）王魁呀，如今你金榜高中，富贵在身，难道你就忘了往日的贫困，难道你真的忘了你我夫妻的恩情嘿！（悲愤地叹了一声）唉！你纵然不要我了，也该回来见我一面，讲个清楚明白，也算是你对我的一分情义！（陡然）你临行之时，曾对我讲过，那青松，不似那桃花杨柳，它有志有节，不攀龙附凤。（激烈起来）难道我就无志无节，要攀龙附凤，定要做你的状元夫人不成？（强烈）王魁呀！王魁！你如此绝情，（切齿）我定要与你拚个你死我活！（激愤地注视着远方）

〔突然，幕后传来金兰的呼喊声："桂英！桂英！到这儿来！"

〔敫桂英闻声，蓦地转身，慌作一团，东张西望，不知所措，出门，

匆匆忙忙奔跑着，下。

——幕闭

第三幕　告　庙

〔紧接第二幕，黄昏将近。

〔幕启：树叶凋落，遍地衰草荆棘，松柏依然挺立。悲风瑟瑟，一片荒凉。这里正是王魁以前被打的地方，远远望见破败的海神庙。

〔幕内敫桂英凄厉地喊叫："王魁呀！王魁呀！你这负心的冤家呀！"唱：

"天阴阴，地昏昏，身伴着影儿无处奔！"

〔敫桂英步履踉跄，神情恍惚，举着一绺青丝，晃晃荡荡地上。

敫桂英　（唱）一绺发、一纸休书霹雳震，欲哭无泪，欲喊无声。

他金榜题名，富贵在身，恩断义尽，

全不念剪青丝，我捧献一颗痴心。

剪不断妻对你的深情，谁能信？

你爬上高官，妻的黑发当作烂草枯根！

患难夫妻，一旦休弃心何狠？

人心难测，日月昏黄，天地暗沉沉！

（陡然想起，接唱）

找海神，我要亲口问一问

王魁负桂英，是假还是真？

〔天幕前，黑翳翳中逐渐显出海神庙。海神庄严高坐神龛。判官手拿生死簿，拱手而立。小鬼手擎铁锁链，龇牙咧嘴侍立。

敫桂英　（抬头一看）来此已是海神庙，为何这样阴森森、静悄悄的？哦！是了，想是海神爷爷也在为我不平，发怒了？（顶着凛凛朔风，抖嗦地进庙，不敢抬头，猛地扑跪在海神的神龛下）海神爷爷呀！

你要为我敫桂英伸冤作主哇！（哭诉着，唱）

我有满腹冤来满腹恨，

我夫妻盟誓你听得真。

他金榜高魁扬名显姓，

退青丝，写休书，夫妻成了陌路人。

海神爷爷，你要显灵显圣，

天网恢恢，我要问个清。

（痛哭着）啊——啊——啊！海神爷爷呀！（恸泣着）哎呀海神爷爷呀！你是正义的神，你是分得清是非的神，你要救救我呀！（大哭扑地，神志不清，昏昏惚惚，慢慢站起身来，偷偷看着海神，又抬头，左顾右盼，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忽然愤愤地）啊？我与你讲话，你为何板着脸儿，不声不响，不理不睬，你是个聋子？你是个哑巴？（谛听，似觉海神讲话）怎么，你嫌我是青楼女子，不配与你讲话么？我虽是青楼女子，却是清白之人，为什么不配与你讲话呢？哦！你原来叫我抬起头来。（凑近神龛，撩开披着的头发）你看看，我在为你赔着笑脸呢！（捡起衣袂）你看看，我与你万福呢！（嗔怪地）啊？我与你赔尽笑脸，你怎么总是这样呆呆的不与我讲话呢？你倒底要怎么样呢？（幻觉中，似乎听见海神笑出声来，谛听着……）

海　神　（已换了嬉皮笑脸的面具，唱）

你穷得叮当响，供不起猪、牛、羊三牲，

你既没有白银，又没有黄金。

敫桂英　（吃惊地）怎么？你也嫌我贫穷么？

〔海神、判官、小鬼衬托幻觉中的敫桂英，做些怪异但优美的动作与姿势。

敫桂英　（傻笑）我连香烛也买不起哟！（谛听）

海　神　（倏然走下神龛，求着敫桂英，唱）

你穷得这个样儿，还来问我？

我只是一堆烂泥，木骨空心。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紧紧来追问，

我看你呆头呆脑，傻里呱叽，怎知我也有苦情！

敫桂英　（十分恼怒）啊！（唱）

你在庙里，大模大样坐得稳，

我求你伸冤，你却嫌我穷贫。

王魁负心，你为何不管不问？

好人遭罪，怎的这样不公平？

海　神　（吓得坐在地上，唱）

提起王魁，吓得我失了魂，

他官运亨通，官星照命，怎理睬我这小海神！

敫桂英　（啧啧有声，把嘴一撇）哎呀呀，原来你是胆小怕事的海神，我与王魁，山盟海誓，你是听见的哟！

海　神　（站起身来，哼了一声，唱）

山盟海誓算个屁，

哭哭啼啼，你太认真。

我劝你，忍了这口气，你就认了命！

你莫忘了，你是青楼女子下贱人。

敫桂英　（一变往日常态，叉着腰，怒冲冲指着海神）呸！呸！呸！（唱）

你骗了我的心儿，我对你多恭敬，

原来你是乌龟王八，海里的鬼灵精！

王魁的气焰你惹不起，

欺软怕硬，你白当了海神。

（盯着海神，怒不可遏）

海　神　（转身回到神龛座位上，当着敫桂英的面，换上那副肃穆的面具，气势陡然庄严起来，指着敫桂英，发出低沉可怖的声音）出去！

敫桂英　（心神飘渺，似觉背后被推了一下，跌出庙门）他们把我轰出来了！（偷偷地看着判官）看那判官老爷，或有些恻隐之心，我再

去求求判官老爷。（进庙。笑容满面）喂！判官老爷，他，（偷指海神）是胆小怕事的。你是能伸张正义的判官，你是能捉鬼追妖的判官老爷。（一连催促着）你与我作主吧！你说话呀！你讲话呀！

判　官　（换上一副笑容可掬的面具，哈哈大笑起来，唱）

判官我生来讲公正，
天地有眼，不徇私情。
捉鬼追妖，我有本领，
叫我捉人，我不敢应承。
如今世道变了样，
只认衣裳不认得人。
我劝你，莫流泪，莫要任性，
苦苦哀求，你是枉劳神。

〔敫桂英刚要发怒，仿佛听到哭泣声。敫桂英四下寻找，似觉小鬼呜呜咽咽哭起来。小鬼换上了一副哭丧着脸的面具。

敫桂英　（连忙奔向小鬼，怔怔地看着小鬼哭泣）小鬼哥哥，你莫非发了善心，也在为我伤心落泪了？

〔小鬼越哭越伤心，哇啦哇啦地大哭起来……

敫桂英　（抚摸着小鬼，劝慰着）小鬼哥哥，难道你也有伤心的事儿么？你讲出来，我与你分忧解愁。你讲啊，你讲啊！

小　鬼　（抽泣着，唱）

我和你一样，无人理睬无人问，

敫桂英　（为小鬼擦着眼泪）怎么？你也是孤苦零丁么？

小　鬼　（诉苦，唱）

我实在没有劲儿，也得硬撑着眼神。

敫桂英　（同情地）如此说来，你我是同病相怜了！

小　鬼　（唱）你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进，

我为我挨饿，伤透了心。

饿得我，肚里叽里咕噜，站也站不稳，
像只老鼠，爬上供桌，偷偷把油吞。
我求求你，发发善心施恻隐，
买几斤肉来，叫我也开开荤。

敫桂英 （幻觉中，越听越气，冷笑起来，唱）
我苦苦哀求，你们都不垂怜悯，
原来你们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今天我就发了狠，拚了命，
我打你，痛不痛？敢把我怎样行？

(卷起袖子，打小鬼嘴巴，见小鬼不动，扑向判官，猛的一撞头，见判官也不动，才清醒些，怔怔地环视着，一切仍是安详肃静，于是朦朦胧胧地）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恍惚地退出庙门，感到茫然。慢慢抬起头，仰望着瓦蓝的天空，注视着，注视着，逐渐完全清醒过来，五内俱焚，愤恨地）天哪！天！天地之大，无我立锥之地；芸芸众生，无我一个亲人！我纵然捱到京城，千里迢迢，侯门似海，官官相护，谁敢替我伸冤？哪个敢替我辩理？苍天哪！你怎的不睁开双眼，看看我这无依无靠、孤苦零丁的人哪！（悲愤万端，仰望着蓝天，问着，唱）

问苍天，为什么活生生的王魁把良心丧？
问苍天，为什么不讲道义，无耻昧心的王魁得意洋洋？
问苍天，为什么我好端端的人儿会糊涂到这样？
问苍天，为什么你不点醒，偏叫我喝这碗迷魂汤？
问苍天，人心是黑是白，是俊是丑，是真是假，到底是什么样？
苍天哪！你不分善恶，不分良莠，你算什么上苍？
问苍天，为什么花儿、果儿、禾苗儿兴旺？
问苍天，为什么你阳光雨露照四方，偏对我像打枯草的严霜？

苍天哪！我喊破咽喉，你为何不响？

苍天哪！我求你回答，你为何不搭腔？

（思索着）哦！我明白了！（接唱）

苍天哪！原来王魁险恶，你袖手观望！

苍天哪！原来你有眼无珠假装佯。

（茫然失望，激烈起来，接唱）

我空悲伤，白白问了一场，

撕碎了心肝，扯断了肠！

（悲痛交集）罢！（接唱）

原来天地鬼神全无有，人情如纸空盼望！

生和死，存和亡，不如一死是下场。

（紧握着那绺青丝，掏出怀中的剪刀，高高举着，自尽）

〔灯光渐渐聚在敫桂英身上。

〔灯暗。

——幕闭

第四幕　噩　梦

〔韩丞相府邸——王魁书房。

〔幕启：天幕前面，灯火辉煌，热闹非常。宾客们喧哗着，正为韩丞相爱女韩如玉庆寿。宾客们闹哄着："状元夫人华诞，我等要状元公多吃几杯。"王魁醉得哈哈大笑："是要多吃几杯，多吃几杯。"不停地喧嚷着。

〔舞台前是王魁的书房，烛台通明，墙上挂着宝剑。在一片欢乐的乐声中，一个俏丽的丫环紫嫣，搀扶着身穿华丽红袍的王魁上。后面灯火辉煌的场面，翳翳隐去。

王　魁　（笑呵呵，醉醺醺地）哪个吃醉了？今天是夫人二十大庆，你家状元公，理当多吃几杯，庆贺夫人的千秋。怎么说我吃醉了？

紫　嫣　（抿嘴一笑）我家小姐说，状元公吃醉了酒，在众位高官显贵面前，出乖露丑，有失我家相府的体统。请您一个人，在书房里醒醒酒去。（说完就走）

王　魁　（一把拉住紫嫣，笑眯眯地）我不曾吃醉。（手舞足蹈地）我只是欢喜不尽哪！（睇视着紫嫣）紫嫣姐姐，你家小姐，正在等待着我这状元老爷呢！姐姐，你送我到夫人的兰房去吧。（转身往回走，被紫嫣拽住）

紫　嫣　（噗哧一笑，撇着嘴，轻蔑地）算了吧，我的状元公！我家小姐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没有小姐的吩咐，我怎么敢送您到小姐的兰房去呢？您吃得这样醉醺醺的，我家小姐常说，男人身上，总有股子臭烘烘的味儿，再加上您这个酒味儿，哎哟！别说我家小姐，连我都受不了。还是让我送您到书房去吧。等您的酒醒过来，小姐要是传唤，我再请您去，没有小姐的吩咐，您可千万别来！免得又惹小姐发脾气！（向内喊）王福，你家相公吃醉了，快扶他进书房去吧。我要照料小姐去了。（笑着飘然跑下）

〔王福蹒跚着跑上，连忙扶着王魁，走进书房，搀他坐下。

王　福　（望着王魁，担心着）状元公啊，你怎么吃醉了呢？

王　魁　（丧气地）哎！外面宾客如云，好不热闹。我那夫人，偏偏说我吃醉了，有失相府体统。我何尝吃醉了？又何尝有失体统之处呢？（长叹一声）唉！这个丞相的女婿，好难当哟！（强忍下去）王福，取酒来！状元公今日偏要多吃它几杯。

〔王福取酒，王魁负气地连饮数杯。

王　福　（着急）状元公，状元公，不要再吃了。

〔王魁不理，王福悄悄拉了几下王魁袍袖。

王　魁　（蓦地看见王福穿敫桂英缝制的帛衫，不悦）啊！你今天穿我的旧帛衫做什么？

王　福　这个……（欲言又止）

王　魁　（责备地）早该扔了的东西！你可知今天是什么日期？

王　福　（垂着头）是状元夫人的寿诞之期。

王　魁　（脸一沉）是呀，你既知是夫人的寿诞之期，为何偏偏穿上敫桂英那时送我的这件帛衫，你敢是有心讥笑状元公不成？

王　福　（抬头一看王魁，又垂下头去）老奴怎敢讥笑状元公，只是……（犹豫地瞄了王魁一眼）

王　魁　（仗着酒意）既然不敢讥笑你状元老爷，快快将它脱了下来，扔了出去，免得你状元老爷生气！下次再敢冒犯状元老爷，我定饶不了你。快将这件帛衫脱了下来。

王　福　（倔犟地）今日我不能脱，明日我脱下就是。

王　魁　（恼怒）嘟！大胆的老奴才，竟敢在状元公面前倔犟起来。再不脱下，我要责打！

王　福　（抑制不住）哎呀状元公啊！自从太老爷、太夫人双双去世，我主仆被婶娘赶出门来，进京赴试，不想不曾得中，流落异乡，险些我主仆冻饿而死！

王　魁　（不愿再提往事，愤怒起来）你在此噜嗦些什么？快快下去！

王　福　（气愤地诉说着）你可记得，那时节，在狂风大雪之中，我主仆奄奄一息，多亏敫桂英大娘子相救。她送衣送钱，嘘寒问暖，又把我主仆接到满春院中。她劝你苦读诗书，这一住啊，就是二载。若无有敫大娘子，焉有我主仆的今天？怎么，状元公今天为了老奴穿上敫大娘子送你的帛衫，你就要责打老奴。好！你就是打死老奴，这件帛衫，我是决不脱下来的！

王　魁　（憋得无话可讲）老奴才，你莫非疯了不成？

王　福　（冷冷地）老奴清醒得很，我看状元公你是昏了头了！

王　魁　（怒不可遏）老奴才，你大胆！（唱）

　　王福倚老忒大胆，

　　分明有意穿帛衫。

　　气愤填胸把脸变！

老奴才，你脱是不脱？

王　福　（气呼呼地）我就是不脱！

王　魁　（抓住王福衣领）你不脱，我就打死你这老奴才！（举手打王福嘴巴）

王　福　（浑身颤抖，挡住王魁的手，唱）

慢、慢、慢动手，我有话言。

闻听得那敫、敫、敫……

王　魁　（突然松手，追问）敫什么？敫什么？

王　福　（悲痛地接唱）

那敫桂英，她寻了短见！

那敫桂英大娘子她，她，她……自尽身亡了！（接唱）

铁石的人儿也心酸！

穿帛衫，到郊外，我把她祭奠，

受人家，点水恩，当报涌泉！

（忿忿地）哎呀相公啊！今日闻听人言，那敫桂英大娘子，自我下书走后，她，她，她在那海神庙自尽身亡。今天宾客甚多，我乘人不备，穿上这件帛衫，溜出府门，去到郊外，烧化几串纸钱，祭奠祭奠她的阴魂！（伤心地）也算报她一点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哪！

〔王魁一阵恐惧，僵立不动，突然坐下。

王　福　话已说明，要打要骂，任凭状元公；饮水思源，知恩当报！（越说越气）你不但不报，反将她活活逼死！天理何存？良心何在？于心何忍？于心何忍？哎！苦命的大娘子呀！（老泪纵横，长叹着）

王　魁　（望着王福穿的旧帛衫，颤抖着，愧疚地低声）敫桂英啊，敫桂英！是我害了你了！（猛地想到什么，惊慌地）啊！啊！啊王福，此事再莫提起，倘若走漏风声，我怕……

王　福　（疑惑地）你怕什么？

王　魁　（吞吞吐吐）怕，我怕呀！

王　福　（睃睃地看着王魁）你到底怕什么？

王　魁　（说不出）我怕，哎！你哪里晓得哟！

王　福　（忍不住地）嘿嘿！如今你是堂堂韩丞相的贵婿，天下的第一名状元，你还怕的什么？你与敫大娘子的事儿，只有你知，我知，她……（抖着帛衫）她知，再，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可怜的敫大娘子，含恨而死，可怜那敫……

王　魁　（打断王福的话）哎！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下去。

王　福　（气喘着）我就走！

王　魁　（敷衍着）你下去歇息歇息去吧！

王　福　（望望王魁，看看帛衫，愤慨地）真是官高气焰大，名显肚皮空，心如冰冷，血性全无！哎，可怜的大娘子呀！（迈着阔步出门）

〔一阵寒风吹来，王福哆嗦一下，他迎着寒风，步履沉重地走下。

王　魁　（忍着愤怒恐惧，连饮几杯酒，不寒而栗）哎呀！此事真个可怕呀！这是人命关天！倘若走漏风声，这相府的贵婿，这状元公的前程，都，都，都要断送了。

〔远远更锣两声，凄凉地传来。

王　魁　（抬起头来仰望，忆念着）啊！桂英啊桂英！当初在满春院之时，虽然清苦，你嘘寒问暖，劝我读书，不想你竟然自尽身亡了！（自我安抚）桂英啊，桂英，我在这相府招亲，也是迫不得已，我也有为难之处哟。（唱）

　　想起了敫桂英温柔良善，

　　不料想她自尽地下长眠！

　　想到此心愧疚不寒而颤，

〔一阵寒风吹来。

王　魁　（接唱）

　　又恐怕，漏风声，传到夫人耳边。

〔又一阵寒风，纸窗簌簌。

王　魁　（打了一个寒噤，毛骨悚然，突然跪下）敫桂英啊，敫桂英！望你

早登天堂。你，你……你不要吓我呀！（连连叩头）

〔风声越紧，蜡烛火焰随风摇晃。

王　魁　（哆嗦着站起来，咳嗽，强自镇静，继而胆怯地摸着乌纱帽，看着身上鲜红的官袍，壮着胆）呀呸！她已自尽身亡，我还想她何来？念她作甚？（抬起袍袂）常言道，男儿头上有三把火。我乃堂堂的状元老爷，韩丞相的贵婿，又身在相府之中，神鬼也要退避三舍。我怕的何来？我怕的何来哟！

（唱）过去的事儿烟消云散，

谁不想富贵荣华在眼前！

青楼女怎配与我结姻眷？

我与她不过是露水姻缘！

神与鬼是虚幻，谁曾得见？

她自尽，倒免得，蜚语流传。

（渐渐醉沉沉地扶桌入睡）

〔音乐起。王魁幻梦中的敫桂英上。她浓妆绚丽，艳美如花，披着猩红的斗篷，似是韩丞相娇女韩如玉，仿佛又是敫桂英。她轻盈盈，款款步来，叩门。

王　魁　（闻声开门，见是夫人韩如玉，惊喜万状，连忙搀扶她坐下，施礼）哟！夫人今日华诞，浓妆艳抹，越发地娇媚了！夫人为何不命丫环传唤，却独自悄悄来到书房？这样月冷星寒，倘若冻坏玉体，下官么，罪莫大焉！（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敫桂英　（娇羞着）我怕状元公独自冷冷清清的，特来陪伴你呀。

王　魁　（轻松地笑了）哎呀呀！夫人这般体贴，折煞下官了。

敫桂英　（嫣然一笑）状元公，刚才在宴席之上，我看你喝醉了酒，现在怎么样了？

王　魁　（故作姿态）哎呀呀，我是吃醉了，头痛得很哪！

敫桂英　（体贴地）要不我给你打杯茶来，解解酒吧？

王　魁　（得意非凡）哟！下官怎当得起哟！

敫桂英　（转身取茶，微笑着）状元公，请吃茶。

王　魁　（摇头晃脑地）多谢夫人，多谢夫人！

敫桂英　（突然变了声音，温柔地）王郎，可要再吃么？

王　魁　（刚要放杯子，闻声有异，抬头一看，似是敫桂英，扔掉杯子，抱头坐地，惊恐地挡着脸）你、你、你……果然来了。打鬼！打鬼！快快出去。

敫桂英　（又恢复韩如玉的声音，笑问着）状元公，你这是怎么了？你吓得这样儿，你看见了什么了？真是喝醉了，你胡言乱语的，说了些什么？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王　魁　（闻声，仍似韩如玉，忐忑地觑着，果然是她，渐渐镇静下来，遮遮掩掩，忸怩着）我，我，我是吃醉了。（一想）只因我早年患过寒疾，忽然这腿呀，抽搐起来了。

敫桂英　（关切地）怎么着，状元公患过寒腿吗？

王　魁　（苦痛着）哎哟哟，仍在抽搐呢。

敫桂英　（心疼地把王魁扶着坐下）我来给你捶捶腿吧？

王　魁　（感激涕零，麻酥酥地）哎呀呀，下官怎敢烦劳夫人你这双白嫩嫩的玉手哟！

〔敫桂英蹲下身子，给王魁捶腿。

〔王魁意想不到，忘乎所以，飘飘然不觉拿起书来。

敫桂英　（边给王魁捶腿，边笑问着）状元公，我有几句话，可不知当讲不当讲？

王　魁　（亲热地扶起敫桂英）夫人有何金言，当面赐教。

敫桂英　（忍不住地笑着）我听说状元公，前科不第，流落他乡，住在一个叫……满春院里。

〔王魁闻言大惊，书落地。

敫桂英　（继续着）那儿有个标致的女子，十分贤慧，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有此事吗？

王　魁　（突然站起，恐慌地又坐下，故作镇静）哎！下官乃一介寒儒，绝

非寻花问柳之徒。(皱起眉来)哼! 想是有人忌贤妒能,故作蜚语,毁谤下官,离间你我夫妻!(站起身,反复地说)决无此事!决无此事!

敫桂英　(傲笑着)状元公,现在可有人把你给告下来了。

王　魁　(心虚地急问)告我何来?

敫桂英　(笑眯眯地)告你呀,欺君罔上,停妻再娶!(正色)我父大怒,明天就要把你提审问罪了!

王　魁　(吓得变了颜色,昏晕晕地,唱)

听此言,吓得我魂飞魄散,

欺君罔上,停妻再娶罪滔天!

只道是从前事瓜葛已断,

万不料死灰复燃惹祸端。

莫非她不曾死,有意将我骗?

咬紧牙关,决不能把此事承担。

(跪在地上央求,可怜巴巴地)夫人! 夫人哪!(接唱)

这其中,定有人将我诬陷,

望夫人,求丞相,你救救下官。

敫桂英　(咯儿咯儿笑着,打量王魁)这么一说,是有人忌贤妒能,陷害状元公么?

王　魁　(诚恳地)夫人明察,夫人明察。

敫桂英　(仍然微笑着,瞄着王魁)那么敫桂英是谁? 谁又是敫桂英呢?

王　魁　(猛地站起身来,咬紧牙关,绝然地)什么焦桂英? 胡桂英? 下官从来不曾听见过呀。

敫桂英　(噗哧一笑)怎么着,你连敫桂英的名字,都没听见过吗?

王　魁　(苦恼地)是呀!

敫桂英　(笑指王魁)那么,你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谁?

〔王魁慢慢转过身,抬起头来。敫桂英翻换黑色斗篷。王魁蓦地见敫桂英正在眼前,一跤摔倒在地,嗦嗦发抖,瘫软地不敢再看。

敫桂英　（沉静地）王郎，你如此惊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么？

王　魁　（哆哆嗦嗦，不敢抬头）你，你，你……不是死了么？

敫桂英　（娴静地淡淡一笑）王郎，你听何人讲的？我何曾死呀？

王　魁　（迷迷惘惘，疑惑着）怎么，你，你，你真的不曾死？

敫桂英　人死岂能复生么？

王　魁　（颤颤抖抖地咳嗽，壮起胆来，偷偷看着敫桂英，见她仍似从前秀媚的样子，害怕地）你真的不曾死？那么夫人往哪里去了？

敫桂英　（亲近王魁，见王魁闪躲着）我就是你的妻子敫桂英！

王　魁　（战战兢兢）夫人明明在此，你是怎么进来的？你，你，你到底是人是鬼？

敫桂英　（收敛笑容）我二人，哪个是人？哪个是鬼？你明白得很哪！

王　魁　（似觉眼前的敫桂英不是鬼，胆子壮了起来，摆好架势，冷峻、狠狠地）哼！原来你自尽是假的。你竟敢到京城，告我的状啊！（气势压人）我如今是堂堂万岁亲点的状元，位高权重的韩丞相的贵婿。你纵然告状，官府信你、还是信我呢？（狡黠地）我劝你还是假作疯癫把状纸讨回。如若不然，就问你一个冒认官亲，陷害好人。你呀，吃罪不起！

敫桂英　（黯然）王魁呀，夫哇！我千里迢迢，前来寻你，并不曾告你的状啊。你我夫妻恩深似海，你就这样忍心，不认我么？王魁，你来看，（从怀中取出一绺头发，高高举起）这缕青丝，是你临行之时，为妻剪下赠你的信物。你如今高榜得中，写了休书，退还我这青丝。这，这，这铁铮铮的事儿，难道你，你，你都不承认了么？

王　魁　（震动地）这青丝嘿！（退了两步，决然）休提往事，我劝你速速离开相府！再不走去，我定要问你一个擅闯相府，盗窃公文。你的罪过大也！

敫桂英　（愤激地）王魁！你好狠的心哪！（唱）

　　你忘却狂风大雪险遭难，

　　我念你奄奄一息实堪怜！

我与你患难与共结姻眷，

夜夜劝，苦读书，我长夜无眠。

患寒疾，我胸贴着脚儿把你暖，

我为你求功名典当钗环。

如今你做高官名扬姓显，

退青丝，写休书，你欺人欺天！

可怜我千里迢迢来寻遍，

可怜我孤苦零丁形只影单。

千声呼，万声唤，想唤回当年的王魁汉！

哭无泪，喊无声，上天无路，入地也难！

王　魁　（听敫桂英说得凄惨，转身回头，看了敫桂英一眼，唱）

她一席话说得我羞惭满面，

声声诉，连连唤，我无话可言。

她凄楚楚举青丝，形容惨淡，

（正要向前抚慰敫桂英，猛地看到身上的官袍，连忙缩手，接唱）

停妻再娶，欺君罔上罪滔天！

（一皱眉，转身，手捧银子，断然地）

敫桂英，这有五十两银子，你速速回家乡去吧。

敫桂英　（看着银子，冷笑）你我分别之时，我曾给你五十两银子，这就是你还我的么？你太慷慨了！

王　魁　（不耐烦）你再不要提往事了！劝你快快地走去。

敫桂英　（立眉瞋目）我若不走呢？

王　魁　（恶狠狠）你再不走去，我就要……（凶光毕露）

敫桂英　（盯着王魁）你要怎么样？

王　魁　（看见墙上挂的宝剑，猛地抽出，狞笑着）我要你的命！（刺向敫桂英）

敫桂英　（冷冷地笑起来）王魁，你可知人有几条性命？

王　魁　（脱口而出）一条。

敫桂英　（厉声）我的一条性命，早已断送你手！（蹿上书桌，举起烛台，指着王魁）我早已自尽身亡了！在海神庙，将你告下来了，判官老爷，命我活捉你这负心人，一同辩理！（扔掉烛台，跳下书桌，扑向王魁）

王　魁　（怕极，跌扑闪躲，逃到桌后，被敫桂英追索着，追索着，不住地求饶）娘子饶命！娘子饶命！念在你我夫妻一场，饶了卑人吧！

敫桂英　（怒冲冲）天下岂能容你这负心之人！（用罗带套住王魁头颈，提起王魁）

王　魁　（有气无力地）娘子，娘、娘子、饶了、饶了我吧！

敫桂英　（决然）随我走！

〔敫桂英像一个幽怨的灵魂，拉着王魁，走出天外。风吹着他们的衣袂，在空中飘去浮来，像波上的柳絮，像游着的浮云。王魁随着敫桂英，在月明如昼的夜色中，轻如飞羽，飘荡着，飘荡着，逐渐隐去。

〔转瞬，灯光通明，依然是王魁的书房。

王　魁　（伏在桌边，在噩梦中，惊恐万状，颤巍巍地不住地喊）娘子饶恕我吧，娘子饶恕我吧！（在迷迷茫茫中，醒过来，愣头愣脑地四顾，哆嗦着摸着桌子，摸着头颈，双手捧摸着乌纱帽，认真看看自己身上的鲜红官袍，不停地擦着冷汗）哎呀！吓杀我也！吓杀我也！原来是一场噩梦！一场噩梦呀！（嗔怪地）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天幕前面又灯火辉煌，欢乐的乐声，悠然响起来。宾客们仍在欢笑着。

〔紫嫣提着灯笼上。

紫　嫣　（喜气洋洋）状元公，状元公，夫人有请，夫人有请哪！

王　魁　（仍在迷惘中）啊？夫人？

紫　嫣　（笑着）夫人叫我请您来啦。

王　魁　（才明白过来）哦，哦，哦！（喜出望外）紫嫣姐姐，果真是夫人请

我么？

紫　嫣　（忍不住地笑）状元公，您的酒还没有醒吗？我都来了，当然是夫人请您哪！（拉着王魁袍袖，媚眼瞟了王魁一眼，要走）

王　魁　（望着紫嫣，突然得意忘形）我的酒么，早就醒了。紫嫣姐姐，你闻闻我还有酒味儿么？（把嘴凑近紫嫣）

紫　嫣　（羞答答地把王魁一推）哟！您是喷香喷香的状元公！快走吧，慢了小姐又要发脾气了。（忙着替王魁整理袍服）

王　魁　（正冠，左顾右盼，得意非凡，轻快地）啊！夫人，下官来了！下官来了！正是：（念）

　　黄粱一梦不足信，

　　乌纱紫袍仍在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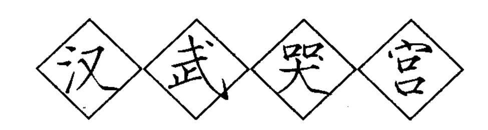
（笑呵呵，摇摇摆摆）

〔紫嫣提着灯笼照着路，与王魁同下。

〔天幕前面，显出灯火辉煌，宾客们喧笑的场面。十分欢乐的音乐，继续不断……

——幕徐闭·剧终

新编历史京剧



许思言

1985年



剧中人物

武　帝　汉武帝，七十岁，老生。

太　子　戾太子刘据，四十岁，武帝长子，文武老生。

钩　弋　钩弋夫人，廿五岁，武帝宠妃，小王子弗陵生母。

江　充　直指绣衣使，四十五岁，武帝宠臣。

卫　后　皇后卫子夫，六十余岁，正宫娘娘，老旦。

餐　霞　宫娥，十六岁，猎户家出身，刀马旦。

车千秋　先官太常，后封丞相，六十开外，老生。

傅厚道　总管太监，六十左右，老生。

石　德　太子少傅，五十左右，武老生。

苏　文　黄门监，四十左右，江充亲信，绣衣使爪牙，丑。

田　仁　绣衣使将领，三十岁以下，舍身就义者，小生。

韩　纪　绣衣使将领，三十岁以下，不满江充者。

令狐茂　壶关三老，隐士，方巾丑。

卫　伉　约三十岁，卫后内侄，卫青之子，丑。

诸　邑　公主，二十余岁，卫后女，太子妹，聪明沉着，旦。

石　阳　公主，三十岁左右，卫后女，太子妹，糊涂急躁，旦。

娄镇虎　猎户，三十上下，餐霞胞兄，侠义肝肠者，武生。

娄　妻　娄镇虎妻，爽朗明快，花旦。

女　巫　番邦女巫，丑旦。

少　翁　方士，五十余岁，武帝宠信的道士，文丑。

常　融　小太监，二十岁，江充亲信。

李　寿　湖县令尹，四十余岁，残忍小人，丑。

尤希圣　儒生，四十余岁，太子朋友，斯文败类，方巾丑。

饮　露　宫娥，十七岁，御前侍女。

小王子弗陵、大小皇孙、太子宾客、朝臣、宫娥、内侍、禁军、武士、校尉、头目、捕快、御牛监等。

第一场　勒　石

〔幕启:建章宫。天幕远景为柏梁台,四方形,石级石栏干;台中矗立大铜柱,顶端铜浇仙女,手托承露盘。舞台实景为:左侧月洞门,横额"钩弋宫",右侧参天大柏树。

〔前奏曲中,四宫娥引餐霞、饮露分持白玉盘、白玉匙上,载歌载舞。幕后伴唱:

"柏梁台,咏壮观,
铜人仙女耸云端。
聪明谁及汉天子,
饮露餐霞寿千年。"

餐　霞　姐妹们,今乃柏梁台落成吉日,你们下面候着,我俩登台采露。

四宫娥　是。(下)

〔餐霞、饮露正欲拾级而登……

〔内太子喊声:"餐霞,且慢!"

餐　霞　(止步回视)太子爷来了。

〔太子上。

太　子　(唱)从来丹鼎无消息,
静养摄生寿可期。

餐　霞　(偕饮露步下石级)殿下千岁!

太　子　平身。

餐　霞
饮　露　千千岁!

太　子　取过来。

餐　霞　您要什么?

太　子　玉盘。

餐　霞　要它何用。

太　子　本宫亲自为父皇采露,一表人子之心。

餐　霞　（为难）这些小事是奴婢的差使，怎可劳烦殿下呢？

太　子　又有何妨！

餐　霞　奴婢告罪！（同饮露跪下）

太　子　啊？这是何意？起来讲话。

餐　霞　（立起）上面有禁令，只许我跟饮露登台采露。

太　子　令出何人？

餐　霞　直指绣衣使江大人。

太　子　（气恼）

江充吗？哼哼哼！（唱）

小人得志忘所以，

宫院弄权多是非。

清君侧我须早为计……

取过来！（接唱）

本宫作主谁不依！（捧盘上阶）

〔黄门监苏文上，闪出挡路。

太　子　嗯！小小黄门监，你敢越礼！

苏　文　奴婢名分虽小，守卫柏梁台，职责重大。

太　子　（被激怒）啊！（威逼苏文让路）

苏　文　殿下别生气，只许童男童女上去，这可是皇上的旨意呀！

太　子　（有所顾虑）这——（被餐霞索回玉盘）

〔武帝宠臣、直指绣衣使江充从另一端上，闪出。

江　充　苏文大胆！还不向殿下请罪！

苏　文　（不明江充用意）江大人，咱家何罪之有？

江　充　哼！以你黄门监之卑微，竟敢顶撞太子殿下之尊贵！

苏　文　嗻！（勉强打躬）奴婢多有冒犯，殿下海涵。

太　子　哼！（拂袖不理）

江　充　（呵斥苏文）还不退下！

苏　文　嗻！（转身，泄愤，故意急撞餐霞，使玉盘脱手坠地碎裂，暗窜

下）

太　子　（怒不可遏，欲追苏文）啊！

江　充　殿下乃国之储君，何必生这小黄门的气呀！

太　子　苏文近日，越发飞扬跋扈，想是有了靠山。

江　充　（反唇相讥）苏文事君忠诚，故而博得万岁爷的宠信嘛！

太　子　（怒逼）江充，你——

江　充　（连连后退，打躬）呃，是是是！

〔内喊："圣驾到！"

〔太子不便与江充相峙，伫立迎驾。餐霞警惕地拾玉盘碎片扔于柏树后，示饮露去另取玉盘，一同暗下。

〔乐声中，车千秋、四朝臣、老太监傅厚道、小太监常融、方士少翁等，引武帝上。

太　子　儿臣见驾，父皇万岁。

武　帝　皇儿平身！（待内侍搬过椅，坐定）

太　子　万万岁！

武　帝　皇儿清早前来做甚哪？

太　子　今乃柏梁台落成吉日，儿臣特来庆贺，为父皇登台采露。

武　帝　哎！采露之事，自有宫娥去做，何用皇儿动手！（唱）

儿双手弯弓射箭勒坐骑，

柏梁台采甘露事不相宜。

太　子　（接唱）

老莱子戏彩娱亲孝子心意，

采甘露祈父皇寿考天齐。

武　帝　（接唱）尽孝心无过那弓马演习——

太　子　（为之皱眉，却又不能不应命）……

少　翁　（鉴貌辨色）时辰已到，宫娥还不登台采露？

〔饮露与餐霞换取玉盘，暗上，作登台拾级状下。

江　充　臣启陛下，今有搜粟都尉奏道：西域轮台，有可耕良田五千顷，仰

乞降旨，出兵征伐，充实粮仓，以扬国威。（呈奏章）

武　帝　（览章，喜形于色）西域轮台，果然是好地方，好粮仓，此本正合孤意。车卿，传谕召集百官，明日殿前共议兵发轮台之策。

车千秋　臣——（犹豫，而又不能违旨）遵旨。

太　子　儿臣有本启奏。

武　帝　（不耐烦）奏来。

太　子　连年兴师动众，军马劳乏，需要与民休息，轮台之议，何妨暂缓。

武　帝　皇儿，你可知晓，太仓米谷，存数几何？

太　子　这——

武　帝　哼哼哼！你可知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为父开疆拓土，原是为了百姓丰衣足食。

太　子　父皇——

武　帝　不必多奏。众卿，陪伴太子，练武场演习弓马。

四朝臣　遵旨。

太　子　（感到受冷遇，踯躅不前）这——

〔钩弋内声：“妾妃来迟了！”

太　子　（闻声，神色不悦，辞驾）遵旨！（接唱）

不耐烦耳畔牝鸡啼！

〔钩弋花枝招展，珠光宝气，后面跟随二宫娥，自月洞门内姗姗而上，与太子相遇。

钩　弋　（谦恭地）殿下千岁！

太　子　（勉强拱手）夫人安好！（掉头，与车千秋等四朝臣下）

钩　弋　（凝视太子背影良久，转身参驾）陛下，妾妃给弗陵儿缠住了，候驾来迟！

武　帝　（笑逐颜开）来得正是时候，哈哈哈！（唱）

晨风寒冷，御妻珍惜……

钩　弋　（接唱）愿陛下返老还童寿与彭祖齐。

〔餐霞、饮露上，捧呈采来的甘露。

少　翁　陛下，甘露及时调和珍珠粉，最见功效。

钩　弋　（从怀中取出小玉盒）珍珠粉在此，待妾妃调研。（将粉倾于盘内，一旁调研）尔等退下。

〔餐霞、饮露应声下。少翁亦暗下。

钩　弋　（边研粉边吩咐）江卿，柏梁台四周，多加禁卫把守，不许任何人在此走动，除了餐霞、饮露，谁也不许登上高台，违令者，严惩不贷。

江　充　遵命！只是餐霞，恐有不便。

钩　弋　为什么？

江　充　适才餐霞，听任太子登台采露，被臣劝阻。

钩　弋　啊！餐霞敢这样吗？

江　充　她还搔首弄姿，勾引太子，拉拉扯扯，摔破了玉盘。（从柏树后拾起玉盘碎片）

武　帝　（见碎片，气从心生）……

钩　弋　今儿个是首朝采露，摔破玉盘，多不吉利呀！

武　帝　来，命绣衣使，立将餐霞赶出宫门，押送还乡。

江　充　领旨！（朝内）苏文听令。

〔苏文引二绣衣武士急上。

江　充　圣上传旨，立将餐霞赶出宫门，押送还乡。

苏　文　嗻！（欲下）

武　帝　（转念）且慢！

江　充　（示意苏文）退下！

苏　文　（不解，勉从）嗻！（引二绣士退下）

武　帝　唉！太子壮年，声色难免。厚道，将餐霞拨在博望宫，伺奉太子去吧。

傅厚道　遵旨。

武　帝　再拨二十名歌姬舞女，充实东宫。

傅厚道　遵旨。（下）

钩　弋　陛下体谅东宫，可算无微不至了。

武　帝　（微哂）呵呵！知子莫若父嘛。（挡袖窃语）……暂且由他欢娱声色，也免得胡思乱想啊！

钩　弋　（颔首）陛下英明！请用甘露吧。

武　帝　（饮罢甘露）妃子，弗陵儿在哪里？

钩　弋　在御园玩耍呐。

武　帝　抱他前来。

〔二宫娥应声从月洞门下；随即搭手轿，抬小王子弗陵复上。

钩　弋　（向前抱弗陵下地，耳语）……

弗　陵　（点头，表示领会，趋前）父皇万寿无疆！

武　帝　哈哈哈！（抚摩弗陵）儿在作什么呀？

弗　陵　有两队蚂蚁在打架，好像千军万马一般，好玩极了！

武　帝　喔呼呀！小小年纪，就爱刀兵战阵了，天才呀天才！（仔细端详弗陵小面庞，越看越疼爱）妃子来看，他模样像孤，声音像孤，连他好大的口气，也像孤的孩童时节。

钩　弋　这是龙生龙，凤生凤嘛！

武　帝　真是太像孤王了！太像孤王了！

钩　弋　依妾妃看哪，弗陵他有三不像。

武　帝　呃，何来三不像？

钩　弋　（拉弗陵至跟前）喏，他外表聪明肚里笨，怎比父皇玲珑七窍心，此乃外像内不像；他长大了，无非藩王之位，不及陛下九五之尊，此乃形像实不像；他乃是个凡胎俗骨，不过百年之身，焉似乃翁仙风道骨，松柏遐龄，此乃貌像寿不像。

武　帝　呵呵！妃子锦心绣口，动听得紧哪！只是孤王却有一桩，及不了他呢！哈哈哈！（唱）

　　曾记得古时候唐尧皇帝，

　　在娘胎十四月旷世神奇。

　　他也是十四月呱呱坠地，

爱卿你可与那尧母并提。

孤赐你龙凤佩恩情永记……(解玉佩)

钩　弋　(接玉佩,叩谢)谢主宏恩!

武　帝　内侍,看过莫邪剑。

〔常融呈剑,武帝拔剑离座,于月洞门侧的石壁上,勒出“尧母门”三大字。

武　帝　(接唱)莫邪剑勒出了天下母仪。

钩　弋　(接唱)蒙钦赐尧母门恩荣无比……

武　帝　(接唱)孤与你天长地久相傍相依。

(领弗陵进月洞门,下)

〔常融、宫娥等随下。

〔钩弋在月洞门侧,含笑摩挲玉佩,又不时仰视石壁勒字。江充暗上,细察其举动……

钩　弋　(喜悦,低吟)尧母门!

江　充　(悄声)这尧母门三字,非但卫皇后从此难以安枕,只怕太子他,也要魂不守舍!

钩　弋　唔!不要胡言乱语!

江　充　臣自进宫三年来,揣摩圣意,十中八九。

钩　弋　你不要自作聪明!

江　充　(压低嗓音)圣上平日,不满太子,溢于言表,常常叹息“不像孤王”;然适才对小殿下却连说“太像孤王”,这尧母门,分明暗示废黜太子。

钩　弋　似你这样梦中呓语,莫要连累我母子二人!

江　充　夫人有所不知,想卫皇后依仗胞弟卫青的功勋,久居未央宫;今者大将军亡故,赫赫名门,冰山势倒矣!

钩　弋　这?(将信将疑)册封太子,怎能轻易废黜呀!(唱)

细参详庶夺嫡不可思议,

安本分切莫要想入非非!

江充，从今以后，当讲则讲，不可信口雌黄！

（拂袖，进月洞门，下）

江　充　（冷笑）哼哼哼！（唱）

拔去了眼中钉出头有日，

翻手云覆手雨巧运心机。

〔太子内声："走哇！"

〔江充急隐下。太子急上；诸邑、石阳二公主随上。

众　人　（仰视石壁，气忿）尧母门！

太　子　（唱）三个字三把刀刺我心脾，

看起来深宫内隐伏危机。

恨不得拔宝剑削平石壁——（欲拔剑）

石　阳　这是大祸患，趁早削平它！

诸　邑　使不得！（接唱）

天威莫测追悔无及！

哥哥呀，有咱汉家的纲纪，满朝文武的诤谏，改立太子，谈何容易呀。

石　阳　弗陵这小家伙，他算老几，凭他那狐狸精似的娘，只会迷惑君心。我们退一寸，他们就进一尺——

太　子　这？是啊！今后又置本宫于何地呀！（又发作，拔剑）

诸　邑　哥哥不可自暴自弃！您也不想想，七岁册封太子，至今三十三年了，树大根深，谁动摇得了！

太　子　（受刺激，精神恍惚地）是啊！我七岁的时节，就册封为太子了！（略顿）哎呀不妙哇！记得父皇七岁册封太子，本宫也是七岁册封太子，如今弗陵弟，也正好七岁呀！（唱）

我父子皆七龄储君册立，

弗陵弟今七岁巧合希奇！

看起来七字数弟利兄不利，

预示我灾星下降福星移。

莫非是十四月怀胎寓天意……

（掐指算）七岁，二七一十四，果然是天意？

（继又否定）哎！尘寰之事，老天有何能作主！（接唱）

仰头颅问苍穹早解隐谜！

〔灯暗。

第二场　巫　蛊

〔灯亮：卫后未央宫，装置朴素，胡琴牌子声中，二宫娥于香案前拾掇祭礼。诸邑公主搀卫后上，拈香叩拜。

卫　后　（唱）祈上苍多福佑深深礼拜，

安社稷父子间消释疑猜。

〔卫后坐，诸邑捶背；总管太监傅厚道引餐霞上。

傅厚道　娘娘千岁！（与餐霞同跪）

卫　后　总管，她是何人？

傅厚道　她本河南猎户家姑娘，三年前太子湖县射猎，救了她哥哥性命。太子见她又聪明又老实，故而带进京来，拨在长乐宫使用，万岁爷赐名餐霞。

卫　后　你带她到此做甚？

傅厚道　可恨江充诬蔑她勾引太子，万岁明察，不信谗言，反将她赐予博望宫。太子言道："我若收留，岂不中了江贼的诡计"，因此命奴婢将她送来，侍奉娘娘。

卫　后　皇儿行事，真乃光明磊落！

傅厚道　非但如此，太子还将万岁赐他的二十名歌姬舞女，统统遣送浣衣院去了。

诸　邑　哥哥真不愧为贤明的太子！

卫　后　餐霞，你多大年纪？

餐　霞　十三岁进宫，今年十六了。

傅厚道　娘娘，餐霞手脚勤快，不同一般。

卫　后　总管，将她拨在御膳房，照看本后的餐用。

傅厚道　遵旨。餐霞，随咱家到御膳房去。

餐　霞　谢娘娘！（随傅厚道下）

〔石阳上。

石　阳　母后，表哥请来了仙姑，宫门候旨。

诸　邑　表哥真多事，请仙姑来干什么呀！

石　阳　表哥好心，为未央宫消灾添福呗！

卫　后　只是三姑六婆，出入宫廷，有所不便吧？

石　阳　母后但放宽心，她是番邦第一号仙姑，时常出入大臣卿相之家，都说她法术灵验呐！

卫　后　既然来了，容她一见。

石　阳　（宣喊）表哥领仙姑进见。

〔卫伉内声："仙姑请。"

〔卫伉引番邦女巫上。

女　巫　（念）医卜星相，件件精通；

妖魔鬼怪，见我头疼！

卫　伉　上座是娘娘。

女　巫　娘娘在上，贫道稽首。

卫　后　仙姑，近日未央宫多口舌，遇事不顺啊！

女　巫　待贫道望气。——唷！宫里冲进一道妖气呀！

石　阳　仙姑能破妖气吗？

女　巫　能！摆下香案，符咒破妖。

石　阳　香案设在何处？

女　巫　就在这儿。不过，娘娘要回避。

石　阳　妹妹，你搀母后寝宫歇息吧，这儿有我张罗。

卫　后　你们小心了！（被诸邑搀扶下）

〔石阳、卫伉设香案。

女　巫　（作法念咒）神符咒，勾销冤孽债；未央宫，紫气自东来，自东来！（烧符驱妖毕）好了好了！妖气全给冲破了！

石　阳　看赏。（递银锭）

女　巫　（接银锭）多谢公主！（欲出门）

卫　伉　仙姑请转。闻听仙姑能使木偶帮人消灾弭祸，果真否？

女　巫　什么木偶，是神偶。

卫　伉　是是是，要称神偶。请问，倒是灵验不灵验哪？

女　巫　灵极了！将仇人的年月生辰，刻在上面，埋在地下，早晚两次用脚踩，满了九九八十一天，仇人就会七孔流血，呜呼哀哉！

卫　伉　有个坏蛋，是我卫家的大仇人，仙姑帮个忙吧！

女　巫　他是谁呀？

卫　伉　这——这你就别问了。

女　巫　告辞了。

卫　伉　（塞银锭）给——

女　巫　（收银锭，怀里掏出三寸木偶）给——

石　阳　（塞银）仙姑，再给我一大一小。

女　巫　哪有分大小的，都是一个尺寸。（一手接银，一手再掏两个木偶给石阳，下）

石　阳　表哥，你要诅咒谁呀？

卫　伉　只要咒死江充，姑母娘娘和太子就能得到太平。

石　阳　江贼早就该死！

卫　伉　表妹，你拿的两个，是咒谁呀？

石　阳　狐狸精跟她的那个小家伙！

〔灯暗。素幕外，追光中，苏文探头探脑上，女巫溜上，撞个满怀。

苏　文　（逼问）巫婆，你到未央宫做什么？

女　巫　没什么，为娘娘添福消灾。

苏　文　好哇！绣衣使走一趟。

女　巫　不不不！那可不是贫道去的地方。

苏　文　休得多言，走！（按剑威胁）

女　巫　（战栗）这……

〔灯暗。

第三场　赐　马

〔灯亮：长乐宫。武帝寝室，案头堆叠奏章。靠后有大窗栏，栏外一抹蓝天，隐约见飞檐翘角。晨曦从窗外射进宫室，风送退朝钟声。

〔四内侍、常融引武帝上。四内侍退下。

武　帝　（唱）受天命五十春马腾士饱，

　　扬国威抚万邦令出山摇。

　　宵听政旰进食心血尽耗……

（入座，对着成叠奏章，慨然而叹）唉！国事家务两纷繁，焉有宁日！（接唱）

　　历代君有几人似朕忧劳！

常融，召太子进宫。（批奏章，困倦打盹）

常　融　遵旨。（出门）

〔苏文潜上。

苏　文　圣上有何旨意？

常　融　召太子进宫。

苏　文　哦！——太子待你如何？

常　融　才讨厌我呐。

苏　文　附耳上来。（与常融耳语）

常　融　我不敢！

苏　文　（低语）龙体日见虚弱，一旦太子登基——

常　融　我的日子更不好过！

苏　文　只要你照计而行，咱家完全担待。

常　融　行。（与苏文分两侧下）

〔饮露捧斗篷上，盖武帝身上，下；武帝醒。

武　帝　（唱）孤本是龙马精神人间少，

不料想仅古稀常觉倦劳。

（再批阅案卷，又打盹）

〔常融蹑手蹑足上。

武　帝　（揉眼）皇儿在哪里？皇儿在——

常　融　奴婢复旨。

武　帝　啊，太子呢？

常　融　少时即来。

武　帝　（不悦）嗯！"君命召，不俟驾"，怎可迟慢！（向常融）太子他在作甚？

常　融　殿下在听歌观舞，饮酒取乐。

武　帝　哦！歌舞琼浆，比父皇的诏谕还要紧？（唱）

孤日理万机犹嫌光阴少，

不肖子耽酒色倒也逍遥。

叫苏文——

常　融　（忙不迭喧喊）苏公公快快听旨。

〔苏文内应："嗻！"急上，恭立候旨。

武　帝　（接唱）持金牌将太子提到……

苏　文　（伸手接牌）领旨！

武　帝　（转念）且慢！——外厢候旨。

苏　文　（莫名其妙）嗻！（退）

〔常融潜出，被苏文稳住，同下。

〔饮露端暖碗上。

饮　露　万岁用参汤。

武　帝　饮露，去至博望宫，传谕太子，就说父皇烦躁，叫他速来参驾。

饮　露　遵旨。（下）

武　帝　自那日尧母门勒石之后，太子惴惴不安，心胸如此狭隘，目光这样短浅，怎生开导于他才好？（接唱）

　　成大器他胸中缺少六韬。

〔饮露引太子急上。

太　子　儿臣见驾，父皇康泰。

武　帝　你好自在呀！

太　子　（莫明所以）这？

武　帝　听歌观舞，饮酒取乐，还不自在吗？

太　子　（一愣）啊？儿臣酒未沾唇，何况歌舞。

武　帝　哼！岂不搁置了餐霞与歌姬们。

太　子　儿臣已将餐霞遣送未央宫，侍奉母后去了。

武　帝　哦？

太　子　（紧接）二十名歌姬，拨与浣衣院使用了。

武　帝　（审视太子神色）适才皇儿在作甚？

太　子　攻读《春秋左传》。

武　帝　何人侍读？

太　子　太常车千秋。

武　帝　哦！（唱）

　　细观看儿并无酒容醉貌，

　　待查明弥天谎岂可轻饶——

传苏文！

饮　露　苏公公进见。

〔苏文上。

苏　文　奴婢候旨。

武　帝　抓常融过来。

苏　文　（一愣，发现太子在座，变色）领旨。（下）

〔苏文复上，常融哆嗦着跟上。

苏　文　（与常融耳语）……不要惊慌，一口咬定，天大的事儿，咱家与你

做主。（同进）

武　帝　（问常融）适才太子作什么？

常　融　饮酒取乐。

武　帝　（冷笑）哼哼哼！

苏　文　分明是你贪玩，信口胡言。（暗示担保无事）

常　融　奴婢该死，御花园斗蛐蛐去了。

苏　文　常融诓驾，只怕有人唆唤。

武　帝　交与绣衣使拷问。

苏　文　领旨。（带常融退出）武士们走上！

〔二武士从右边上，江充从左边暗上。

江　充　却是为何？

苏　文　（窃语）……是这么桩事儿。

江　充　常融但放宽心，下官见驾，保本救你。

常　融　有大人保本，咱什么也不怕。（被二武士押下）

江　充　事已至此，灭口为先。

苏　文　嗻！（与江充分两侧下）

武　帝　皇儿，为父错怪你了。

太　子　若非父皇明鉴，儿臣几为小人暗算。

武　帝　这桩小事，其中颇具治国用人之道哇！（唱）

与皇儿讲几句驾驭之道，

戒偏听要兼听明察秋毫。

自古来臣仆们有几人可靠，

秦始皇称雄主也误用赵高。

汉家业谁继承儿焉不晓，

知为父近年来发落齿摇。

太　子　（接唱）

父皇是松柏体经霜难老，

少劳神多颐养寿比山高。

看如今四夷咸服春阳普照，
恰正好干戈化为锄镰摇。

武　帝　（唱）儿怎解数十年东征西讨，
为炎刘永不会换代改朝。
孤先将大劳苦一人吞了，
留安逸与儿孙日月陶陶。

太　子　（唱）见父皇晨视朝夜秉烛心如火燎，
愧煞儿坐享其成饱食终朝。
叹只叹马齿徒增未尽孝道，
驽钝才何时能够替父分劳？

武　帝　哦，儿愿替父分劳？

太　子　是啊，略减不孝之罪。

武　帝　儿今多大年岁？

太　子　（感叹）都已四十的了！

武　帝　谁又不知你年已不惑。为父倒要问你一回，都四十岁了，可曾统领雄兵，驰骋战场否？

太　子　这——

武　帝　朝廷将要出师，征讨轮台，儿能统领三军，替为父分劳吗？

太　子　这——轮台之事，还望父皇从长计议；儿愿在宫中攻读圣贤之书。

武　帝　攻读圣贤之书，又怎样治理天下呢？

太　子　圣人云："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儿要以仁义治天下。

武　帝　哈哈哈！为父也记得圣贤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儿须牢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执干戈，保社稷；哪里有偃武修文，四海久安之理？儿真是个食古不化的书呆子！

太　子　（不敢再辩）儿臣愚蒙，恭聆训谕。

武　帝　饮露，召宣御马监，牵上汗血马。

饮　露　遵旨。（下）

武　帝　儿呀，此乃西极神驹。是为父用兵十万，征战四载，才得此宝马啊！

〔饮露引御马监牵马上。御马监在外厢伺候，饮露进内复命。

武　帝　儿须念为父马上开疆土，你莫忘马上保江山。今赐宝马，回宫去吧。

太　子　谢父皇恩赐！（唱）

慈父的苦心才知晓，
涕泪滂沱湿宫袍。
我只说恩宠日浅伤怀抱，
却原来圣主无意将儿抛。
可笑我杯弓蛇影空惊扰，
意马心猿烦恼自来招。
见此情叠叠愁云一旦扫，
再不必中夜起坐细数更鼓敲。
跨宝马急忙向亲娘慰告——

带马！

〔御马监解马绳。江充潜上。

江　充　为臣牵马。

太　子　不消！（上马，唱）

最可厌假殷勤笑里藏刀。

（降服烈马，下）

〔御马监随下。苏文暗上。

苏　文　江大人，圣上的心意，真摸不透哇！

江　充　看来圣上迫于朝臣议论，一时未便废黜太子。

苏　文　那又为何赐他宝马呢？

江　充　此乃圣上妙着，为的是拴住他的心猿意马。

苏　文　有道是先下手为强，番邦巫婆之事，江大人赶紧上奏啊！

江　充　本使自有道理。下去。

苏　文　喳！（下）

江　充　（进内）臣候驾。

武　帝　江卿，近日三宫六院，动静如何？

江　充　臣有密奏。

武　帝　（目示饮露退下）奏来。

江　充　绣衣使侦悉，近者有番邦巫婆，混入皇宫内院。

武　帝　(呵斥)嗯！三姑六婆，出入宫禁，绣衣使失职矣！

江　充　臣告罪！只因巫婆出入未央宫，绣衣使无权拦阻。

武　帝　（不悦）哦，未央宫也有巫婆走动吗？

江　充　闻听巫婆惯用木偶，埋在地下，诅咒仇人。

武　帝　哼！荒诞不经！

江　充　臣闻京城内外，连日暴病甚多，只怕与巫蛊有关。

武　帝　嗍，命你派遣绣衣，看守未央宫。

江　充　遵旨。（下）

武　帝　子夫呵子夫，你贵为国母，有失检点也！（唱）

　　　　实不该纵容那旁门左道，

　　　　掌三宫失大体落人笑嘲。

　　　　阅奏章又一阵耳鸣目眊——

孤怎么衰老得如此之快呀？（接唱）

　　　　盼煞人蓬莱仙境路远遥！

〔武帝伏案假寐；灯光渐暗，起烟雾，入梦境。四小木人匈奴装束，持木棍上，舞蹈；武帝惊醒。

武　帝　（唱）见一群小木人上下蹦跳，

　　　　举棍棒袭孤王扯坏龙袍。

　　　　细辨认这怪物匈奴容貌——

（扑打木人，被满台翻滚的木人包围住，怒吼）随孤杀匈奴！杀匈奴！（重又伏案）

〔小木人隐下。灯光转亮，江充、苏文、少翁、饮露与二宫娥齐上，

分内外站立。

众　人　万岁醒来——

武　帝　（唱）众番奴闯宫院杀声喧闹，（揉眼定神）

请仙师圆梦兆何方的鬼妖？

朕适才梦见一群小木人，匈奴模样，肆意喧闹，不知主何吉凶？

少　翁　嗯，小木人，又是匈奴模样？（思索）啊，陛下，此乃番邦妖婆，木偶巫蛊作怪呀！

武　帝　（动容）哦！

少　翁　只怕有小人暗算哪！

江　充　（乘机挑唆）莫非是大逆不道者，埋下木偶，诅咒至尊？

武　帝　江充听旨。

江　充　在——

武　帝　宫廷内外，贵戚近臣，一概搜查！谕旨一道，直指绣衣使便宜行事！

江　充　领旨！

〔灯暗。

第四场　搜　查

〔灯亮：素幕外，绣衣使四武士、二头目引苏文上。

苏　文　来此已是卫大将军府门，掘地三尺，搜寻巫蛊！（率众人下，复上，手擎二木偶，押卫伉，过场下，又复上）来此已是公主宫室，大胆随咱家进去搜蛊！（又率众人下，复上，手提二木偶，押诸邑、石阳二公主，过场，下）

〔暗转，变景：未央宫。武士、头目、苏文、江充和女巫上。

女　巫　（望气）未央宫内也有蛊气！（隐下）

江　充　搜！

〔众人挖门进宫，分两边抄下，独留江充在台上窥视；有顷，众人

复上;苏文提一串木偶交江充;卫后追上,餐霞及二宫娥随上。

卫　后　(怒斥)江充大胆!

江　充　臣奉圣命,娘娘谅情。

卫　后　贼子呀!(唱)

你外假恭顺窃宠信,
内藏奸诈豺狼心。
无中生有伤贵戚,
栽赃诬陷害皇亲。
你不顾满朝文武切齿恨,
还敢在本后驾前起祸心。
再若是以小犯上不遵命,
休想走出未央宫。

江　充　(有所顾虑)这——(欲夺路而走)

〔卫后以死相拼,左右两翻拦住去路;餐霞乘势暗下。

苏　文　江大人,你今儿个可是骑上了虎背了!

江　充　(下狠心)闪开了!(推倒卫后,往外逃)

〔太子内吼:"江贼休得猖狂,本宫来也!"仗剑上。

〔太子少傅石德、二宾客及餐霞随上。太子威逼江充退入,武士对太子低头拱手。

太　子　(奔向卫后)母后醒来。

卫　后　(昏厥在地,被餐霞趋前搀起,苏醒)江贼他——

太　子　江贼,本宫与你不共戴天,看剑!

江　充　(高举谕旨朗诵)皇帝诏曰:朕躬违和,祟在巫蛊,着直指绣衣使江充,搜查后妃寝宫,违旨者拿问论罪。

太　子　(手软)这——

江　充　圣命难违,殿下恕罪!

石　德　江贼跋扈,焉有止境,前者诬害皇亲,今者凌辱娘娘,这害来害去,势必加害到殿下的头上!

太　子　（被激怒）哦！

石　德　问他一个凌辱皇后的大罪，先斩后奏！

太　子　（犹豫）这——

石　德　（催促）机不可失呀！

太　子　呃！（重又举剑，架在江充脖子上）

江　充　（以圣旨抵剑）子杀父使，岂不自毁储君的宝座！

太　子　（一震）这——（继而又下决心）今日定要你的人头！

江　充　圣上神威，万物惊恐！

太　子　（又泄气）啊！

江　充　看来巫蛊诅咒，乃奴婢们彼此结怨，发泄私愤而已；殿下如若护短，来日君临天下，何以臣服万邦？

太　子　这——

江　充　（步步进逼）如若造次，岂不连累娘娘？

太　子　这——（手软，剑头拄地）

石　德　（一旁顿足失声）唉！

宾客甲　少傅，在下一人抵命！（举剑）

宾客乙　我愿抵命！（举剑）

石　德　（拦阻二宾客）闪开了！（挺剑直逼江充）

卫　后　少傅且慢！（转对太子）皇儿，乱臣逆贼，难逃国法惩处。

太　子　（思绪激烈）哦！（唱）

强压满腔冤仇恨，
事待三思而后行。
我本当挥剑结果贼奸佞，
怕的是龙颜震怒雷霆万钧。
那时节连累母后长门冷，
巫蛊案是真是假洗不清。
子杀父使留话柄，
纷纷议论不孝人。

罢、罢、罢，暂饶他狗命——（剑入鞘）

石　德　（捂住太子剑鞘口）要当机立断哪！

太　子　本宫自有主张！（接唱）

拭目看他恶贯自满盈。

（割下江充锦袍一角，抛掷江充）

〔江充拾起袍角，抱头鼠窜下。武士、头目、苏文随下。

石　德　殿下你……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太　子　待本宫面奏父皇，明辨真伪。（欲下）

卫　后　且慢！皇儿此去，言语之间，万万不可顶撞了你父皇！

太　子　母后保重要紧，安歇去吧！

卫　后　（痛哭）喂呀！（被餐霞、二宫娥搀下）

石　德　殿下留步！（苦劝）此去犹如抱薪救火！

太　子　哎！树正不怕月影斜！

石　德　断断使不得！（拉住太子）

太　子　闪开了！（推倒石德）

〔灯暗。

第五场　间　裂

〔灯亮：钩弋宫。陈设富丽，迥异于朴素的未央宫。

〔二宫娥引钩弋上。

钩　弋　（唱）龙恩重遭忌妒充耳闲话，

宫苑中多的是井底之蛙。

尧母门乃圣上一时戏要，

大太子又何必气量浅狭。

〔饮露捧甘露上，钩弋倾珍珠粉，调研。

〔武帝内声：“搀扶了！”饮露入内将武帝搀上。

武　帝　（唱）飞丹甘露按时服下，

早晚间反觉得气力不佳。

难道说中暗算巫蛊咒骂?

(转又否定)哎!(接唱)

真命天子何惧妖法!(入座)

钩　弋　陛下请用甘露。

武　帝　妃子,甘露功效,何其慢也!

钩　弋　水到自然渠成。

〔武帝颔首,饮甘露。

〔江充上,躬身侍立。

武　帝　(饮罢甘露,举目见江充在侧)江卿,搜查巫蛊,怎么样了?

江　充　(呈上木偶)臣奉旨搜蛊,这是从卫大将军府第搜得的,这是从公主后院搜得的。

武　帝　哦!(辨认木偶)江卿,你平日揭私无隐,得罪了他们呀!

江　充　臣为朝廷,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何惧仇家诅咒。

武　帝　(再看)啊!这不是诅咒妃子与孤的弗陵儿嘛!

钩　弋　(抢木偶辨认)他们如此狠毒,还不是那日勒石尧母门惹出来的吗!陛下快快下旨,将那三个字砍平了吧!喂呀!(哭)

武　帝　这帮畜生,果真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妃子不要哭,朕当从严惩办。江卿,还有没有?

江　充　这——不敢面呈。

武　帝　恕你无罪。

江　充　(战战兢兢再呈一木偶)……

武　帝　(辨认)乙酉年七月七日平旦,诞生于猗兰殿!(愣住)啊!

钩　弋　这……不就万岁的生辰吗!(朝外拜跪)皇天福佑,飞灾横祸,统统应在妾妃一人身上吧!

武　帝　江卿,这是哪里搜出来的?

江　充　这……

武　帝　讲!

江　充　这是未央宫土内埋藏的。

武　帝　怎么？未央宫也诅咒孤王早赴九泉！江充听旨，皇亲国戚，公侯将相，凡埋蛊者，一概交与绣衣使，严加拷问。

江　充　未央宫呢？

武　帝　（思索，长叹）唉！子夫啊子夫，你不念四十年夫妇之情，孤王却不忍花甲老妇镣铐加身。来，封锁未央宫，不许太子出入。

江　充　领旨。（长跪不起）

武　帝　还不起来？

〔江充起立，走矮步，背朝后退。

武　帝　嗯！这是何意？

〔江充直立转身，露出袍后身半截被割袍角。

武　帝　哇！成何体统！

江　充　太子恨臣搜了未央宫，割袍儆戒。（呈袍角）

武　帝　啊！太子他……（气极）

钩　弋　绣衣使乃父皇臂膀，锦袍乃圣上特赐，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武　帝　蠢子也太狂悖了！速传太子进宫。

〔内侍急上。

内　侍　太子宫外求见。

武　帝　正要教训于他，他倒来了。来，晓谕太子，右廊下跪，左廊叩首，一步一跪，一跪一拜，见君面驾！（目示钩弋、江充回避）

〔钩弋进内，下；江充出外，下。

内　侍　遵旨。（传喊）万岁有旨，晓谕太子，右廊下跪，左廊叩首，一步一跪，一跪一拜，见君面驾！

〔太子内应："领旨！"上。

太　子　（唱）国乱皆因大奸猾，

君老最怕伴娇花。

三寸木荒诞不经多欺诈，

招到了挟私告讦、鸡犬不宁、人人自危、朝野闹喧哗。

怀一片赤子心面参父皇驾，

辨诬罔不使浮云蔽日华。

鼎镬当前何足怕，

一步一跪、一跪一拜、无私无畏自有话答。

儿臣见驾，父皇万岁！

武　帝　（掷袍角）今日割下绣衣使锦袍，明日不是要割下孤的赭黄袍吗？

太　子　哎呀父皇啊！江充凌辱母后，推倒尘埃，人子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儿一时痛愤，儆戒逆臣。

武　帝　住口！江充不畏国戚，不惧勋臣，揭私隐，举暗昧，忠于职守，严于执法，故而封他为直指绣衣使。孤王本当将这大好河山留与你，把这刚正不阿、精明干练的栋梁臣，也留与你；谁知你不辨贤愚不识忠奸，这来日，你……怎生治理天下？

太　子　父皇，江充他外似刚直，内藏奸诈！

武　帝　江充内藏奸诈，难道他也埋蛊诅咒孤王吗？

太　子　（一愣）这——

武　帝　（掷木偶）看一看未央宫土内埋藏的！

太　子　（拾木偶看）这决非母后所为！

武　帝　哼！你有心孝母，不知有父。

太　子　诬陷哪！天大的诬陷！（唱）

母后贤德谁不夸，

分明是鬼蜮伎俩有仇家。

此时间百口难辩真和假，

求父皇水落石出彻底查。

父皇啊！乞求召谕三公四相，同审同问，以白母后青蝇之玷；倘若查有实据，儿愿伏剑，以谢祖先。

武　帝　家丑何用公卿审问。

太　子　父皇不准保本，儿要跪死在驾前！（再伏地）

武　帝　啊！你竟敢以死来胁逼为父吗？——留下紫金冠！

太　子　哦！父皇忍叫姓江的外人，欺凌高祖的儿孙吗？

武　帝　（大怒）你……太不像孤王了！

太　子　啊！（昏厥）

武　帝　疯疯癫癫，日后焉能称孤道寡！内侍，摘下紫金冠！

内　侍　遵旨。（拔下太子顶上一支金翅，象征摘冠）

武　帝　轰出宫门！

内　侍　殿下醒醒。

太　子　（苏醒起立）完了哇！完了！（唱）

最难堪刺骨伤心话，

口声声弗陵像他，恨我不像他。

果然是命途坎坷每况愈下，

紫金冠终成了水月镜花。

何必偷生遭笑骂——

（顿脚）罢！（夺门而去，跌跌撞撞下）

武　帝　（转觉不忍）唤他回转！唤他回转！

内　侍　太子去远了！

武　帝　汉家祖先哪！高祖！宗庙不幸，出了不肖的儿孙，怎不气……煞孤也！（站立不稳）

〔钩弋、江充由内、外上，搀住武帝。

江　充　太子一时躁妄，容他悔改。

钩　弋　陛下顾念苍生，保重要紧。

武　帝　孤王越发的不中用了！

钩　弋　依妾妃之见，巫蛊必须挖掘干净，龙体才能康复。江卿，三宫六院，全已搜遍了吗？

江　充　俱已搜遍。

钩　弋　有没有落下的地方？

江　充　这——

钩　弋　干吗吞吞吐吐的？隐瞒就是对万岁大不忠！

江　充　虽有一处，却不可搜掘。

钩　弋　万岁不是常说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了圣躬无恙，任何地方都要搜！我问你这一？

江　充　钩弋宫。

钩　弋　钩弋宫也不例外，快命绣衣武士前来掘地三尺！

江　充　遵旨！

钩　弋　再问你这二？

江　充　这二，这二……是万万搜不得的！

武　帝　（拍案）讲！

江　充　博望宫！

钩　弋　博望宫？（愣住，摇头）……

江　充　太子乃国之储君，搜宫之事，断断使不得！

武　帝　孤好为难也！（唱）

博望宫，若搜查，

中外惊恐事有差。

这道诏谕颇难下——

钩　弋　陛下，皇宫巫蛊作祟，圣驾不如到甘泉宫静养。

武　帝　也罢！（接唱）

龙子龙孙也顾不得他！

（掷谕旨于江充）

江　充　领旨！

〔灯暗。

第六场　逼　反

〔灯亮：素幕外，追光中，车千秋等四朝臣仓皇而上。

车千秋　（念）石破天惊，山崩地裂！

〔四绣衣武士、二绣衣头目、田仁、江充上;车千秋等打躬作揖阻拦,江充不理,高擎武帝手谕,威逼四朝臣让道,率众人下。

车千秋　上苍啊!护佑汉室安宁,不可动摇皇家根基!

〔四朝臣跪拜。

〔暗转,变景:博望宫外,黄墙脚根。

〔呐喊声。太子自宫内上,二宾客随上,搓手无计。石德从外面急上。

太　子　(一把拉住石德)少傅,母后怎么样了?

石　德　绣衣使把守未央宫,消息不通。

太　子　待本宫亲自前去打探,保护母后要紧!(奔下)

石　德　尔等护卫太子,紧紧相随。(进宫,下)

二宾客　遵命。(下)

〔苏文引女巫鬼鬼祟祟上。苏文塞给女巫黄金元宝,女巫受金,掘地埋蛊。餐霞奉卫后命,前来打听消息,见状避下。

苏　文　(发觉)哟,那不是餐霞吗?少时再收拾她!

〔苏文、女巫蹑手蹑脚下。

〔江充、田仁率武士上,圆场。苏文、女巫自另一方上,相遇。

江　充　仙师望气。

女　巫　(作望气状)在这儿呐!墙根有妖气,下面埋蛊!

武　士　喳!(掘地,搜出木偶一串,交与江充)

江　充　(检视其一)丁酉年七月七日平旦,诞生于猗兰殿!啊!不料太子也诅咒皇上!

苏　文　那还了得!

江　充　上有黄绸一方,待我看来。(朗诵咒语)

老而不死是为贼,

旦夕祸福人难测。

星宿归位九重天,

九孔流血在顷刻。

(假惺惺)列位,太子如此居心,怎生是好?

苏　文　从实回奏,也就是了。

江　充　岂不危及储君!

苏　文　徇私隐瞒,我们都有欺君之罪!公事公办嘛!

江　充　也罢!维护太子,则不忠皇上;忠于皇上,也只好得罪太子。回奏皇上去!(率众人下)

田　仁　(见状,心中怀疑,又无可奈何,顿脚)罢!(下)

〔石德自内冲上,大惊。太子率宾客上。

太　子　少傅哇!未央宫团团围住,连本宫也进不去,如何是好?

石　德　哎呀殿下!慢说是未央宫,就是博望宫,也灾祸临头了!(指墙根)

太　子　(大惊)啊!(呆视墙根)

石　德　殿下,江贼不择手段,栽赃诬陷,博望宫顷刻玉石俱焚。殿下速作应变之策。

太　子　这?本宫坐得正,立得端,以不变应万变!

石　德　(还想劝谏)殿下——

太　子　本宫心烦意乱,少傅毋庸多言,紧闭宫门!(下)

石　德　列位呀!太子不善自谋,坐而待毙,眼看我等,身为齑粉矣!

二宾客　少傅必须想一良策。

石　德　为今之计,除非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二宾客　我等愿舍性命,力保太子——

石　德　附耳上来!(对二宾客耳语)

二宾客　喳、喳、喳!

〔灯暗,变景:法场。绣衣武士押颈挂白绫的石阳、诸邑二公主,和插着监斩牌的卫伉等过场,下。

〔卫后上。

卫　后　(唱)血溅宫墙皇纲堕!

金枝玉叶填沟壑。

早知今日飞来祸，

当初悔入帝王阁。

眼望着博望宫阴云愁锁——

〔餐霞急上。

餐　霞　娘娘，博望宫被绣衣使包围了！

卫　后　（接唱）

飙风又起百丈波。

万岁你当日英明今若何?

嫡嗣宗子受折磨。

可怜我四十年安分守己无结果——

〔苏文内喊:“圣旨下!”

〔绣衣武士引苏文捧旨上。餐霞急隐下。

苏　文　承天应运，皇帝诏曰:椒房失体，育子不贤，追夺册封，白绫赐死。望诏谢恩!

卫　后　（哭泣）皇儿呀!（唱）

莽天涯唯有皇家惨毒多!

罢!（抢过武士手中白绫，挂颈奔下）

苏　文　四下搜查，不可放走餐霞!

〔灯暗，苏文等隐下。沉寂半晌，追光中，餐霞上。

餐　霞　（唱）娘娘无故遭横祸，

悲痛宫娥泪如梭。

栽赃诬陷我识破，

奸贼灭口撒网罗。

宫门内外层层锁，

胁生双翅难逃脱。

娘娘泉下且等我——

〔取蜡台，以铜插刺喉）

〔傅厚道暗上，拉住餐霞。

傅厚道　（接唱）留一条小性命自有话说。

餐霞，你不能死呀！他们栽赃，你看在眼里，日后也好为太子作证哪！

餐　霞　他们搜查甚紧，我还有活命吗？

傅厚道　这——（对餐霞耳语）随咱家来！

〔灯暗，变景：博望宫。太子仓皇上，石德跟上。宾客甲自外上。

宾客甲　报——三千绣衣武士，直奔博望宫而来！

太　子　啊！父皇他……果真如此绝情吗？今日本宫此剑，饶不了江贼！

石　德　殿下必须斩钉截铁，再勿反顾！

〔宾客乙急上。

宾客乙　报——江充宫外喊叫殿下听旨。

太　子　逼人太甚哪！唉！不听少傅之言，悔之晚矣！

石　德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太　子　少傅何以教我？

石　德　如今圣上甘泉宫养病去了，皇城之内，一任江贼妄为，是非莫辨，真假难言。殿下唯有调集禁军，严守宫门。

太　子　禁军能调集几何？

石　德　三千有余。

太　子　哦，三千有余。

石　德　还要打开武库，搬来刀枪弓箭。

太　子　（大为震惊）啊！打开武库……

石　德　再要打开金库，提取纹银三万两，奖赏士卒。

太　子　唉！江贼就在宫外，怕来不及了！

石　德　为臣安排停当矣！

太　子　你……是有心造反吗？

石　德　造的是江充的反，杀了江充，你我君臣自绑，上殿请罪。

太　子　你定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吗？

石　德　殿下可记得，秦赵高矫旨，杀害扶苏太子之故否？

太　子　呃，如此说来，我们反的是江充？

石　德　是啊！“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太　子　（问宾客甲）反得么？

宾客甲　反得的。

太　子　（转身问宾客乙）反得么？

宾客乙　反得的。

太　子　也罢！（下决心）反了吧！反了吧！

〔石德挥手招呼两厢，四禁军分两边急上。

四禁军　（助威呐喊）反了吧！

〔太子领头，走圆场，率众人下。

〔江充率田仁、苏文等上。

江　充　田仁将军听令。

田　仁　在。

江　充　命你把守博望宫后门，不许放走一人，违令者斩！

田　仁　得令！（下）

苏　文　（喊）开门接旨！（见内寂然）再若迟延，杀进宫来！

〔太子内喊："江贼休得猖狂，本宫来也！"率众人上。

江　充　诏曰：太子不仁，诅咒当今，追夺册命，锁绑面君。

太　子　（三顿脚）罢罢罢！（剑挑圣旨，撕碎）

江　充　（冲两厢喊叫）太子造反！太子造反！

〔大开打。双方一场恶斗。太子越杀越猛，遇苏文，决斗，将苏文剁为肉块。

太　子　江充，哪里走！（追下）

〔灯暗。沉寂半晌，追光中，江充上，面朝内跪，作奏本状。太监上，交圣旨。江充接旨，走圆场，灯光复亮。

江　充　（朗读圣旨）军士们听着：子杀父使，罪大滔天，增派御林军一万名，捉拿逆子，立头功者，官封万户侯。（听内应声，下）

〔四禁军上。

一禁军　弟兄们，龙颜大怒，要满门抄斩的，咱们散了吧！

三禁军　（齐声）散了吧！（与一禁军同逃下）

〔二宾客上，招唤禁军不住，失望；二绣衣武士追上，械斗；二宾客被杀。

〔太子携二皇孙自左上，石德自右上，相遇。

太　子　少傅啊，寡不敌众，如何是好？

石　德　与其束手被擒，不如远走高飞。

太　子　远走高飞，归来无日！

石　德　皇天垂悯，圣上终有悔悟之日，殿下暂避一时为上。

太　子　如此嘛，一同逃出后门。

石　德　殿下先行一步，为臣断后。

太　子　少傅，你要紧紧跟随。（携二皇孙急下）

石　德　真乃劫数难逃也！（唱）

覆巢之下无处躲，

叛逆骂名罪难脱。

任凭青史评善恶……

（奔向高处喊叫）军士们听着！（念）

子弄父兵我纵恿，

东宫气绝血泊中。

忠魂应自酬知己，

厉鬼不饶贼江充。（自刎）

〔江充率众人上。

江　充　军士们，寻找太子的尸体。

众　人　喳！（分两队，两厢抄过，作搜索状，分下）

〔灯暗，景变：后宰门。田仁引四武士上。

田　仁　（念）擐甲执兵是何因？

自家人杀自家人！

〔太子携二皇孙上。

田　仁　（拦阻）殿下止步！

太　子　田将军，江充诬害本宫，难道你也甘愿为虎作伥吗？

田　仁　殿下冤屈，尽人皆晓，怎奈我上命差遣，身不由己！

太　子　田将军哪！今日我父子三人，命悬将军之手，本宫死不足惜，怎奈两个汉家血脉，你也忍心看着他们小性命、丧于奸贼屠刀之下吗？（泣）

二皇孙　（跪下）叔叔救命哪！

〔田仁掉泪。

四武士　（威喝）嗬！

〔太子、田仁左右互相逼脸。

田　仁　你们纵然逃过了我的银枪，也逃不出东城关口，休走看枪！（提枪刺太子）

〔太子举剑架住田仁——

〔田仁乘隙忽从腰间解下虎头牌，递与太子，并虚晃一枪，让太子携二皇孙逃下。

〔江充率众人赶上。

江　充　太子可曾经过？

田　仁　守卫后门，雀鸟难飞。

江　充　唔，雀鸟难飞吗？（向田仁逼近，见其神色无异）雀鸟难飞就好。来，转道搜寻。（率众人下）

田　仁　（挥把冷汗）谢天谢地！

〔江充率众人复转上。

江　充　下面听着：圣上有旨，知道太子下落者，封侯赐爵；藏匿不报者，诛夷三族！

武士甲　（趋前告讦）田将军放走太子！

江　充　（大怒，回视田仁）啊！

田　仁　江充啊，贼子！你本赵国佞臣，出卖恩主太子丹，混进了建章宫，窃取了绣衣使大印，从此讦私举隐，陷害了多少好人。皆因太子

贤明,识破你的邪恶本性,是你衔仇记恨,捏造冤案,血流宫禁。你莫逞一时侥幸,天下自有肝胆男儿,饮尔之血,食尔之肉,寝尔之皮。这遗臭万年者,就是你狗贼子!

江　充　来,拿下来!

田　仁　罢!(枪头刺喉自刎)

〔灯暗。

第七场　　伏　阙

〔灯亮:素幕前,御膳房。三更鼓,追光中,傅厚道上。

傅厚道　(念)人心何不古,世路甚崎岖!

(轻唤)烧火的小子在哪儿?

〔餐霞扮小太监上。

餐　霞　公公,太子有下落吗?

傅厚道　有下落了。

餐　霞　谢天谢地!

傅厚道　还谢什么天地,太子他——命危旦夕!

餐　霞　(惊)啊! 倒是怎么啦? 公公快说吧。

傅厚道　原来太子逃奔河南,躲在湖县泉鸠里,一个姓娄的猎户家中——

餐　霞　(愕然)哦!

傅厚道　那儿不就是你的老家吗?

餐　霞　躲在山旮旯里,怎么会走漏风声呢?

傅厚道　唉! 人心坏透了! 太子有个老朋友,名叫尤希圣,进京告密,圣上又命江充派遣绣衣使,泉鸠里捉拿太子归案。

餐　霞　这可怎么得了哇!(听更鼓四下)

傅厚道　趁此四更时分,借御膳房买菜为名,随咱家出宫。你就乘机混出京城,奔赴泉鸠里送信,要太子火速躲避远方去吧。

餐　霞　交给我办。

傅厚道　慢着！太子生平，就吃亏在遇事举棋不定。你见到他，必须说明，此番圣上是下了狠心了，说什么“不能生擒，也要死拿”！

餐　霞　（更惊）“不能生擒，也要死拿”！——我记住了。（欲走）

傅厚道　别忙！泉鸠千里之遥，钦差骑的是马，你步行赶不上。

餐　霞　我会骑马。

傅厚道　咱家早知你是猎户家娃子，才要你送急信。

餐　霞　马呢？

傅厚道　圣上赐与太子的汗血马，如今拴在御马圈。

餐　霞　能牵出来吗？

傅厚道　圣上还在甘泉宫养病，大内戒备不严；御马监又是咱家的干儿子，打个关节，牵马出来。你赶在钦差头里，定叫那伙乱臣贼子，画不成汉家太子的绝命图！受咱家这里一拜！

餐　霞　公公折煞我了！（下跪）

傅厚道　（唱）全亏你小小年纪忠肝义胆……

餐　霞　（接唱）誓报答太子爷恩重如山。

傅厚道　（接唱）你劝他生死关头要当机立断……

餐　霞　（接唱）不容他再迟延转危为安。

傅厚道　你赶快打点，咱家后宰门等着！

〔暗转：甘泉宫殿外丹陛前。宫娥、内侍引武帝上。

武　帝　（唱）乱三纲忤逆子举兵叛变，
　　心切切登龙位盼孤早宾天。
　　闻告讦却原来潜逃在湖县，
　　下诏书捉拿惩办定要从严。
　　非是孤舐犊之情不怜念，
　　怎奈他桀骜难驯、自食其果待何言！
　　气得孤连日来茶饭难咽，
　　甘泉宫养病体烦躁更添。

〔宫娥搬龙椅。武帝坐于阶前。少翁上。

少　翁　（念）九重天子龙眉结，

　　　　巧使愁容改欢悦。

陛下龙体康泰，贫道稽首。

武　帝　仙师，孤好烦躁也！

少　翁　陛下大可安心，自挖尽巫蛊以来，陛下的气色，日渐红润哪！——瞧，那不是楼兰国进贡的神牛，来朝贺天子嘛！

〔御牛监牵牛形上。

少　翁　哟！怎么牛角上射出一道仙气呀！待贫道仔细瞧瞧。（趋前）嗬！神牛腹内，定有神奇！

武　帝　呃，定有神奇？仙师看得真？

少　翁　看得真。

武　帝　见得准？

少　翁　千真万确，陛下不信，宰牛检验。

武　帝　来，宰牛检验。

御牛监　遵旨。（牵牛下，持黄绫复上，跪献）

少　翁　（接黄绫，转呈武帝）果然是一角天书！

武　帝　仙师好法眼！

少　翁　此乃天降祯祥于陛下呀！

武　帝　（读而不解）天书谶语，难以参透，烦劳仙师详解。

少　翁　（接看）贫道福分浅薄，难解真谛。（略顿）喔呵是了，大概是天机不可泄露吧？

武　帝　待朕仔细辨认。（索回再看，生疑，逼视少翁，试探）朕却明白了。

少　翁　果然真命天子，能解天书。

武　帝　（觉察）哼！其中有弊！（目光炯炯，直逼少翁）

少　翁　（做贼心虚，变色）这——

武　帝　呵呵，这不是你的手迹吗？

少　翁　不……贫道焉敢欺瞒龙颜。

武　帝　嘟！大胆御牛监，不说真情实话，就以宰牛刀，宰了你这个奴才！

御牛监　万岁饶命！（下跪）容奴才讲实话，今儿个天没亮，他来到牛棚，喂草料给牛吃——

〔少翁哆嗦跪倒。

御牛监　是他关照奴婢，一早牵牛朝贺天子。

武　帝　哈哈哈！（唱）

　　分鱼目辨明珠孤尚有双眼……

少　翁　陛下龙目如电！

武　帝　（接唱）错认孤年纪迈神志倒颠。

少　翁　不，陛下聪明睿智，乃古今第一大帝！

武　帝　（接唱）可笑你瞒天过海终露破绽……

少　翁　贫道只为陛下整天愁眉不展的，才用尽苦心，诌出这一招，博得龙心欢悦，百病消除。

武　帝　（接唱）御牛监玩忽职守关禁三年。

御牛监　谢万岁不斩之恩！（被内侍押下）

少　翁　（旁语）看来我这条命保住了！

武　帝　（威喝）来！（唱）

　　将妖道押至在云阳问斩……

少　翁　啊！（昏倒，被二内侍架住，拖下）

〔内喧哗声："喝——"

〔车千秋引隐士装束、银须过腹、白发披肩的壶关三老令狐茂，颤颤巍巍上。

车千秋
令狐茂　（伏地叩拜不已）陛下开恩！陛下开恩！

武　帝　（盛怒）嗯！（接唱）

　　大不该讲人情保本奸顽。

车千秋　陛下，臣等保的不是方士妖道，乃是宗庙社稷！

武　帝　（怒容稍敛）哦，原来如此。内侍，搀起壶关三老，赐座。

〔内侍搀扶起令狐茂，搬座；令狐茂落座。

武　帝　你也起来讲话。

车千秋　谢万岁！（立起）

武　帝　老人家枉顾，何以指教寡人？

令狐茂　（结结巴巴，讲不出来）哇……哇……

车千秋　臣启陛下，欣闻太子有了下落，此乃宗庙社稷、臣民万物之幸也。不想绣衣使，又出缇骑，致使四海寒心，中外惊骇！壶关三老，为此伏阙乞恩，仰求收回圣命，以保皇嗣。

武　帝　老人家，子弄父兵，纲常坠败，实难宽容。

令狐茂　（舌强声弱，频作手势）哇哇哇……

车千秋　（凑耳辨听）臣代启陛下，三老奏道：太子动刀动枪，乃绣衣使所逼，决非叛乱；想这子弄父兵，犹如不懂事的孩子，玩耍父亲的兵器，无心闯下了大祸一样，究其罪嘛，责打几下竹筒子，也就罢了！

武　帝　呵呵！他倒说得轻巧！

车千秋　（接奏）太子迫于情势，一时糊涂，只可管之以家教，不可绳之以国法。

武　帝　老人家，有道是"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如今出了逆子，朕的家治不好，还管得了天下的百姓吗？请问老人家，撕破诏书，格杀钦使，擅开武库，三日刀兵，若不严惩，何以维持纲纪、国法、家规？

〔令狐茂再作手势，车千秋再凑耳辨听。

车千秋　哎呀陛下，老人言道：父者天，母者地，子犹万物。父慈、母爱、子孝，故而天地平安。今者太子流亡在外，天地为之不安！壶关老人，愿以一百单八岁的天寿，力保高皇血胤，以安社稷，以全骨肉。——惓惓忠忱，待罪金阙！（愈念愈激动，直至声泪俱下）

〔令狐茂颤抖离座，又伏地叩拜不已。

武　帝　老寿星，快快请起！

〔令狐茂做手势，表示要跪死在阶前。

车千秋　（凑近令狐茂耳畔，故意大声地）圣上仁慈，自然体谅太子的无辜哇！

令狐茂　（表示领会，起立归座）呃呃呃！

武　帝　呀！（唱）

念老人白发苍苍忠心一片，

骨肉情朝廷法无计两全。

朝下令夕更改纲纪定涣散……

（踌躇难决）

车千秋　陛下，太子数十年来，为人浑厚，心地善良，满朝文武，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若说他埋蛊诅咒，实实令人难以置信。陛下俯允老臣，冒死再进一言——

〔武帝摇头摆手，转身不理。

车千秋　（高声）陛下，这弄虚作假之事，古今未绝。既有妖道暗藏天书于牛腹之内，难道说就无有奸宄埋蛊诬陷于泥土之中吗？

武　帝　（转身）这——

车千秋　陛下何不赦回太子，重审重问，问一个水落石出，也免得天下人交头接耳！

武　帝　（渐有感悟）呀！（接唱）

准人情赦蠢子待罪长安。

众　人　（为之感动，不约而同喊）太子要回来了！

〔灯暗。

第八场　送　信

〔灯亮：河南湖县附近十里长亭一带。

〔四绣衣武士、尤希圣、韩纪打马过场。

〔餐霞内唱：

"汗血马果然似腾云驾雾……"

〔餐霞上。

餐　霞　(唱)混出了紫金都,顾不得坠金乌升玉兔,风驰电掣千里途。

巫蛊血案大劫数,

千门万户惨杀戮。

恨只恨妖妃奸佞心歹毒,

偏遇那,卖友的小人贪爵禄。

哪怕是蛇蝎豺狼横世路,

难道说正直的义士一个无!

东宫啊!只怕你措手不及中网罟,

这天马通灵性有意救无辜。(捋马鬃)

须赶过绣衣使抢先一步……

贼子呀!贼子!(接唱)

管叫你枉费心机,画不成含冤太子的绝命图!

(叫)马来!(扬鞭急下)

〔四校尉与车千秋奉旨打马上。车千秋摔下马,校尉搀起,重上马,下。

〔湖县令尹李寿与四捕快上。

李　寿　(唱)江大人,密报至,

大逆窝藏泉鸠里。

协助捉拿翁中鳖,

加官晋爵上天梯,上天梯!(率捕快下)

〔景变:长亭远影,由远变近。韩纪、尤希圣等上。

韩　纪　(念)真耶假耶谁能说?

自古仁人折磨多!

沿途劳顿,长亭歇马。

尤希圣　将军,捉拿钦犯,赶路要紧。

韩　纪　(不屑地)着急什么!泉鸠里离此不远,你的万户侯拿定的了!

（下马，靠后歇息）

〔李寿率捕快上。

李　寿　钦差大人，下官湖县令尹李寿，接到江大人飞报，特地赶来，协助捉拿钦犯。

韩　纪　此事用你不着！

李　寿　这——本县随同前去，也好相助一臂之力。

韩　纪　打草惊蛇，反为不美。你们回衙等候。

李　寿　是。（转对捕快窃语）他想独占功劳，不让本县沾边。不管他，咱们抄小路，先看住钦犯，少不了本县的封赏。

捕　快　我们呢？

李　寿　你们吗？加升三级，本大人包了。（率捕快下）

〔车千秋引校尉上，见韩纪，急下马，栽倒，被韩纪搀住。

车千秋　（抱韩纪双臂）韩将军，你……还在这里吗？

韩　纪　（误认车千秋责怪他）我……闪了腰，老大人莫怪，即刻赶路。（欲上马）

车千秋　且慢——拿来！

韩　纪　（莫名其妙）拿什么呀？

车千秋　（笑容可掬地）圣旨呀！

韩　纪　（立即领悟）老大人，圣上回心转意了吗？

车千秋　呵呵！被你猜着了！

韩　纪　谢天谢地！

车千秋　当谢天地！

韩　纪　（交车千秋原旨）密旨在此。卑职出京之时，江大人嘱咐，密旨上有“不能生擒，也要死拿”，不知是真是假？

车千秋　是真是假，恍惚难言！我们为臣下者，不便启封，留待来日，由圣上亲自拆观吧。

韩　纪　不瞒老大人说，我一路上慢腾腾的，就是于心不忍哪！

车千秋　好将军！江充他们倒行逆施，是不会日长月久的哟！

韩　纪　老大人可算吾朝中流砥柱！

车千秋　那个出卖朋友的小人呢？

〔尤希圣早已缩成一团，浑身颤抖，被韩纪抓起。

车千秋　不要惊吓于他。（对尤希圣）读书人，前面带路吧。

尤希圣　（哭丧着脸，被校尉套上锁链）哎哟！

〔韩纪扶车千秋上马。

车千秋　（念）正是：潜龙失水遭困辱……

韩　纪　（接念）时来运转出沙涂。

〔众人缓缓而下。

〔灯暗。

第九场　自　裁

〔灯亮：泉鸠里山沟。猎户娄镇虎家，墙上挂钢叉、弓箭、绳索、兽皮，靠后布帘内为卧室。

〔太子自布帘内踱出，上。

太　子　（仰天长叹）唉！清宵多恶梦，白日无尽愁！

（唱）遭厄运思母后寸草春晖，

铸大错真个是驷马难追。

悔那日见着了尧母门疑神疑鬼，

悔多愁摇摇欲坠紫金盔。

悔不学伯夷叔齐争让王位，

悔未能逆来顺受任浪推。

悔自负定国安邦藏经纬，

悔訾议父皇的韬略子道有亏。

悔平生优柔寡断畏首畏尾，

悔疏忽小人构陷落倾危。

悔浮躁、违圣命、螳臂挡车、自暴自毁、如痴又似醉，

悔弄兵三日血战乱宫闱。

千悔万悔难赎叛逆罪——

悲末路不由人万念俱灰！

〔二皇孙自布帘内上，打呵欠。

大皇孙　爹，我们几时才回家呀？

太　子　（抚慰二皇孙）祖皇爷赦旨，就要下来，父子一同回转皇城。

大皇孙　我们饿了！

〔娄妻从灶房一方上。

娄　妻　小千岁，饭烧好了，来来来，快吃饭去吧。

二皇孙　爹，您也来呀！

太　子　为父稍待即来。

娄　妻　（送二皇孙下，转身）我说殿下，您那位朋友尤大相公，自从上次来过，至今十多天了，怎么人影儿也不见哪？

太　子　我那尤仁兄，乃是读书人，胆子小得很，怕的是来往过密，走漏风声，反为不便。

娄　妻　我总是有点不放心哪！

太　子　尤仁兄是我的好朋友，前者赠银五十两，济我困厄，他是有情义的男儿，大嫂但放宽心。

娄　妻　有道是人心难测呀！

〔娄镇虎自外急上。

娄镇虎　不好了！有个小伙子，骑马飞奔山沟而来，咱拿家伙防着点儿。（取钢叉）

太　子　且慢！——是一人单骑吗？

娄镇虎　一人单骑。

太　子　怎生打扮？

娄镇虎　像是太监模样。

太　子　太监模样？莫非父皇已回心转意，母后派内侍先传喜讯吧？

娄　妻　嗨！（对娄镇虎窃语）他真是想得倒好！（转对太子）不管怎么

说，殿下躲在我家里，京城怎么会知道呢？看来不妙！

太　子　（先抱幻想，至此愕然）哦！

娄　妻　不能大意！（急取绳索，拉娄镇虎出门撒绊马绳）

〔马嘶声。餐霞奔上，被绳绊倒。

娄镇虎　（举叉欲刺）看家伙！

〔太子出外急拦。

餐　霞　哥哥！嫂子！殿下……（哭）

娄镇虎　原来是妹子！

太　子　餐霞！

娄　妻　快进屋里讲话。（引餐霞等进屋）

太　子　餐霞，吉凶如何？

餐　霞　大事不好了！

娄　妻　快说！

餐　霞　殿下有个姓尤的朋友，上京告密，圣上派遣绣衣使到此捉拿。多亏傅公公，盗得汗血马，要我抢先赶来送信，您赶快骑上宝马，投奔远方——

太　子　（大惊）哦！

娄　妻　（顿脚）嗨！我早说过，那姓尤的靠不住！

餐　霞　傅公公还说来着：此番圣旨是有“不能生擒，也要死拿”的呀！

太　子　哦！“不能生擒，也要死拿”！（苦笑）呵呵！父皇他……竟然如此绝情吗？

餐　霞
娄　妻　事不宜迟，逃命要紧！

太　子　我来问你，母后与公主，她们怎么样了？

餐　霞　哎呀殿下，娘娘白绫赐死，公主丧生！石少傅、田将军自刎，大将军满门，还有公卿大臣、庶民百姓，凡株连者，共有数万人，屈死于巫蛊冤案之下！

太　子　（极度悲忿）父皇他……（昏厥）

娄　妻
娄镇虎　殿下醒醒！

太　子　（苏醒，哀号）天地惊翻覆，日月了无光！

（唱）兴浩劫为的是三寸傀儡，

不忍闻生灵千万尸骨成堆。

是与非待后世定评功罪……

也罢！（接唱）

苟活在人世间又有何为！

你们各自逃生去吧！

餐　霞　您呢？

太　子　生死早置度外！

〔娄妻进灶房，下。

餐　霞　嗨！怪不得傅公公说您生平，误在举棋不定！如今千钧一发，还这样犹豫不决，难道殿下您——坐等奸贼的刀斧加颈吗？

太　子　（摇首）你们哪里晓得我的心事哟！

〔娄妻携二皇孙上。

娄　妻　您不爱惜自己，还有二位皇孙呐！

二皇孙　（扑向前）爹！

太　子　（悲哽，抚摩二皇孙顶）儿啊！（唱）

抚娇儿泪淋淋肝肠裂碎，

谁叫你生长皇家命也可悲！

娄义士你夫妻受我拜跪——

二孺子多拜托紧紧相随。

餐　霞　不行！要走同走；要死，就死在一起！

娄镇虎　没有那么些个废话，一起走吧！（一把拖住太子往外奔下）

〔娄妻、餐霞携二皇孙随后，从上场门奔下。

〔全场沉寂。刹那，娄镇虎率众人复上。

娄镇虎　坏了！大路上有队人马，前门出不去——

娄　妻　往后门走，抄小路，翻山头过去！

〔众人朝下场门奔去，李寿持械上，双方对峙……

李　寿　钦犯休想脱逃！

〔太子拔剑，娄镇虎使钢叉，与四捕快决斗。

〔甲、乙捕快被太子、娄镇虎击毙。

〔丙、丁捕快扑向二皇孙；娄妻以身护住大皇孙，娄镇虎推开餐霞，掩护小皇孙。丙、丁捕快分别以刀直砍娄妻和娄镇虎，冷不防李寿却从背后刺来，娄妻惊叫，被杀；娄镇虎亦倒地，死。

〔太子怒战丙、丁捕快，杀死丙捕快；丁捕快砍倒餐霞，被太子杀死。

〔李寿劫二皇孙外奔，太子剑穿李寿胸。

〔内传马蹄声。

〔太子面对娄镇虎、娄妻、餐霞三人尸身，顿足捶胸。马蹄声渐近。

太　子　也罢！我怎忍两个小孽种，留在人世，受苦受难！儿啊！这里来。

大皇孙　（正跪在娄镇虎尸旁）叔叔，叔叔！（闻太子唤声，不敢近前）……

太　子　（招呼小皇孙）儿啊，来呀！

小皇孙　（正跪地摇晃娄妻身体）婶婶，婶婶！（闻太子唤声不明所以）……

太　子　随为父逃走吧！（见二皇孙起立走近，凄惶地）随为父多拜上高祖爷几拜吧！（哭拜，背刺二皇孙，后自刎）

〔马蹄声临户外，车千秋一行急上；见状大骇，急忙抢救；餐霞复苏，太子奄奄一息；韩纪蹲下扳起太子，靠在膝上；众人齐跪太子面前。

车千秋　殿下，恕老臣来迟一步！

太　子　（眼微睁）车卿！

车千秋　圣上回心转意，赦了你了！

尤希圣　殿下，我……天良昧丧，狗彘不如！（自掴耳光）

餐　霞　殿下，您要撑着点儿。栽赃诬陷，我亲眼得见，要为您作证，报仇雪恨！

太　子　来不及了！

车千秋　来得及的呀！满朝文武盼着殿下回京哪！

太　子　唉！你们老臣，好好辅佐我那弗陵弟弟，也就是了！（昏迷）

众　人　（呼唤）殿下！殿下！

太　子　（复苏）我有一言，车卿转启父皇：这巫蛊嘛，唉，那江充才是父皇身旁真正的巫蛊哇！愿父皇此后，毋惑神仙，毋信奸宄，毋听谀词，毋好征伐；须怜念民间疾苦，以休息生养为重……（声音渐弱，气绝）

众　人　（大恸）千岁呀……

〔灯暗。

第十场　哭　宫

〔灯亮：甘泉宫。

〔二道幕外，靠后左侧置一栏槛，槛外可见秃树枯枝；宫娥、内侍在场伫候。

〔武帝缓步上。

武　帝　（念）海上神山成虚话，

迷途孺子未归家。

（焦急地向槛外引颈翘望，背朝台下）

〔傅厚道引车千秋悄然而上。

傅厚道　（拭泪）老大人，龙体日见虚弱，禀报之时，要格外小心在意。

车千秋　呃呃呃，知道了。

傅厚道　（进内）车千秋回京复旨。

武　帝　（急转身，面露喜色）呃，车卿伴同太子，回京来了！快快传见。

傅厚道　遵旨。（出外做手势，招呼车千秋入内）

车千秋　陛下驾安！

武　帝　（一把拉住车千秋）啊！为何不带太子一同来见？

车千秋　太子他——

武　帝　哦，原来他不敢前来见孤！传孤口诏，一不罚罪于他，二不责骂于他，叫他不要害怕，快快前来，听为父一言训教。（转身朝内）

车千秋　是是是！（回顾傅厚道，与之使眼色）

〔傅厚道做手势，暗示车千秋出外再作计较；车千秋欲走……

武　帝　车卿留步！（缓缓转身，独语）他，不敢来见孤：孤见了他，又能说些什么呢？（略顿，再对车千秋）不肖子所作所为，虽云人情可恕，终究国法难饶，此时召见，未免过早。车卿听旨。

车千秋　在——

武　帝　孤封你为太子太傅，督课东宫，温习，《论语》《左传》，好好开导痴儿，待他闭门思过，三月之后，再来见孤。

车千秋　是是是！（又欲走）

武　帝　且慢！你先带他，前往太庙，向列祖列宗谢罪！（拂袖转身）

车千秋　是是是！（回顾傅厚道）

傅厚道　（伤心难忍，掩袖拭泪）唉……

武　帝　（无意转脸，见傅厚道拭泪）啊？（回视车千秋也在拭泪）啊？（觉察有异）车卿，莫非太子他——

车千秋　（抽咽）他……自愧无有面目，来见列祖列宗了哇……

武　帝　（震惊，极力禁持）哦！你……从实奏来！

车千秋　哎呀陛下呀！臣罪该万死，迟到一步，太子在泉鸠里，他……自裁矣！

武　帝　啊！（欲倒，被宫娥搀住）蠢子终于不可教也！

〔全场沉寂。

武　帝　（突有所思，沉痛、缓慢而又慈祥地）召唤两个皇孙，来见祖皇。

车千秋　两个皇孙吗……

武　帝　(颤抖)啊！怎……么样了？

车千秋　也……同归于尽了哇！

武　帝　(极度震栗)哎呀！(被宫娥两边抱住，瞠目不语，半晌，恢复过来，惨呼)杀子戕孙，是孤愧对列祖列宗矣！

〔灯渐暗。哀乐起。幕后唱：

“神仙缥缈兮蕉鹿梦，

换取骨肉兮血染红。

天聪圣德兮终有悔，

悔兮，恨兮！魂归来兮思子宫！”

〔巫蛊案查无实证，武帝终悟太子无辜，建思子宫，寄托哀思。

〔景转思子宫：素幔素帏，白烛清香，上悬横额，书汉隶体“思子宫”三字，堂中挂太子图像。

〔灯亮：内侍、宫娥、车千秋等朝臣和傅厚道，引武帝乘御辇上。武帝老态龙钟，由宫娥搀下御辇。御辇监下。众人鱼贯入思子宫，拈香、捧觞、献祭品，分批祭拜后，分列两厢。

武　帝　皇儿，孤那无辜的儿啊！(泣，念)

葡萄酿哀怨，

白烛泪不干。

莲子心中苦，

梨儿腹内酸！(唱)

父子们分明是恶梦一场，

见遗容悔煞孤掩面悲伤！

众宫娥　(饮泣)喂呀……(下)

武　帝　(接唱)

悔不该崇神仙长生奢望，

悔不该听方士丹药荒唐。

悔不该耗财用国库空荡，

悔不该少谦恭未克俭难效那夏禹成汤。

悔不该征四夷却顾不得与民休养，

悔不该好大喜功、无休无止、健儿战马年年赴沙场。

悔不该轻信了巫蛊虚妄……

孤好悔也！（接唱）

悔不该酷刑重典过于杀伤。

悔不该赐白绫御妻冤枉，

悔不该、父与子、兵戎相见，是孤王、责过太甚、才逼得、太子饮恨丧他乡！

皇儿、皇孙哪！

众朝臣　（掩袖悲泣）殿下呀！

武　帝　（接唱）叹皇儿万里江山未来安享，

思皇儿临终不忘诤谏父皇。

哭皇儿泪砌成思子宫千秋怅望……

孤那仁德的儿呀！（接唱）

盼皇儿魂兮归来慰父悲凉！

（气喘力乏，让内侍扶于椅上，坐下）

〔江充引二武士押尤希圣上。尤希圣跪于阶下。

江　充　臣启陛下，卖友求荣的小人，应该剖腹挖心，血祭太子。

武　帝　依卿所奏。

江　充　押下用刑。

武　士　遵命。（押尤希圣下）

江　充　臣启陛下，东宫犹缺，人心不安，还须早立储君，抚慰中外要紧。

武　帝　这——（沉思）皇儿弗陵，册封太子吧。

江　充　明朝乃是戊辰吉日，正宜举行加冕大典。

武　帝　江卿领旨。

江　充　在。

武　帝　就命你为大典司仪。

江　充　领旨！（得意洋洋，傲视车千秋）——哼！

车千秋　（蔑视江充，不甘示弱）——哼！

〔灯暗。

〔黑暗中，傅厚道声："老大人，江充贼子还这么受重用哪？"车千秋声："公公，急什么呀！兔子尾巴长不了的！"

〔灯亮：景转金銮殿。殿中挂红结彩，金碧辉煌，喜气洋溢。

〔禁军、内侍、傅厚道、四朝臣分立两侧，武帝端坐在正中特制的大龙椅上。众人拜贺。

〔武帝示意傅厚道，交圣谕于江充。

江　充　（朝外宣谕）圣上谕旨，册封钩弋夫人为正宫娘娘，上殿谢恩哪！

〔钩弋内声："摆驾！"

〔灯光大放，灿烂耀眼。饮露等宫娥引凤冠红蟒、容光焕发、仪态万端的钩弋上。

钩　弋　（唱）扬眉吐气承恩宠，
　　　　母因子贵掌三宫。
　　　　殿角笙箫声声送……

江　充　（出迎，献媚地）臣早已料定娘娘有今日之大喜！

钩　弋　（接唱）我保你千钟禄位列三公。

（进殿下跪）妾妃见驾，吾皇万岁！

武　帝　平身，赐座。

钩　弋　万万岁！

众朝臣　（参见）娘娘千岁！

钩　弋　平身。

众朝臣　千千岁！

钩　弋　（唱）常言道龙生龙来凤生凤，
　　　　春风满面受册封。
　　　　十四月怀胎应验果然中，
　　　　七龄儿洪福帝尧同。

忆当日犹恐难圆兰房梦，
毕竟是天意安排不落空。
江卿才智比管仲，（对江充）
还仗你扶保幼主坐九重。
我这里端端正正、雍雍容容，升上了金交椅，娘娘受用，（入座）普天下庆升平人寿年丰。

武　帝　今逢大典，满朝文武，加官一级。

众朝臣　谢主隆恩！

江　充　臣启陛下，兵部器械粮草，俱已就绪。方今秋高马肥，正好兴师扫荡轮台。

武　帝　（叹息）唉！朕即位五十余载，用兵不已，致使四海愁苦，不可追悔！从今以后，凡是劳顿百姓，糜费天下者，一概罢免！

江　充　（大失所望）这……

武　帝　车卿，命你草拟罪已诏一道，告谕臣民，言孤有轮台之悔，痛改前愆。

车千秋　（感奋）啊陛下，一念之转，霖雨苍生。

武　帝　《易经》云："亢龙有悔。"朕不免想起太子临终之言哪！（哽咽）

车千秋　天数不可挽回，徒伤无益，陛下保重要紧。

武　帝　车卿，父子之间，人所难言，卿家唯独不然，此乃高皇爷在天之灵，使卿开导于朕。

车千秋　臣老迈无能，不胜惶恐！

武　帝　朕从今以后，知过图新，重视农桑，与民更始，特赐卿为富民侯；车千秋改姓为田千秋。

车千秋　谢万岁！

钩　弋　启奏陛下，方今尚缺当朝首相一职。

武　帝　嗬，朕正要选任贤能。

〔江充面有得色，整冠拱手，准备谢恩；钩弋称心得意，笑视江充。

武　帝　田千秋，朕封你为当朝首相。

众　人　（意外，为之一震）……

钩　弋　（不知所以）啊？

江　充　（沮丧）啊！

车千秋　臣——不敢应诏！

武　帝　却是为何？

车千秋　记得太子临终之言："毋信奸宄"，今者奸宄未除，臣愿乞骸骨还乡。

武　帝　嗯！何用危言耸听，应该从实奏来。

车千秋　从实奏来，吃罪不起。

武　帝　恕你无罪。

车千秋　喏、喏、喏，就是直指绣衣使！

众　人　（惊讶不已）啊？

车千秋　（抖擞精神）哎呀陛下呀！讹造巫蛊血案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篡改诏旨，逼死太子的，也是他！他……才是陛下身旁真正的巫蛊！

众　人　（骇然）哦！

车千秋　（紧接）有他在朝，人人自危，何况老臣这颗老头颅，还能保得住吗？

武　帝　（责问）证据何在？

车千秋　韩纪、餐霞，乃是铁板的干证。

武　帝　今在何处？

车千秋　殿角候旨。

武　帝　朕要亲自审问。

车千秋　领旨。（下）

江　充　陛下，是他忌恨为臣，蓄意诬害。

武　帝　真金不怕火，你怕的什么？

〔车千秋引韩纪、餐霞、女巫上；跪下。

车千秋　餐霞，万岁在上，大胆奏来。

餐　霞　万岁容禀！（唱）

娘娘思子泪垂胸，

命我问讯博望宫。

正遇苏文施鬼蜮，

一串木偶埋土中。

天网恢恢人证在，

巫婆助虐是帮凶。

车千秋　妖巫从实招来。

女　巫　（唱）厮混长安靠蒙哄，

他们错认有神通。

苏文威胁并利诱，

权高势大我怕江充。

下次不干亏心事，

黄金一锭愿归公。

（交上苏文给的金元宝）

武　帝　（极度悔恨，怒视江充）……

车千秋　江充，你本莲花妙舌，今日为何缄默寡言？

江　充　陛下呀！皇亲国戚，恶吏刁民，他们平日，咒骂天子，这与埋蛊诅咒，同出一辙，臣万不得已，出此下策。然而为来为去，为的是保佑龙体永无灾祸！

车千秋　你的"好心"嘛，还在后头呐！——韩纪从实奏来。

韩　纪　（唱）临行叮嘱有江充，

他说道"不能生擒，也要死拿"写在密旨中。

他还派飞骑暗通湖县尹，

这才使太子饮刃血染红。

武　帝　（愣了半晌）原旨何在？

韩　纪　交与田大人了。

武　帝　田卿何不早奏？

车千秋　只因言语恍惚，故而未敢启封密旨。

武　帝　啊！你也疑心于朕吗？

车千秋　陛下圣明，臣该万死！（跪）

武　帝　恕你无罪！

车千秋　（立起）谢万岁！

武　帝　田卿当场将密旨启封，与众卿同览。

车千秋　遵旨。（袖出密旨，当众人拆封）

众朝臣　（围观，激怒）原来是子虚乌有！

武　帝　江充，“不能生擒，也要死拿”，八个字今又何在呀？

江　充　（倒打一耙）不……此乃为臣，体会圣意，揣摩出来的呀！

武　帝　你聪明得很哪！

江　充　唉！聪明反被聪明误！陛下，臣误了大事，罪不容诛，还望垂怜为臣对陛下一人，实实的忠贞不二！

武　帝　众卿，朕平生怜才爱士，不意误用了江充，愧对天下呀！

车千秋　昔唐尧圣帝，尚且误用崇伯鲧哪！

武　帝　（内疚）唉！朕如何比得尧舜哪！赏罚分明，惩戒来者。来，韩纪免罪，留职察看。

韩　纪　（立起）谢万岁！

武　帝　黄金十镒，为娄义士立碑；遣送餐霞还乡，看墓守坟。

餐　霞　谢万岁！（立起，依傍傅厚道）

武　帝　来，将京城一概妖巫，枭首示众。

〔禁军押女巫下。

武　帝　内侍，褫夺江充的直指绣衣使冠带！

傅厚道　领旨！（摘下江充乌纱）

江　充　（跪步至钩弋座前）娘娘一旁稳坐，为何默默无声？

钩　弋　你不择手段，一至于此，还怕的什么死！

江　充　我今一死，微不足道；只是他们这些老奸巨猾，掌权之后，娘娘焉有容身之地，小殿下岂不孤立无援！今者，救我于刀俎之下，唯

赖娘娘金口一言了！

钩　弋　哇！（起座痛詈，唱）

恨只恨一叶遮迷双瞳孔，

未识破包藏祸心贼江充。

卫皇后未央宫内残生送，

大太子冤死枭鸠恨无穷！

你自尝恶果由自种，

天理昭彰岂能容！

扭转身近龙案一声尊奉，

将贼子万剐凌迟血祭思子宫！

武　帝　来，将江充推出午门，万剐凌迟，血祭太子、卫后之亡灵。

禁　军　遵旨！（押江充下）

武　帝　田卿接谕旨。

车千秋　（接旨，朝外宣读）承天应运，皇帝诏曰：戊辰吉日，册封太子。

〔乐声中，宫娥簇拥弗陵上。

车千秋　（司礼）一拜天地，二拜宗庙，三拜圣恩！

（捧冠服与宫娥）

武　帝　（挥手）后宫更衣去吧！

〔宫娥领弗陵下。

武　帝　内侍，取过白绫！

傅厚道　遵旨。（下）

〔灯光立变暗淡。

众　人　（惊愕）啊？

〔傅厚道持白绫上。

傅厚道　白绫到。

武　帝　赐予娘娘！

〔众人面面相觑，颤抖不止。

钩　弋　（从椅上滑倒在地）啊！

〔车千秋等朝臣正中跪求，武帝摇首，转身朝左；朝臣撤至左边乞拜，武帝转右；朝臣再至右方叩拜，武帝正中端坐，闭目不理。

钩　弋　（跪步御前）万岁呀！臣妾，身无过犯——

武　帝　梓童——（欲言又止）。

钩　弋　千不念，万不念，念在臣妾十四月怀胎，生养弗陵。哀求赐我永居冷宫，感不尽龙恩圣德……（大恸）

武　帝　（悲哽，离座）梓童起来……（俯身欲搀钩弋）

〔钩弋扯住武帝袍角不放。

武　帝　朕颁此诏命，情非由己，卿其谅之！

钩　弋　把话言明，臣妾死而无怨！

武　帝　你……生来花容月貌！

钩　弋　妾身蒲柳陋质，也成为死罪吗？

武　帝　你……风华正茂哇！

钩　弋　妾身年轻，也好朝夕侍奉御驾呀！

武　帝　你……聪明能干哪！

钩　弋　呃，妾身既非愚昧，也好抚养太子成龙！

武　帝　是朕，负了你了！

钩　弋　你……有什么不放心哪？

武　帝　不必多言了！

钩　弋　容妾身与弗陵儿相见一面，也好瞑目九泉！

武　帝　朕此时不堪悲痛，又何苦再使弗陵儿伤心！

钩　弋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尧母门可是御剑亲勒的呀！

武　帝　哦！朕好悔也，你……下殿去吧！（拂袖归座）

钩　弋　（绝望，从傅厚道手中抢去白绫）罢！（奔下）

〔饮露等宫娥追下。

车千秋　陛下呀！既立其子，何去其母？事出非常，叫天下人莫测高深？

武　帝　哎——哟！朕此举原非愚人所能知晓。

车千秋　臣等愚昧——

众朝臣　陛下明示。

武　帝　（长叹）唉！历代宫廷扰乱，邦国不宁，多因主少母壮之故。想钩弋犹在妙龄，朕百年之后，难免淫乱宫闱。那时节奸臣、外戚，焉不专权。本朝吕后，乃前车之鉴。为此，朕含悲忍泪，不得已而去之，使得你们老成持重的大臣，后顾无忧，也好扶保幼主，稳坐江山。

众朝臣　（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陛下英明，盖世雄主！

〔饮露急上，呈白绫。

武　帝　娘娘临终之时，她、她、她有何吩咐？

饮　露　娘娘归天之际，解下龙凤玉佩，奉还陛下。

武　帝　（接玉佩，抽咽）梓童啊！（唱）

帝王无情负花容，

天长地久誓盟空。

未收思子宫中泪，

又向那尧母门前泣西风！

（支持不住，瘫痪在龙椅上）

〔灯暗。武帝及龙椅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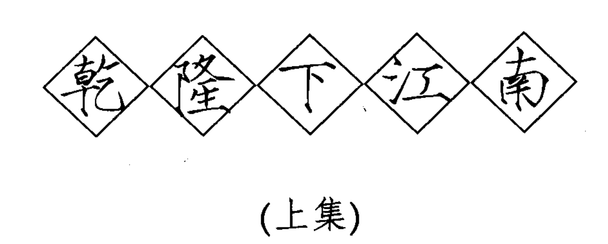
〔灯复亮。众人两厢恭立，龙椅从后面缓缓推出，止于台前。弗陵戴太子金冠，穿第一场太子所穿的大袖宽袍，盘腿坐于椅上，袍下摆拖于地下……

众朝臣　（山呼）殿下千岁！千千岁！

〔幕落。

——全剧终

京剧连台本戏



(上集)

刘梦德　罗通明

1985年



剧中人物

乾隆帝　爱新觉罗·弘历。近四十岁，皇帝。
徐小玉　十八岁，艺名玉牡丹，姑苏名歌女。
徐云鹏　二十四岁，徐小玉之兄，江湖义士。
甘凤池　四十余岁，乾隆帝护卫。
席文娴　二十余岁，太湖义军女首领。
宋少炳　六十九岁，告老兵部侍郎。
四姨太　近三十岁，宋少炳之妾。
宋久荣　二十余岁，宋少炳之子。
养　娘　三十余岁，徐小玉养母，宜春院领班。
班　头　四十余岁，苏州府快班班头。
尹继善　六十余岁，两江总督。
哈克定　五十余岁，苏州知府。
张师载　五十岁，江南漕运。
爱必达　近六十岁，江苏巡抚。
管　家　五十余岁，宋少炳的管家。
春　梅　太湖义军。
秋　霞　太湖义军。
浪里蛟　太湖义军。
四姬妾　宋少炳的姬妾。
众秀女　舞女。
丫　头　十六岁，宜春院使女。
二丫环　十六七岁，宋府丫环。
二捕快　苏州府捕快。
众义军　太湖义军。
众护卫　甘凤池统领的护卫。
众家丁　宋少炳的家丁。
教　练　宋少炳的武教师。

第一场　刀光剑影

〔清乾隆年间，春三月，一天夜间。

〔苏州，狮子林。

〔幕启：远处为见山楼，近处是荷花厅——一座精工雕镂的花篮厅堂，旁有石舫，左近可沿长廊登临暗香疏影楼。

徐云鹏　（内唱"西皮导板"）

　　离却武当沿江走！

〔徐云鹏逡巡上。

徐云鹏　（接唱"散板"）

　　尾随昏王到苏州。

　　懒看江南山河秀，

　　只为身怀杀父的深仇。

　　狮子林中巧埋伏，

　　少时间血染暗香楼。

〔甘凤池上。

〔徐云鹏发现来人，佯作镇定，下。

〔甘凤池机警地巡视，随即向内招手。

〔众护卫上，过场，下。

甘凤池　啊！

（唱"西皮原板"）

　　夤夜驾幸狮子林，

　　传诏晓谕众御军：

　　一不准设防在左近，

　　二不准静街轰赶闲人。

　　万岁爷与民同游江南景，

　　难坏我四品护卫保驾臣。

众　（内）圣驾到！

〔众恭迎。

〔尹继善、张师载、爱必达、哈克定、乾隆帝上。

甘凤池　臣甘凤池恭请圣驾速速离园！

乾隆帝　为什么？

甘凤池　这狮子林峰峦起伏，曲径幽深，难免不静啊！

乾隆帝　（爽朗一笑）哈哈哈哈！有你甘凤池甘护卫保驾，还有众位卿家在旁，朕怕着何来？苏州素有园林之胜，这狮子林又是众园之首，孤刚刚进园，岂能不游即去。众卿说是不是啊？

众　是是。

乾隆帝　对呀。哈哈哈哈！

（唱"西皮摇板"）

狮子林中有胜景，

夜游更加畅身心。

水殿风荷添逸兴——

〔乾隆帝在众人簇拥下步入荷花厅。

尹继善　启万岁，这是狮子林中最佳去处，名曰荷花厅。

乾隆帝　（看）哦！

（接唱）

细镂精雕妙无伦。

〔一队秀女上，在石舫前翩翩起舞。

众秀女　（唱"鲜花调"）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花开花落香飘千万家。

我本当采一枝戴呀，

又恐怕看花人骂。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茉莉花开白玉无瑕。

献上了鲜花万朵，

念君王皇恩浩大，

念君王皇恩浩大。

〔众秀女下。

乾隆帝　哈哈哈哈！园林胜景，再佐以轻歌妙舞，实令人回肠荡气。此番御幸江南，驻跸苏州，见多少宜人景色，孤此行不虚也！

尹继善　启禀万岁，狮子林中虽然景致甚佳，可惜不见皇王墨宝。如若万岁恩赐数字，这亭台楼阁、山水树木则更加夺目生辉了！

乾隆帝　哦，对对。孤正想书写几字，以抒游兴。

尹继善　（掀开桌上的文房四宝）恭请万岁展动御笔。

〔乾隆帝提起笔来，思索。

乾隆帝　写什么好呢（为难地）唉！

（唱"西皮摇板"）

提笔叫孤费思忖，

字虽好写意难寻。

一时词穷把脑汁绞尽！

〔远处墙外妆楼的棂窗上现出徐小玉的身影。

徐小玉　（内唱"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乾隆帝　（细听之后，赞赏地）啊！

（接唱）

神音妙曲甚动听。

这是什么人在唱曲?

尹继善　哈知府,这是谁在唱歌?

哈克定　启万岁,近旁有座歌楼宜春院,内中有一歌女名唤玉牡丹,色艺双绝,名噪姑苏,这是她在唱歌。

乾隆帝　这样好听的歌曲,朕在宫中是听不到的呀!

哈克定　是是是。

〔乾隆帝略加思索,一挥而就。

乾隆帝　拿去。

〔尹继善恭敬地瞻仰乾隆帝写的横幅。

尹继善　(细看,念)“真有趣”!

乾隆帝　怎么样?

尹继善　(背供)哎!

(唱“西皮摇板”)

“真有趣”三字欠文彩,

当今的御笔谁敢指摘。

怕的是贻笑千万代!(想)

乾隆帝　尹继善,你看这“真有趣”三字写得如何?

尹继善　启禀万岁,这“真有趣”三字真是龙飞凤舞,字字有神,尤其是那“有”字,更是别具一格、清逸脱俗。恭请万岁将这“有”字赏与为臣,香案供奉,以为传家之宝!

乾隆帝　(一想)尹继善,你太狡黠了!

(接唱“西皮快二六”)

你明褒暗贬怀鬼胎。

改孤字句孤不怪,

花遮柳隐不应该。

好则好来坏则坏,

(“散板”)

去“有”字变“真趣”你确实有文才。

尹继善　为臣不敢。臣的确求赏“有”字。

乾隆帝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了！就把“真有趣”三字去掉“有”字，改为“真趣”二字。

尹继善　万岁真乃……

乾隆帝　身为一朝人王地主，不能说一无错处，匡正天子之过，就是忠于朝庭，忠于江山社稷呀！

众　吾皇万岁，万万岁！

乾隆帝　这遣词造句、舞文弄墨并非雕虫小技，实是一门深邃无比的学问。本朝的刘统勋、纪晓岚、王尔烈一班臣子，皆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孤还要向尔等请教哇！

尹继善　臣才疏学浅，万岁如此褒奖，实在使人惶恐无比！

乾隆帝　速速命人在这附近建造一亭，名为真趣亭，以志尹继善为孤改句之事。

众　遵旨。

徐小玉　（内唱“水调歌头”）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乾隆帝漫步登山，众人随后。

〔徐云鹏在假山一侧闪出，拔刀欲刺乾隆帝，甘凤池抢步上前，救下乾隆帝；徐云鹏与甘凤池等格斗，右臂中箭，慌忙越出狮子林，下。

〔众护卫、甘凤池追下。

〔哈克定狼狈地从一旁爬出。

乾隆帝　老知府，把你吓着了吧？如今天下呈平，万众归心，不过总有一二不肖之徒与皇家作对，此事不可大为张扬，惊扰地方，只须由苏州府派人暗暗缉拿刺客，三审之后，再行定罪。

哈克定　遵旨。

众　请驾回转行宫。

乾隆帝　(豁达地)众卿何必催我回去呢?刺客已然惊走,朕的游兴正浓,我还要聆听玉牡丹唱歌呢!

众　(惊讶)……

徐小玉　(内唱"水调歌头")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幕闭。

第二场　微服访艳

〔天甫拂晓。

〔宜春院,庭院里。

〔幕启:曙光熹微,花墙上攀有爬山虎、灵霄花,墙中的月亮门上镌有"漱玉"二字;庭院里绿柳红桃,气象清新;左设石桌、石墩;右方花径可通徐小玉绣房。

〔徐云鹏从墙外跃进庭院,他右臂负伤,伤痛倒地,呻吟。徐小玉上,她身着亵衣,从花径走来。

徐小玉　(唱"西皮中板")

急管繁弦不夜天,

人去楼空伴愁眠。

似有哀声惊梦幻!

徐云鹏　(呻吟)唔!

徐小玉　(见状大惊)啊!

〔徐小玉与徐云鹏互视良久。

徐小玉　(惊魂甫定,平静地)你是什么人,怎么到我这庭院里来了?

徐云鹏　小姐!

(接唱"西皮散起原板")

俺行侠来自武当山，

狮子林内刀光闪，

失机中箭我就越出园。

忙不择路闯庭院，

惊动小姐梦香甜。

〔徐云鹏一揖到地。

徐小玉　（还礼，仔细端详徐云鹏，若有所思）呀！

（唱“西皮二六”）

听此人一番话信疑参半，

想昨晚狮子林中动地惊天。

难道说他就是刺王杀驾的英雄汉？

眉宇间凝聚着怒火一团。

误入庭院为避难，

我岂能够袖手作壁上观。

（转“流水”）

转面来，低声唤，

我助你避风险请把心放宽。

〔徐小玉取汗巾为徐云鹏裹伤，徐云鹏感激地望着。

〔内传来敲门声：“宜春院有人吗？开门！”

徐云鹏　小姐，愚下误入庭院，已然惊吓了小姐，再若连累于你，此心何忍？我告辞了！

徐小玉　慢！既被官兵追捕，这会儿若是离去，岂不羊入虎口吗？

徐云鹏　这……

徐小玉　来到我这儿了，这就是缘份，我还能见危不救吗？别的话先甭说，来。

〔徐小玉领徐云鹏入内，下。

班　头　（内）弟兄们，全院搜查！

二捕快　（内）全院搜查！

〔二捕快、班头上，四处搜查，往花径走去；养娘上，拦住众人。

养　娘　唉，头儿，这里里外外您都搜查遍了，那儿是我们牡丹姑娘的绣房，您就别进去了。

班　头　领家妈，没您不圣明的。其实哪，那个刺客能够到皇上跟前儿行刺，能耐一定不小，就凭我们哥儿个的本事，能拿得住吗？我们不过是例行公事，对上边有个交代。您让让道，我们进去看看就得。

养　娘　话也倒是不错。那您在这儿稍候一会儿，我去看看她起来了没有。

班　头　您请。

〔养娘步入花径，徐小玉上，由花径走来。

徐小玉　哟，我当是谁呢，敢情是头儿来了。

班　头　嗳，牡丹姑娘，您起得挺早哇？

徐小玉　心想多睡会儿，可您在门外头扯着嗓子一通嚷，我能不起来吗？

班　头　哟，扰了您的清梦了。

徐小玉　这是跟您说笑话。怎么着，听说您上我这儿逮人来了？

班　头　没有的事，我们哥儿几个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您让我们进去看看，有没有的，也好有个交代。

徐小玉　那我要是不让你们进去呢？

班　头　我想，牡丹姑娘是个外场人儿，绝不会这么难为我们哥儿几个的！

徐小玉　（佯作愠怒）什么！我不会难为你们？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就是你们知府大人到我这儿来，还得等我下个“请”字呢！就凭你们这几位，也不跟我言语一声，就要闯我的绣房，你们也太拿我不当回事了！

班　头　哎哟，领家妈，您瞧，牡丹姑娘她错会了意！

徐小玉　在官面儿上当差，没像您这么不论尺寸，不知高低的。要是你们讲点交情，就不应当上我这儿来找麻烦。有道是：树大招风。您

这么一搜查，一传十、十传百：玉牡丹私藏刺客，那天抄了家了。这我还有脸见人吗？见了你们知府大人，我可怎么说呢?!

班　头　(语塞)哦，这！

徐小玉　我能这么说吗？我说：知府大人哪，那天你们那儿的头儿到我这儿搜查，踢破了门坎拱破了墙，我把知府您的面子搬出来，可是那位头儿呀，就是不买账！

班　头　哟，牡丹姑娘，您这么一说，我们的饭锅就砸了！

〔丫头上。

丫　头　娘，前边来了一位贵客，是位珠宝商，要见牡丹姐姐，说是见面礼就给五十两金子！

徐小玉　娘，今天我嗓子不合适，不见！

丫　头　这位珠宝商礼金很重，账房已经收下了。

徐小玉　那就让账房去给他唱吧！

养　娘　孩子，别生气，我看看去。(欲走)

班　头　慢着，我们哥儿几个要会会这位珠宝商！

二捕快　对，我们会会珠宝商。

班　头　请吧?

徐小玉　那就请吧！

丫　头　(向内)有请。

〔乾隆帝上。

乾隆帝　(唱“西皮原板”)

脱去了龙袍换青衫，

微服私访玉牡丹。

恨不得立时把娇容见！

丫　头　客官，这位就是牡丹姑娘。

乾隆帝　……

养　娘　客官，先向您告个罪，苏州府的头儿，有公事要办，您先一旁坐会儿。

班　头　坐下。

二捕快　坐下。

乾隆帝　唔！（接唱）

　　　　　　小班头竟然这样气焰熏天！

　　　　不知苏州府的上差，有何贵干哪？

班　头　昨晚上有人在狮子林刺王杀驾，奉命缉拿朝廷的钦犯。

乾隆帝　是单单只搜这宜春院，还是苏州城内家家如此呢？

班　头　苏州城哪一家它也跑不了。

乾隆帝　如此说来，恭喜你们发财啦。

班　头　您说得不错。

乾隆帝　是苏州知府哈定克叫你们这么干的？还是你们自己要这么干的？

班　头　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

乾隆帝　当今皇上的旨意！（欲怒又止）好吧！我的管家就在外面，你们就说是我让你们去领赏钱，请吧！

班　头　好，够不够朋友咱们回头再见，账房走一趟，走！

二捕快　走！

　　　　〔班头、二捕快、丫头、养娘下。

　　　　〔乾隆帝气愤地想着。

徐小玉　客官，您怎么不坐呀？

乾隆帝　（仔细端详徐小玉）哦！

　　　　（唱“汉调平板”）

　　　　　　细端详玉牡丹淡妆打扮，

　　　　　　难得她别有风韵出自天然。

　　　　　　洗尽铅华却透出姿质娇艳，

　　　　　　不饰钗环更显得仪态万千。

　　　　　　六宫粉黛争颜色，

　　　　　　怎比佳丽在江南。

哎呀，妙哉！妙哉！

六宫粉黛争颜色，

怎比佳丽在江南。

(盯着徐小玉看)嗯，好，好，好！

徐小玉 哟，客官，什么好好好？

乾隆帝 姑娘花容月貌，俊美无双，真是天姿国色呀！

徐小玉 哟，瞧您说的，清早起来，我是头也没梳，脸也没洗，在我们南方人说呀，这叫做"隔夜面孔"，好看什么呀！

乾隆帝 你刚才说是什么面孔？

徐小玉 (说苏州口音)隔夜面孔。

乾隆帝 (学苏州口音)隔夜面孔?哎呀，这隔夜面孔尚且这样艳美夺目，如果梳洗打扮起来，走上歌榭舞台，那将要鱼沉、雁落、月避、花羞了！

徐小玉 您真会说话，也真能捧人，我有那么好看吗？

乾隆帝 有，不但人生得好，而且唱得也好。

徐小玉 怎么，您听过我唱歌吗？

乾隆帝 听过。

徐小玉 在哪儿？

乾隆帝 狮子林。

徐小玉 什么时候？

乾隆帝 昨日晚间。

徐小玉 听说昨天晚半晌狮子林里欢宴当今皇上，您也在里边？

乾隆帝 哦，是呀，我也在里边陪伴万岁。

徐小玉 (不信)哦，您也在那儿陪伴皇上？

乾隆帝 是呀。

徐小玉 您在狮子林听唱歌了？

乾隆帝 嗯，听到你的清歌妙曲了。

徐小玉 您得了吧！吹大牛也不找找地方，看看人头儿，我根本没到狮子林唱过歌，您怎么会听见我在那儿唱歌呢？又什么陪伴皇上了，

您是哪位呀！土财主！

乾隆帝　（笑）哈哈哈哈！

（唱“四平调”）

昨夜晚伴驾在林园，

信步踏月上假山。

风送啊——风送清歌来别院，

悠扬悦耳妙难言。

此曲只应天上有，

缘何遗落在人间？

挂肚牵肠一夜晚，

慕名访你玉牡丹。

只望你启朱唇将歌喉婉转，

我睹芳容、聆佳音、万种风流、其乐无边、再不羡神仙。

啊，不羡神仙。

徐小玉　您把我夸得太好了！我们是卖唱的，您要听唱，我们能不伺候您吗？不过，昨天唱得太多，睡得太晚，又受了点风寒，嗓子不合适，我不能给您唱了。

乾隆帝　你可以轻轻地给我唱几段吗！

徐小玉　您是寻欢作乐，我们可是指着嗓子挣钱吃饭，要是唱坏了，这辈子就完了，您多包涵吧！

乾隆帝　哦，姑娘，既然你偶感风寒，身困力乏，歇息歇息也好……

徐小玉　我正想歇一会儿呢，那我就失陪了。

乾隆帝　哎，姑娘，你在歇息，我正好静静守候在妆台……

徐小玉　哦，您打的是这个主意呀？我告诉您吧，姑苏城里有的是堂子妓院，您要想逛的话，但凭尊便。我们这儿可是梨园子弟，卖艺的地方，君子自重吧！

乾隆帝　（唱“西皮摇板”）

我越爱怜她越傲岸，

她越傲岸我越爱怜。

厚着脸儿把香闺探，

她不动芳心我不回还。

〔乾隆帝向花径走去。

徐小玉　（大呼）回来！

乾隆帝　（腆笑）哈哈哈哈！

〔乾隆帝依然顺花径走去，在绣房门边怔住。

乾隆帝　啊！

（唱“西皮快板”）

床上睡卧一大汉，

我四体如冰口难言。

难怪这牡丹拒我千里远，

原来她早有所爱在枕席间。

从来不知拈酸味，

今日里醋海起波澜。

养　娘　（匆匆上）牡丹，前面又来了一位大少爷，见面礼就是一串珍珠玛瑙哇。

〔席文娴女扮男装上。

徐小玉　娘，您今天是怎么了，我不见。

席文娴　喝，好大的脾气！小姐不愿意见我，那就让我见见你吧！

〔徐小玉不理席文娴。

席文娴　（苏白）哎哟，你看她这只面孔，白是白得来。

徐小玉　别以为你们有几两臭银子，天下的女子就可以任你们为所欲为！都给我滚出去。

乾隆帝　嘿嘿嘿嘿！

（唱“西皮快板”）

只手可揽天边月，

难道折不下玉牡丹？

急回行宫将人遣，

速拿这汉子到当官！

〔乾隆帝拂袖，愤然下。

席文娴　（苏白）阿姐，阿拉两家头好好交谈谈！

徐小玉　你给我滚出去！

席文娴　（渐愠）我要是不想滚呢？

徐小玉　告诉你说，我有男人了！在床上躺着哪！（向内）嗨，你出来叫他们死了这条心吧！

〔徐云鹏上，尴尬地立在花径中，席文娴惊愕。

席文娴　原来如此！

徐云鹏　文娴妹，你听我说……

席文娴　这真是"人心难测"！

〔丫头捧大红帖子上。

丫　头　娘，外头来了个大管家，带着五百两银子，说是要请牡丹姐去唱堂会。

养　娘　点什么戏码？

丫　头　他们说了不要场面，不要行头，也不要配角，就要牡丹姐姐一个人去。

养　娘　（接过帖子，念）告老兵部侍郎宋少炳。

徐小玉　（连忙抢过帖子）宋少炳啊！

（唱"西皮散板"）

一见名帖浑身颤，

原来是杀父仇人狗奸谗！

（转"快板"）

江南江北俱访遍，

狭路相逢在今天。

拼把一腔鲜血溅！

好吧，您叫他们预备车辆，我一个人去给他唱堂会！

丫　头　（内）你这个人要干什么？

浪里蛟　（内）我找人！

席文娴
徐云鹏　浪里蛟！

〔浪里蛟上。

浪里蛟　大哥，你们果然在此，官兵已把宜春院团团围住了，前后门都走不了，只能越墙而走。

席文娴　你大哥身受剑伤。

徐云鹏　你们不要管我！

席文娴　浪里蛟，你在这里与众贼纠缠，我保你大哥越墙而走。

浪里蛟　交给我了。

〔席文娴拉起徐云鹏欲走，徐云鹏对徐小玉一揖。

浪里蛟　（推徐云鹏）快走吧！

〔席文娴与徐云鹏隐入花丛。

浪里蛟　（对徐小玉）躲开这儿，刀枪没长眼睛。（朝相反方向高喊）大哥，往这边走哇！

〔众护卫上。

〔一护卫在墙头高喊："站住，在这儿呢。"

〔"嗖"地一声，席文娴携徐云鹏飞越而去。

众　　啊！追！

〔众护卫蜂拥下。

〔幕后女声独唱"西皮中二六"

　　怅然若失愁更添，

　　未吐衷情人去远，

　　缘未了顿成不了缘！

〔幕闭。

第三场　血溅寿堂

〔当日午后。

〔宋园内厅。

〔幕启：内厅灯火辉煌，大幅寿幛悬挂中堂，红烛耀眼、绛香缭绕，两旁条案上满置寿礼。

管　家　（手执请帖）四奶奶。

〔四姨太上。

四姨太　老管家，什么事啊？

管　家　又有几家官员士绅寿礼送到。

四姨太　都是些芝麻绿豆官儿，你安排他们两廊入席就是了。

管　家　还有几家大员，因皇上驾临苏州，随时听候宣召，不能前来拜寿，他们礼到人不到了。

四姨太　礼到了，就算他们的孝心到了。还有唱曲的玉牡丹叫来了吗？

管　家　来了，来了，她被大少爷带到花厅去了。

四姨太　死鬼！请老太爷。

管　家　是！（向内）有请老太爷。

〔内搳拳声，敬酒声："老爷子，不干不能走啊！"

〔宋少炳在二丫环的搀扶下，上。

宋少炳　（向内）不行，说什么我也不喝了。

四姨太　老爷子我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行礼）

宋少炳　你也吉祥，吉祥。老四呀，这两天把你累坏了。那个唱曲的玉牡丹来了吗？

四姨太　早来了。

宋少炳　叫她快来，快来！

四姨太　（向管家）叫玉牡丹。

〔徐小玉抱琵琶上。宋久荣随上。

宋久荣　牡丹！等会儿唱完了，到我屋里来一次。

徐小玉　歌女玉牡丹叩见老太爷。

宋少炳　哈哈哈哈！这儿坐，这儿坐。

四姨太　哟，大少爷，你也来听唱曲了？

宋久荣　听听有何不可呢？

四姨太　玉牡丹可是你爹叫来的！

宋久荣　爹，四姨妈吃您的醋了。

宋少炳　哈哈哈哈！（走向玉牡丹）

（唱“西皮快二六”）

粉妆玉砌芙蓉面，

柳叶长眉杏眼圆。

樱桃小口一点点，

话不虚传玉牡丹。

朱唇未启我的心已醉，

秋波一转我就酥了半边。

快唱！快唱！

徐小玉　是啦！

（唱“叹五更”小调）

一更夜儿里，

明月照花台，

思想起情郎哥今天晚上来，

叫丫环打上四两酒，

四个呀，菜盘呀，端也就端上来。

一等也不来，

二等也不来，

不来不来不来就不来吧。

关上了房门两泪洒香腮。

关上了房门两泪洒香腮。

〔宋少炳与四姨太耳语。

四姨太　哎哟，老爷子，您都七十了，人家牡丹才十八。

宋少炳　啊，我不要十八的，我要八十的？

〔内："圣旨下。"

宋少炳　来得可真不是时候！老四啊，玉牡丹的事交给你了。

四姨太　牡丹，来！

〔四姨太、徐小玉、丫环下。

宋少炳　香案接旨。

管　家　香案指旨呀！

〔甘凤池捧旨上。

甘凤池　圣旨下，跪。

宋少炳　万岁。（跪）

甘凤池　（读旨）诏曰：朕驾幸江南，驻跸姑苏，闻卿六九诞辰，念尔多年勤劳王事，钦赐黄马褂一件，以为寿礼。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宋少炳　万万岁！

〔宋少炳接过圣旨、寿礼交管家。

甘凤池　参见宋侍郎。

宋少炳　甘护卫！您好哇。请坐。

〔甘凤池、宋少炳坐。

宋少炳　甘护卫捧旨到来，一路之上多有辛苦。

甘凤池　万岁尚且如此怀念功臣，卑职更应过府给侍郎拜寿请安哪。

宋少炳　岂敢，岂敢。

甘凤池　侍郎告老归林，来到江南胜地颐养天年，真是洪福不浅哪！

宋少炳　上靠万岁龙恩浩荡，下蒙同僚大力帮衬，老朽无非托福而已。

甘凤池　宋侍郎，卑职有闲事一桩要向您请教。

宋少炳　甘护卫，请教不敢，有话您只管请讲。

甘凤池　姑苏城里有一著名歌女名叫玉牡丹，宋侍郎可知？

宋少炳　哦，有的，有的！

甘凤池　听说今天玉牡丹来到侍郎园林，为您歌唱祝寿，是不是？

宋少炳　是的，是的。

甘凤池　如今还在吗？

宋少炳　尚在敝园。

甘凤池　这就好了。宋侍郎，万岁御幸江南，驾临姑苏，曾闻玉牡丹色艺双绝，有意传她到行宫歌唱，我想宋侍郎不会不答应吧？

宋少炳　（为难地）啊，这！

甘凤池　宋侍郎！

（唱“西皮摇板”）

万岁行宫忒寂寞，

欲招牡丹去唱歌。

你让名花君王乐，

他日定然受恩泽。

宋少炳　（为难地）哎！

（唱“西皮中二六”）

本想今朝洞房乐，

不料好事又多磨。

圣命难违佳人也难舍！

甘凤池　宋侍郎，这可是旨意啊！

宋少炳　嗳！（接唱）

无奈何强应允，好一似钢刀把我的肉来割。

你们都出来。

〔四姨太领丫环和盛妆打扮的徐小玉上。

四姨太　老太爷。

宋少炳　如今万岁御幸江南，驾临苏州，风闻玉牡丹色艺双绝，特命甘护卫到此，要带她去往行宫陪王伴驾，往后咱们宋家还得托她的福哪！

众　给牡丹姑娘道喜啦（众跪）

徐小玉　（唱“南梆子原板”）

一封选诏下金瓯，

平步青云上玉楼。

倘若博得皇恩厚，

定能够报却了杀父的仇。

佯装欢笑登辇走！（一想）

不！

（接唱“流水”）

蓦然一念在心头。

我无非野草闲花章台柳，

皇王爷寻欢一时他即可丢。

与其空做高唐梦，

不如眼前自歼仇。

吩咐车辆伺候。

甘凤池　喳。车辆伺候。

〔内应：“啊。”四护卫上。

徐小玉　（回头，假意地）老太爷，牡丹跟您告辞了。

宋少炳　牡丹哪，你要保重啊！

徐小玉　（向前凑近）老太爷，我跟你告辞了！（跪）

宋少炳　大伙儿送送，送送啊！

〔众向外走。

徐小玉　看刀！

〔徐小玉一刀向宋少炳刺去，宋少炳倒在椅中。

〔众一拥而上，擒住徐小玉。

〔徐云鹏从梁上跃下，用刀逼着宋少炳。

徐云鹏　放开牡丹！

甘凤池　上！

徐云鹏　谁敢动！宋少炳这个老贼恶贯满盈，残害忠良，害得我一家骨肉离散，今儿我要杀了他，报仇雪恨，你们要命的给我闪开。

〔宋久荣持火铳从一旁闪出，朝徐云鹏开了一铳。

〔徐云鹏倒地。

〔四姨太夺过徐小玉手中的刀，猛刺徐小玉右肩。

徐小玉　（惨叫）啊！（倒地）

〔甘凤池抓住四姨太持刀的手。

〔幕闭。

第四场　行宫惊报

〔清晨。

〔行宫，内书房。

〔幕启：这是乾隆帝临时批阅奏章的处所，案上设文房四宝。

〔乾隆帝枯坐沉思。

乾隆帝　（唱“二黄慢板”）

玉牡丹真个是花容月貌，

交一言顿使孤心旌飘摇。

我欲待断情思将她忘掉，

怎禁得陡然间又上心梢。

（“快三眼”）

宋少炳为乡宦年至耋耄，

一张帖那牡丹竟然应招。

我曾命甘凤池宋园去找，

明里是去贺寿暗设笼牢。

（“原板”）

愿甘卿遂朕意将佳人带到，

行宫内藏红粉慰我寂寥。

〔内侍上。

内　侍　启万岁，山东巡抚有本奏上，请万岁批阅。

乾隆帝　放下。

内　侍　嗻。

〔内侍放本章于案上。

乾隆帝　苏州知府来了没有？

内　侍　已在宫外等候多时了。

乾隆帝　传。

内　侍　嗻。

〔内侍下。

〔乾隆帝批阅奏章。

乾隆帝　这个山东巡抚真是胆大妄为。

内　侍　苏州府到！

〔内侍、哈克定上。

哈克定　奴才哈克定恭请圣安。

乾隆帝　起来吧。

哈克定　谢万岁。

乾隆帝　老先生，你这个知府做得很有劳绩呀！

哈克定　奴才老迈无能，若有半点成绩，皆托皇上意旨圣明。

乾隆帝　你是怎么按照我的意旨行事的？

哈克定　……

乾隆帝　前晚在狮子林，朕曾再三关照，暗地缉拿刺客，不可骚扰民间。事隔一夜，你竟弃朕命于不顾，滥派人役，四城搜捕，闹得姑苏城内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哈克定　（跪）万岁！

乾隆帝　贵府的那班衙役可真是威风不小哇！

哈克定　奴才罪该万死！我回衙一定严加查处。

〔甘凤池上。

乾隆帝　这倒不必。老知府，朕夙知你老诚忠厚，清正廉明，昨日之事有护君之心，无忤君之意，只不过未能深切体察朕意。老知府，民

为邦本哪！下次切记。

哈克定　遵旨。

甘凤池　别让你那些衙役跟万岁爷讨赏钱了！

乾隆帝　哈哈哈！回喀吧！

哈克定　奴才告退。

〔哈克定下。内侍随下。

甘凤池　叩见万岁。

乾隆帝　甘卿，事情办得如何？

甘凤池　那玉牡丹被宋少炳扣押在府！

乾隆帝　（惊）啊！扣押在府！

甘凤池　万岁，那玉牡丹明是歌唱助兴，暗地身怀利刃，进了宋园寿堂，先是一刀，刺伤了宋少炳，然后从梁上飞下一员大汉，相助玉牡丹，欲将宋侍郎置之死地，这时，宋府家人一齐出动，才将他二人擒拿在府。

乾隆帝　那大汉年有几何？

甘凤池　那大汉有二十五岁上下。

乾隆帝　（想）二十五岁上下？嗯，这正是昨天在宜春院遇到的那个汉子！甘凤池，宋少炳伤势如何？

甘凤池　宋侍郎被钢刀刺进左胁，伤势严重。

乾隆帝　那玉牡丹呢？

甘凤池　那玉牡丹，出臣所料，被宋少炳的姬妾用刀刺伤。

乾隆帝　伤势如何？

甘凤池　伤在膀臂，臣罪当死。（跪）

乾隆帝　嗳！

（唱“二黄快二六”）

指望今宵红鸾照，

谁想平地起波涛。

怜惜功臣遭横报，

牡丹受伤孤更心焦。

急命太医备良药!

甘凤池　万岁,是不是要太医去给他们看病?

乾隆帝　宋少炳不过是告老的臣子,命太医前去治病,给他的恩遇又太重了。玉牡丹名分也不克当。

甘凤池　那么就是派人给他们送药?

乾隆帝　对。

甘凤池　万岁命谁送去呢?

乾隆帝　甘卿!

(接唱“散板”)

孤王我亲自走一遭。

甘凤池　(不解地)万岁……

〔幕闭。

第五场　乔装行医

〔前场的次日上午。

〔宋园,宋少炳病房。

〔幕外:宋久荣执玉印急匆匆上。四姨太迎面上。

四姨太　老头子伤得这么重,你不来帮着照料,钻到哪儿去了?

宋久荣　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你管得着吗?

四姨太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喜新厌旧,准是找那个小贱人去了。

宋久荣　是又怎么样?

四姨太　怎么样?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四姨太欲走,宋久荣拦住。

宋久荣　哎,我哪儿能忘了你。我到后头去是为了搜查罪证。

四姨太　啊,你搜她的身了?

宋久荣　哎,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让丫环搜的。你看(出示玉印)就在这

对男女身上各搜出玉印半方，合在一处，便是“镇远将军徐”……

四姨太　镇远将军徐？

〔宋久荣合玉印，四姨太细看。管家上。

管　家　四奶奶，外头来了个高大夫，口称给老太爷看病来了。

宋久荣　别胡巴结，叫他滚！

四姨太　慢。既然人家专程而来，就让他进来，搭搭脉，看看他的医道吧。

管　家　是。

〔管家下。

〔幕启：丈八条案前有八仙桌，两边设太师椅，旁有一卧榻。

〔宋少炳躺于卧榻，老医生为其诊脉。宋久荣踱至，怒目而视；老医生战战兢兢地开药方。

〔宋久荣接过药方，看后大怒，立即撕得粉碎，一脚把老医生踢倒在地。

宋久荣　滚！

〔老医生仓皇逃走，下。

四姨太　我请一个郎中，你打跑一个，叫底下人看见，这叫什么啊？

宋久荣　这些个医生，就会开人参大补汤！

四姨太　老头子还是活着的好，大树底下好乘凉吗？

宋久荣　好乘凉？他死了，大少爷这棵大树底下，不也好乘凉吗？

管　家　（内）高大夫到！

〔乾隆帝身着便服，手携药箱，从容地上。管家随上。

乾隆帝　（唱“西皮流水”）

　　惦念功臣思佳丽，

　　一心两悬暗着急！

　　天子也有凡夫事，

　　为此乔装来行医。

管　家　高大夫，这是我们四奶奶，这是我们大少爷。

宋久荣　家父胁下受伤，昏迷不醒。这姑苏城多少有名的郎中都不敢下药，你有这个医道吗？

乾隆帝　医家救死扶伤，治病要紧。还是先看看侍郎大人的病体如何吧。

四姨太　先让大夫搭搭脉再说吧。

乾隆帝　我这里有丸药一粒，温水送服，立见功效。

〔乾隆帝从药箱内取出一粒丸药，交与四姨太，她回身要走，宋久荣上前拦阻。

宋久荣　慢！你先把这一丸吃下去。

〔乾隆一笑，先服了一丸，再取一丸交给四姨太。四姨太到床前给宋少炳服用。

宋久荣　这病人要是醒不过来呢？

宋少炳　哎……哟……

四姨太　哎呀，老爷子醒过来了。

宋久荣　好！高大夫，你可真有本事呀！

〔宋少炳挣扎着要起身，四姨太连忙搀扶。

四姨太　老爷子，您要干什么？

宋少炳　我要谢谢大夫的再造之恩。

四姨太　高大夫，老太爷要谢您的救命之恩。

乾隆帝　（戴眼镜）……

宋少炳　大夫，你从阎王殿上把我抢回来，我得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你好本事啊！（一看，怔住）高大夫……您是？……

乾隆帝　（忙掩饰）侍郎大人，当年行医京华，出入王公府第，曾有多次邂逅，不知可有记忆？

宋少炳　哦，不，不！往事如梦，哪里记得周全。既是旧交，承蒙再造，真乃三生有幸。久荣啊，快快备酒，我敬大夫三杯。

宋久荣　爹，这些闲事，还用您操心？刚才我在两个刺客身上各搜出玉印半方，合在一处上有“镇远将军徐”！

〔宋久荣呈上玉印，宋少炳接过细看。

宋少炳　嗯，好哇！来者不善哪！久荣，带刺客！

宋久荣　是。

〔宋久荣下。

乾隆帝　哦，侍郎大人年老体弱，重病刚好，尚宜静养，切忌多动啊！

宋少炳　大夫，这两个刺客不单冲我呀，他还冲的是皇上！

众　（内）刺客带到！

〔众家丁执刀上，宋久荣推徐小玉上。

徐小玉　（唱“西皮流水”）

众家丁似虎狼厉声呐喊，

徐小玉忍伤痛步履艰难。

舍命歼仇浑身胆，

只把生死视等闲。

坎坷世道无眷恋。

沦落风尘少挂牵。

不料想冤家他、他、他……

〔家丁押徐云鹏上。

徐云鹏　（激动地）牡丹姑娘！

徐小玉　（接唱“散板”）

老天爷呀！

都怪奴薄命将你牵连。

宋少炳　你二人姓甚名谁，受何人指使，前来行刺？说！

徐云鹏　天下人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俺要杀你何须旁人指使！

徐小玉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宋久荣　在你二人身上，各搜出玉印半方，严丝合缝，上面刻着“镇远将军徐”！

〔徐小玉、徐云鹏上前夺印，被宋久荣推开。

徐小玉　爹爹说，玉印合……

徐云鹏　兄妹见……

徐小玉　你是我哥哥徐云鹏？

徐云鹏　你是我妹妹徐小玉？

徐小玉　哥哥……

徐云鹏　妹子……（昏厥）

〔宋少炳示意，乾隆帝取药为徐云鹏服用。

〔内女声伴唱“西皮摇板”：

十三年兄妹们东离西散，

不料想他们是兄妹团圆，兄妹团圆！

〔乾隆帝疑虑顿消。

徐小玉　（接唱）

见哥哥血肉模糊我心似刀剜。

徐云鹏　（接唱）

当年事似梦景浮上眼帘。

徐小玉　（接唱）

十三年你远走高飞音信断。

徐云鹏　（接唱）

为报仇学剑法投奔武当山。

徐小玉　（接唱）

多少回梦兄长泪流满面。

徐云鹏　（接唱）

多少回想贤妹仰天对月泪不干。

徐小玉　（接唱）

相逢地竟在这阎王殿。

徐云鹏
徐小玉　（同接唱）

兄妹们壮志未酬遗恨九泉。

宋少炳　好啊，闹了半天，你们是徐家的余孽！

宋久荣　爹，您说的罪臣徐吉人，有一双儿女未能斩草除根，就是他们？

宋少炳　(冷笑)哼……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徐吉人费尽心机,刻印留记,教唆儿女,谋害国家大臣,可事到头来,他也难逃法网。

徐小玉　这里天良未丧的七尺男儿们听了！我父徐吉人,官拜镇远将军,征战青海,屡建奇功。不想这宋少炳老贼妒贤忌能,心怀叵测,害得我们家破人亡,骨肉离散。如今他依然高坐明堂,我兄妹反成了阶下之囚,这大清朝还有天理公道吗？

(唱“西皮流水”)

当年青海去征战,
我父挂帅掌兵权。
指挥若定奇勋建。
他不安职守妒高贤。
罗织罪名来诬陷,
参我父蓄意谋江山。
可笑那天子空有一双眼,
昏聩不辨忠和奸。
痛我父兵权褫夺遭严谴,
我一家被迫离故园；
辗转颠簸爹爹把病染。
我的亲爹呀！
死不瞑目恨绵绵,
此仇今生不得报。
这冤案盖棺百年也会有人翻。

〔乾隆帝听得发呆。

宋少炳　哈哈哈哈！

(唱“西皮快二六”)

玉牡丹听我来相劝,
伶牙俐齿也枉然。

尽管是句句实言无偏见，
这一桩公案也难翻。

乾隆帝　（接唱）

自古道是非曲直终可辨，
为何此案不能翻？

宋少炳　（接唱）

这案子本是和珅亲自断，
万岁爷御笔亲批铁案重如山。

乾隆帝　（接唱）

闻此言不由孤遍体涔涔汗。

宋少炳　（接唱）

皇王定案谁敢翻？

徐云鹏　（接唱）

恨那日狮子林中未如愿，
徒放昏王活命还。

乾隆帝　（接唱“流水”）

难道说刺王杀驾就是你？

徐云鹏　（接唱）

我不杀昏王心不甘！

宋少炳　来，把这小子拉下去砍了！

乾隆帝　慢着！侍郎大人，他兄妹既是行刺皇上的钦犯，何不送往行宫让皇上亲自发落。这不单除了你的心腹之患，还能得到皇上的恩赏。这叫一举两得。

宋少炳　好！我听大夫你的！久荣，即刻将刺客徐云鹏押往行宫，任凭圣上发落！

四姨太　还有这个贱人呢？

宋少炳　把她留下来，我要好好处治她！

乾隆帝　（闻言起立）哦……

宋少炳　高大夫，你也别走了。一来看病，二来叙旧。来呀，花厅摆酒给高大夫接风。

一家丁　（内）拿刺客！

〔一家丁急上。

家　丁　房顶上有人，她跑了！

〔宋久荣执火铳对准房顶。

徐云鹏　（大呼一声）文娴妹，快走！

〔席文娴越墙而去。宋久荣对空开了一铳。

宋少炳　这一定是他们的同党！

宋久荣　家丁们，今晚押解徐云鹏，必须严加戒备，所有刀客武士，准备强弓弩箭，随我一同去见当今。

〔众亮相。

〔幕闭。

第六场　劫夺囚车

〔前场的当夜。

〔虎丘。

〔幕启：远处可见虎丘塔，近处为山间大路。

席文娴　（内唱“高拨子导板”）

叹徐郎偏遇着杀身大祸！

〔浪里蛟、席文娴夜行上，亮相。

席文娴　（“回龙”）

他刺昏王，无结果，宜春院内暗藏躲，救他出网罗。

（“原板”）

三人同回太湖去，

他不告而别我心多。

只道他贪恋闲花忘记了我，

却原来他们同胞兄妹受折磨。

回太湖求援军心急如火！

〔席文娴、浪里蛟夜行，寻觅；众义军、春梅、秋霞上，与席文娴相遇。

席文娴 （接唱）

喜神兵从天落……

众 （接唱）

搭救英雄出网罗！

〔众人欲去救援，席文娴急忙制止。

席文娴 （接唱）

老贼手下刀客多，

一个个凶似恶魔。

众 （接唱）

气冲天怒满心窝，

要斩尽世间阎罗。

席文娴 （接唱）

他们执枪握剑尽操戈，

执枪握剑尽操戈。

夜黑乌啼星寥落，

虎丘地险路陂陀。

人马拥塞实难过，

人马拥塞实难过，

伏兵剑池谁能测。

众 人 （接唱）

伏兵剑池谁能测，

管叫敌胆破。

席文娴 浪里蛟！

浪里蛟 在。

席文娴　（接唱）

　　你前队佯攻诱贼，

　　俺断后救人劫车。

〔众人边舞边唱。浪里蛟跃上高坡，下。众亮相，下。

〔教练率众家丁上，浪里蛟迎上。

浪里蛟　站住。

教　练　干什么的？

浪里蛟　你们是干什么的？

教　练　押解朝庭钦犯的囚车，告诉你不要在这闹事。

浪里蛟　囚车里押的是谁？

教　练　钦犯徐云鹏。

浪里蛟　就是那刺王杀驾的好汉徐云鹏？

教　练　怎么你认识他？

浪里蛟　他是我大哥。

教　练　你是谁？

浪里蛟　你爷爷浪里蛟。

教　练　好小子！

〔教练等与浪里蛟交手，浪里蛟遁去，下。

众　（内喊）囚车被劫了！

〔教练率众家丁追下。

〔席文娴、徐云鹏、春梅、秋霞、浪里蛟上；宋久荣、教练、众家丁上；起打；宋久荣等败退，下；席文娴等亮相。

〔幕闭。

第七场　书房自责

〔翌日晚间。

〔宋园书房。

〔幕启:窗明几净,陈设精巧。一盏高架红灯紧靠桌旁。窗外月朗星稀,银光泻地。

〔乾隆帝站立窗前,凝望园中,陷入沉思。

徐小玉 (内唱“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乾隆帝 (唱“反二黄慢板”)

闷坐在书房中心内烦乱,

闲愁萦怀思绪万端,思绪万端。

徐、宋两家结宿怨,

兄妹寻仇来到此间。

他二人原来是亲骨肉,

孤王错怪了玉牡丹,

我错怪了玉牡丹。

〔管家、二丫环携食盒上。

管　家 高大夫,请用膳吧。

乾隆帝 有劳管家。

〔管家、一丫环下。另一丫环在侧斟酒。

乾隆帝 (接唱“原板”)

她的父镇远将军威名显,

在边关挂了帅,为国家哪顾得马不停蹄,终日里辛劳,立下了奇功,哪知道反被那奸臣贼子一本来参,道他要谋孤的锦江山。

也是孤一时懵懂,听信谗言,未查真情,盛怒之下罢了他的官!

到今朝定案十三载,

才知是非颠倒颠。

本当昭雪翻此案,翻此案,

("散板")

天子认错,天子认错难上难!

〔管家上。

管　家　高大夫,菜都凉了,我给您热热去。

乾隆帝　不用了。昨日将刺客解往行宫,有何动静?

管　家　那徐云鹏半路上跑了。

乾隆帝　跑了?

管　家　是他的党羽劫走的。

乾隆帝　怎么,他还有党羽?

管　家　怎么没有。太湖里有好多人造反哪!

乾隆帝　他们为何要反?

管　家　昨天徐家兄妹说的那些事,您都听见了?太湖里那些个好汉跟他们兄妹同病相怜,都有一肚子苦水呀!

乾隆帝　(吃惊)啊,有如此众多的人蒙冤受屈?

管　家　啊,要不是活不下去了,谁愿意提着脑袋造反哪!

乾隆帝　他们都不怕死?

管　家　怕死?您还不知道哪,昨天救徐云鹏的那些太湖好汉,舍死忘生,浴血奋战,这真是义无反顾,哀兵必胜,听说那位女寨主更是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人犯给劫走了。

乾隆帝　这杀皇帝的刺客竟如此深得民心?

管　家　当今若能体恤民情,也一样深得民心。咳,就怕他不知道哟。

乾隆帝　咳,下情不能上达呀。

管　家　是啊,怕丢乌纱帽哇!

乾隆帝　哼，这些无用的昏官！

管　家　嘘！（摆摆手，指指脑袋）您干吗发火啊，咱们莫谈国事。

〔管家下。

乾隆帝　（唱“二黄摇板”）

　　听他言恰好似醍醐灌顶，

　　孤王我铸冤狱愧对臣民。

　　若不颁罪己诏将错来认，

　　也要去寻小玉把话讲明。

〔内侍扮作侍童上。

内　侍　启爷，小人回来了。

乾隆帝　可曾见过甘护卫？

内　侍　启爷，甘爷担心爷的安全，请求增派高手进府护驾。

乾隆帝　周围已经布置那么多人了，用不着大惊小怪。你速出府，传朕旨意，速调刑部大臣携带前镇远将军全部案卷，赶到苏州行宫候旨。

内　侍　嗻。

乾隆帝　速去速回。

内　侍　嗻。

〔内侍下。乾隆帝欲行，四姨太上。

四姨太　哎呀，高大夫，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上哪儿呀？

乾隆帝　哦，四夫人，你什么时候来的？

四姨太　我刚来。

乾隆帝　你有事吗？

四姨太　没有什么大事。老太爷吃了您几帖药，身子好多了，他万分感激。

乾隆帝　哦，承他抬爱。

四姨太　甭客气。

〔四姨太坐下。

乾隆帝　还有何事?

四姨太　对了,那个刺客徐云鹏不是押解到行宫去了吗?您猜怎么着,走到虎丘附近,被一伙强盗劫走了。

乾隆帝　此事我已听说了。

四姨太　还有……

乾隆帝　还有何事赐教?

〔二更。

四姨太　嘻嘻,你,你猜猜看。

乾隆帝　这个,四夫人,圣人云"非礼勿言"。天色不早,男女有别,各讨方便吧。

四姨太　哟,帘子脸儿——搭拉下来了。高大夫,您别错会了意,我是求您帮忙来了。

乾隆帝　有何吩咐,只管讲来,何言一个"求"字。

四姨太　事成之后,我谢您个三五百两银子不在话下。

乾隆帝　什么大事,要破费四夫人三五百两银子?

四姨太　嗯,这么说吧,那个贱人徐小玉把老头子迷上了。挨了她一刀,心还不死,把她关在那儿,说要好好收拾她。啧啧,您知道这个老不死的是打算怎么个收拾法吗?

乾隆帝　可以料得八九。

四姨太　这还不算。这个狐狸精把我们大少爷也迷上了,弄得他也神魂颠倒,这一来,连我都不理了!

乾隆帝　哼!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你出去!

〔四姨太坐着不动,乾隆帝无奈地往外走去。

四姨太　上哪儿?怎么着,要叫人?你叫哇!你叫哇!羞耻?我才二十几,那老头子都快七十了,他霸占了我,他怎么不讲羞耻?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求您一帖药,把那个小贱人毒死。您要是答应,我付您五百两银子。要是不答应……

乾隆帝　怎么样?

四姨太　我就撒泼打滚，叫来众人，就说你，你对我不规矩！

乾隆帝　（强按怒火）你……

（唱“二黄散板”）

暂且忍下千般恨，

先救牡丹再扫穴犁庭。

好吧，四夫人，我挣你这五百两银子。

四姨太　那好，拿来。

乾隆帝　什么？

四姨太　药啊。

乾隆帝　你送毒药，她肯吃吗？

四姨太　那，您送她就吃啦？

乾隆帝　我是大夫，她能不吃吗？

四姨太　好，我带你去。

乾隆帝　我去拿药箱。

〔乾隆帝拿了药箱，与四姨太下。

〔幕闭。

第八场　囚室平冤

〔深夜，紧接前场。

〔宋园，后院地牢。

〔幕启：砖石地牢，黑暗阴森，后墙有一小门。

〔徐小玉斜卧台阶。

徐小玉　（唱“二黄三眼”）

幽居在暗室中愁思苦想，

兄妹们喜得相逢似在梦乡。

那珠宝商转眼之间变成了大夫模样，

在前厅付灵药救兄危亡。

言语中他对徐对宋不倚不枉，

他深奥莫测令人费猜详。

〔四姨太，乾隆帝上。家丁迎上。

家　丁　干什么的？

四姨太　是我。

家　丁　哦，是四夫人。（请安）

四姨太　老太爷叫我带高大夫来给玉牡丹看病，你们都出去。

家　丁　这……

四姨太　怎么？

家　丁　是。

〔家丁欲行。

四姨太　站住！不叫不准回来。

家　丁　喳！

〔家丁下。宋久荣闪出。

宋久荣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得了，把给她的药，也给我一份吧。

四姨太　你要干什么？

宋久荣　孝敬老头子。

四姨太　他是你爹。

宋久荣　你知道他是我爹，你还找我……

四姨太　（急忙制止）你！

宋久荣　得了，你拔眼中钉，我去心头病，咱们两便。我子袭父职，这个家还是你当。你要是不帮我，哼，老头子都快七十了，我咬咬牙再熬他个七八年，他总得死，这爵位家财还不是我的，恐怕到那个时候……

〔四姨太拉宋久荣到一边。

乾隆帝　（自语）我哪儿来的毒药，还是先用这九转还魂丹吧。（对宋久荣）这是毒药。

〔宋久荣欲接。

乾隆帝　慢，此药吃将下去，病人七孔流血，恐招人议论。必须先给他吃三杯茶，两盅酒，半盏参汤，然后再服用此药。

四姨太　这么费事。

宋久荣　你要是给我要花招的话……

乾隆帝　我哪儿敢哪！

宋久荣　（转身对四姨太）老头子疑心重，这事还得你去办。

四姨太　老头子心狠手辣，我不敢。

宋久荣　你去吧！

〔宋久荣强令四姨太去。

四姨太　好吧。这事我办。可这儿呢？

宋久荣　我说高大夫，我实话告诉你，这里处处有机关，墙上装有暗器，隔墙还有我的心腹家丁，你就给我大胆的行事吧！（转身对四姨太）走吧！

四姨太　往后你要是没良心，天打雷劈！

宋久荣　走吧！

〔宋久荣推四姨太，同下。

乾隆帝　老天有眼，先劈了你们这些畜牲！

〔乾隆帝进地牢，从台阶上下来。

乾隆帝　牡丹！牡丹！

徐小玉　（惊）你来干什么？

乾隆帝　我来给你治伤。

徐小玉　治好了，你叫他们再打，打坏了再治，是不是？

乾隆帝　宋家所为与我无关。

徐小玉　无关，难道你与姓宋的不是一伙？

乾隆帝　我是大夫。

徐小玉　推得干净！昨天你陪审我兄妹，跟姓宋的不是一伙是什么？

乾隆帝　我是他们请来治病的。

徐小玉　那你为什么把我哥哥送到行宫让皇上治罪？

乾隆帝　多亏我那两句话，令兄才得远走高飞。

徐小玉　（不解地）远走高飞！谁救的？

乾隆帝　听说是太湖造反的同党。

徐小玉　那你也是太湖来的？

乾隆帝　我要是他们同党，那天在宜春院就不会是那般光景了。

徐小玉　你说的都是真话？

乾隆帝　若有虚言，天诛地灭。我要为你家报仇雪冤。

徐小玉　（感动地）……

（唱“二黄三眼”）

父死后一家人流离辗转，

宋少炳派人追杀赶到江南。

我兄长他为避刀锋在中途失散，

只剩下母女们孤苦无援。

愁容对泪眼，

悲痛伴心酸，

凄风共苦雨，

月冷照星寒。

老娘亲泪未干，气已断，撇下我这失哺的雏燕，可怜我才五岁，才五岁，蒙受着双亲丧，兄离散，无依靠，形影单，我的爹娘啊！

幼弱的身历经了千磨万难，

落在了风尘我把这荣华富贵看作浮云、残梦、水月、昙花，一心只要报父母冤哪。

乾隆帝　（接唱）

听牡丹一番话泪噙双眼，

这酸苦这悲伤惨绝人寰。

一代忠良偏受尽屈辱磨难，

误国奸佞却反倒荣耀非凡。

孤若不将这公案翻转，

到后来有谁还能忠心为孤保江山，谁还能为孤保江山。

牡丹哪！

（转“原板”）

权且忍耐一夜晚，

待明朝我救你出宋园。

徐小玉 （接唱）

君欲相救诚可感，

老贼难放我活命还。

乾隆帝 （接唱）

宋少炳恶贯满盈天怒人怨，

谅他自身难保全。

徐小玉 （接唱）

宋少炳手下多鹰犬，

你不要为我受牵连。

乾隆帝 （接唱）

我为你亲访宜春院，

乔装行医到宋园。

亲见你囚室备受难，

岂能抽手不救援。

徐小玉 （接唱）

君莫为我冒风险。

乾隆帝 （接唱）

我要救你谁敢来阻拦。

徐小玉 （接唱）

难道你有熊虎胆？

乾隆帝 （接唱）

偏在虎口救婵娟。

徐小玉 （接唱）

老贼位重威名显。

乾隆帝 （接唱）

五鼓天明他入牢监。

徐小玉 （接唱）

你能通天把君王见？

乾隆帝 （接唱）

直上九重有何难！

徐小玉 （接唱“散板”）

那皇帝太昏庸不纳忠谏。

乾隆帝 （接唱“顶板”）

劝牡丹耐着性听我一言：
帝王也是凡人做，
说什么真龙降临尘世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要容他重整纲纪改前愆。

徐小玉 （接唱“散板”）

我望君再莫隐庐山真面。

乾隆帝 （接唱）

我就是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下江南。

〔徐小玉一惊。

乾隆帝 （接唱）

一时错使你家受苦受难，
负深疚来谢罪望你海涵。（跪地）

徐小玉 （接唱）

惊碎了心肝吓破了胆，
君拜臣民怎敢担。
只要是明是非匡正国典，

普天下感念君恩大如天，大如天。

〔席文娴、众义军上。

席文娴　小玉妹妹，听其言，还得观其行啊。

乾隆帝　你们是……

席文娴　怎么不认识了，在宜春院咱们还见过一面呢。

徐小玉　我哥哥是你们救的？

席文娴　你哥哥现在太湖马迹山寨内养伤。是他让我们来搭救你来了。

徐小玉　你是他的……？

席文娴　（欲言又止）你去问问他就知道了。咱们快走吧！

乾隆帝　慢，你们不能走！

席文娴　怎么，就凭你不让走吗？

乾隆帝　不是我不让你们走。朝庭有过错，才逼得你们铤而走险，如今寡人知错改错，你们何不各归乡里，安居乐业？

席文娴　话也没这么好说的。告诉你，我还有一本账，咱们慢慢算。小玉，你哥哥伤势很重，他急于要见你一面，要是迟了，恐怕……嗐！事不宜迟啊。

〔众人转身欲下，徐小玉急回身，快上几步。

徐小玉　陛下您多保重。（跪）

乾隆帝　咱们后会有期。

席文娴　快走。

〔宋少炳上，一家丁跟上。

宋少炳　哈哈哈！铁门铁窗都关上了，你们走不了啦。

〔众义军拿刀欲砍。

宋少炳　住手。这地窨里有几百斤硫磺火药，只要我手中的火铳一响，你们就上西天了！

徐小玉　宋少炳，你知道这位给你看病的高大夫，他是谁吗？

宋少炳　（冷笑）哼哼哼！他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休想活着出去！

徐小玉　他是当今皇上！

宋少炳　皇上！

乾隆帝　寡人在此，还不参王见驾！

宋少炳　参王见驾？我宋少炳为你大清朝的江山，东征西战，出生入死，我可没含糊过，只怕万岁偏听偏信，置我于死地！

乾隆帝　此事待寡人回转行宫再议。

席文娴　怎么，徐家的冤案，你就不翻了？

宋少炳　哼哼！要想翻案，我是必死无疑。好，咱们同归于尽吧！

乾隆帝　宋少炳！你无君无父，不怕天下人咒骂于你！

宋少炳　哼！我也瞧出来了，怎么着我也得死。我六十多岁，也活够了。好吧，咱们一同上西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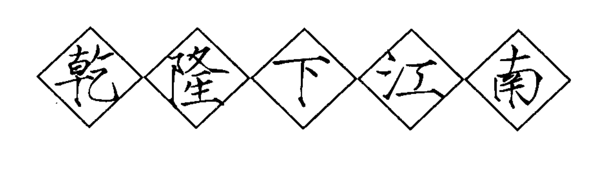
〔宋少炳执火铳，对准阶下。众亮相。

〔幕闭。

——上集完



京剧连台本戏



乾隆下江南

(下集)

罗通明　刘梦德

1985年



剧中人物

乾隆帝　爱新觉罗·弘历，近四十岁，皇帝。

徐小玉　十八岁，艺名玉牡丹，姑苏名歌女。

席文娴　二十余岁，太湖女侠。

智　空　七十一岁，原名徐吉人，惠山寺主持。

徐云鹏　二十四岁，徐小玉之兄，江湖义士。

甘凤池　四十余岁，御前护卫。

宋少炳　六十九岁，告老兵部侍郎。

宋久荣　二十余岁，宋少炳之子。

张　贵　近三十岁，乞丐。

李　才　二十余岁，乞丐。

于至善　三十余岁，无锡县知县。

孙寡妇　二十七岁，孙家饭店老板。

吴天良　近四十岁，绰号水鸭子，太湖义军。

管　家　五十余岁，宋少炳的管家。

小伙计　十七八岁，孙家饭店伙计。

小　僧　十九岁，惠山寺僧人。

哈克定　五十余岁，苏州知府。

众男义士　太湖义军。

众女义士　太湖义军

众护卫　甘凤池统领的护卫。

众家丁　宋少炳的打手。

众衙役　无锡县衙役。

众侍女　宋少炳的侍女。

众秀女　舞女。

第一场　囚室失玺

〔清乾隆年间。春三月，一天夜晚。

〔苏州。宋园左近。

〔幕启：漆黑的夜空，不时有闪电掠过，道路依稀可辨。宋园阴森的轮廓隐隐约约。

〔席文娴率吴天良和义士们飞奔宋园，上。

席文娴　（唱"西皮散板"）

　　鸟入林更深夜阑，

　　盼亲人心似火燃！

〔内传来更鼓声，席文娴等俯伏隐蔽。

〔更鼓声渐远。

〔席文娴等起身。

（接唱）

　　趁夜色急往前趱，

　　要搭救小玉出宋园。

〔席文娴等亮相。

〔隔灯。

〔乾隆帝和徐小玉在囚室内。

徐小玉　（唱"西皮散板"）我劝君再莫隐庐山真面。

乾隆帝　（接唱）我就是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下江南。

〔乾隆帝、徐小玉亮相。

〔隔灯

〔席文娴等急进。

〔隔灯

〔宋少炳手执火铳对准乾隆帝。

宋少炳　江湖郎中竟敢假冒皇上。

乾隆帝　你无君无父，胆大包天！

宋少炳　我送你上西天！

〔宋少炳举火铳射击，徐小玉挺身上前掩护乾隆帝，火铳声响，徐小玉负伤倒地，乾隆帝急忙扶起徐小玉。

〔内喊声大作："抓住宋家父子！""别让老贼跑了！"

〔宋少炳大惊，遁下。

〔席文娴率吴天良和义士们冲上，砍杀了几名前来抵挡的家丁，用刀劈开囚室铁门。

〔家丁们蜂拥而至，双方激战。

〔家丁们冲向负伤的徐小玉，强行将她架走。下。

〔席文娴拉着乾隆帝冲出铁门，下。

〔静场有顷。宋久荣率家丁们反扑回来，上。众人蹑手蹑脚进入囚室搜索。宋少炳在管家的搀扶下，上。

宋久荣　爹，都跑光了。

宋少炳　那个皇上哪？

宋久荣　也被水寇掠走了。

宋少炳　好，这真是苍天有眼，报在眼前。——玉牡丹的伤重不重？

宋久荣　不重，擦破点皮。

宋少炳　管家，快找大夫把玉牡丹的伤治好。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见她。

〔宋少炳斜视宋久荣。

宋少炳　你要是不痛改前非，休怪我没有父子之情。

宋久荣　（胆怯地）是。

〔一家丁猛然从地上拾起玉玺

一家丁　老太爷，您看这是什么。

〔宋少炳接过玉玺观看。

宋少炳　"富绕之宝"（大惊）这是皇上的玉玺！（欢喜）

（唱"西皮快二六"）

　　这玉玺能让乾坤来颠倒，

这玉玺叫老夫福至灾祸消；
这玉玺将把昏王命送了，
这玉玺要总督拱手把兵权交。

管家，你写得一手好字，也该派派用场了。

管　家　是，听老太爷吩咐。

宋少炳　命你立即写一道诏书。

管　家　（不解）诏书？

宋少炳　圣上有谕，命老夫统领两江兵马，进剿太湖。

管　家　圣上不是被……

宋少炳　哎，圣上在这儿哪。（举起玉玺）

管　家　（惊恐）这可有灭门之罪啊！老太爷，不能这么办。

宋少炳　昏君已被水寇掳走，命在旦夕，老夫趁此时机抓住兵权，拥立新主，成则封侯拜相……

管　家　倘若不成功呢？

宋少炳　不成，老夫率领人马赶走水寇，占据太湖，拥兵自重，他也奈何我不得！

管　家　只怕难……

宋少炳　（逼向管家）难道要老夫为徐家一案引颈受戮吗？君欺臣，纲常乱，事出无奈。不办也得办；只许办好，不准有半点差错。你明白吗？（目露凶光）

管　家　（屈服地）是，是。

管家退下。一家丁匆匆奔上。

一家丁　小的们抓住了一名水寇，他口口声声要见老太爷。

宋久荣　哪有工夫跟他费话，给我砍了。

宋少炳　慢，他要见我干什么？

一家丁　他说，当年在青海伺候过老太爷。

宋少炳　此人叫何名字？

一家丁　他叫吴天良。

宋少炳　哦，是水鸭子。

宋久荣　爹，这种人有奶便是娘，别搭理他。

宋少炳　水鸭子那几根骨头，我比你清楚。这会儿正用得着他。（转对家丁）把他带上来。

一家丁　（向内）带吴天良。

〔家丁押着吴天良上。

吴天良　老帅，您老人家开恩饶命啊！

宋少炳　水鸭子，你敢造反，活得不耐烦了？

吴天良　小人迫于生计，失身落草，不过是糊口而已，只要老帅收留，小的情愿伺候您老一辈子。

宋少炳　难得你有这份忠心，老夫自当成全于你。

吴天良　谢老帅。

宋少炳　不过，你还得马不停蹄地赶回太湖。

吴天良　（不解）老帅，还回去干什么？

宋少炳　干什么，回去服侍皇上。先下去吃饭，回头再听我吩咐。

吴天良　是。（欲去）

〔内传来“甘护卫到”的喊声。

宋久荣　爹，甘护卫来了。

宋少炳　皇上都丢了，这个护驾臣来得未免太迟了。

宋久荣　您见不见他？

宋少炳　我见他又太早了吧，管家还没写完旨哪。

宋久荣　那我打发他回去。

宋少炳　慢，顺便叫他给尹继善捎个信，就说皇下有谕，请总督过府接旨。

宋久荣　是。

宋少炳　（看着玉玺，大笑）哈哈哈哈！

〔幕闭。

第二场　水寨波澜

〔清晨。

〔太湖元山大寨，议事厅。

〔幕启：晨雾初散，朝霞满天，议事厅坐落在舞台右侧。上方扁额的字迹被贴上去的“议事厅”三字盖住；殿堂前方竖起了一面红旗，上书“太湖义军”四字。议事厅两旁有义军守卫，气氛森严。

吴天良　（内）皇上，您倒是快点走啊！

〔乾隆帝、吴天良上。

吴天良　到了，就在这儿。

〔乾隆帝环顾四周。

乾隆帝　这是什么所在？

吴天良　（指匾额）这上头不是写着的吗，“议事厅”。这就如同您在北京的金銮殿。

乾隆帝　（一惊，立即镇定下来）气派不小。不知所议何事？

吴天良　今天就议您的事。徐领头性如烈火，跟您又是冤家对头，看来凶多吉少。（向守卫义军）小心伺候着，我去回徐头领。

〔吴天良下。

乾隆帝　（唱“西皮摇板”）

　　叹人生福与祸风云变幻，

　　陷太湖吉和凶叫人心悬。

　　锦江南也有人插旗造反！

　　锁深宫难洞察这覆舟的狂澜！

〔吴天良急匆匆上。

吴天良　下面听着：徐头领有令。各带刀枪，议事厅聚齐。升寨啰！

〔众内应：“啊！”金鼓齐鸣，男女义军全副戎装上。

〔乾隆帝见义军威势略惊，转而镇定自若。

〔徐云鹏托着受伤的臂膀自殿堂内出，上。吴天良立即搬过一把

太师椅，安放在殿堂正中。徐云鹏走到椅前，向四周的义军拱了拱手。

徐云鹏　众位兄弟姐妹们。

众义军　（拱手还礼）徐头领。

〔徐云鹏落座，怒目斜视乾隆帝。静场有顷。

吴天良　皇上，快见过头领。

乾隆帝　头领，什么头领？

吴天良　太湖水寨的头领啊。

乾隆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是一国之君，岂能反理而行？

吴天良　（轻声地）俗话说“天高皇帝远，猴子称大王”。这儿是我们的地盘，您是明白人，别吃眼前亏。

乾隆帝　你们要怎么样？

徐云鹏　我们要你的命！

乾隆帝　哈……眼前朕龙困沙滩，你要叛逆杀君，易如反掌，可是，难免留个不忠不孝的骂名！

徐云鹏　哼，不忠不孝？我问你，先父徐吉人为你东征西战，浴血沙场，屡建奇功，他可称得一个忠字？

乾隆帝　（点头）算得是忠。

徐云鹏　既是忠臣，却被你害得惨遭一死。如今我替父报仇，可算是个孝字？

乾隆帝　这……

徐云鹏　讲啊，嘿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我看你还有何话讲？

乾隆帝　徐头领，请暂息雷霆之怒，听孤王剖白肺腑——

（唱“反西皮顶板三眼”）

披肝沥胆，

那夜晚狮子林风送清歌种下了孽缘。

我也曾宜春院微服访艳，

我也曾行医送药乔装到宋园。

囚室中倾诉衷肠一夜晚，
方知你徐家蒙冤多年。
叹小玉受尽了人间苦难，
为护驾不惜碧血染罗衫。
我恨不能插双翅飞越天堑，
闯虎口，救婵娟，扫奸党，报仇冤，愿你们兄妹、姑嫂早日团圆。
明心迹念孤王赤诚一片，
望头领心际远，眼界宽，切不可，信流言，要提防有人暗行奸，劝头领思虑再三，冰释前嫌。

徐云鹏 花言巧语，谁来信你！

乾隆帝 问过令妹，便知真假。

徐云鹏 （冷笑）嘿嘿嘿嘿！想我妹乃是纤纤弱女，被你花言巧语，欺瞒哄骗；俺徐云鹏乃是顶天立地的七尺男儿，怎能轻信于你！
（唱“西皮小导板”）
口蜜腹剑尽虚谎！
（“快板”）
自作自受自遭殃。
今朝入了我手掌，
笔笔血债要清偿。
挥刀叫你把命丧！

〔众义士应声抽刀逼向乾隆帝；席文娴急上。

乾隆帝 你弑君杀驾，大罪弥天！

席文娴 哼哼！
（接唱“散板”）
死到临头还要作势装腔。
常言道：君心难测。我看你应了这句话了！

乾隆帝 寨主何出此言？

席文娴　我问你，不在行宫享福，跑到宋园干什么去了？

乾隆帝　闻得玉牡丹身受重伤，朕放心不下，特地前去探望。

席文娴　一个歌女，值得这样吗？后来呢？

乾隆帝　后来在囚室之内……

徐云鹏　他说在囚室内，答应我妹妹，要为徐家平反冤狱。

席文娴　哦，这是真的吗？

乾隆帝　千真万确。

席文娴　那么，你跟宋少炳又是怎么说的？

乾隆帝　我跟宋少炳没说什么呀！

席文娴　真的没有？

乾隆帝　真的没有。

席文娴　（勃然大怒）你是满嘴的谎言！你要宋少炳统领两江兵马，进剿太湖，杀我们一个鸡犬不留！这难道不是你说的吗？

乾隆帝　（愕然）啊！

徐云鹏　这是真的？

席文娴　两江兵马已向太湖移动，宋少炳在胥口设了帅府，把帅旗都竖起来了，这还能假得了吗？

乾隆帝　哎呀！

徐云鹏　好恼！

乾隆帝　（唱西皮散板）宋少炳怎能够兵权执掌？

徐云鹏　（接唱）

　　只气得烈性人怒火满腔！

　　来，来，来，将昏王剁成肉酱。

〔众义军应声，各挥刀枪上前。

乾隆帝　（果敢地）且慢！

（接唱）

　　且容孤把话讲明再动刀枪。

寨主，徐头领，既然宋少炳领兵前来，你们将我杀死，也难能解太

湖之危。不如，朕草诏一道送交尹继善，命他勒令宋少炳退兵，这样，大家免动干戈，岂不是好？

席文娴　此话当真？

乾隆帝　若不相信，即刻就写。

席文娴　好，看过笔砚叫他写。

〔吴天良端过笔砚，乾隆帝一挥而就。吴天良把写好诏书送至席文娴手中。

席文娴　（看诏）"……卿速命宋少炳退兵，不得违旨。"可惜，它不管用。

乾隆帝　将此诏书送到尹继善手中，便可退兵。何言无用？

席文娴　我又不是三岁孩童，任你哄骗。

乾隆帝　这是从何说起？

席文娴　诏书上没有玉玺金印，何以取信于人？这还不顶一张废纸呢！

乾隆帝　哎呀呀，忙乱之中，朕一时疏忽。待孤取出玉玺，用印就是……

〔乾隆帝一摸腰间，不见玉玺，忙浑身上下寻找，仍寻不着，顿时惊慌失色。

乾隆帝　哎呀不好，我带在身旁的传国玉玺……

徐云鹏　怎么样？

乾隆帝　丢失了！

徐云鹏　呸！

（唱"西皮快板"）

你行事乖巧忒奸狡，

胡言乱语舌如刀！

传国玉玺皇家宝，

岂能将它一旦抛？

劝你快将实言告，

延误时辰命难逃！

乾隆帝　唉！（唱"西皮散板"）

这才是迷路深山遇虎豹，

船过险滩又逢暗礁！

祸不单行失国宝，

忧心如焚怎开交？

寨主，徐头领，事到如今，朕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辩。

只望你们审时度势，好自为之。

徐云鹏　你还嘴硬，我宰了你！

〔席文娴拦阻。

席文娴　慢。

（唱“西皮流水”）

湖面上已望见刀光剑影，

宋少炳发重兵杀气腾腾！

斩皇上也不能摆脱险境，

留人质待时机用他退兵。

风浪中掌稳舵指挥若定，

一招错满盘输功败垂成。

云鹏，众家兄弟，太湖方圆八百余里，地势凶险，港汊岛屿甚多，只要凭险拒敌，宋少炳必败无疑。你们随我前去查看敌情，准备迎战。吴天良，皇上交你严加看管，等破了宋少炳，再来发落。众位兄弟，登舟去者。

〔众义士、徐云鹏、席文娴下。乾隆帝由二义士押往另一侧下。吴天良见人都散尽，回转身来。

吴天良　（念“扑灯蛾”）

席文娴，不上当，

宋老帅借刀妙计不灵光。

一计不成使二计，

今夜晚叶山岛上把驾诳。

唉，不好。

听人说皇上是紫微星君从天降，

害了他神灵降罪祸难防！（思索）

哎，我眼前只顾千金赏，

那管他日后报应再遭殃。

〔吴天良得意忘形地下。

〔幕闭。

第三场　虎口自叹

〔当晚，二更。

〔太湖叶山岛上。

〔幕启：月色迷茫，湖畔亭台隐约可见。

〔乾隆帝伫立湖边，心事重重。

〔众义士上，巡视，下。

乾隆帝　（唱“二黄慢板”）

孤只说四海归心国运久，

争得来万方衣冠拜冕旒。

眼前事令孤王痛心疾首，

堂堂的圣天子竟成了阶下囚。

（“三眼”）

那宋少炳趁寡人落入虎口，

造伪诏剿太湖火上添油。

遭危难俱是孤自作自受，

听谗言害贤臣惹下怨尤。

（“原板”）

此一番若能够侥幸得救，

回朝去惩奸罚恶将纲纪重修。

那时候孤定要勤政自守，

任贤惕厉、宵衣旰食，造一个君正、臣贤、官清、民顺的赤县

神州。

（“散板”）

想到此心潮涌求神保佑，

保佑我化险为夷返回龙楼。

〔乾隆帝步入亭台，下。

〔甘凤池率一队护卫乘夜色登上叶山岛，上，亮相。

甘凤池　（念）甘凤池渎职罪难赎，

拼性命救驾出匪窟。

众　（轻声）回护卫大人，来此已是叶山岛。

甘凤池　来，抓个活口问问。

〔内更鼓声。

众　打更的来了。

甘凤池　好，抓活的。

〔众护卫隐蔽；更夫上，过场，下；甘凤池示意，卒众尾随，下。

〔吴天良从另一侧上，走到亭台前，定了定神。

吴天良　皇上，皇上！

〔乾隆帝从亭台出。

乾隆帝　你是何人？

吴天良　我叫吴天良。

乾隆帝　深夜到此何干？

吴天良　皇上，大事不好了！

乾隆帝　何事惊慌？

吴天良　五鼓天明，他们要害您的性命！

乾隆帝　（惊愕）此话当真？

吴天良　皇上。这还能假。大军压境，谁也拿不出退兵之策，只好硬拚，跟宋少炳拼个鱼死网破。为此明日开兵对阵之前，要用您的人头祭旗！

〔乾隆帝惊愕之余，转而镇定。

乾隆帝　“青山处处埋忠骨”。想不到这碧山盈盈的太湖就是孤长眠之所！

吴天良　皇上，别在这儿等死，得想法逃走啊！

乾隆帝　四面是水，如何逃走？

吴天良　我已备下船只。

乾隆帝　你随我逃走。要担风险哪！

吴天良　（假作激动）为皇上尽忠，虽死犹荣。

乾隆帝　好。难得你一片忠心，孤回转行宫自有厚赠。

吴天良　谢皇上。（看看四周）事不宜迟。您换上这个。

吴天良抖开包袱，拿出太湖义士服装，乾隆帝随他去换装，下。

〔甘凤池带着乔装的护卫蹑手轻脚地摸上，众护卫熟练地在周围隐蔽起来。

众　刚才那个巡夜的供认，皇上就在此处。

甘凤池　你进去看看虚实。

〔众护卫下。

〔吴天良引着换了衣服的乾隆帝上。吴天良发现有人，忙让乾隆帝背转身去。

吴天良　那边是谁呀？

甘凤池　（捂着嗓子）巡夜的。

吴天良　别偷懒，留点神。

甘凤池　是。

〔双方交臂而过。吴天良、乾隆帝下。

〔众护卫急上。

众　（低声）被窝还是热的，皇上可踪影全无。

甘凤池　这就怪了，给我四处寻找。

〔众护卫四下搜索。

〔内突然响起“拿奸细”的喊声。

〔席文娴，徐云鹏率男、女义士蜂拥杀出。甘凤池众护卫连忙应

战。两方展开短兵相接的激战。

〔甘凤池等抵挡不住。

甘凤池　（对众护卫下令）跟我撤。

〔众护卫随甘凤池逃下，席文娴等欲追。一女义士上。

一女义士　寨主，皇帝老官不见了！

〔众惊。

徐云鹏　听我的话早杀了多痛快，如今让他们自己人救走了，真丧气！

席文娴　这伙人到底是尹继善派的，还是宋少炳派的？

徐云鹏　落到宋少炳手里，他也活不了。

席文娴　不能让他落到宋少炳手里。跟我上船追！

〔众应声，亮相。

〔幕闭。

第四场　化险为夷

〔紧接前场。

〔湖上。

〔幕启：波光粼粼，浩瀚无边。

〔乾隆帝站立船头，吴天良挥桨划船，上。

乾隆帝　（唱"反四平导板"）

飞舟似箭离险境，

（"原板"）

蛟龙得水庆重生。

吴天良　（接唱）

到渡村把他交与宋少炳，

准保平步上青云。

〔内喊声大作，乾隆帝和吴天良吃惊。

乾隆帝　（接唱）

喊杀声声耳鼓震，

想是太湖发追兵。

吴天良 （接唱）

席文娴追来可要命，

杀了他献上人头得赏银。

〔吴天良拔出匕首，刚要行凶，乾隆帝猛回头，吴急藏匕首。

乾隆帝 （接唱）

莫待追兵再逼近，

速避锋芒变航程。

吴天良，后面追兵甚紧，还是拨转船头，暂避其锋。

吴天良 往那边（指反方向），可就奔了渔洋山了。

乾隆帝 那也比叫他们追上好啊。

吴天良 对，说得有理，咱们躲开他们。

〔吴天良回桨掉向，把船摇向渔洋山。乾隆帝、吴天良下。

〔甘凤池率众护卫划船上，亮相。

众 甘护卫，水寇的船追上来了！

甘凤池 掉头迎战。

〔众挥桨掉头。

〔席文娴、徐云鹏率男女义士划船上。

〔双方相遇，展开激战。

〔甘凤池等不敌，纷纷落水；义士们跳水，双方在水中搏斗。众护卫、甘凤池败下。

〔席文娴、徐云鹏、男女义士，押着俘获的众卫士，登舟，亮相。

〔暗转。

〔繁星闪烁，时已三更。

〔乾隆帝、吴天良划船上。

乾隆帝 （唱“反西皮原板”）

喊声杳然夜寂静，

追兵已去心绪宁。
天边浮云已散尽，
月照湖面波似银。
沐浴晚风观夜景，
别有情趣醉人心。
水中倒映远山影！

吴天良，你看前面隐隐约约的可是渔洋山？

吴天良　（惊）哎哟，可不是要到渔洋山了吗！

乾隆帝　（接唱）

送孤到渔洋山登岸步行。

吴天良　这个！……（背供）

（唱“反西皮原板”）

悔刚才没有要了他的命。
晕头转向变航程，
老帅派人在渡村等，
误了事只怕小命活不成。

〔吴天良挥桨掉向。乾隆帝不解。

乾隆帝　吴天良，你拨转船头，驶向何方？

吴天良　驶向渡村。

乾隆帝　因何不去渔洋山？

吴天良　那儿没人。

乾隆帝　哦，渔洋山无人居住？

吴天良　不，我是说那儿没有熟人。

乾隆帝　要熟人何用？

吴天良　熟人好给您带路，省得瞎摸乱闯啊。

乾隆帝　如今夜静更深，前去打搅他们，多有不便吧。

吴天良　不碍事，我的朋友们都是夜猫子，他们早盼着伺候您这样的贵人。

乾隆帝　还是不去为好。

吴天良　不去可不行，上了船您就得听我的，快坐好了，留心掉到水里去。

〔船一晃动，乾隆帝一个踉跄，险些跌倒。顿时引起了警觉，他急忙稳住身子，开始思索。

乾隆帝　（唱"反西皮原板"）

一番话引起我疑虑难禁，
却为何舍近就远去渡村？
莫非他们心怀叵测设陷阱，
看起来误上贼船祸将临。
危急关点要镇定，
须筹良策速脱身。
常言道，下药须对症，
弄虚玄，攻破他的心。

〔湖面上阵风扫过，小舟随风颠簸，乾隆帝立即借题发挥。

乾隆帝　（向空中一指）哦，你们真的来了？好，就随在船后吧。

吴天良　（莫名其妙）谁来了？

乾隆帝　金甲神。

吴天良　金甲神？在哪儿？

乾隆帝　你肉眼凡胎，焉能看得见神仙？

吴天良　（自语）对呀，皇上是天子下凡，独具慧眼，像我这样的凡人，哪儿能看见神仙哪。皇上，金甲神来干什么？

乾隆帝　护卫保驾。

吴天良　您好好的，他保的哪门子驾呀？

乾隆帝　你哪里知道，昨晚太白金星前来托梦，言道今夜有小人作祟，要加害孤王，故命金甲神前来护驾。

吴天良　（自语）坏了，这事惊动了神仙，看来要遭天报！（不寒而栗）皇上，太白金星还说了些什么？

乾隆帝　金星言道，宋少炳无君无父，反叛朝庭，玉帝震怒，已命阎君，追

他的阴魂！

吴天良　这么说，宋侍郎他活不长了？

乾隆帝　玉帝不降罪，他也难逃一死。

吴天良　这是为什么？

乾隆帝　（唱“西皮原板”）

孤微服私访宋园进，

早知老贼罪孽深。

已命总督布陷阱，

单等他轻举妄动，引火自烧身！

吴天良　这是真的？

乾隆帝　（接唱）

叛逆祸首诛九族，

从犯个个要灭门。

吴天良　（背供）坏了，我又跟错人了！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乾隆帝　吴天良。

（接唱）

孤赏罚分明最公正。

自有重赏谢你这救驾的臣。

吴天良　（背供）看来还是跟着皇上有好处。（转向乾隆帝）皇上，您恩典我什么？

乾隆帝　（接唱）

回京城我保你官高极品，

到姑苏先赏赐千两黄金。

还有那珍珠、玛瑙、翡翠器皿，

这些个无价宝权当报恩。

人生祸福难料定，

顷刻间你就是江南的大财神。

吴天良　您别骗我呀。

乾隆帝　哎，你可知道君无戏言。

吴天良　对，皇上是金口玉言，小人多虑了。皇上，您站稳了，我掉转船头，咱们奔渔洋山。

乾隆帝　好啊！

（唱“快板”）

小人逐利航向变，

额手称庆谢苍天。

恨不得插翅飞上岸，

翦灭宋贼救婵娟。

〔吴天良掉转船头，乾隆帝捻须微笑，亮相。

〔幕闭。

第五场　逃出牢笼

〔一天夜里，三更时刻。

〔胥口，一富绅花园，已被宋少炳占用为临时府第。幕启：花厅内室，桌、椅、衣架安放妥帖。雕花大床上，缎被、罗帐富丽堂皇。高架桌台上燃着尺余长的红烛。满室生辉，洋溢着喜气。

〔管家领着侍女们端着菜肴，上。管家指挥侍女们把杯、盘、碗、碟和菜肴摆设停当后，挥手让侍女们离去。管家最后走出房门，回手将门带上，下。

〔静场有顷。张贵、李才上，逡巡一周。

张　贵　（念）王厨子，露口风。

李　才　（念）宋少炳设宴在后厅。

张　贵　（念）这老头得了花痴病。

李　才　（念）看见小妞赛饿鹰。

张　贵　（念）平时他刻薄成了性，

李　才　（念）把奴仆、侍女当畜生。

张　贵　(念)咱哥俩要点剩饭他也不答应,

李　才　(念)还挨打受骂被欺凌!

张　贵　(念)今夜晚存心来搅混。

李　才　(念)先尝尝王厨子手艺灵不灵。

〔张贵、李才用手抓起桌上的菜便吃,忽然房外有动静。

张　贵　兄弟,有人来了。

李　才　快藏起来。

〔李才、张贵熟练地分别钻到桌下和床下隐藏起来。

〔管家引着两名家丁,把换了一身新衣的徐小玉带进房来。管家用手示意徐小玉坐下。管家挥手让家丁离去,自己亦随着出去,反手带上了房门。

〔内传来三更的梆声。

徐小玉　(唱"二黄慢板")

午夜里传来了更鼓三响,

徐小玉百感交集九转回肠。

囚室内护君王弹中臂膀,

陷魔掌相思难断挂心旁。

那夜晚他好似皓月天降,

照亮了风尘女悲苦的心房。

圣天子屈膝谢罪怎能忘,

我只得满怀深情祈上苍。

但愿他吉人有天相,

遇难呈祥免灾殃。

〔二侍女搀宋少炳上。

宋少炳　(唱"二黄原板")

水鸭子果然有本领,

今夜晚将皇上劫往渡村。

久荣儿带人马前去接应,

杀昏君消灾除祸根。

越思越想越高兴，

为此我忙中偷闲来会美人。

〔侍女为宋少炳宽衣，挂衣架上。宋少炳示意，侍女退下。

宋少炳　（凑近小玉）牡丹。

〔徐小玉不理睬。

宋少炳　怎么，你还要脾气？老夫我宰相肚里能撑船，常言道，冤仇宜解不宜结。今晚特备喜宴，愿咱们变冤家为亲家。别再想那个昏君了。

（唱）我劝你莫把昏王恋，

他身陷匪窟难生还。

苍天保佑我福不浅，

似姜尚拜相又出山。

传国之宝我掌管，

这玉玺——

〔宋少炳从腰间掏出玉玺，炫耀地在徐小玉面前晃动。床下的张贵也伸出头来探视。

宋少炳　（接唱）

这玉玺它使我富贵得双全。

来、来、来，白发红颜结姻眷，

管叫你正室得宠乐无边。

徐小玉　（接唱）

老贼无耻苦纠缠

今晚难过鬼门关。

若矢志不从必遭难，

他岂能放我活命还？

宋少炳　牡丹，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老夫自有办法整治你！

徐小玉　（接唱）

嗟叹人生何其短，
牡丹竟自早凋残。
望长空，怨苍天，
为什么偏让我小玉受煎熬？
罢、罢、罢，拼着一死了宿怨！

宋少炳　牡丹，如今老夫玉玺在手，大权在握，日后位极人臣，你就是一品夫人了。好好想想吧。

〔徐小玉闻言念头一转。

徐小玉　（接唱）

一番话小玉心中起波澜，
玉玺本是传国宝，
怎容得奸佞用它乱江山。
为皇上，为社稷，不可轻生寻短见，
且和他虚与委蛇来周旋。
我这里假献殷勤把酒劝，
待机会盗玉玺逃出龙潭。

〔徐小玉强颜欢笑走向桌边，宋少炳一见大喜过望。

宋少炳　牡丹，你明白过来了？

〔徐小玉微微点头不语。

宋少炳　那好，快给老夫斟酒。

〔徐小玉给宋少炳敬酒。

宋少炳　（抓住小玉手腕）不行，你的杯里也得斟上。咱们要喝个交杯。

徐小玉　我不会喝酒。

宋少炳　不管怎样，你得陪陪我呀。

〔徐小玉只得在自己面前的杯中也斟了酒。

徐小玉　老太爷您请。

〔徐小玉端起杯来。

宋少炳　来，喝着。

〔宋少炳一饮而尽，徐小玉又给宋少炳斟满酒。

徐小玉　老太爷，我跟你不打不相识……

宋少炳　这是前世孽缘未了啊。

徐小玉　对，那您得干了这一杯。

〔宋少炳一饮而尽，徐小玉又为其斟满酒。

徐小玉　今夜晚又得相见。

宋少炳　哎，再结良缘。

徐小玉　是啊，那您更得干了这一杯。

〔宋少炳又干了这一杯。徐小玉见他已有醉意，便连续给他斟酒。宋少炳连饮大醉，伏卧桌旁。

徐小玉　老太爷。（推推宋少炳）老贼真的醉了。趁此时我盗取玉玺，逃走了吧。

〔徐小玉快步去关房门。此时张贵从床下钻出，摸去了宋少炳腰间的玉玺。

〔徐小玉关门回来，搜遍宋少炳腰间，搜不出玉玺，她十分着急，便在宋少炳身上乱搜起来，宋少炳惊醒。

宋少炳　啊，你这是干什么？

徐小玉　（惊得后退）不、不干什么。

〔宋少炳一摸腰间，发觉玉玺丢失，大怒。

宋少炳　好你个贱人，竟敢盗走老大的玉玺，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

〔宋少炳从靴筒内拔出匕首，脚步踉跄地要绕出桌子来刺徐小玉。

宋少炳　好你个贱人，快把玉玺还我，不然我要你的命！

〔徐小玉隔着桌子跟宋少炳绕圈。蓦地桌子离了地，宋往东，桌子往东，宋往西，桌子往西，总是挡住宋的去路。

宋少炳　这桌子怎么活了？！

〔宋少炳一脚，踢翻了桌子，露出了桌子下的李才。

宋少炳　（大惊）拿奸……

〔宋少炳未喊出口，张贵已从床下钻出，抄起衣架上的衣服，扑上去蒙住了宋少炳的头。宋挣扎。李才揭起床上的被单，把宋少炳包裹起来。徐小玉拿起酒壶要砸宋少炳，被张、李二人拦住。

张　贵　姑娘，可不能杀生害命。

徐小玉　他跟我有仇。

李　才　我们也恨这个老杂种，现在可还是逃命要紧。

徐小玉　那你们先等等。

〔徐小玉在宋少炳身上搜寻开了。

张　贵　姑娘，你这是干什么？

徐小玉　找玉玺。

张　贵　咳，不在他身上了。

徐小玉　（大惊）到哪儿去了。

张　贵　在我这儿呢。（示玉玺）

〔徐小玉接过玉玺，喜出望外。内人声大作。

张　贵　我的姑奶奶，有人来了，还不快跑。

〔张贵、李才推着徐小玉出了门，下。

〔众家丁、宋久荣上。

众　少爷，老帅不见了。

宋久荣　这屋里怎么乱七八糟的。

众　少爷，这儿有个大包袱。

〔宋久荣走近前看了看，使劲踢了一脚。

宋久荣　这是他妈的什么东西？

宋少炳　哎哟！

众　是个人。

宋少炳　快解开。

〔众家丁解开包袱，露出了宋少炳。

宋久荣　爹，原来是您！水鸭子没有接上头！

宋少炳　这会儿顾不得他了，小贱人哪？

宋久荣　（不明所以）什么小贱人？

宋少炳　（气急败坏）玉牡丹把玉玺盗走了，你快给我追。

宋久荣　是。

〔幕闭。

第六场　茂林深处

〔午夜。

〔惠山脚下。

〔幕启：一钩残月，朵朵行云，远处可见惠山，近处是茂密松林。

徐小玉　（内唱）

“高拨子导板”

月昏黄星黯淡不辨路径！

〔张贵、李才奔上。

张　贵
李　才　（内向）姑娘，你快走哇！

〔徐小玉步履蹒跚上。

徐小玉　（唱“回龙”）

怀玉玺，离险境，为报一家冤仇恨，

投奔我主圣明君！

张　贵
李　才　姑娘，你瞧，越追越近了，我们哥俩道熟，咱们绕小路快走吧！

徐小玉　（唱“原板”）

在身后火光飞腾如追命，

绕小路顾不得足痛难行。

〔徐小玉行走艰难，张贵、李才扶着她向前走。

张　贵
李　才　嗳，总算把他们躲过去了。咱们歇会儿再走。

〔忽然徐小玉抚摸腰间。

徐小玉　（唱“摇板”）

　　腰中玉玺无踪影，

　　烈火燎心汗淋淋。

张　贵　什么没有了，这么着急？

徐小玉　玉玺。大概是出来的时候没带在身上。

李　才　也许是慌忙当中没顾得带。

徐小玉　那我再回去拿去。

张　贵　啊，我的姑奶奶，好不容易逃出来了，你再回去，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徐小玉　（想）不对，我出来的时候，是带出来了。

李　才　大概是在半道上跑丢了。

徐小玉　我得找找。

张　贵　哎呀，姑娘，这块玉比你的命还重吗？别找了！

李　才　再说，天这么黑，大海捞针，到哪找去呀！

徐小玉　（接唱）

　　玉玺本是国中宝，

　　纵然万死也要寻。

张　贵　嗯，她还找定了！

李　才　咱们也得陪着找哇！

张　贵　这个倒霉劲儿！

李　才　姑娘，快点找吧！

〔徐小玉、张贵、李才四处寻找，李才忽然摸着一物。

李　才　（惊慌失措）哎哟！有长虫！

张　贵　什么长虫？

李　才　一条白花花、黄丢丢、滑不溜叽的蛇！

张　贵　在哪儿呢？

李　才　那不是吗！

〔张贵过去一看。

张　贵　嗐！那是条死蛇！

李　才　也够吓人的！

张　贵　姑娘，没处找哇！

李　才　咱们在地上一通瞎摸，万一摸出点别的来，也不是个事呀！

〔徐小玉想，摸摸腰前，再摸腰后，摸到玉玺。

徐小玉　（惊喜）好哇，找着了！

张　贵
李　才　在哪找着的？

徐小玉　在我腰后边系着呢！

张　贵
李　才　闹了半天没丢哇？！

徐小玉　是呀。

张　贵
李　才　咱们快走吧！

宋久荣　（内）徐小玉，哪里走！

张　贵
李　才　哎哟，快走！

〔张贵、李才急忙扶徐小玉逃进松林。

〔众家丁执灯笼火把，宋久荣执短刀上，追进松林。

〔张贵、李才、徐小玉绕树奔逃，宋久荣等绕树而追；张贵、李才见状急忙躲起；宋久荣追上徐小玉，一脚把她踢倒。

宋久荣　徐小玉，你大胆！

（唱“散板”）

　　任你狡诈多毒狠，

　　难逃宋家手掌心。

　　押回府去重刑问——

抓回府去！

〔众家丁上前抓徐小玉,忽然智空从树林深处冲出,打翻众人。

智　空　(接唱)惠山下岂容你凌辱佳人!

〔众惊。

宋久荣　上!

〔众家丁冲去,被智空打得落花流水,纷纷逃下。宋久荣与智空交手,短刀被打落,逃下。

〔智空携徐小玉下。

〔张贵、李才从树后闪出。

张　贵　逃出恶魔掌。

李　才　又被和尚抢。

张　贵　这姑娘命太苦了!

李　才　咱们管不了这么些。

张　贵　嗐!

〔幕闭。

第七场　市井漂泊

〔午前。

〔无锡城内,孙家饭店。

〔幕启:左边柜台旁的立柱上挂着黑底红字的木牌,镌写着"无锡小笼,酱汁排骨";柜台边的酒坛上有"二泉酒"的字标;靠酒坛设大瓷盘,内盛无锡肉骨头;柜台另一边有炉灶蒸锅。右边设三四张饭桌。

〔小伙计忙着做小笼包子。

小伙计　(向柜台内喊)老板,已经包了十几笼了,还要不要再做了?

孙寡妇　(内)全做了吧。

小伙计　老板,顾客还没有上门,要是全做了,卖不出去怎么办呢?

孙寡妇　(内)今天天气晴朗,还怕不够卖呢!

小伙计　唉。

〔小伙计做完包子。

小伙计　老板，全做完了。

孙寡妇　（内）快上笼吧。

小伙计　是啦。

〔小伙计蒸包子。

小伙计　嗳，包子上笼了，要吃包子的快来呀！

〔张贵、李才上，他们敲着讨饭桶，沿街讨要。

张　贵　（哼唱）

昨天碰到丧门星，

李　才　（哼唱）

险些一命送了终。

张　贵　（哼唱）

肚皮饿得咕咕叫，

李　才　（哼唱）

小笼香气钻鼻孔。

张　贵　到了饭馆了，我恨不能坐在店里好好吃一顿。

李　才　别做梦了，这吃馆子的日子，咱们这辈子甭想了！还是要点剩的吧！

张　贵　嘚！

李　才　小老板，可怜可怜苦命人吧！

张　贵　我们一天没吃东西了！

小伙计　去去去，我正忙着呢！

张　贵　跟他说白费，咱们找老板要。

李　才　老板！老板！

孙寡妇　（内）来啦！来啦！

〔孙寡妇上。

张　贵
李　才　老板！

孙寡妇　哟！俩要饭的，这倒不错啊，我们这儿顾客还没上门，你们倒来得早哇！

张　贵
李　才　老板，赏我们点吃的吧！

孙寡妇　没有！没有！没有！快走，别挡着门。

李　才　您积积德，修修好，明天得个大元宝。

孙寡妇　废话！我卖包子能挣得了大元宝吗？

张　贵　您心慈善、福气大，来年生个胖娃娃。

孙寡妇　胡说八道！我男人死了两年了，怎么会生个胖娃娃！别找骂，快走！

李　才　您别骂，这就走，给点吃的糊糊口。

孙寡妇　别麻烦，我还做生意呢。

张　贵　您做生意，我不敢拦，给点剩的咱们就完。

孙寡妇　不给！有剩的我还留着喂狗呢，走！

〔孙寡妇不睬二乞丐，进店。

李　才　喝！这娘们，太损了，跟宋少炳的口气一样啊！

张　贵　咱们反正已经饿得走不动了，干脆就坐在她门口，搅她的生意。

李　才　对。叫她一个包子也卖不出去！

〔乾隆帝上。

乾隆帝　（唱“西皮流水”）

离太湖奔走羊肠道，

跑断双腿折断腰。

一无有龙车凤辇八抬轿，

二无有前呼后拥众臣僚。

帝王今日落魄了，

一样的窘迫潦倒、辗转漂泊在市朝。

欲去县衙无力找，

腹中饥饿实难熬。

本当进店吃一个饱，

囊空如洗怎开交。

搜索枯肠思计巧——(想)

对。

(接唱)自然有人替我会钱钞。

〔乾隆帝欲进店，被张贵、李才拦住。

张　贵
李　才　这位客官，您进店干嘛呀？

乾隆帝　进店用膳哪。

张　贵　这个老娘们一点也不善。

李　才　她太恶了！

乾隆帝　嗳，不是善恶之“善”，用膳就是吃饭哪。

张　贵　吃饭？她这儿哪有饭呢！她就卖无锡小笼。

乾隆帝　什么叫做无锡小笼？

李　才　嗐，就是包子。

乾隆帝　嗳，很好，今天就吃包子。

张　贵　要吃包子，您拐弯往东，那儿有一家大饭馆，包子是最出名了。

乾隆帝　那么，这家店呢？

李　才　这家呀？哼！面也馊了，肉也臭了……

张　贵　炉灶也灭了，蒸锅也漏了……

李　才　不卖了！

〔孙寡妇一直在店内谛听，这时她倏然走出门来。

孙寡妇　胡说八道！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就因为没打发你们，就跟我这儿捣乱哪！

张　贵　本来吗，我们两人饿了一天了，你不给就不给吧，说什么“留着喂狗”，这像人话吗？

孙寡妇　你骂人?! 奶奶可不是好惹的!

张　贵　你别唬人! 我们两人四个肩膀夹两个脑袋,任吗也没有了,什么也不怕!

孙寡妇　不跟你们费话!（对乾隆帝）客官,吃包子您里边请。

乾隆帝　这……

孙寡妇　您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客官!

（唱“西皮快二六”）

孙家小笼大不同,

皮薄肉多是正宗。

小口咬开汤汁满,

轻吸慢品鲜味浓。

货真价实人人皆称颂,

管叫你吃完一笼想一笼。

张　贵
李　才　客官,您可别上当。

孙寡妇　客官,您可别听他们胡说!

乾隆帝　（想）二位,请。

张　贵
李　才　干吗?

乾隆帝　吃包子,我请客。

李　才　哦,您要请我们两个叫花子吃包子?

乾隆帝　对。

张　贵　吃完了,您给钱?

乾隆帝　是的。

张　贵
李　才　那太好了!（欲进门）

乾隆帝　二位,这面?

张　贵　细罗白面。

乾隆帝　这肉?

李　才　纯正鲜肉。

乾隆帝　哈哈哈哈! 请。

〔乾隆帝进店。

孙寡妇　客官。

〔张贵、李才随后进店。

孙寡妇　啊! 你们也敢进我的店?!

张　贵
李　才　一点也不错,我们进来了!

孙寡妇　出去!

乾隆帝　嗳,嗳,是我约他们来的,我请客。

孙寡妇　(愕然)啊?!

张　贵
李　才　花钱吃包子,你敢不卖吗?

〔张贵、李才找一个饭桌坐下。

孙寡妇　客官,您穿得这么体面,跟这两个叫花子坐在一块儿,不别扭吗? 来,来,您坐这儿吧。

乾隆帝　好,好。

〔乾隆帝在另一饭桌落座。

孙寡妇　都要点什么?

张　贵
李　才　赶快,上小笼。

孙寡妇　饿死鬼! 上小笼啊!

〔小伙计端来小笼包子,放下。

孙寡妇　客官,再用什么,尽管吩咐。

乾隆帝　好。二位,请用包子。

〔张贵、李才急忙吃包子。

孙寡妇　唉,二位,慢慢吃,包子是热的,烫坏了舌头可没法贴膏药!

张　贵　你别生气，气破了肚子还没法打补钉呢！

孙寡妇　哼！

张　贵　这娘们的嘴可太缺德了！

李　才　她说别的我都不在乎，唯独那句"留着喂狗"也不给咱们要饭的吃，可太刺人心啦！

张　贵　简直跟宋少炳的口气一样啊！

李　才　哼！往后咱们哥俩还得好好折腾折腾她！

乾隆帝　（关注地）啊？

（唱"西皮摇板"）

他二人无意中把口风透露，

闻听说宋少炳我怒上心头。

欲使他述详情先要加菜添酒——

老板娘！

孙寡妇　客官，有什么吩咐？

乾隆帝　除了包子，你们还卖什么？

孙寡妇　无锡肉骨头，二泉名酒。

乾隆帝　呈上来。

孙寡妇　应该说端上来。

张　贵　你管人家说什么呢！

李　才　拿上来就是了。

孙寡妇　你们少说话。

〔孙寡妇端来酒菜，放在乾隆帝一桌。

乾隆帝　放在那边。

孙寡妇　嗳！

〔孙寡妇把酒菜放在张贵、李才桌上。

张　贵
李　才　喝！给咱们上酒了！那就不客气了。

乾隆帝　（接唱）

酒酣时定然会叨叨不休。

请二位放开量喝一个够！

〔乾隆帝过去与张贵、李才同桌，斟酒、劝饮。

张　贵
李　才　谢谢您啦。

〔张贵、李才饮酒。

乾隆帝　嗳，二位，刚才你们提到的什么宋少炳，他怎么样？

张　贵　哼，他呀，好不是东西了！

乾隆帝　怎么？

张　贵　上回我们在他府外要饭，正好他坐着八抬大轿回来，嫌我们冲了他的威风了，叫他的手下人等打了我们一通，还说“把剩饭喂狗，也不给要饭的”！

李　才　气得我们两人在当天晚上就偷偷进了他的府院，想作弄作弄他。

张　贵　我们一进上房，您猜怎么着？里边藏着个花不溜丢的大姑娘！

乾隆帝　哦！她叫什么名字？

李　才　我们哪儿知道哇。

张　贵　只听宋少炳叫她什么“牡丹”。

乾隆帝　哦，不错，玉牡丹。

李　才　对，就是玉牡丹。

乾隆帝　（接唱）

闻此言孤更要细盘根由。

叫堂倌与我们再加酒肉！

孙寡妇　是啦！

〔孙寡妇又端来酒菜放下。

乾隆帝　二位请。

张　贵
李　才　您太客气了。

乾隆帝　那玉牡丹怎么样？

张　贵　我们两人藏在上房，那宋少炳可就来了！……

李　才　这个老东西可真是老不正经啊！他叫人家牡丹陪着喝酒。牡丹可是个有心机的姑娘，把宋少炳灌得醺醺大醉，人事不知，那姑娘就要逃跑，……

张　贵　姑娘刚一迈步，那宋少炳又醒了！

乾隆帝　怎么样？

李　才　这个老家伙拿起刀来直奔姑娘，我们两人实在看不过去，就……

张　贵　嗳，嗳，别说了，别说了，越说越多了，祸从口出哇！

乾隆帝　说下去呀。

李　才　不说了，咱们喝酒吃包子吧。

乾隆帝　嗐

（接唱"流水"）

正说得紧要时他又把口收。

叹娇花怎禁得狂风雨骤，

我胸中攒聚万种忧。

须使他和盘托出一字不漏——（想）

〔孙寡妇过来。

孙寡妇　客官，您还添点什么？

乾隆帝　不用了。

孙寡妇　三对三，六对六，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您一共吃了十个大钱，请您会账吧。

乾隆帝　哦，我出来得慌疏，身体没有带钱！

孙寡妇　什么，您没带钱?!

乾隆帝　对。

张　贵
李　才　没带钱，你可请的什么客呀！

孙寡妇　好哇！弄俩要饭的搅和上半天，又是酒又是菜，把包子吃得精光！临完说什么没带钱！你这是踢寡妇门，踹绝户坟哪！走，咱

们到县衙说理去！

张　贵
李　才　这可糟了！

乾隆帝　怎么，要去县衙？

孙寡妇　非去不可！

乾隆帝　（笑）哈哈哈……

张　贵　听说打官司，他怎么乐了？

李　才　大概是疯子！

乾隆帝　（接唱“散板”）

　　蓦然一计上心头。

　　若去县衙一同走！

张　贵　这里头没我们。

乾隆帝　要你们做个见证人。

李　才　我们可不去。

孙寡妇　包子那么好吃呢？走！

张　贵
李　才　哎哟，倒霉啰！

乾隆帝　（接唱）

　　脱困境我正好借风使船舟。

孙寡妇　走！

〔幕闭。

第八场　大闹公堂

〔午后。

〔无锡县衙。

〔幕启：大堂上有“明镜高悬”的匾额，桌案两旁设夹棍板拶。

〔堂鼓三响。众衙役分立两旁。孙寡妇跪于堂口，于至善在堂下

思索。

于至善　(念)七品皇堂,公务繁忙,
　　终日不知茶饭香,
　　碗筷刚刚放桌上。
　　孙寡妇告状到大堂。(坐于堂上)
孙寡妇,所告是实吗?

孙寡妇　句句是实。

于至善　来呀,传被告。

众衙役　被告人上堂!

〔张贵、李才上,跪。

张　贵
李　才　叩见老爷。

于至善　叫什么?

张　贵　我叫张贵。

李　才　我叫李才。

于至善　都是干什么的?

张　贵
李　才　无业游民。

于至善　要饭的就行了,什么无业游民哪!孙寡妇告你们吃了她的包子不给钱,有这事没有?

张　贵
李　才　有。可是我们没有过错。

于至善　什么,还没有过错?

张　贵
李　才　是一位客官请我们的。

于至善　他要请客可没给钱哪!你们是不是白吃了人家的东西?

张　贵
李　才　是。

于至善　那就是了。我这无锡县素来民风敦厚、公买公卖，岂能容你们骗吃骗喝，扰乱秩序。来呀，每个人各打五下板子！

众衙役　喳！

乾隆帝　（内）慢！慢！慢——哪！

〔乾隆帝上。

于至善　嗳，没传你，你怎么上堂来了？

乾隆帝　你断案不公。

于至善　怎么不公？

乾隆帝　请客的是我，于他两人无干，为何要打他们的板子？

于至善　哦，你是请客的，他们是吃包子的，我不应该打他们的板子的，对不对？

乾隆帝　对的。

于至善　对什么呀！吃完了包子得给人家钱。

乾隆帝　我身旁并未带钱。

于至善　你没带钱，吃什么包子，还请什么客？

乾隆帝　这钱自有人代付。

于至善　谁给你代付呢？

乾隆帝　就是贵县你！

于至善　好哇！这是硬叫我请你们三人吃包子呀！我也看出来了，跟你要钱，你是没有，不给钱，孙寡妇也不答应。为了保全我这无锡城的名声，我就给你代付。（对孙寡妇）他们一共吃了多少钱？

孙寡妇　一共十个大钱。

于至善　小意思。门房去领，下去吧。

〔孙寡妇下。

张　贵
李　才　谢太爷。

〔张贵、李才起身欲行。

于至善　回来！回来！

张　贵
李　才　我们的事完了！

于至善　完了？白吃人家的东西就这么完了？不儆戒你们这次，以后还要胡作非为。来呀，每人各打五下板子。

众衙役　喳。

〔众衙役按住张贵、李才各打五板。

张　贵
李　才　哎哟！

于至善　下次还再敢骗吃骗喝吗？

张　贵
李　才　不敢啰！

于至善　（对乾隆帝）打完了他们，这下该你了！（停顿少顷）看你是个读书人，穿戴也还整齐，不像是个泼皮无赖，想是一时手头不便，这次我就不追究了。十个大钱，十下板子，全给你记上了！下次不可，下堂去吧！

乾隆帝　且慢！

于至善　怎么着？

乾隆帝　这样草草收场，我岂能下堂！

于至善　你还要怎么着？

张　贵　我们仨吃了包子，我们哥俩挨了板，县太爷付了票子，咱们见好就收吧！

李　才　咱们走吧！

乾隆帝　不行，他不过代付了十个大钱！

于至善　十个大钱怎么着？十个大钱也是在我一天开销里省出来的！

乾隆帝　多谢贵县慷慨。

于至善　也不是慷慨，因为我见了您这号人一点辙也没有。文人无行嘛！谁知道您这文墨人什么时候犯毛病啊！请吧，别再找麻烦了！

乾隆帝　以后你叫我来，我还不一定来呢！不过，我这次需要广为应酬，

欲为贵县求借一二。

于至善　要向我借钱?

乾隆帝　对。

于至善　借多少?

乾隆帝　蜂窝纯银十万两!

于至善　什么?十万两纹银!

乾隆帝　正是。

于至善　你这是拿我打哈哈呀!我这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别说十万两银子,就是对半开——五万,这一辈子也挣不出来呀!

乾隆帝　既然你没有这许多银子,就该代我向上面去借。

于至善　向上去借?谁呀?

乾隆帝　西江总督尹继善!

于至善　喝!口气挺大,他是个封疆大吏,我是个芝麻绿豆官,叫我跟他借钱,这不是鸡蛋往石头上碰吗!

乾隆帝　借钱不行,那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于至善　借什么?

乾隆帝　一顶八抬大轿。

于至善　干什么?

乾隆帝　我要亲自去两江总督府,面见尹继善。

于至善　哦,去找尹继善大人。您要坐我的八抬大轿?

乾隆帝　正是。

于至善　您歇着吧!我这知县,从来没有坐过八抬轿,要坐就是二人抬,这两天还有一个轿夫请假回家娶媳妇了。要去,您就走着吧!

乾隆帝　哦,叫我步行去找尹继善?

于至善　那怎么着?

乾隆帝　要去,你去!

于至善　我去?

乾隆帝　你去给我把他找来!

于至善　什么？找！我去了，止不定他见我不见呢！

乾隆帝　拿我一束小柬，他定然乖乖地随你而来。

于至善　哦，你写一张条子，他就来？

乾隆帝　是啊。

于至善　（背供）喝，又犯毛病啦，这牛吹得可不小哇！好，你写。

〔乾隆帝过去写条。

于至善　我看你怎么写。

乾隆帝　你看也无用，那尹继善一看我这张小柬，必然三跪九叩，火速而至。

〔乾隆帝写就，交给于至善。

于至善　说得玄了，西江总督见了你的条子就会三跪九叩！他吃饱了撑的？你那又不是圣旨！

乾隆帝　（大笑）哈哈哈！

于至善　好哇！你这是拿灶王爷不当神仙，跟我无理取闹哇！今天不打你，惯了你的下次。来呀，打他二十板子！

众衙役　喳！

甘凤池　（内）甘护卫到！

众衙役　甘护卫到。

于至善　真正的大官来了！你先靠边站一会。——有请。

众衙役　有请！

〔甘凤池上。于至善出迎。

于至善　参见甘护卫。

甘凤池　贵县免礼。

于至善　甘护卫，来到敝衙，有何见教？

甘凤池　万岁离开太湖之后，来到无锡县城。我找了半日，不见踪影。闻听人言，圣驾曾在孙家饭馆吃过包子，可是他身边又不曾带着银钱……

于至善　甘护卫，您这一说，我心里直打鼓！您快进来看看这位是谁吧？

〔于至善引甘凤池上堂。

乾隆帝　啊，甘卿！

甘凤池　叩见万岁！

〔甘凤池跪。

于至善　哎哟，我的妈呀！

〔于至善跪。

甘凤池　嘟！胆大无锡县，竟敢审问当今。你可知罪？

于至善　（发抖）小官罪该万死！

乾隆帝　甘卿，这位知县办事尚属公道，不可难为于他。

甘凤池　遵旨。

乾隆帝　看来他这份顶戴该换换了。

甘凤池　万岁恩泽群臣，他一定感之不尽。县太爷，起来！

于至善　有罪之臣，不敢起身。

甘凤池　万岁爷已经把你的顶戴革去！

于至善　啊。

甘凤池　给你换成红顶花翎，升官晋爵了！

于至善　谢主龙恩。

甘凤池　县太，你这十个大钱花得可是地方呀。

于至善　（示小柬）万岁，您的御笔就赏给为臣吧。

乾隆帝　拿去吧。

于至善　谢万岁。

乾隆帝
甘凤池　（笑）哈哈哈哈！

张　贵
李　才　他打了我们板子，我们可不答应啊！

〔张贵、李才坐上堂桌，抱起印盒、签筒。

乾隆帝　贵县，这二人怎样发落？

于至善　是。我得跟这二位老太爷商量商量啊。

乾隆帝　快去。

于至善　遵命。（对张贵、李才）二位老太爷，请问哪，到底怎么发落呢？

张　贵　别发落了，就在县衙里头给我们找个差使吧。

李　才　对了。

于至善　怎么，在我这儿当差？

张　贵
李　才　啊，不愿意吗？

于至善　嗯，不敢！不敢！

张　贵
李　才　这不了结了吗！

于至善　启万岁，这二位老太爷情愿在我这县衙当差。

乾隆帝　好，甘卿，传诏尹继善，令他等速来无锡见驾。

甘凤池　遵旨。县太，万岁可交给你了，若有差池，拿你是问！

于至善　唉，甘护卫！……

乾隆帝　（拉于至善）他在这儿碍事，让他去吧。

于至善　是是。

〔甘凤池下。

乾隆帝　贵县。

于至善　万岁。

乾隆帝　快备一席上好的美味佳肴，我要开怀畅饮。

于至善　遵旨。

张　贵
李　才　那我们哥俩就不伺候您了。

乾隆帝　不，非你们不可呀？

张　贵
李　才　万岁，您还要请我们的客呀？

乾隆帝　哈哈哈哈！

〔幕闭。

第九场　禅院辨奸

〔拂晓。

〔惠山寺禅房。

〔幕启：禅房门紧闭着，四扇大窗的窗帘也未卷起。院内古木参天、春兰初绽；左有石桌、石墩，右方可通跨院。

〔禅房门徐徐开启，智空端药碗上。

智　空　（唱“黄摇板”）

在松林救弱女摩拳擦掌，

回寺来问情由更添悲伤。

叹姑娘受惊悸心忽神恍，

彻夜间我为她细煎药汤。

〔智空把药碗放于石桌。小僧上。

小　僧　师父，您起来了？

智　空　那姑娘还未起身吗？

小　僧　昨天晚上我在跨院里一直看着她，听她在房里大呼小叫，折腾了一宿，这会才刚刚睡着。

智　空　那是她患了惊吓失魂之症。这里有药汤一碗，等她醒来，要她服用。

小　僧　嗳师父，您大慈大悲救了这位姑娘，就该送她回家呀！

智　空　她已然无家可归了！

小　僧　那就把她送到县衙，听凭官府发落。

智　空　为师出家以来，从不与官府结缘。

小　僧　哦，您是怕惹麻烦！那也不能留她住在咱们这儿呀！您想，和尚庙里住着个大姑娘，这要是嚷嚷出去，对您的名声也不好哇！

智　空　为师已经盘算好了。今晚三更时分送她出寺，安置在远方施主家中。

小　僧　那好。可是您晚上才送她出去，这白天呢？万一叫游寺的香客

看见了，咱们怎么说呢？

智　空　今天为师紧闭禅房，香客一律不见。倘若有人游寺，不可叫他在禅院走动，尤其那位姑娘，必须好言劝慰，严加看守，千万不要使她离开跨院半步。

小　僧　这我都能办到，实在不行，我把姑娘住的那间房锁起来，她还能出来吗？可是万一她又像昨儿晚上一样，在屋里大呼小叫，旁人不是一样也听得见吗？

智　空　这碗汤药有安心定神之效，吃下去就能沉睡不醒。速速拿去叫她服用。

小　僧　好，只要她不闹腾，咱们就万事大吉了。

智　空　快去。

小　僧　是。

智　空　（念）平安熬得红日落，

夜走郊原了愿心。

阿弥陀佛！

〔小僧奔跨院，下。智空进禅房，紧闭房门。

〔徐云鹏、席文娴上。

徐云鹏　（唱“二黄散板”）

细作报小玉妹逃出魔掌。

席文娴　（接唱）

在中途被老僧抢入庙堂。

徐云鹏　（接唱）

我二人扮香客明查暗访。

席文娴　（接唱）

急迫中寻不见那苦命的姑娘。

〔徐云鹏、席文娴四下寻找。小僧扫地上。

小　僧　嗳，嗳，嗳，你们是干什么的？

徐云鹏
席文娴　烧香还愿的。

〔张贵、李才暗上。

小　僧　烧香在大殿，禅房重地，香客莫入。留神弄一身土！

〔小僧扫地下。

张　贵　嗳，二位，你们大概不是本地人，没来过这惠山寺，到大殿要往左拐。

李　才　这是后殿。

徐云鹏　不瞒二位说，我们是找人的。

张　贵　找人？

李　才　要找谁？

席文娴　要找这庙里的方丈！

张　贵　要找老方丈？

徐云鹏　这位老方丈七十开外，鹤发童颜，体魄雄伟，武艺高强。

张　贵　（与李才背供）喝！跟咱们找的是一个人哪！

李　才　嗳，二位，你们找他干什么？

徐云鹏　这……

席文娴　久慕大名，顺道前来拜访。

张　贵　（对李才）嗳，兄弟，这两人来意不善哪！

李　才　八成是宋少炳的暗探吧！

张　贵　得把他们支走。

李　才　对，支得越远越好。

张　贵　嗳，二位，你们是不知道哇，这惠山寺的老方丈去年就坐化了，这儿只剩下大和尚、小和尚……

李　才　就是没有老和尚。

张　贵　你们要找的那位老方丈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徐云鹏　现在何处？

张　贵　你们顺着我的手儿瞧——，穿过松树林，越过小山坳……

席文娴　你们说的可是锡山寺？

张　贵　对，就是锡山寺。

李　才　昨儿我们哥俩还在那儿见过他呢。

徐云鹏　多谢二位指点。

张　贵
李　才　好说，好说。

席文娴　请。

〔席文娴、徐云鹏下。

张　贵　（笑）哈哈哈哈！锡山寺前两个月就塌了。

李　才　庙都没有了，哪儿找和尚去！

张　贵　嗳，兄弟，他们真要是宋少炳的暗探，要是得了手，那就糟心啦！

李　才　可咱们跑了那么些庙，也没找到那个老和尚啊！

张　贵　看来就在这儿。咱们仔细找找。

〔张贵、李才在禅房外偷看。

张　贵　嗳，抢小姑娘的老和尚就在这禅房里边。

李　才　我看看。（看）可不是他嘛！

张　贵　赶紧禀报皇上去。

〔张贵、李才从另一方向下。

〔乾隆帝上。

乾隆帝　（唱“二黄原板”）

为寻芳参拜了几多寺院，

尽都是花信杳徒劳往还。

来到了惠山寺数尽罗汉，

也未见国色天香玉牡丹。

情犹深缘已断心灰意懒！

〔张贵、李才上。

张　贵　回老爷，抢姑娘的那个和尚就在里面。

乾隆帝　哦，你们看得清？

李　才　看得清。

乾隆帝　认得准?

张　贵　认得准。

乾隆帝　(欣喜)好哇!(接唱"散板")

　　　　疑难中峰回路转喜心间。

张　贵　老爷,咱们赶快把这个老和尚抓走!

李　才　对,把他带到县衙审问。

乾隆帝　不!咱们还没有找到玉牡丹,岂可打草惊蛇。

张　贵
李　才　那得多会儿找着哇!

乾隆帝　既然老僧在此,就不愁找不到牡丹。你我四处寻找。

张　贵
李　才　是。

〔乾隆帝奔跨院走去,张贵、李才向禅房窥望。

〔小僧上,拦住乾隆帝。

小　僧　啊,施主,烧香拜佛请到大殿。

乾隆帝　焚香已毕,特来游寺。

小　僧　您要游寺,明日请早,今天不逢朔望,我们是不接待香客游人的。

乾隆帝　哦,游寺要等明天?

小　僧　对,要等明天。

乾隆帝　那好,今天我就在贵寺借宿一宵,明日赶早游寺。

小　僧　那哪儿行啊!这事我做不了主,得问我师父。

乾隆帝　那就请你带我去见长老。

小　僧　不行,我们长老出外云游,不在寺。

乾隆帝　怎么,长老不在寺中?

小　僧　不在寺中。

张　贵
李　才　(对乾隆帝轻声地)老爷,老和尚明明在院子里,小和尚跟咱们

说瞎话。

乾隆帝　（会意，对小僧）小和尚，你师父几时可以回来？

小　僧　他出去了就没有准日子，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不知道！

乾隆帝　好哇！我欲游寺，你说要等明天；我欲借宿，你叫我去问长老；我欲去见长老，你又说他云游在外。像你这样推三阻四，分明是慢待我们外方人。既然如此，我们人地生疏，也无处安身，今天就在这禅院之中坐一夜，等待明天！

张　贵
李　才　对，我们就在这院子里不走啦！

小　僧　嗳，不行，你们得赶快走！

〔禅房门开启，智空上。

智　空　徒儿，不可无礼！

张　贵
李　才　嗳，老和尚出来了！

小　僧　师父您……

智　空　（制止）不必多言。啊，施主，口称外方人，敢问仙乡何处？

乾隆帝　北京城内。

智　空　哦。

乾隆帝　念我远路而来，恳请在贵刹借宿一夜，明日游寺之后，即可早行。

智　空　施主，非是贫僧不允，只因敝寺年久失修，房屋不敷应用，请施主另寻他处投宿吧。

乾隆帝　长老不便，我也不能相强。

智　空　方才小徒不会说话，得罪施主，请勿见怪，贫僧这里赔礼了！

乾隆帝　岂敢，岂敢。

〔智空走近向乾隆帝施礼，一见大惊。

智　空　（背供）啊！

（唱“二黄原板”）

这施主气轩昂颇为面善，

依稀是圣天子微服参禅。

多少年未见驾一时难辨！

乾隆帝 （接唱）

看来他有隐情故弄虚言。

我还要穿花度柳暗试探——

智　空 （接唱）

我更须囊风袖月巧周旋。

施主请坐。

乾隆帝 长老请。

〔智空、乾隆帝分别坐于石墩。

智　空 徒儿，看茶。

小　僧 是。

〔小僧下，端茶上，放茶，下。

乾隆帝 听长老讲话，也不像此处人氏。

智　空 贫僧原籍扬州。

乾隆帝 扬州真是绿杨城郭，红袖楼台，好地方！可记得晚唐诗家杜牧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之句，那“二十四桥”就在扬州。长老可知这二十四桥的故事？

智　空 贫僧不知。

乾隆帝 扬州桥多，这二十四桥就是说第二十四座桥梁，每到月明之夜，必有一美貌无双的歌伎藏在那里吹箫作歌呀！

智　空 哦，阿弥陀佛！

乾隆帝 长老几时来到无锡？

智　空 在这无锡惠山寺挂单，算来也有十余年了。

乾隆帝 敢问长老贵庚？

智　空 虚度七十一岁。

乾隆帝 长老耳聪目明，身强力健，七十一岁倒是看不出哇！

智　空 施主美言，贫僧毕竟是老了。

乾隆帝　真是老当益壮啊！

智　空　多谢施主。贫僧老而无用了！

乾隆帝　哦，不不，长老的确是白发童颜。不知是用什么妙法修炼而成的？

智　空　这！……

乾隆帝　哦，我明白了，这惠山寺下松林甚多，想是长老白天在庙内参佛诵经，一到夜晚就在松林出没，打熬筋骨？

智　空　啊，施主，贫僧夜间是从不出离寺院的。

乾隆帝　哦，长老夜间从不离开寺院？

智　空　正是。

乾隆帝　外间之事，一概不问？

智　空　遁入佛门，四大皆空，凡俗无缘，六根清净。

乾隆帝　我来贵刹之前，倒听说一件新闻。

智　空　哦？

乾隆帝　此事就出在昨日晚间。有一名年轻女子被一伙强人追赶，逃到松林又被一老者抢去。长老可知这老者是什么人？

智　空　贫僧不知。

乾隆帝　他头戴毘卢帽，身穿绛黄袍，斜披紫袈裟，腰缠黑丝绦！

智　空　他是什么人？

乾隆帝　乃是一个和尚！

智　空　嗳！街谈巷议，不可深信。如果真有此事，也是佛门之中出了不屑之徒，不可将众多僧人一概牵扯在内，阿弥陀佛！

乾隆帝　（起身，不耐烦地）哎呀！

（唱"二黄摇板"）

　　我明言暗语似利剑，

　　他神色恬淡貌坦然。（对张贵、李才）

　　在松林可是他把路来断？

张　贵　可不是他吗。

乾隆帝　（接唱）

　　　　是亲眼见他带走了玉牡丹？

李　才　一点不错。

乾隆帝　（接唱）

　　　　看来他救牡丹并非心地善！

张　贵　准没安着好心。

乾隆帝　（接唱）

　　　　可叹那薄命红颜跳出虎穴又入龙潭。

李　才　嗐，那姑娘离开了骚老头子，又遇见了花和尚了！

乾隆帝　（接唱）

　　　　欲与凶僧直言辨，

　　　　无凭无据开口难。

张　贵　叫人真够着急的！

乾隆帝　（接唱）

　　　　忧心忡忡仰空叹——

徐小玉　（内唱“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乾隆帝　啊！（接唱“散板”）

　　　　一曲悲歌划长天。

　　长老，我明白了！

智　空　明白何来？

乾隆帝　我是堂堂须眉，长老不肯留宿，倘若是能歌善舞的俊俏佳人，你

就会想方设法容纳在禅房!

智　空　施主何出此言?

乾隆帝　你方才言道,贵寺年久失修,香客游人一律不得留宿,如今这跨院之内为何出现女子的歌声?

智　空　呃,这……

乾隆帝　她因何住在庙内?

智　空　她并不住在寺中!

乾隆帝　她身在何处?

智　空　她、她……她家与小寺仅一墙之隔,平日以贩卖香袋为生,想是方才歌唱了几句,被施主听见,望施主万勿生疑。

乾隆帝　此话是真?

智　空　出家人不打诳语,阿弥陀佛!

乾隆帝　(冷笑)哈!哈!哈!

智　空　施主为何冷笑?

乾隆帝　你语中有诈!

智　空　啊!

乾隆帝　长老言道遁入佛门,四大皆空,因何庙内出现女子歌声?你又说道六根清静,凡俗无缘,又为何知道这女子住在隔墙别院?这女子既然与贵寺无关,那你又为什么闻歌声而神色慌乱?如果这女子不在里面,何必对人横加阻拦?我看你咏桑寓柳,设意造言,面带忠厚,内藏奸险!

智　空　(大惊)啊!

〔张贵、李才跑向跨院,下。

乾隆帝　(唱"反二黄散板")

空门弟子言有慌,

怎能随佛渡慈航。

徐小玉　(内)万——岁——!

〔徐小玉急上。张贵、李才随上。

智　空　（大惊）你！

乾隆帝　牡丹！

徐小玉　万岁！

〔徐小玉扑向乾隆帝。

徐小玉　（唱“反二黄散板”）

睹龙颜难忍悲声放。

乾隆帝　（接唱）

瞻芳容虽喜——

（转“原板”）

也悲伤。

徐小玉　（接唱）

为寻你冲破了层层魔障。

乾隆帝　（接唱）

为寻你跑遍了多少庙堂。

徐小玉　（接唱）

叹薄命逃离贼手又遇和尚。

乾隆帝　（接唱）

他可曾对你有非分的心肠？

徐小玉　（接唱）

再三哀求他不肯放，

他还要黑夜带我奔他乡。

乾隆帝　凶僧，大胆！（接唱“快二六”）

松林竟把弱女抢，

袈裟之内歹心藏。

左右将他来捆绑，

三审六问上公堂。

〔张贵、李才掏出锁链欲锁。

智　空　（接唱“原板”）

蒙冤屈十三载又遭诬枉，

忍不住浑身颤抖五内痛伤。

小玉呀！

你，你，你本是我的亲生女！

我将你禁禅房，你怎知为父一片苦心肠！

乾隆帝 （接唱）

她的父早死在淮扬路上！

智　空 （接唱）

这也是天理昭彰我命不该亡。

贼奸佞暗加害天良昧丧，

游方僧救残生将我来隐藏，

从此我遁入空门当和尚，当了和尚，

我的儿呀！

徐小玉 （接唱）

这情景是真是假实实地令人迷茫！

智　空 （接唱）

曾记得朱砂记在你的左臂之上，

临别时还留下玉印半方。

小　玉 爹——！（接唱）

恕孩儿有目不识爹爹模样！

智　空 （接唱）

恕为父有话难以讲周详。

多年来我被屈含冤连累你！

害得你沦落风尘艰苦备尝。

这世道浑浑噩噩伸冤无望，

倒不如远走高飞跳出是非墙。

徐小玉 （接唱）

万岁爷已然明真相，

要为徐家雪冤枉，还要在功劳簿上将爹爹来表彰。

智　空　（接唱）

　　朦胧中似在那梦中游荡！

乾隆帝　（接唱）

　　我纵然浑身是口也难以慰忠良，

　　可叹你功高盖世全无封赏，

　　可叹你未丧疆场险些儿丧刑场。

　　可叹你为国勤劳在国中却无立锥地，

　　可叹你南北漂泊到头来隐姓埋名在庙堂。

　　孤不该偏听宋贼恶言来毁谤，

　　孤不该轻批枉断乱法章。

　　孤不该赏不当功任奸佞逍遥散荡，

　　孤不该罚不当罪使忠良家破人亡。

　　十三载蒙受着不白冤枉，

　　罪在宋贼错在孤王。

智　空　万岁呀！（接唱）

　　恕罪臣大不敬以小犯上，

　　谢龙恩眼含泪我三跪九叩拜谢君王。

乾隆帝　（接唱）

　　双手搀起忠良将！

　　拜我不如谢上苍。

徐小玉　（接唱）

　　玉玺一方来献上，来献上！

乾隆帝　（接唱“散板”）

　　你冰清玉洁忠义冠群芳。

〔小僧急上。

小　僧　长老，一群人手执刀枪闯进禅院！

智　空　万岁，请到房内回避。待臣迎上前去。

〔徐小玉搀乾隆帝进入禅房，张贵、李才随入，关门。

〔众家丁、宋少炳上。

〔智空迎过去。

智　空　（见是宋少炳，惊，背供）啊宋少炳！

宋少炳　长老，幸会了！

智　空　施主，久违了！

宋少炳　幸会了，哈哈哈哈！

智　空　施主不在前殿焚香拜佛，来到禅院有何见教？

宋少炳　老实告诉你吧，我是新任两江兵马大元帅宋少炳。只因府内丫环携带贵重之物潜逃，曾经派人追赶，说是被一僧人掳去，我寻遍了大小寺院，全无下落，今天到贵寺查看，请长老多多方便！

智　空　施主，贫僧只知参佛诵经，从不知你府丫环在我寺中。

宋少炳　口说无凭，今天我可要……

智　空　怎么样？

宋少炳　搜庙！

智　空　住口！这寺院乃是前朝敕建，谁敢在此轻举妄动！

宋少炳　哼！慢说是前朝敕建，就是当今皇上修的庙，我要搜查谁敢阻拦？来，搜！

众家丁　啊。

〔众家丁向禅房冲去。

〔禅房门开启，乾隆帝怒冲冲地上，走出，徐小玉随之而出。

乾隆帝　宋少炳，你大胆！

宋少炳　啊，万岁在此！

乾隆帝　你看看这是谁？（指智空）

宋少炳　谁？

智　空　我就是你害不死的徐吉人！

宋少炳　啊！

乾隆帝　宋少炳，你到此做甚？

宋少炳　保驾勤王。

乾隆帝　你住口！你私存玉玺，伪造诏书，妄图骗取两江兵马，以进剿太湖为名，欲置孤于死地，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今死期将至，还不俯首就擒！

宋少炳　哼哼！死？没那么容易。今天我是鱼死网破！

〔宋久荣带众兵丁上。

宋少炳　久荣快动手！

〔宋少炳、宋久荣上前掳住乾隆帝、徐小玉、智空等。

宋少炳　开刀！

〔众人欲杀乾隆帝等。

〔席文娴、徐云鹏从高处跃下；甘凤池率众兵卒冲上，进入禅堂，众人救下乾隆帝等。

〔宋少炳、宋久荣率众遁下。

〔幕闭。

尾　声　烟雨太湖

〔紧接前场。

〔惠山寺外。

〔幕启：惠山寺依山而设，山门上有"大宋敕建惠山寺"的匾额，左右石狮，杏黄旗凌空飘动。前为庙台空场。

〔宋少炳、宋久荣率众从庙内逃上；甘凤池、席文娴、徐云鹏、智空追上；双方起打，杀死宋久荣，擒住宋少炳，众下。

〔乾隆帝从庙内走上。

〔甘凤池率众上。

甘凤池　启禀万岁，宋少炳已被生擒。

乾隆帝　好哇！徐吉人父子和太湖女侠勤王有功，孤都有封赏；尤其那玉牡丹大义献来玉玺，孤更应另眼看待。他们为何不来见驾。

甘凤池　臣启万岁，扫灭宋贼之后，徐吉人要我转奏万岁，他说了四句话。

乾隆帝　哪四句话？

甘凤池　“被屈含冤十三年，如今方始辨忠奸。愿看圣明除弊政，衰朽笑在烟雨间。”

乾隆帝　“笑在烟雨间”！他走了？

甘凤池　他同太湖女侠和徐云鹏驾一舟船而去。

乾隆帝　那玉牡丹呢？

甘凤池　也一同走了。

乾隆帝　（无限怅惘）哦——！

〔哈克定、于至善上，跪。

哈克定
于至善　叩见万岁。

〔乾隆帝示意，哈克定、于至善起身，同向后招手。

〔众秀女上。

乾隆帝　（怆然地）嗐！

（唱“曲子”）

繁花万枝聚葱茏，

有目却未辨青红。

今朝一曲江南梦，

怅然遥望烟雨中。

〔众秀女翩翩起舞。

〔幕闭。

——下集完

神 话 京 剧







黎中城

1986年



剧中人物

孙悟空　蜘蛛精　唐　僧　猪八戒　女儿国王　沙和尚　土　地

化　身　毒蛇精　蝎子精　蛤蟆精　蝙蝠精　蜈蚣精

第一场　精生石窟

〔石窟幽深，阴森晦暗。

〔昏雾弥漫，怪石遍地。

〔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布满整个舞台。

〔蛛网中心高踞一只七彩蜘蛛。两只凶恶的眼睛闪闪发光，六条臂膀在缓缓摇动。

〔诡异的蝎子精、毒蛇精、蛤蟆精先后翻窜腾跃而上。

毒蛇精　毒蛇大仙在此。

蝎子精　蝎子大仙在此。

蛤蟆精　蛤、蛤、蛤、蛤蟆大仙在此。蛤蟆大仙有要事禀报！

蜈蚣精　我有要事禀报！

蝎子精　我有要事禀报！

众　我有要事禀报哇！

〔蜘蛛精飞身而下。

〔蝙蝠精翻上。

蝙蝠精　启、启、启、启禀大仙，唐僧西天取经，路过盘丝洞！

蜘蛛精　啊！（喜形于色）你说什么？

蝙蝠精　唐僧到啦！

蜘蛛精　嘿嘿！

众　妖　嘿嘿！

蜘蛛精　哈哈！

众　妖　哈哈！啊哈哈……

〔众妖骚动，蜘蛛精制止。

蜘蛛精　（唱）盘丝古洞群仙集，

多少年才盼来这天赐良机。

唐三藏金禅子罗汉躯体，

可长我五百年道行根基。

〔众妖紧缩亮相，成剪影。

众　妖　（垂涎欲滴）吃唐僧肉哇，吃唐僧肉哇……

〔内声："阿弥陀佛！"

〔众妖隐于黑暗之中。

〔骤然变景：洞外，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山清水绿。孙悟空一路前行，唐僧、猪八戒、沙和尚随后走来。

孙悟空　师父。（念，身段）

　　前面就是女儿国，
　　人欲横流是非多。
　　不如绕道三百里，
　　西天取经见我佛。

猪八戒　师父，我说。（念）

　　堂堂正正出家人，
　　和尚干吗怕女人。
　　谁心有鬼谁绕道，
　　别连累我猪悟能。

沙和尚　啊，二师兄，刚才大师兄之言，乃是一番好意啊……

猪八戒　你少说两句。你们都信不过我，连师父也信不过啦？

孙悟空　师父……

唐　僧　大家不必争论，借道女儿国，西天去者。

孙悟空　既然如此……八戒、悟净。

沙和尚　大师兄。

猪八戒　（同时地）又怎么啦？

孙悟空　你我务必格外小心！

猪八戒　嘻嘻，好！（欲行又止，回身）师父，还是您先请吧。

〔唐僧、猪八戒、沙和尚下。孙悟空似乎感觉到前程的危险，警惕地下。

〔灯复暗，恢复盘丝洞内景。

众　妖　（狂喊滥叫，张牙舞爪地扑上）抓住他！抓唐僧……

蜘蛛精　慢！（唱）

他身旁三个高徒，你们大家谁能敌？

众　妖　难道罢了不成？

蜘蛛精　（唱）欲遂心愿还需要另觅巧机，另觅巧机！

〔蜘蛛精扭身旋转，变为一道闪光飞去。

众　妖　（仰望天空）大仙，小心了！小心了……

〔切光。

第二场　祸起宫闱

〔女儿国境内。一员顶盔贯甲的女武士执戟守卫。

〔沙和尚与女官甲相对而上。

沙和尚　（行礼）我们是大唐僧人，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路经贵邦，请求过境。

女官甲　（皱眉）你们唐朝来的使节，长得都是你这个样子吗？

猪八戒　（从幕后闪出）不！女菩萨，他长得是黑不溜秋，傻里呱叽的叫人讨厌。嘿嘿，你看看我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耳大福大，嘴大量大，嘿嘿，我比他潇洒多啦。

女官甲　可有通关牒文？

沙和尚　（出示）牒文在此。

猪八戒　（一把夺过）你去照看师父。这儿，我跟她们打交道。

沙和尚　二师兄。

猪八戒　干什么？

沙和尚　刚才大师兄言道，你来多有不便，才让我来的。

猪八戒　你得了吧！那么听孙猴子的？噢，你想在这儿看女人对不对？

沙和尚　呃这个……

孙悟空　（早在幕后窥视，此刻跳出）呆子又在惹祸，着打！

猪八戒　（嗷嗷乱叫）别别别……

唐　僧　（内喊）悟空，你等不可失了大唐使节的体统。

猪八戒　（连连点头卖乖）师父，我知道了，知道了……（回对悟空）听到没有？

唐　僧　（内）烦劳通禀，我们师徒四人，往西天取经，路过贵邦，要借道过境。

女官甲　（一望，欣喜地）好说，好说。大法师，我国女王，日理万机，这会儿有重要国事，请您稍待片刻，我即刻给您回禀。

猪八戒　（嘟哝）她对师父那么客气……

孙悟空　八戒，到了女儿国，你少给我惹是生非。

猪八戒　（无奈地）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孙悟空　走吧！

〔猪八戒、孙悟空下。

女官甲　咱女儿国可有男人啦！

女武士　这些男人长得真难看。

女官甲　不，你瞧那个领头的和尚比你长得还漂亮呢！

〔一宫女手捧画轴上。

女官甲　你可真是姗姗来迟啊。咱女王陛下早等得不耐烦啦。

〔二人转身向舞台深处走去。

〔音乐声中，二幕启：女儿国王宫。富丽堂皇，西域风采。

〔女王倦慵地斜倚在御榻之上。

女官甲　启奏陛下，奉命画就英俊少年之图，进献女王陛下。

〔女王轻轻挥手，示意张挂。

〔女官与宫女将画张挂墙上。画上一金甲美少年，荷盾执剑昂首站立。

〔女王下榻，向画轴走去，凝视画中人，情不自禁地抚摩着。瞬间，画中人走出画轴，与女王携手并肩，翩翩起舞，情意浓浓。

〔宫外猪八戒粗鲁的叫声，惊醒了女王“春梦”。画中人复归

画中。

女　王　（愠怒地）王宫内院，谁在此大声喧哗？

女官甲　陛下，唐朝来了几个和尚，往西天取经，借道过境。

女　王　嗓音这么难听。

女官甲　可不是？那些和尚，一个面似猴头，一个像猪，还有一个面目狰狞，长得十分丑陋。可是，他们有通关牒文呢！

女　王　不见。

女官甲　（低声强调地）是男的！

女　王　是男的？（向宫外眺望，转慎为喜）好，立刻召见他们。

女官甲　四个人一块儿见吗？

女　王　不，单召见那个与画上长得一样的。

女官甲　遵命！

女　王　回来，我就在这儿召见。

女官甲　是！奏乐。

〔欢快的乐声中，众宫女喜气洋洋地伺候女王整理花容。

〔女官甲引唐僧上。

〔女王及众宫女步下金阶，以礼相迎，眼望唐僧，不由愣住，目不转睛，如痴如呆。

唐　僧　（合十礼拜）贫僧唐三藏，往西天求经，路过贵邦，请求过境。

女　王　（惊喜难抑）呀！（唱）

蓦然间只觉得魂灵儿震颤，

人世上竟有这超尘脱俗的美少年！

〔女王欲搀唐僧，唐僧恭身婉谢。女王引唐僧上金阶，坐于御榻上。女王又惊又喜，转眸细细打量唐僧。

女　王　（唱）问圣僧——

此来云程多遥远？

何事遣君到此间？

唐　僧　（唱）八万行程山水远，

辞别长安逾九年。
大唐朝通关牒文请查验，
行脚僧一路风尘上西天。

女　王　（唱）听说是——
大唐朝繁荣似锦实堪羡，
男耕耘女织纺胜过桃花源。
有情人白日相依夜相伴，
似鸳鸯效比翼和美甘甜，你怎不流连？

唐　僧　（唱）红尘中祸福无门千忧百患，
世途上何处是净土乐园？
为寻觅济世良方立下宏愿，
取真经拯群黎我重任在肩。

女　王　（唱）圣僧哥心慈悲容光焕灿，
粉装成玉琢就秀色可餐。
生成的风雅气度惹人爱恋，
却为何误入空门断绝尘缘？你何以心甘？

唐　僧　（唱）三藏我自幼儿命乖运蹇，
父遭害母受辱谁人垂怜？
入空门方把那禅机参悟，
色是空，空是色，脱尘离世，四大皆空，
我心静神安。阿弥陀佛……

女　王　圣僧哥！（唱）
人心总是血肉做，
男欢女爱是天然。

唐　僧　（唱）各人自有各人志，
我心早已随佛缘。

女　王　（唱）深宫祈盼几多载，
愿与君共效并头莲。

唐　僧　（唱）但求恩准早离去，

衔环结草意拳拳。

女　王　（唱）孤王以国相托付……

唐　僧　（唱）鸿鹄之志难改迁。

女　王　（唱）金口一开不容变！

唐　僧　（唱）我宁折不弯心弥坚！

〔唐僧下跪恳求放行。

〔女王痴情难泯，亦仆然跪倒在地，与唐僧四目相对，无限期待。

唐　僧　（霎时心旌摇动，忽又猛然觉醒）不，我若有一念之差，西天取经将毁于一旦！

女　王　西天取经对你何益之有啊？

唐　僧　西天取经，乃大唐万千僧俗之托啊！

女　王　我也是器重你，爱慕你，才以身以国相托啊！

唐　僧　请女王陛下宽恕。贫僧此身，早已献于众生，献于我佛。请容我上路吧！

女　王　唐僧哥哥……（向唐僧扑去，被他推倒，大喝）武士们走上！

〔众女武士冲上。

众　陛下。

女　王　将唐僧带进后宫，熏香沐浴。我要招赘亲王！

唐　僧　徒儿们快来！

〔孙悟空、沙和尚、猪八戒上，见状大惊。

〔女武士们执刀挺剑，把唐僧围在中间。

猪八戒　猴哥，你看啊，女王抢师父啦！这女儿国多开放啊！你们谁来抢我呀？

孙悟空　八戒躲开。女王陛下，想我师父受大唐万千僧俗重托，去往西天取经，岂能贪恋红尘，半途而废？你乃一国之主，又有如花之貌，何愁日后不得如意郎君？奉劝陛下，你走你的阳关道，俺过俺的独木桥，万万不可仗势欺人哪！

女　王　孤心已定旨已下，要想更改万不能。谁人胆敢违圣命……武士们！

众武士　啊！

女　王　五花大绑难脱身！

〔众武士以刀相逼。

孙悟空　（忍耐地）哎呀陛下呀！想这世间之事，明知不当为而强为者，到头来必然害人害己，自食其果。你……你可要三思而行！

女　王　我乃一国之主，话语既出，驷马难追！

孙悟空　（苦苦规劝）有道是：放下屠刀，方能立地成佛。

女　王　（冥顽地）哼，我根本就没想成什么佛！

孙悟空　这……

猪八戒　陛下呀，我的女菩萨！我家师父，乃是修炼得道的罗汉真身，岂能受你这如花之貌，托国之富？还是让他西天取经去罢！

孙悟空　好！

猪八戒　（不好意思地）唔……要是不嫌我稍稍胖一点儿的话……

孙悟空　啊？

猪八戒　我倒愿意留在这儿。咱们俩结婚吧！

沙和尚　二师兄，你住口！

女　王　不许你胡说！

众武士　不许你再胡说！

〔众女武士冲上前去，将不及防备的猪八戒打翻在地。

孙悟空　陛下！再三相劝，执意不听，休怪我等无礼！

女　王　还不给我拿下？

〔众女武士扑向唐僧师徒。孙悟空用定身法将众人定住。

猪八戒　哈哈，我胡说？怎么样？被猴哥定身法这么一定，都动不了啦。（向唐僧等）师傅，快跟猴哥他们先走……（自己转身走向女王）

孙悟空　八戒，你还要怎么样？

猪八戒　我要研究研究她们的良心怎么样？

孙悟空　（一把将猪八戒拉过来）躲开！师父，待俺师徒离国境，再还他自由自在身。

唐　僧　带马！

〔唐僧师徒急下。

〔女儿国君臣皆似泥塑木雕一般，一动不动。

〔怪异的音乐。

〔梁上坠下一闪闪发光的蜘蛛。蜘蛛落地，嘭然冒起一股青烟，化出了人形。她羡慕地察看着女王美丽的容貌，连连变化，企图变得与她一样美貌。然而，事与愿违。她取过铜镜照看自己半人半妖的丑陋面容，怒恼地吼叫，失望地跺脚。无可奈何之下，心生一计。她转身作法，钻入女王躯体。

女　王　唐僧……（蓦见众宫女躺倒一地，四周一片寂静，心中恐惧万分转身欲逃，偏与蜘蛛精打个照面，大惊大骇）啊！

蜘蛛精　（一把将女王拉住，阴森森地叫唤）陛下。

女　王　（浑身战抖）大……大仙。

蜘蛛精　我想借你一样东西。

女　王　大仙，要借何物？

蜘蛛精　就是你的金躯玉体！

女　王　啊！

蜘蛛精　我借用你的娇躯美体，把唐僧勾回来，与你共效于飞。

女　王　不……不……

蜘蛛精　（围绕着女王作法）你的灵魂出窍吧，出窍吧！我的灵魂钻入你的躯体之内。

〔女王颓然失去知觉，头上冒出一股青烟。蜘蛛精瞬间消失。

女　王　（一声惨叫）啊……

〔霎时，端庄华贵的“女王”，显出妖媚而凶狠的神态，一举一动皆如蜘蛛精无异。她环视众宫女，脸上露出恶意的狞笑。

蜘蛛精　哈哈哈……

〔幕后传出妖怪们的粗野笑声。

蜘蛛精　小妖们!

〔内应:"有。"

蜘蛛精　将你们的灵魂也钻入她们的躯体之内,随我一起行事啊!

〔内应:"啊!"

〔众宫女痛苦地挣扎,从地上爬起,发出:"哇呀呀呀呀"的粗野声音。

蜘蛛精　不对了,不对了。

众小妖　怎么不对?

蜘蛛精　变成女儿的模样,嗓音也得变。该这样:(女声)噫噫噫……

众小妖　(效仿)噫噫噫……

蜘蛛精　啊啊啊……哈哈哈!

众　妖　(效仿)啊啊啊……(又得意忘形地发出粗野声音)哈哈哈……

蜘蛛精　(唱)隐伏起异形怪状凶煞相,

幻化成妩媚妖娆女儿妆。

吐情丝漫天盖地结罗网,

料唐僧师徒难敌迷魂汤。

〔蜘蛛精作法,霹雳乍响,闪电、雷鸣,顷刻狂风暴雨铺天盖地。

〔切光。

第三场　魂惊野壑

〔狂风怒吼,大雨倾盆。

〔峡谷昏暗,危岩壁立。

唐　僧　(内唱)惊惶惶逃离了西梁女国……

〔孙悟空持金箍棒一路开道上。他挥棒拨荆丛,纵身越涧流,矫捷机敏,勇悍有力。

〔猪八戒紧拽马辔,沙和尚肩挑经担,护拥唐僧上。师徒四人顶

急风冒大雨，踩泥泞，过陡坡，艰难行进。“身段造型”。

唐　僧　（唱）地欲陷，天欲堕，急风狂飙，紫电雷火，

将人的肝胆锤炼，真性砺磨。

宫闱惊艳险铸错，

志坚方始渡劫波。

尘念半点心底锁，

抽身跳出是非窝。

急煎煎，一步一滑惊魂魄，

匆忙忙，一走一跌凶险多。

盼只盼，逢凶化吉祛灾祸，

取经人早到雷音见我佛。

穿野壑绕叠嶂劫难避过，

又只见飞瀑断路势磅礴。

〔雨势稍缓。现出宽阔的瀑布。

猪八戒　师父，那么好的女儿国艳福你不享，偏跑到这山旮旯里来，受什么罪！

唐　僧　徒儿，这是什么地方？

孙悟空　仓皇之中，不知来到何处。二位师弟好好保护师父，且在岩石之下，暂避风雨，待俺下得山去，寻找路径便了。

猪八戒　你可别偷懒。

孙悟空　你要多加小心。

猪八戒　你走吧。

〔孙悟空下。

猪八戒　师父，咱们上那边坐着歇会儿吧。

〔唐僧、沙和尚、八戒下。

〔躲在一旁岩下的蛤蟆精闪出。

蛤蟆精　有请大仙。

〔女王模样的蜘蛛精娇滴滴地行来，身后跟着众小妖。

蜘蛛精　（唱）敛云收雨布彩虹，

恰似天尊降半空。

施展法力奋神勇，

定叫唐僧落掌中。

猪八戒　（内喝）站住！

〔八戒持耙冲上。

猪八戒　（一见蜘蛛精，不禁软了半截）她……她长得真漂亮。

蜘蛛精　（挑逗地）小师父，你过来。

猪八戒　我？

蜘蛛精　我说小师父，你师徒四人，撇下了我，急急忙忙地走了，你啊你，你……好狠的心哪！

猪八戒　我是不想走哇。都是那猴头的主意。

蜘蛛精　（佯装脚痛）啊唷唷……

猪八戒　怎么啦，怎么啦？

蜘蛛精　（指脚）我这里痛啊。

猪八戒　这儿痛啊？那……我来给你……揉揉？

蜘蛛精　好嘞！

〔猪八戒蹲下，替蜘蛛精揉脚。

蜘蛛精　小师父，你猜我到这里来是干什么来的？

猪八戒　找我老猪来了？

蜘蛛精　对了，接你回去享艳福的。

猪八戒　是吗？

蜘蛛精　你不愿意啊？

猪八戒　嘻嘻……我是求之不得呀。

蜘蛛精　好吧，咱走吧。

猪八戒　好的。

沙　僧　（内喊）二师兄！

猪八戒　（陡然甩开蜘蛛精）得了吧！真当我猪八戒是个大草包哇？告

诉你，我是堂堂天蓬大元帅，久经修炼的老和尚，在这西天取经的路上，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俺老猪没见过？还怕你们这些个小妖精？

蜘蛛精　啃，我们怎么是小妖精呢？

猪八戒　噢，你们不是小妖精？

蜘蛛精　不是小妖精。

猪八戒　这狂风暴雨，山路崎岖。我们师徒四个，好不容易才走到这儿。你们是怎么来的？

蜘蛛精　这……我是怎么来的？八戒哥哥，是走来的呀。我们是走呀走呀，走来的。

猪八戒　请你……严肃点儿。

众小妖　（笑着上前）八戒哥哥……

猪八戒　少来这一套。

〔蜘蛛精暗示众小妖去逮住猪八戒。

〔众小妖妖媚地走向八戒，翩翩起舞。猪八戒昏昏然……

唐　僧　（内喝）八戒，你这畜生！

猪八戒　（被喝醒）我怎么糊涂了！我打，我打……（拾起钉耙，高高举起）

蜘蛛精　（假装委屈，哭泣）呜呀……

〔猪八戒心软，手中钉耙亦不觉弯软。

猪八戒　师父，我打不下去了。

蜘蛛精　（凶狠地）把他给我绑起来！

〔众妖绑猪八戒，沙和尚赶上。

沙和尚　二师兄，你好无才呀！

〔开打。沙和尚寡不敌众，被蛛丝缠住。

众　妖　（捉唐僧上）大仙，吃唐僧肉啊！

沙和尚　啊呀！

众　妖　吃唐僧肉啊！

〔蜘蛛精从一小妖手中接过短刀，走向唐僧，欲刺又止。

众　妖　杀！杀！杀！

〔蜘蛛精刀尖一转，将唐僧绑绳割断。

众　妖　咦？

蜘蛛精　将唐僧押回盘丝洞！

众　妖　走！

〔蜘蛛精紧紧抓着唐僧手腕快步行走，“圆场”。不意，孙悟空突然出现。

孙悟空　妖怪！哪里走！

〔孙悟空挥舞金箍棒，向妖怪打去。沙和尚背起唐僧逃走。

〔众妖张牙舞爪，围住孙悟空等，展开一场激战。

〔孙悟空与众小妖鏖战，“出手”。圈棒交加，刀锤飞转……

〔猪八戒与女小妖对战，幽默开打。蜘蛛精用环圈将八戒捉住。

猪八戒　猴哥，猴哥！

〔悟空与蜘蛛精搏斗。

〔悟空挥棒击中蜘蛛精腹部。

蜘蛛精　啊！

〔蜘蛛精逃下，悟空追下。

〔蜘蛛精与众妖会合。众小妖绑猪八戒上。

蛤蟆精　大仙，那猴头的金箍棒，还真他娘的厉害！

猪八戒　嘿嘿，你们才知道哇？我猴哥最疼我了。你们谁敢碰我一下，猴哥来了，跟你们没有完。

蜘蛛精　（怒喝）将猪八戒押上断头台！

猪八戒　（伤心地）师父，永别啦！

众　妖　走！

猪八戒　我自己走！（双手用力甩开众妖，做作地向被当作“断头台”的巨石走去，靠近巨石时又胆怯地后退，欲逃）啊……

〔众妖强将猪八戒按倒在巨石上。

众　妖　如何处决?

蜘蛛精　我自有道理。(向四妖耳语)

〔毒蛇精取来一把银光闪闪的大锯。

〔猪八戒被锯成两截。下半截被小妖扛走,上半截在混乱中遁逃。

〔孙悟空追来,不及营救,又急又恼,大战群妖。蜘蛛精以蛛丝结成巨网,摄去悟空的金箍棒。孙悟空欲夺回金箍棒,却被蜘蛛精的如意宝珠击倒。

〔孙悟空双手抱头,无力地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唐僧、沙和尚被众妖押走。

〔切光。

第四场　智入魔穴

〔密林深处,怪树盘曲。

孙悟空　(内唱)一场恶战天地抖……

〔孙悟空空手败上。

孙悟空　(接唱)

女儿国惹祸尤,狭路间遇寇仇,

金棍难敌银丝柔,败走荒丘,不堪回眸。

齐天圣降妖孽摧枯拉朽,

收伏过千百名大小魔头。

何曾见这样的凶悍敌手?

是女流却偏生猛如貔貅。

施魔法白练飞舞风驰雨骤,

弄妖术寒光闪烁江河倒流。

亏得我老君炉内玄功炼就,

原本是天哺地育一尊石猴,

方免得裂筋断骨铰肠剜肉，

若不然早已经凄凄惨惨异乡客地把猴命来丢。

到如今师父蒙难未得救，

悟空我又急又气又担忧。

倘若他一命丧在女妖的手，

我有何脸面上对天庭下对凡尘？就是那五百年英名也要尽付东流！

想到此双脚一跺再把精神抖擞……

（转念一怔）唉，只是那女妖乎……（接唱）

她她她不露底细不明根由不现本相不知来头，又怎生找她寻她拿她擒她捆她绑她拴她锁她，关进那天牢地狱做死囚？哎呀挠头，挠头，真挠头！

〔猪八戒暗上，跟在悟空后面行走。他下身奇特，穿着一条女妖的彩裤。

孙悟空　八戒！

猪八戒　猴哥！

孙悟空　八戒，你这是怎么样了？（撩其上衣察看）

猪八戒　别看了！

孙悟空　你为何这等模样？

猪八戒　猴哥，我不是被人家锯成两半了吗？下半截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是清蒸了还是红烧了。我一着急，找了个妖怪尸体接了上去。没想到，是个女的！（唱）

好汉子竟变成丢人的阿丑。

孙悟空　呸！（接唱）

只怪你好色贪欲，是惹祸的根由。

〔悟空一脚将猪八戒踢倒。

猪八戒　（哭泣）猴哥，咱们为着师父的取经大业，受尽了千辛万苦，连你的金箍棒也让他们给收去了，我又成了这个模样……事到如今，

你还舍得打我吗?

孙悟空　(忍不住紧紧抱住猪八戒)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猪八戒　猴哥,不知是哪路妖怪,这么厉害?

孙悟空　那妖怪行踪诡秘,我也不知她的来历。

猪八戒　可惜一时仓促,没带电脑,不然因特网上定能查到有关信息。这这这……哎?你干吗不去问一问当方土地?

孙悟空　嗳嗨,忙乱之间,我倒忘了。好,待我唤出当方土地,问个明白。

猪八戒　对,快问土地。

孙悟空　(向地下叫唤)土地,土地……土地,你在哪里?

猪八戒　他怎么干吃皇粮不当差呀?(狠狠一耙打向路边大石)

〔轰然一声,火光直冒,大石迸碎,滚出一个圆不溜儿的矮小老人。

孙悟空　敢是当方土地?

土　地　小老儿正是当方土地。

猪八戒　既是当方土地,为何姗姗来迟?

土　地　二位有所不知,几十年前我被妖魔压在石头底下,多亏长老打碎石头,才得重见天日。

孙悟空　既是当方土地,定知妖怪来历。

土　地　是。听了:(念)

提起妖怪,我浑身抽筋,
这地面上出了四男一女五个大灾星。
一个是盘丝洞里的女妖精,
神通广大法术精。
别看她幻化成娇娇滴滴女儿相,
其实是吃人吸血的蜘蛛精。

猪八戒　蜘蛛精! 怪不得这么会缠人。

孙悟空　还有几个呢?

土　地　二位听了:(唱)

一个是修行千年的黑蝙蝠，
一个是法力高超毒蛇精，
一个是飞天遁地毒蝎子，
一个是能吃黄牛的蛤蟆精，
他们善变化，武艺精，能驾雾，会腾云，来无踪去无影，曾吞吃男女老少三万三千三百三十又三名，啊呀！教人胆战又心惊，胆战又心惊。

猪八戒　不要怕，俺猴哥有金箍棒。

孙悟空　嗳，我那金箍棒，被妖怪蛛丝缠住了。

土　地　盘丝洞为首的蜘蛛精，肚脐眼上有一颗修行千年的如意宝珠，只要它的金光一闪，蛛丝儿粘住的东西，你大圣也奈何它不得。

〔音乐声起。远处传来一阵女子笑声。

女　妖　姐妹们。

土　地　喏，盘丝洞妖怪来了！

孙悟空　不要怕。

〔孙悟空示意土地、猪八戒隐蔽，自己变化成一个女小妖，从树头变出花篮，迎众女妖上。

孙化身　姐妹们，上这儿来呀，这儿有山葡萄。

女小妖　哼！你说什么呢？这儿有山葡萄？大仙被孙悟空打伤，让咱们采摘仙药，忙都忙不过来呢，你还有心思摘山葡萄！

孙化身　啊哟，我听人说了，这山葡萄是补养身子的。

〔一女小妖用手指戳孙额头，孙露出猴态。

女小妖　瞧你这德性！哦，你在学孙悟空呢。姐妹们，咱们还是采药要紧。

众小妖　对呀，采药要紧。

〔音乐。摘果舞蹈，孙悟空与众女妖摘果嬉戏。少顷，一声鸡鸣。众女妖匆匆离去。化身回身招手。土地、八戒复上。

猪八戒　奇怪。怎么大公鸡一叫，这些妖怪全吓跑了呢？

土　地　五毒虫怪,最怕的就是大公鸡呀!

孙化身　五毒虫怪,最怕的就是大公鸡……哦呵,有了!

猪八戒　有何妙计?

孙悟空　你快去灵霄宝殿搬请金鸡大仙。我设法混进盘丝洞,一来保护师父不受伤害;二来激怒蜘蛛精,将她引出洞来。

猪八戒　OK!

孙悟空　八戒!(唱)

有福人成大事自有天佑,
破妖孽还依仗通天智谋。
且看我神功巧运展身手,
盘丝洞会一会歹毒的魔头!

〔孙悟空飞脚旋子亮相。

〔远处传来女妖声:"快来呀!"

孙化身　嗳,(向内)来啦!(对猪八戒)多加小心。

猪八戒　猴哥,你进了盘丝洞,别忘了我这下半截呀!

孙化身　嘘!

猪八戒　(向土地)嘘!

〔孙化身扭动腰肢下。

猪八戒　(羡慕地)真气人。猴哥一变,变得这么漂亮。哪像我呀,装上个女人的下半截,看上去总有那么点儿(沪语)勿二勿三。

〔幕闭。

第五场　丝盘古洞

〔内传女妖叫声:"下面听着!大仙说了,盘丝洞内,变幻宫殿,张灯结彩,大摆酒筵,拜堂成亲呐!"

〔灯亮:喜庆音乐响起。盘丝洞内,过道之中。众妖捧肴端酒,川流不息。

〔孙悟空化身东游西窜，张望窥探。

〔二男小妖抬着一红漆木盘上，盘中放着猪八戒的下半身。

孙化身　(拉住男小妖)二位大仙哥哥，你们抬的是什么？

男小妖　猪肉哇！

孙化身　猪肉？哪来的？

男小妖　你还不知道哇！猪八戒上半截跑了，他的下半截被我们找到，抬回洞里，正好洗洗剁剁，送进厨房，熬一锅猪肉汤……咱们解解馋。

孙化身　(假装一闻)哎哟，这猪肉都臭啦！

男小妖　别胡说。刚刚才从活蹦乱跳的猪身上锯下来的，怎么会臭呢？

孙化身　不信，你们闻闻呐！(暗中作法)

二小妖　(一闻，捂鼻)哎哟！刚才好好的，怎么变臭了？这这……

〔孙化身趁二妖不备，作法将猪腿摄走，溜下。

〔二小妖回头一看，半截猪没有了，木盘空空如也，不敢声张，急扛下。

〔幕启：古洞深处，是妖魔变幻了一半的宫殿。洞中一角蛛网成片，中央绕缠小小一根金箍棒。

〔笑闹声中，众妖围拥身穿大红嫁衣，头遮大红盖巾的新娘蜘蛛精走进洞来。蜘蛛精手拉大红绸带，一头缚着唐僧。孙悟空化身混在其中。

〔众妖洞中站定，解开唐僧绑带，要唐僧揭头盖。唐僧不理，众妖嗔怒。孙化身忙替他挑下蜘蛛精头上的大红头盖，顺手盖到唐僧头上。男妖欲灌酒。孙化身接过喂其饮下，并扶他到石椅前坐下。

〔蜘蛛精上前掀开唐僧盖头窥看，禁不住将其搂住。众妖大笑，起哄。

蜘蛛精　请列位仙兄，前厅饮酒。

蛤蟆精　仙妹在此享受洞房之乐，打发我等去饮寡酒，这不行，不行！

〔众妖又笑。

蜘蛛精　别吵了，我陪你们喝酒，谁陪我的唐僧哥哥呀？

〔众妖又笑。

蛤蟆精　（学她）唐僧哥哥呀！

〔众妖又笑。

孙化身　（指自己）喏，有我呢！

蜘蛛精　不行不行……

众　妖　走吧走吧。

〔一阵哄笑，众妖簇拥蜘蛛精下。

〔四女小妖见众妖离去，欲与唐僧嬉戏，各拉盖头一角时，被孙化身用定身法定住。

〔孙化身四顾无人，走向蛛网欲取金箍棒。未料被闪光打回。孙化身无奈，返身将唐僧拉起，附耳暗语。

唐　僧　（惊喜）你是悟空？

孙化身　噤声！

唐　僧　（四顾无人，急拉孙化身）啊呀，悟空！救为师出洞要紧呐！

孙化身　嗨！我的金箍棒被蛛丝缠住，动弹不得。没有金箍棒，我怎能降妖？

唐　僧　这如何是好啊？

孙化身　（皱眉一想，计上心来）哦呵有了！不妨我变作你，你变作我。

唐　僧　什么？你变作我，我变作你？

孙化身　我变作你，与妖魔周旋；你变作我，溜出洞去。看俺施展法力！

〔孙化身抱住唐僧一阵旋转，青烟从脚跟冒起。霎时，唐僧变成“女妖”，孙悟空变成“唐僧”。“女妖”双手合十，浑身不自在。“唐僧”抓耳挠腮，猴态毕露。二人相互打量，“唐僧”捧腹暗笑。忽传来蜘蛛精的喊声，“唐僧”急推“女妖”下。“唐僧”归原位，施法术解除四女妖定身术。

蜘蛛精　（内声）姐妹们，搀我来！

四女妖　（应声）来啦！（放下盖头，一拥而下）

〔"唐僧"敛起猴态，合十端坐。

〔众女妖排列两边，以手搭肩，扶拥蜘蛛精上。她醉步踉跄，东歪西倒牵带众女妖左右摇晃，似作群舞。

蜘蛛精　（唱）人醉心也醉，

　　含笑入香帏，

　　含笑入香帏，

　　又何需请良媒？

〔蜘蛛精揭下盖头巾，含情脉脉地套在唐僧脖子上，牵拉着他，离开座位。

蜘蛛精　唐僧哥，有道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切莫辜负好时光啊！

"唐僧"　这，啊……（退缩回避）

〔蜘蛛精眉眼含情，频频逗引，狐媚作态。"唐僧"闪避再三，不时露出猴相，又故作正经，宛如长老。

蜘蛛精　郎君啊！（唱"梅派"）

　　有情人相对视如痴如醉，

　　盘丝洞结良缘凤凰于飞。

"唐僧"　（正色地）贫僧乃出家之人哪！

蜘蛛精　（故作痛苦，戏耍逗引，唱"程派"）

　　休教我想断肠盼穿秋水，

　　为郎君殉情死，你枉称慈悲。

"唐僧"　非是我薄情寡义，我若破了色戒，只怕孙悟空他……

蜘蛛精　（唱"尚派"）

　　怕什么遭横祸香消玉碎，

　　道一尺魔一丈我能驭风雷。

"唐僧"　但不知你有何法宝？

蜘蛛精　你听了！（唱"荀派"）

　　脐儿间情丝缕缕含春蕊，

炼成了如意宝珠逞神威。

〔"唐僧"见蜘蛛精肚脐间闪烁发光的宝珠，不禁大喜，伸手欲取。蜘蛛精察觉，一把抓住他的手，以指刮脸羞他。

"唐僧"　哎呀……

蜘蛛精　唐僧哥哥，（做手势，向床帏走去）你来呀！来呀！（入帏）

"唐僧"　哦……来了，来了……

〔"唐僧"抓耳挠腮，犹豫不决。

〔毒蛇精、蛤蟆精及四女妖自两边上，拦住"唐僧"，将他推进床帏。

〔众下。光渐暗。床帏内，蜘蛛精一声尖叫："啊——"

〔"唐僧"跳出，手捧闪闪发光的如意宝珠。正得意间，宝珠脱手飞走。

〔众妖闻声冲上，抓住"唐僧"。

〔切光。

众　妖　（内声）抓孙悟空……

〔光亮，景急变换：盘丝洞口。

〔"唐僧"甩开众妖，变出孙悟空本相。毒蛇精、蛤蟆精、蝎子精、蝙蝠精自两边上，拦住孙悟空去路。孙悟空夺刀迎战。一场搏击，势均力敌。

〔孙悟空从颈后拔下一撮毫毛，当空吹散。

孙悟空　（念咒）阿嘛咪嘛呢訇！

〔瞬间，变出无数小猴，持刀握锤，围住蜘蛛精大战。靠旗绕刀，飞锤穿梭，蛛丝飞舞，"出手"纷呈。众小猴不敌。孙悟空手拉唐僧向洞外逃去。

蜘蛛精　追！

〔暗转。洞外，青山绿水。

〔震天动地一声鸡鸣。猪八戒引红冠白甲的金鸡大仙上。

〔孙悟空将小小猪腿交予猪八戒。

孙悟空　八戒，你的下半截在这儿呢！

猪八戒　（兴奋地）弟兄们，冲啊！

〔金鸡大仙大战群妖。金鸡大仙夺过蛛网旗横扫群妖。群妖大败。

〔孙悟空与猪八戒、沙和尚、老土地等合力将蜘蛛精团团围困。土地摘下宝珠。

蜘蛛精　啊！

孙悟空　金箍棒回来！

〔金箍棒从空飞来，落到孙悟空手中。

八　戒　（手指蜘蛛精，大叫）大仙，该你的灵魂出窍啦！

蜘蛛精　啊——

〔一阵烟雾冒起。烟雾散处，蜘蛛精不见踪影，只见女儿国王立在原地。

〔孙悟空向女王吹出一股仙气。女王苏醒。众宫女上，侍立一侧。

〔唐僧与女王重新见礼。沙和尚递过通关牒文。女王签署。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向女王告别。

〔女王依依不舍，挥手相送。

幕后女声　（唱）人世间竟有这超尘脱俗的美少年！

〔剧终。